

徑山志序

古今守西湖者不知凡幾惟自

傅蘓端明最著以故人以頌守輒

曰白蘓嗟乎白蘇豈易言哉長公

以戒禪師後身示現學士而香

亦叅鳥窠有省其先後守西湖一

切規爲制度悉自無畏光明光中
流出嗟乎白蘇豈易言哉余東
人也謬承兩公之後仰惟風義雅
不欲見笑于湖山顧時異勢殊法
微魔旺每于簿書之暇興情臨
輒低回感嘆兩峰六橋如故也

當年之盛不可復覩因思鳥窠
欽師第一弟子而長公推悟禪
爲徑山住持至今尊爲十方第一
代而又與寶月澄慧諸名宿交最
久意者東南法席其在徑山乎
徑山舊無全志以去省會稍遠而

禪那幽杳之地鮮有過而問焉者
今年首夏適餘杭博士宋君來謁
詢以徑山去餘杭幾何曰一由旬
耳因命往搜故實凡三閱月而稿
呈首列祖次制敕次序文次塔銘
又次碑記游記及名勝等若干則

凡爲帙若干卷子爲披繁理緒考
證而詮次之又一閱月始竟自唐
宋歷元至我

明千餘年間祖庭之盛衰名勝之
隆替與人物代興制作彪炳稱大
備矣夫春柳秋波蘭橈錦障西湖

非不豔也而巨人之跡旣往三生
之魂不來名山法脈幾不復振自
雲棲以一聲佛號續佛慧命而永
明辨才諸風賴以不墜茲志而成
也非敢謂于薄伽之旨有所倡導
庶幾八十七祖一片紹法苦心猶

可想見方內外士憑而弔之或者
其有興乎雖然予竊重有感焉西
湖自長公以後

國朝正德間楊公溫甫始一濬之
已稱極難故當時謂湖有葑蘇去
之湖有梗楊鋤之蓋鋤更難于去

也及今而梗乃愈多余則謂清之
尤急于濬夫清與鋤之難易又何
如哉是縱不得覩天僖中放生之
盛或者萬姓血脉不至壅闕亦五
百應真之所樂觀也余何敢自附
于白蘇第以兩公所拂拭者西湖
之形勝所揚扈者徑山之宗旨余
亦欲兩存之而徑山則獨完固倘
亦幽遠者固示人以無爭乎夫傍
湖之人厥有佛性使兩公而在必
已盡攝于無畏光明而余猶日役
役焉逐梗者而清濬之爲事則余

其亦有魔之心也夫

天啓甲子秋九月汝陽李燁然
若書于西湖之廣生天



徑山志序

徑山舊龍宮也自神龍施地與
欽師絕類茶林二龍為商那建
刹與龍樹率五伯龍衆受具摩
羅尊者以故嗣法八十餘祖炳
耀海內十方緇素仰之不啻如

摩竭印度余少好游每過名山
弔古德應化之地未嘗不徘徊
瞻仰一行作吏此事遂廢徑出
去西湖不幾由旬而弗得數旬
五峰叅巾子一唱正如曹子震
所謂邑邑令人氣盡然猶幸陪

鶴汀李公之後於古杭境內山
川時々一縱吟眺辭如殷浩登
樓庾公興復不淺致足多耳公
顧念徑山震旦祖席志載缺然
莫攷抑亦守土之責乃命禹航
學博宋元實民搜其故事攷核

而刪定之凡為志若干卷示余
朱受而讀之白椎也監拂也
牀也痛棒也累朝之明信與當
代之渙汗也大藏之所以流通
寶所之所以化現與諸大臣長
者之鴻篇巨藻昭漢而回雲也

掛瓢飛錫名宿如雲定淵空而
動雷震也時人不借幽士孤筇
倚龍樹而叩天宮也墨汁生香
筆花說法叅龍象而高法幢也
雞靈而兔馴杉叅天而竹蔽日
也五峰環峙傑閣崢嶸三千寒

而後徑杳也噫嘻真大備矣嘗
考徑山自國一開山子孫相繼
凡七代而蘓長公革為十方住
持今六百餘年而李公始一表
章之徑山與公緣豈偶哉有蘇
長公而十方始得與徑山之席

贊嘆謂從此已飽啜醍醐不羨
龍泉一勺矣何必親見竹籟乃
解背觸哉曰為之序

天啓甲子重陽日新安徐文龍
田仲父書於如水齋中



徑山志序

夫朝市山林皆可學道而古宿
求道率依名山何也深巖茂林
之間無人而有道凡人載其塵
心以行乎山谷則泠然如滌焉

及夫峰迴壑轉
芒間策止
巍然而睹
梵刹肅然而瞻
寶相則又不覺
胷中情緣脫落
都盡若惟此可永依者
至若名師大德
夙有道場
火盡燈傳
法嗣綿邈
佇

立凝望
雖杳不可接
而松聲竹韻
鳥語泉鳴
皆恍然提唱之
效令人與道相視
莫逆
譬如師延之琴
得之濮水
固知桐沉絲絕之處
猶有不沒其清音者
藝事

法事可以顏求而得也徑山自
國一師以來登祖籍者八十七
人可謂盛矣楛松夾徑脩篁繞
麓入其間者杳然而深左望雲
海前眺都城越山如黛赤日如
珪既幽既邃亦超亦曠可謂山
之能載道者矣茲胡繼法席於
宗林叩禪心于雙徑者若是寥
寥耶夫事有久而無記物有感
而思興志者所以記事而感物

者也扶策擔具走徑山之道宿
諸師之院能有所得乎曷亦求
諸記志之林得其書而讀之庶
有以窺五峯之靈見八十七祖
之心者耶汶陽李文若先生以

白蘇之浚身作徑山諸祖之護
命又得宋元實氏慧手輯志而
刪定之其於山靈道心兩俱無
盡矣予媿俗質幸陪清幕志成
受而讀之脩然冷然不覺

人

有如滌如脫焉與諸祖相視莫
送處力未逮而神先往矣夫亦
安能於語言簡冊之中別其孰
為朝市孰為山林添求道者一
障耶雖然柳子有言吾病夫世
之唯印組是務以相軋也孰與
夫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
閒安者則夫是志也宋元實經
其始而李先生成之予序之即
世有柳子奚病哉

杭李陳懋德題於西湖之思
過齋



徑山志序

四大部洲名山不可勝紀而
以佛祖著稱者惟是燕之
清涼蜀之峨嵋吾浙之補陀
靈鷲南屏而雙徑矧禹杭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安通東西天目之徑是東南最
勝道場也自唐國一師開山至
月林鏡師為八十七代稱天下
徑山與少林祖處而二諸山志
余不盡見所見清涼質而該

補陀雅而博南屏秀而麗
靈鷲近于俚矣獨徑山向無
舊志萬曆初年有僧宗淨者
刻徑山集載諸祖事十之二
三僅存其名與示寐日月詩文

六寥之戴金邑志更自簡少達
觀禪師昔謀刻大藏易以
書冊廣為流通澹居鎧公承
之興吳本如諸公恢復化城寺
貯此刻板事甫就而入滅任此

志者遂虛無人矣海虞宋
元實氏以博雅名流偶寄官
禹杭權皋比與諸生譚道論
文之暇慨然是山佛法僧具備
而獨無志為東南缺典爰自

大藏檢閱諸祖之語錄行事
得十之六自唐代宗宋理宗逮我
高祖成祖興神宗諸制勅而
一切廢典諸緣與天下高初道
流鉅公名人序紀吟詠之章

輯而為志列為十有四目帙
成出以屬予序余覽之作而
嘆曰燦乎備哉井之乎有倫哉
是徑山中興之畫也夫惟人弘
道惟傑耀靈故列祖首為不

尊不信域中惟王故制勅重
焉唱緣闡法文亭乃宣形委
神傳銘塔斯勅垂像教之範
歷巖壑之美故碑記遊記次
之通玄契泮秘密暢性靈故

書啟偈詠名什次之葦廬一宿
金湯四圍故流寓外獲次之琳
梵代構文流派演故殿宇下
院次之或面壁而證智或
杖策以探奇故靜室名勝

次之以跡象昭神理于是乎紀
古跡以供養資無生于于是乎紀
寺產十方叅同萬靈標異
故以紀事終焉燦乎備哉
井之乎有倫哉是徑山中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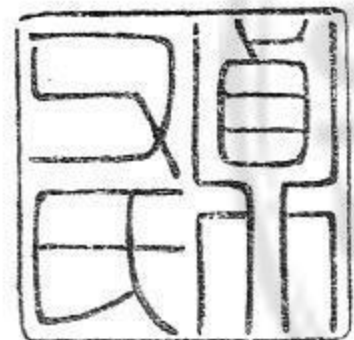
之書也余嘗言王者握符御
宇撫有江山不有國史則何
以纂系圖垂統恢萬世之業士
大夫于其後人昭之以堂構啟
之以詩書不有家乘則何以

振箕裘而昌門祚今天下佛
子法嗣望此山者將紹明祖
席奉揚宗風不肖梵志則
何以知法幢之所繇暨法寶
之所繇傳又非徒以林壑烟

霞道寺向平之屐履快少文
之卧遊已也然則此山此志藪
法詔來所興清涼峨眉叅
峙法畧而華嚴藏寶函並
揭日月者元實之功焉可泯

哉如以山河為幻泡列祖為
影像經典為糟粕度閣
此志若滅若沒非古之神
明則今之狂惑者爾吾亦惡
乎妄序之

天啟甲子秋九月武林黃
汝亨撰并書



叅閱姓氏

李流芳字長蘅嘉定人

王宇春字季和常熟人

李穀字孟芳常熟人

沈煥然字無文餘杭人

聞啟祥字子將錢唐人

嚴調御字印持餘杭人
王道焜字昭平錢唐人
時載杲字旭如常熟人
釋廣來字無從華亭人
釋超宗字曇衍江陵人

姓氏終

凡例

一凡誌名山者類先形勝以泉石得名故徑山雖勝甲海內實以祖席獨著故首志列祖

一諸祖惟大慧杲禪師語錄最多卷帙浩繁不能悉載今考之年譜及正法眼藏開示警切者採錄數則若欲博覽其全則有專行語錄在

一萬曆初年本山僧宗淨重刻徑山集所載諸祖事實十無二三今考之佛祖統載及傳燈錄禪宗正脉五燈會元高僧傳諸藏典復益以松源所藏抄本八十

七祖稱大備焉

一馮開之陸五臺諸先生與達觀禪師創刻方冊藏板始于清涼後移置寂照再議置化城則雙徑一區遂爲震旦流通法寶要地以故刻藏諸序文一一錄載以識諸名宿最上願力今已悉萃于此

一近代名僧如憨山無幻湛然等到山說法有上堂小叅等語俱不及載以有別刻專行故

一本山自唐宋元歷代欽賜庄田最多今已悉歸民間特存其額以俟有力者恢復云

一本山下院凡見舊志者雖興廢不一竝載入以便稽考

一列祖而下卽載制勅及序記諸篇以弘暢祖風繪寫名勝山靈增重故舊套圖畫形勝悉裁革

一名緇飛錫恒滿山谷無論異代無從徵考卽近世亦莫由徧稽祇據一二耆宿所知者備載法侶庶存高風于什一云

一詩文多方採輯收錄不齊總期于增重名山故世代前後爵里遠近悉不及序覽者諒之

一 凡志例載土產此山惟松杉以莊嚴祖席茶笋可供
養僧衆別無他物可錄故不列

一 諸名公撰述序疏詩偈等不及徧訪第據耳目經見
者錄入餘俟續載

一 諸祖語錄悉出自大藏各款篇章悉回向祖庭俱再
四印證方敢登板儼然佛祖心印迥異郡縣志籍信
心君子幸無泛視以滋罪過

一 刻板若干塊送入本山常住附大藏流通其刷印板
頭規例俱照楞嚴寺定額不得增減

例終

徑山志總目

卷之一

列祖開山起至第七代十方住持一代起至十四
代

卷之二

列祖十五代起至四十四代

卷之三

列祖四十一代起至八十四代

列祖補遺 附法侶

卷之四

制敕 序文

卷之五

序文

卷之六

塔銘 塔銘補遺

卷之七

碑記 游記

卷之八

書啟

卷之九

偈咏

卷之十

名什

卷十一

外護

卷十二

殿宇 靜室

總目

經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三

名勝 下院

卷十四

古跡 寺產 紀事

總目終

卷之一目錄

列祖

開山大覺國一貞元祖師

無上禪師

法濟禪師

慧滿扶禪師

法警岸禪師

修禪師

廣燈湛禪師

十方住持

祖印悟禪師

淨慧隣禪師

妙湛慧禪師

演教賞禪師

寶月方禪師

澄慧淵禪師

維琳無畏禪師

淨慧儀禪師

覺潤雲禪師

玄應仁禪師

普明舜禪師

大悟裕禪師

佛日大慧禪師

妙空明禪師

卷之一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一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列祖

第一代

開山大覺國一貞元祖師

祖諱法欽吳郡崑山人姓朱氏世服儒業師初孕母管

氏夢蓮生於戶樞折取一花繫於一帶寤乃惡葷餌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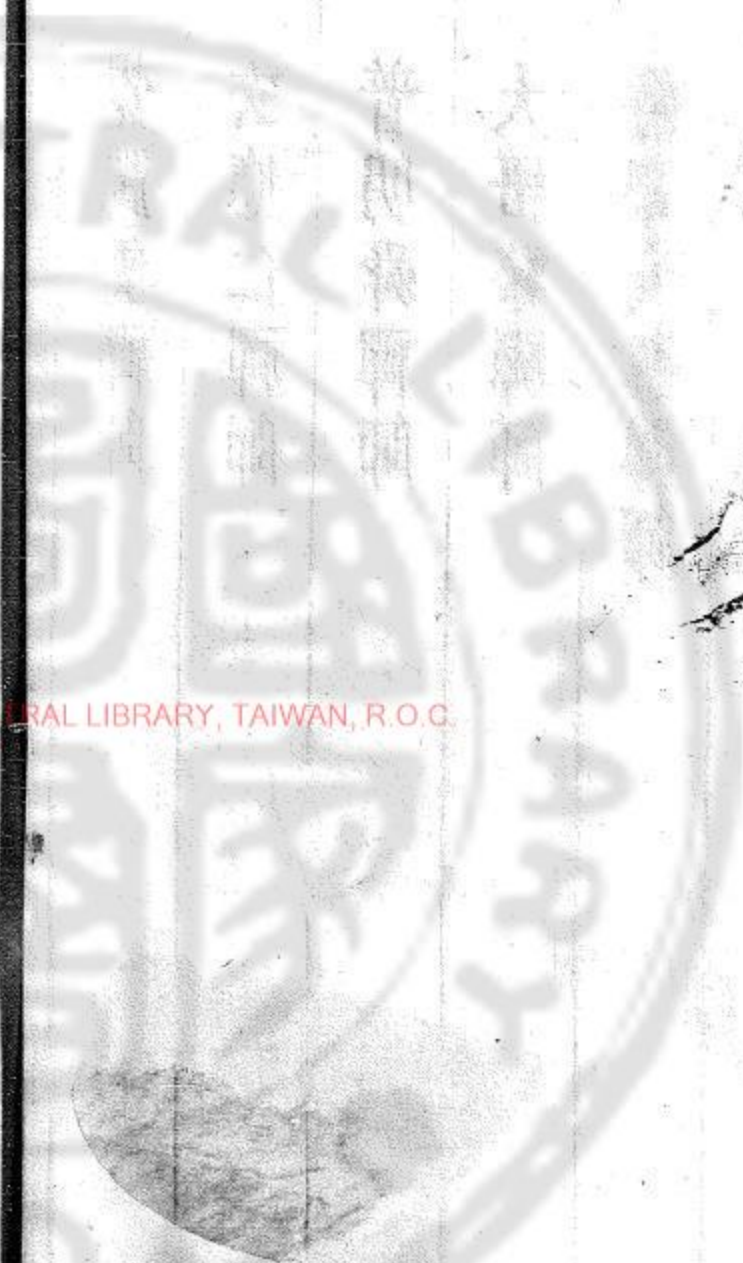
誕形貌奇偉神色瑩徹好以佛事為兒戲及冠身長七

列祖

卷一

徑志

卷一



尺體備諸相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史便從鄉舉
年二十二州以克賦道由丹徒因遇崔林素禪師見而
異之問日子何之師曰將求仕於上京素曰雖有五等
之爵豈如三界之尊耶師曰可學乎素曰觀子神觀幾
於生知若肯出家必悟如來知見師聞悟識本心素乃
躬爲剃髮謂門人法鑑曰此當大弘吾法蔚爲人師師
日夜奮勵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學廼
請素示其法要素曰無人得我法師曰以何傳素曰我
法實無可傳者師頓釋疑滯久之辭素請示所止素曰

乘流而行遇徑卽止遂受具於餘杭龍泉寺法崙律師
後之臨安行次東北山之下見樵者問曰此何山樵曰
此天目山之徑路謂之徑山亦名徑塢師憶素語廼披
榛而入四顧非人居適逢苦蓋以覆且杲師就之宴坐
大雪經旬絕食安禪旣霽獵者見之投誠歸向師誨使
更業獵者毀弓矢罟網以其地結菴請就居之日餉於
師他日謂獵者曰吾將隱於此山獵者曰此山神異中
有龍居師勿往師曰何患焉汝宜導吾卽自重岡之西
至危峰之北有一石屏師坐其下凡數日有白衣老人

前而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爲至此曰自師到此山吾屬五百皆不自安師必久住我將挈其屬而歸天目願捨所居爲師卓錫之所引師南進登絕頂入五峰之間中有大湫指謂師曰吾家若去此湫當涸矣願留一穴以通天目我欲時至而衛師焉慎勿湮之言訖乃隱

今之龍井是也

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連霄詰旦湫水

盡涸漲沙如平地北峰之陽有庵儼然新成師知龍所創遂居之至今基陞諸草不生自是遠近鄉風悉來給奉四方禪納景從菴居滿於巖谷山左前臨海令吳貞

捨別墅以蓋精舍未逾數載名震天下馬祖令人馳書書中作一圓相師開緘於圓相中作一點卻封回又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何以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師曰傳語卻須問取曹溪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井底有蓬塵又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卽向汝說唐代宗永泰初師一日坐于峰北石屏之下見一白衣人稱是天目巾子山人致禮言曰彼山神告我長安佛法有難遣我護之非僧相不足以增重法門

願度我爲沙彌師曰汝有何能曰能誦觀音俱胝等咒
功力無比師欲驗之指坐後屏石汝能咒之令破否曰
可遂叱之石裂爲三

今喝石巖是也

師異之度爲沙彌與名曰

崇慧入京寓止章敬寺大曆三年戊申九月二十三日
太清宮道士史華奏乞與釋氏當代名流角佛法道法
勝負于時代宗留神空門道衆憤疾故有是請於東明
觀架刀爲梯史華登躡而上如履磴道緇侶相顧無敢
躡者崇慧聞之謁開府魚朝恩朝恩爲奏其事翼日勅
于章敬寺庭樹間梯架鋒刀銛白如霜增東明觀之梯

百尺觀者如堵崇慧跣足而登至絕梯而止忻然躡而
下如行平地以至蹈烈火探沸油餐鐵葉爲飢飢嚼釘
線爲脆飴史華與道衆視之馭汗掩袂而走四衆讚仰
聲若雷霆帝遣中貴輩廷玉傳宣慰勞嘉嘆至于再三
賜紫衣授鴻臚卿號曰護國三藏勅安國寺居之尋被
召對問師承何人慧曰徑山高道僧法欽臣之師也慧
辭以未具戒不敢受紫衣之賜帝特命開壇方羯磨慧
隱身壇上莫知所往帝駭異賜號性空大師時疑觀音
應現救護佛法因慧之奏以禮徑山爲師師名益著大

曆中代宗遣內侍黃鳳持詔致師詣闕其詞曰朕聞江
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
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皈向
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仍勅所經州縣嚴肅館餉勒石既
現存
至闕庭帝躬迎登殿設座以咨法要同弟子之禮師一
日在內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
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曰欲賜欵師一名忠
忻然奉詔廼賜號國一馬頃之辭歸帝曰此衆生有當
度者彼衆生豈有殊乎師曰實無有法以度衆生居內

僅一年每賜繒絲設御饌皆抗而不受唯布衣蔬食噐
用陶匏如平時相國楊綰見而嘆曰此實方外之高士
也難得而名焉崔趙公嘗問弟子山得家否師曰出家
是大丈夫事豈將相之所能爲趙嘆賞其言一時名公
如李泌徐浩第五琦陳少游等凡三十二人皆稱門人
問道以求決擇已而力辭南還舊山餞禮榮耀勅本州
於徑山重建精舍度僧七人以奉巾瓶命州長吏逐月
躬至問候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齋塋書慰勞并慶賜豐
厚久之刺史請居州之龍興寺師亦暫往越之連帥憫

其民新被寇願師往臨以福比之師從其請或半年或一年如是者再復歸龍興與徑山不擇所止師將示滅于龍興先期三日告衆曰當葬吾于南庭隙地勿封勿樹恐妨僧徒之菜地俗壽九十二僧牘七十實貞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也師悲願弘深見面聞名如子得毋潛符密契者不知其數目之爲功德山故東至海岱西及隴蜀南窮交廣北盡朔方學者靡不慕義而來志求咨決至於天龍敬向異類皈依地產靈芝空雨甘露

聖燈夜現絳雲朝暉

寺之玉芝巖舍暉亭因名于此

猛獸棲其傍衆禽

集其室白鷗烏鴉就掌而食有二白兔馴伏靴履之上欲師足煖有一雞常隨聽法不食生命師之西也長鳴三日而絕有一麕常依禪室不他遊師之滅亦三日而歿貞元九年德宗賜謚號曰貞元大覺禪師塔曰天中憲宗元和十年賜豐碑比部郎中崔元翰撰左散騎常侍龜登書其碑在寺之西南隅師得法于鶴林素素嗣威威嗣持持嗣芳芳嗣巖巖嗣牛頭融融師四祖信大師天復中錢氏剌士許思兵亂發塔見二缸合藏肉身如生髮長覆面士卒悚拜而去吳越王厚禮重葬于舊

塔馬

第二代

無上禪師

禪師名鑒宗湖州長興錢氏子也祖徽禮部侍郎父晟晦德不仕師少而穎異風骨不凡挺然有拔俗志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閒出家年二十七受具戒閒使習經業通淨名思益二經棄之遊方謁鹽官悟空禪師盡得其要領悟空賞識以爲堪任大法咸通三年至天目東登徑山見舊寺自國一去後僧徒分散殆盡荒涼如傳

舍師意欲追還舊觀遂駐錫焉未幾百廢具舉道望日遠學者相尋而至翕然成大法席冠於江瀾門弟子傑出者洪察洪誣洪諧洪寂知名咸啓行謙行滿行真皆從上宗門爪牙先是誣以經論自負師告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亾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誣聞而適悅卽呈偈云這箇非他物元來不昧機達而全體現應處不思議師曰汝問取察師兄察曰師弟高見非吾境界誣卽舜徧往諸方至大瀉方悟玄旨師平時指徒語言切直類皆如此

咸通七年丙戌閏三月五日集衆說法端坐而化閱世七十有四坐四十八夏門人奉全身葬于寺之西大寂巖五代梁太祖乾元五年吳越武肅王請于朝賜謚無上禪師唐之名士雲牙先生沈敬修撰靈龕銘并序又爲之讚曰睂目清開風神秀發圖入丹青不差毫髮潭底無波天心印月是兮非兮師寧有說

第三代

法濟禪師

禪師諱洪謹其先吳興烏程人也姓吳氏生而神異長

而聰穎十九依無上禪師削髮二十二往嵩嶽受具初習律乘未十日而誦畢棄之游心經論機辯風生者宿下之歸覲無上無上問曰汝於時中將何以報答四恩師茫然莫知所對廢食三日無上方便慰安之師於言下有省述偈以進無上頷之

具無上章

未幾乃辭行脚始謁

雲巖不契遂造大瀉頓釋蒙滯再走石霜得末後句尋遇唐會昌沙汰衆皆悲惋師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耶何乃效兒女子態乎大衆初復沙門相師還故里西峰院咸通七年上徑山無上委以住持事師辭甚力

無上曰吳中佛法藉於子耳何辭之有開法之初衆不滿百未終歲間堂餘萬指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工幹僧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僧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僧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僧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僧問如霜如雪時如何師曰猶是汚染曰不汚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僧問如何是長師曰于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螻蛄眼裏着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石霜云只爲太近實

頭僧問如何是長石霜云不屈曲曰如何是短石霜云雙陸盤中不喝采佛曰長老訪師師問承聞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游峰頂佛曰朗月當空挂冰霜不自寒師曰莫便是長老家風佛曰答曰峭峙萬重闕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佛曰今日賴遇佛日佛曰卻問云隱密至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大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于此二途猶是時人昇降處未審長老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阿道佛曰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

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佛目曰爲報白頭無限衆
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去路勿
參差佛目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留師曰汝言有三
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爲
誰留汝言有三四我卽一也無許州金明上座聞師說
法頗契石霜乃曰徑山老子何敢說石霜禪我往問之
彼若果合我則爲渠作園頭如其不然我則掀倒禪牀
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石霜云直須萬年後云
萬年後如何石霜云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

問師云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云直須老去云老去後
如何師云光靴任汝光靴結裏任汝結裏明乃作禮爲
之治圃三年師始至是山適遭黃巢之亂巢之偏帥領
卒千餘人見師師宴坐不起帥以劔揮禪牀者再師神
色不動帥異之獻寶再拜而去

今禪牀二
劔迹猶存

吳越武肅王

徵時師一日謂其徒曰翌日有異人至當厚禮以待之
詰朝王至師乃門迎延于丈室特異於他堂衆皆訝之
乃密謂武肅曰他日獨霸吳越當須護持佛法無忘此
言武肅恭謝而去及立軍功收杭州執弟子禮以事於

師待遇勤厚莫可爲比

信宗

中和二年表乞賜師紫衣方

袍

昭宗

景福二年武肅封吳越王復表乞賜號法濟大師

皆制可乾寧二年乙卯九月二十九日院前檉樹忽萎
廚內飯如金色知事白師師令鳴鐘大衆雲集乃陞座
示衆曰牟尼掩足迦葉藏峰彼彼不落見聞一旬莫教
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雖長人世景促佛法非
遠大道不迷孝順住持如吾在日久立珍重乃修書遺
武肅王復命門人冲羽久住智全等遺戒曰自吾去後
汝等傳噐住持凡度徒弟皆禮吾真爲師兄弟相攝無

忘此語三十日寅時入滅俗壽八十三僧臘六十一以
元和八年癸巳歲生大和五年辛未歲出家年一十九
大和九年乙卯歲受具戒年二十三咸通八年丁未歲
住持當山至乾寧二年乙卯歲凡二十九年武肅王自
爲述讚四十句又謚師爲建初興國大師及親號塔曰
廣濟之塔開平五年辛未歲僧師烈製碑文貞明二年
丙子歲立石武肅王將薨謂文穆王曰吾昔自徑山法
濟示吾霸業自此發迹建國立功故吾嘗厚顧此山焉
他日汝等無廢吾志其後文穆忠憲忠懿王皆不忘武

肅之遺旨恩顧山門非他可竝焉

第四代

慧滿扶禪師秀州人四月初七日示寂

第五代

法警庠禪師杭州人九月三十日示寂

第六代

修禪師杭州人九月十八日示寂

第七代

廣燈湛禪師秀州人四月二十一日示寂

十方住持

第一代

祖印悟禪師杭州人元祐五年內翰蘓公知杭州革爲十方命師爲一代住持三月十日示寂

第二代

淨慧隣禪師杭州人正月念五日示寂

第三代

妙湛慧禪師杭州人二月三十日示寂

第四代

演教賞禪師杭州人七月初五日示寂

第五代

寶月方禪師杭州人五月十六日示寂

第六代

澄慧淵禪師杭州人東坡嘗寄以詩有師住此山三十年妙語應須得山骨之句十二月十六日示寂

第七代

維琳無畏禪師俗姓沈武康人約之後也好學能詩熙寧五年蘓軾通判杭州招住徑山大明僧問師唱誰家

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便是育王兒孫也無師曰神岳峰高尾閣水問如何是大明家風師曰神鸞頂上軒眉坐黃鸝岫中昂首行云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會即便會覓甚麼意旨僧珍重便去師曰聽取一偈楸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宴坐人不知蒼狄山西叫明月久立珍重後居邑之銅山作菴名無畏建中靖國初軾自儋耳還至崑陵以疾告老琳往問疾有詩贈答始琳之在銅山也院有松合抱郡將治屋索材將往伐之琳知之預命削皮題詩

其二云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護綠苔只恐夜深
明月下悞他千里鶴飛來縣尉至讀其詩乃止政和七
年琳老朝廷崇右道教詔凡僧尼皆頂冠琳獨不受命
縣遣尉諭之四月初三日師卽集其徒跌坐而逝遺言
以二缶覆其軀瘞山後

第八代

淨慧儀禪師秀州人二月初五日示寂

第九代

覺潤雲禪師信州人十一月三日示寂

第十代

玄應仁禪師台州人九月初十日示寂

第十一代

普明舜禪師建寧人八月初三日示寂

第十二代

大悟裕禪師台州人正月初一日示寂

第十三代

佛日大慧禪師宣州城奚氏子諱宗杲字曇晦夙有英
氣年十二入鄉校一日因與同窗戲以硯投之悞中先

生帽償金而歸曰大丈夫讀世間書曷若究出世法卽
詣東山慧雲院事慧齊年十七薙髮具毘尼偶閱古雲
門錄恍若舊習往依廣教瑄禪師棄游四方從曹洞諸
老宿旣得其說去登寶峰謁湛堂準禪師一見異之俾
侍巾襪指以入道捷徑師橫機無所讓堂訶曰汝曾未
悟病在意識領解則爲所知障堂疾革囑師曰吾去後
當見川勤必能盡子機用勤卽圓悟堂卒師爲堂求塔銘于
無盡居士無盡門庭高少許可與師一言相契下榻延
之名師菴曰妙喜洎後再謁且囑令見圓悟師至天寧

一日聞悟陞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
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
出身處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師於言下
忽然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得到這田地可惜死了
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
承當絕後再蘓欺君不得須信有這箇道理遂令居擇
木堂爲不釐務侍者日同士大夫入室擇木乃朝士止息處悟每
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問之師纔開口悟便曰不是不
是經半載遂問悟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這話不

知五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須對衆問如今說亦何妨悟不得已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曰我會也悟遂舉數因緣詰之師酬對無滯悟曰始知吾不汝欺遂著臨濟正宗付之令分座室中握竹篋以驗學者叢林浩然歸重名振京師右丞相李公舜徒奏賜紫衣佛日之號趨吳度夏虎丘閱華嚴至菩薩登第七地證無生法忍洞曉問湛堂殃崛摩羅持鉢產婦家因緣時圓悟詔住雲

居師往省命師居第一座冬至秉拂昭覺禪師出衆問曰眉間挂劒時如何師曰血濺梵天圓悟于座下以手約云住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奇元乃歸衆叢林由是改觀悟歸蜀師于雲居山後古雲門舊址創菴以居學者雲集久之入閩結茅于長樂洋嶼從之得法者十三人又徙小溪雲門庵紹興丁巳應張丞相魏公浚命主徑山開堂僧問人天普集選佛場開祖令當行如何舉唱師曰鈍鳥逆風飛曰徧界且無尋覓處分明一點座中圓師曰人間無水不朝東復有僧競出師約住云假使

大地盡末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礙廣長舌
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無量差別
言詞一一言詞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納僧各各
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詞如是妙義同時
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長老咳嗽一聲一時答了
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一一佛事周徧
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
其邊際便恁麼去鬧熱門庭卽得正眼觀來正是業識
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用不著况復勾章棘

句展弄詞鋒非唯埋沒從上宗乘亦乃笑破衲僧鼻孔
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生情萬劫羈鎖聖名
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
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他先聖恁麼告報如國家兵
器豈得已而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箇消息山僧今日
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剌瘡檢點將來合喫拄
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報不報之恩共助
無爲之化如無倒行此令去也驀拈拄杖云橫按鎖鑰
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卓拄杖喝一喝便下座少卿

馮公檝問曰和尚常言不作這蟲豸爲甚麼今日敗闕
師曰盡大地是箇杲上座你作麼生見馮公擬議師便
掌時羣寮失色馮大笑曰長老與檝佛法相見曩時師
與同叅超然居士趙表之每以不宦游出世爲戒時表
之辟宗正師赴徑山適晤官驛師述偈見意云超然妙
喜兩同叅驀地相逢各負慚我去住山君躍馬前三三
與後三三明年衆將一千皆諸方角立之士師行首山
令起臨濟宗憧憧往來其門如市學徒咨扣日入玄奧
規繩不立而法社肅如也給事馮公坐夏山中館不動

軒日只一食長坐不臥遣道謙往零陵問訊紫巖居士
謙中途打發大事及歸師于半山亭望見便云這漢和
骨都換了也謙聞大驚云這些驗人處設使釋迦達摩
亦不讓次年坐夏者一千七百有奇自真贊云一千七
百痴衲子圍繞這個無明叟以神龍未有封號敷奏于
朝蒙賜侯曰廣潤廟曰靈澤庚申刱建千僧閣參政李
邴漢老作記別錄是年侍郎張公九成狀元汪公應辰登
山問道談格物之旨又問臨濟因緣得大自在嘗曰九
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

消一踏而開非出常情莫知我二人落處然九成了末
後大事實在徑山此瓣香不敢孤負他也明年張公以
父卒登山修崇請師陞座因說圓悟謂張昭遠鐵剗禪
山僧以無垢禪如神臂弓乃偈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
重甲子細拈來看當甚臭皮襪未幾遭論列以張坐議
朝廷除三大帥事因及徑山主僧應而和之追牒責衡
州先是元豐戊午師始出家慧雲院塑釋迦像有異人
丁生語寺僧曰若像之毀是人嬰禍于時慧雲後昆忘
丁生之讖毀像新之正此日七月至貶所時昭遠知臨

川師以偈戲之曰小郡知州說大禪因官置到氣衝天
常攜剗子勘禪客誰知不直半文錢昭遠戲酬偈曰小
菴菴主放憨痴愛向人前說是非只因一句臭皮襪幾
乎斷送老頭皮師初到衡陽諸處道友送錢米遣兩侍
者往嶽山瀉山散處齋僧衡人初不知是說因普說方
與言宣律師問韋馱天神世間功德何者最大曰齋僧
功德最大人卽聽信稍知歸向焉師居廖季繹通直之
西園四方衲子雲委川會攬糧景從庵無以容十七年
侍者冲密慧然錄師與衲子問答語請名師目之曰正

法眼藏示衆云古人道大智無分別大用無理事如月
印千江似波隨衆水且那箇是無分別底大智那箇是
無理事底大用莫是問一答十辯瀉懸河是大智麼莫
是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掀倒繩牀喝散大衆攔腮
贈掌拂袖便行擬議思量劈口便壑之類是大用麼若
作遮般見解莫道我是衲僧便做他衲僧門下提破草
鞋拏骨董袋底奴子也未得在善知識實悟實証而大
法不明爲人時未免以自悟自證處指似人瞎却人眼
光無悟證學語之流瞎人眼不在言也此事大難沒量

大人到這裏無插足處你小根無知魔子輩如何敢造
次開大口你試靜處坐地微細揣摩你方寸裏還實到
不疑之地也未若實未到我却賞你放得過把得定不
受人走作遮般的喚作地獄滓十方施主一粒米一莖
菜將來供給你只要你道業成就同趣佛乘求異世他
生福報道業不明如何消得你諸人決欲紹繼此箇門
風直須心境一如方有少分相應你莫見我說恁麼事
便閉目藏睛做死模樣硬差排心與境一如遮個儘你
伎倆如何差排你要得真個心境一如麼直須啐地折

曝地斷拈却髑髏裏作妄想底將第八識斷一刀自然
不着差排你不見巖頭和尚有言纔有所重便成窠臼
你諸人一生在叢林參尋此事無所得者不在言也其
間多有頭白齒黃坐在窠臼裏一生出頭不得都不知
非向古人言句上得些滋味者以奇言妙句爲窠臼于
經教中聲名句義上得滋味者以經教爲窠臼於古人
公案上得滋味者以古人問答代語別語抑揚語褒貶
語爲窠臼于心性上得滋味者以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爲窠臼于寂然無言無說處得滋味者以閉目藏睛威

音那畔坐在黑山下鬼窟裏不動爲窠臼于日用動轉
施爲處得滋味者以揚眉瞬目舉覺提撕爲窠臼謂法
不在言語上不在情識上不在舉動施爲處錯認業識
爲佛性於此得滋味者以擊石火閃電光爲窠臼如上
所說皆于得滋味處有所重若無大丈夫氣槩退步知
非卽以所重處便作奇特想玄妙想安穩想究竟想解
脫想作如是等想者佛出世亦不奈何教中謂之癡闇
惑何以故爲你癡故執邪爲正爲你闇故墮在所重處
不能動轉若干心無所起于法無所著則無所重無所

重則自然赤骨力地無欲無依於法自在你卽今便要
恁麼相應亦不難但於心平等無所染著如何是染著
作衆生想佛想世間想出世間想求出離想求佛智想
皆名染著你但向欲起未起時猛著精彩一躍跳出來
此心朗然獨脫纔覺恁麼便轉向上面去自然頭頭上
明物物上顯得到恁麼田地亦不得采顧著若采顧著
則有所重纔有所重此心卽滲漏矣只名滲漏心不名
平等心謂平等者善與惡等背與向等理與事等凡與
聖等量與無量等體與用等遮個道理唯證者方知諸

人若未證直須證取證得了方得名爲真出家兒若心
不正向心外取證此名出家外道不堪爲種草此心廣
大無分劑無邊表塵沙諸佛成等正覺山河大地萬象
森羅皆不出此心此心能與一切安名立字一切與伊
安名立字不得故諸佛諸祖不得已隨你顛倒著個名
字喚作真如佛性菩提涅槃強立種種差別異號爲你
衆生界中見解偏枯有種種差別故立此差別名號令
汝于差別處識取此無差別底心非是此心有差別也
所以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曰卽心是佛你若實證實

悟不信此心決定是佛只此卽心是佛便是差別因緣
佛言欲以譬喻而顯示終無有喻能喻此說箇廣大已
是限量他了也况以限量心欲入此廣大境界縱然入
得如持蠡酌海一蠡縱滿能得幾何然只遮蠡中之水
未入蠡時卽是無限量底水爲你境界只如此大生滿
足想故此無限量境界亦隨你器量滿足非是大海水
只有許多故佛有言譬如大海不讓小流乃至蚊蚋及
阿修羅飲其水者皆得充滿此水喻心蚊蚋阿修羅喻
大小差別此心體上本無若干差別汝但不起諸見識

取此心種種差別亦自識得矣先聖尚不許執此心爲
實心外更有什麼實底物爲你作障難我今拖泥帶水
亦是不得已爲提獎嬌兒撫憐愛子老婆心切故牽枝
引蔓你莫記我說底便以爲是今日恁麼說明日又却
不恁麼說你纔恁麼我却恁麼你不恁麼時我却恁
麼你向那頭尋我住處只我亦自不知住處他人又如
何尋得遮箇是活底門戶處却見行方可入作而今學
人將少分精進禮佛持誦戒身口意以爲資糧希求證
取有什麼交涉大似癡人埋頭向西走欲取東邊物轉

走轉背轉急轉遲此是無爲無漏無功用大法門若起
纖毫取證心則背馳矣如何欲憑些小有爲功行便擬
希求所以古人見得太近故云我坐地看你究取又云
我立地看你究取卽不曾教你起模畫樣積功累德希
望成道縱你希望得成隨成卽壞徒自疲勞你莫見恁
麼道了便撥無因果作地獄業以平常無事喚作無佛
法知見飢來喫飯困來卽眠以此爲無修證以此爲無
功用且莫錯會好荷擔此事也須是箇渾剛打就生鐵
成底漢始得豈容你小根小器造次承當不見臨濟三

問黃檗佛法的大意三度被打後得大愚點破遂忽
然大悟不覺失聲云噫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云你
適來覓有過無過而今却言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
甚麼便恁麼道臨濟于大愚脇下墜兩墜愚遂托開云
汝師黃檗非干吾事你諸人參禪還得恁麼也未雲菴
和尚頌云資糧更不著些些岐路年深恐轉賒直下痛
施三頓棒夜來依舊宿蘆花又頌臨濟悟旨云便言黃
蘗無多法大丈夫兒豈自垂脇下兩拳明有信不從黃
蘗付將來又端和尚頌云一拳拳倒黃崔樓一踢踢翻

鸚鵡洲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據遮兩箇老漢頌便可承嗣臨濟作他兒孫真不忝竊古來幸有恁麼體格如何略不着些眼腦看是個甚麼道理此事如青天白日有甚麼遮障諸方有奇特差別海蠡兒禪曲曲折折此語又是討他那語又是識破遮語又是不上他鉤線不入他圈積遮語又是偏正回互遮語又是尊堂有諱不敢當頭又有一種以楞嚴宗鏡臨濟偈語所說眼見耳聞無非是心更非別法引通玄峰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之類爲證謂之根脚下事謂

之基趾謂之綿密地你不妨會得好若恁麼會豈不是認物爲心既是你心又要認他作麼又有一種將臨濟三玄雲門三句逐句解說以傳燈廣燈祖師言句各分門類以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師子現盡大地是箇解脫門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山河大地明暗色空咸是妙明真心中之類配爲體中玄函蓋乾坤句以三脚驢子弄蹄行鋸解秤椎火裏唧螻吞大蟲文殊起佛見法見貶向二鐵圍山東山水上行北斗裏藏身凡語言注解不得

處便道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如此之類謂之句中
玄截斷衆流句如蹋着秤椎硬似鐵蹋破草鞋赤脚走
饑來喫飯困來打眠山是山水是水行但行坐但坐大
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將如此之類謂之玄中玄隨波
逐浪句豈不見汾陽和尚頌云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
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談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此老
子明明爲你指出臨濟骨髓却來逐句下解注謂三玄
三要事難分是總頌得意忘言道易親是體中玄一句
明明談萬象是句中玄重陽九日菊花新是玄中玄此

是前輩中負大名望有真實悟處而大法不明無師承
杜撰如此瞎衆生眼其餘裨販之流不在言也想汾陽
老人未肯點頭在分明向你道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
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談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恁麼
道了更將鉢盂安柄莫道你負大名具大辯才有大智
慧便是達磨大師出來作遮般去就政好捉來活埋免
致教壞人家男女一盲引衆盲問着三要却注解不得
便將同德山托鉢巖頭末二句南泉斬猫猊百丈野狐
歸宗斬蛇大隋燒畬趙州勘婆子勘菴主睦州擔板陳

捺尚書勘僧玄沙敢保老兄未徹在洞山道卽太斂只道得八成達磨隻履西歸如此之類皆謂之末後句便引洛浦云末後一句始到牢關把斷要津不通凡聖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謂之我爲法王于法自在任你學者逞盡神通逞盡伎倆我只一向把住不許你謂之牢關直待舉立僧住院密室口耳傳授如斯之類自毀正因返行魔說又有一種道南泉斬猫兒百丈野狐歸宗斬蛇大隋燒畚趙州勘婆子勘菴主之類謂之建立門庭本無恁麼事貴要羅籠學者又有一種以偏正

回互爲宗旨如洞山與雲居過水次洞山問水深多少云不濕山云麤人雲居却問水深多少云不乾謂水諱濕而當頭道濕不能回互謂之麤人雲居却云不濕是觸諱而不能回互洞山道不乾乃有語中無語何謂有語不乾是何謂無語不乾是不乾乃是濕是活語能回互不觸諱故也又以黑白圈兒作五位形相以全黑圈兒爲威音那畔父母未生空劫以前混沌未分事謂之正位以二分黑一分白圈兒爲正中偏却來白處說黑底又不得犯着黑字犯着黑字卽觸諱矣更引洞山頌

云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謂能回互只言三更三更
是黑初夜是黑月明前是黑不言黑而言二更初夜月
明前是能回互不觸諱以兩分白一分黑圈兒爲偏中
正却來黑處說白底而不得犯白底消息云偏中正失
曉老婆逢古鏡不言明與白而言失曉與古鏡是能回
互明與白字而不觸諱蓋失曉是暗中之明古鏡亦是
暗中之明老婆頭白不說白而言老婆白在其中矣能
回互白字故也又說正中來頌云正中來無中有路隔
塵埃或云出塵埃謂凡有言句皆無中唱出便自挾妙

了也無不從正位中來或明或暗或至或到皆妙挾通
宗凡一位皆具此五事如掌之五指無少無剩兼中至
謂兼黑兼白兼偏兼正而至何謂至如人歸家未到而
至別業乃在途爲人邊事亦能回互妙在體前兼中到
謂兼前四位皆挾妙而歸正位謂之折合歸來炭裏坐
亦是說黑處而回互黑字不道黑而言炭或者又謂曹
山有言正位者卽空界也一向無物偏位者卽色界也
內有種種諸雜萬像兼中至者捨事入理正中來者背
理就事兼帶者卽冥應衆緣不隨諸有非染非淨無正

無偏故云虛玄要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須是審詳辯明當體又說五位皆三字成可偏正上下回互而不犯中中卽正位也說理說事教有明文教外單傳直指之道果如是否若果如是討甚好曹山邪又引浮山作大陽真讚曰黑狗爛銀蹄自注云此語正位中有偏位黑狗是正位爛銀蹄是偏位白象崑崙騎自注云此語偏位中有正位于斯二無礙自注云此語不墮有無二邊所以洞山云不落有無誰敢和木馬火中嘶自注云妙挾然雖妙挾而虛玄唱道者也似

遮般說話須教你燒頂煉臂發誓願不得妄傳然後分付亦謂之末後句師舉了遂彈指云好掩衫底禪若是皮下有點血底還肯喫遮茶飯麼我且問你臘月三十日四大相將解散平昔記持學得底還回互得麼回互時還着意也無當恁麼時心識已昏如何回互既回互不得定撞入驢胎馬腹中隨業受報當此之時欲觸諱作麤人亦不可得况能敵他生死耶又有商量洞山示衆云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時有僧問如何是向山云喫飯時

作麼生如何是奉云背時作麼生如何是功云放下鉏頭時作麼生如何是共功云不得色如何是功云不共向時作麼生謂趣向此事答曰喫飯時作麼生謂此事不可喫飯時無功勳而有間斷也奉時作麼生奉乃承奉也如人奉尊長先致敬而後承奉向乃功勳之所立纔向卽有承奉之義答曰背時作麼生謂此事無間斷奉時旣爾而背時亦然言背卽奉之義蓋奉背皆功勳也功時作麼生功卽用也答曰放下鉏頭時作麼生把鉏頭是用放下鉏頭是無用洞山之意謂用與無用

皆功勳也亦是無間斷之義共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敵答曰不得色乃法與境不得成一色正用時是顯箇無用底無用卽用也若作一色卽是十成成語洞山宗旨語忌十成故曰不得色乃活語也功時作麼生謂法與境皆空謂之無功用大解脫故曰不共乃無法可共不共之義全歸功勳邊如法界事事無礙是也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所以夾山道此間無老僧目前無闍黎是也如此之說皆趣向承奉于日用四威儀內成就世間出世間無不周旋謂之功勳五位你道他古人

意果如是乎若只如此有甚奇特只是口傳心授底葛藤既不如是且古人意畢竟作麼生妙喜爲你下箇注脚也要諸方檢點不見汾陽道面目見在一任揀取故淨名云但除其病而不除法又首楞嚴云汝以緣心聽法此法亦緣古人一言半句雖是垂慈皆在未扃已前著到如三玄三要四種料揀十智同真亦是遮箇道理妙喜恁麼說不是貶剝諸方且要箇中人辨明緇素而已又有一種也不在言語上也不在古人公案上也不在心性上也不在玄妙上也不在有無得失邊如火相

似觸着便燒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卽真信手拈來超今越古一句來一句去未後多一句便是得便安似遮般底只是弄箇業識癡團便謂無因果無報應亦無人亦無佛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姦無妨般若如此之流正是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永嘉所謂豁達空撥因果莽莽蕩蕩招殃禍是有一種商量古人公案謂之針線工夫又謂之郎君子弟禪如商量女子出定語云文殊是七佛之師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云文殊與女子無緣罔明是初地菩薩爲甚麼出得女子定云

與女子有緣下語云冤有頭債有主又有商量道文殊不合有心所以出不得罔明無意所以出得下語云有心用處還應錯無意求時却宛然又有商量道文殊爲甚麼出女子定不得杓柄在女子手裏罔明爲甚麼出得如蟲禦木又云因風吹火又云爭奈女子何邪解甚者至于作入定勢又作出定勢推一推彈指一下哭蒼天數聲伏惟尚饗拂袖之類冷地看來慙惶殺人又芭蕉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商量云你若是遮般人我與你說這般話謂

之與你拄杖子你不是遮般人我當面換却你眼睛謂之奪却你拄杖子下語云量才補職又云看樓打樓又有商量道有無與奪是擒縱學者似恁見解如麻似粟如上所說皆口傳心授露布葛藤印板上打來模子裏脫出非唯自誇亦乃誇他古人此是諸方學得底海蠡禪諸上座還信得及麼不見道垂慈則有法無法不垂慈識取鉤頭意莫認定盤星我遮裏是海蚌禪開口便見心肝五藏羞珍異寶都在面前閉却口時何處覓伊縫罅不是強爲法本如是諸上座光陰可惜各各趨色

力強健猛着精神了。取莫愛他奇特奇特處。賺悞人雜毒在心識裏。他時後日莫道得力。只死時也死得不瞥脫。更說甚麼敵他。生死世間無明煩惱。却有有限量。一念識破。則當體寂滅。惡知惡見。法塵煩惱。無限量。能障道眼。使得你心識晝夜不停。謗佛法僧造地獄業。雖是善因。反招惡果。果有智慧大丈夫。漢方識得破。不被他作惱。不見雲門大師有言。盡乾坤一時將來。着你眼睫上。你諸人聞恁麼道。不敢望你出來。性燥把老僧打一擱。且緩緩子細看。是有是無。是箇甚麼道理。直饒你向透。

裏明得。若向衲僧門下好。椎脚折。若是箇人聞說道。甚麼處有老僧出世。便好。驀面唾污我耳目。你若不是箇手脚纔聞人舉。便承當得。早落第二機也。又不見羅山和尚有言。玄門無法不立紀綱。若欲討尋聲前看。取諸佛子真心。無定真智。無邊我若縱遮。兩片皮從今日說到盡。未來際鉤鎖連環相續不斷。亦不借他人氣力。此是人人分上。各自具足底事。添些子不得。減些子不得。佛祖得之。喚作大解脫法門。衆生失之。喚作塵勞煩惱。然得亦不曾得。失亦不曾失。得失在人不在法。故祖師

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
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你禪和家箇箇念得還
曾略着意理會麼祖師安箇名字謂之信心銘只要諸
人信此廣大寂滅妙心決定不從人得故中間有言一
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隨境滅境逐
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又云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又
云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你但言此
一心之法不可取不可捨便好向遮裏放身命若放不
得是你根性遲鈍臘月三十日不要錯怪老漢時熱久

立喝一喝下座庚午准命移梅州至曹溪禮六祖塔十
月至貶所郡守謝朝議語僚屬曰朝廷編置所謂長老
者但一僧耳兵馬東偏隙地從其居止既而僧行日至
幾數百指施鋤鑿而乎基址運竹木而縛屋廬聽其指
呼無敢怠者守雖聞其服勤如此亦未知果何人也於
是延見一二觀其能爲南閩修印書記適承命乃與從
容彌月語論英發權古商今逢原左右守復徵等伍更
有蘊異能者否印遂告以負大經論者有之博極書史
者有之詩詞高妙者有之翰墨飄逸者有之其所以未

能明徹則佛祖大事因緣而已是以不憚艱險隨侍而
來得依仁政幸莫大焉守且駭異知其徒皆爲法忘軀
之士自是于師日益加敬遣子謝純粹求入道捷徑示
之以法語八篇臨安陳安常張處俊各具一百問答遣
价求印證師題後略云自問自答自倒自起蚊雖鐵牛
賣弄口嘴賞伊膽大來呈妙喜盡令而行埋入地底放
過一著各自看取若不放過打出骨髓師遷梅六年遐
邈遠俗靡不從其攝化家繪其像敬事虔肅乙未十二
月蒙恩自便答經略方公務德書云往歲南遷參隨僧

行零落瘴鄉六十三人義難以忘今之所存于茲無幾
間或熏爐茗盃必異于衆蓋不忘南荒朝游夕處之義
也師在梅受人供養臨行菴中所有動使之物盡散與
人平昔所收施利悉用辦齋遍請合郡僧道士庶并現
任官云師離梅太守鄧公酢賓禮委官兵津發居民扶
老攜幼遮道祖餞眷戀有不勝情者取道汀州時張子
韶自橫浦蒙旨守永嘉師維舟俟之旣見留連欸語遍
賞名山聯舟東下各賦詩分袂于臨江之新淦三月被
旨復僧謝恩陞座有青氊本是吾家物今日重還舊日

僧珍重聖恩何以報萬年松上一枝藤丞相和國張公
德遠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于師臥疾將亟曰妙
喜老師今不復見也老婆有私恩未報和公凡三走价
之空春趣師之行及至秦國捐館矣和國公語師曰先
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爲報德之私遂館光孝寺之東堂
明年却饒州薦福之命遂作桑梓之行中書舍人唐公
文若字立夫于道自謂有所趣向每聞師有未語已前
之驗立夫時召赴行在維舟謁師相見次師曰莫是子
西之後否立夫曰乃大人也師曰尊丈與某昔在無盡

府第相從甚久不如公有個無師自得底道理但未喫
得徑山手內竹篋在立夫乃俛首感服炷香致謝遂連
檣之鄂渚抵九江太守朱公請說法于能仁寺而以廬
山圓通敦請住持三辭不獲因舉道顏長老補其處然
後解維至宣城館于敬亭山適明州阿育王山專使至
准朝命住持師住育王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並
舉冠于今昔雲巖典牛游禪師以頌寄師云五濁海底
輾屎猪躍出那邊三脚驢鐸聲旣已喧四衢雲間騰踏
天馬駒諦聽典牛一句子世上有你何用余寺以衆多

食貧陳請海岸閒地千頃開築爲田率八萬四千人結
般若會人出緡錢餘竭衣孟以成丞相湯公思退敷奏
詔賜其莊名般若二十八年師七十被旨遷住徑山坐
夏千餘衆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欽慕如見其所親雖老
引接後進不少倦一日忽廚房傾仆蓋神龍欲師興建
之始師卽撾鼓示衆云去歲育王方修了今日徑山又
倒却雲堂大衆一時驚只有老僧渾不覺問大衆因甚
不覺豈不見道不啞不聾不做大家公由是廣其址以
新之建孚佑王殿及嚴像設置東坡祠像于殿之右廡

乙卯求退于朝纔進表卽渡江之四明府尹張公偁致
書差衙校挽師再歸徑山有重理舊詞連韻唱之語孝
宗皇帝在普安潛藩遣內都監黃彥節命師就山中舉
揚般若師說偈曰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
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獻上上嘉嘆之孝
宗皇帝居建邸內都監黃彥節侍次誦於妙喜處所授
祖師偈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
無憂上聞之理與神遇欣愜盈懷委內都監訪師請陞
堂遂說偈以獻曰豁開頂門眼照徹大千界旣作法中

王于法得自在上甚嘉訥焉尋復請爲衆說法親書妙喜庵三字及製真贊題曰文囿贊真呈妙喜師師演成四偈其引曰宗杲伏承文囿至人頒示妙喜讚大哉言乎而思惟所不能及也宗杲雖不敏演成四章謹繕寫上呈偈載語錄辛巳夏謝事徑山遂所請知省李公伯和施錢重建明月堂爲師佚老之居師以衣盂重建選佛堂壬午師居明月堂雖老益健以法求人接物爲已任學者益親賢縉紳爲道而至者無虛日孝宗皇帝卽位之九月詔師問佛法大意適師臥疾特賜大慧禪師

號隆興元年師七十五歲三月聞王師凱旋作偈曰氛埃一掃蕩然空百二山河在掌中世出世間俱了了當陽不昧主人公出衣盂命闔山清衆閱華嚴經七百餘部用祝兩宮聖壽保國康民六月之寧國上冢葺治還山上復取向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曰賜大慧七月十二日示微恙大衆力請說法于千僧閣以爲末後垂訓師委曲付囑其語懇勵至切于時衆皆悲歎十四日夜有大星隕于寢室之後流光有聲師微笑曰吾將行矣八月初二日凌晨法鼓震裂初九日薄暮學徒識師無

意于世環擁寤室師以手搖曳曰翌日始行矣至五更親書遺奏及作丞相張公德遠書以端石硯寄別丞相湯公進以外護吾宗爲囑仍書委曲以示參徒了賢請偈師高聲曰無偈便歿不得也衆懇乃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歿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甚麼熱大投筆就寢吉祥而逝度門弟子八十四人嗣法自教忠而次數過百十星分基布列剎相望皆其的子親孫潛通密證匿躍韜光唯恐有聞于世者殆不可勝數士大夫恪誠扣道親有契證如叅政李公邴等十八人樞衣與列佩服

法言如內翰汪公藻等二十一人其餘空而往實而歸者衆矣是月二十日衆以全身塋于明月堂之後皇帝聞之嗟惜製師眞贊曰生滅不滅常住不住圓覺空明隨物現處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謚普覺塔名寶光所賜御書建閣以藏其八處九會全錄編爲八十卷哀其綱要爲五冊詔入大藏流行焉

第十四代

妙空明禪師濠州人正月十五日示寂

正陽門城牆

正陽門

正陽門城牆

正陽門城牆

正陽門城牆

正陽門城牆

正陽門城牆

徑山志卷之一終

十一

十一

正陽門

正陽門

正陽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二目錄

列祖

真歇清子禪師

佛行月堂昌禪師

佛海妙空訥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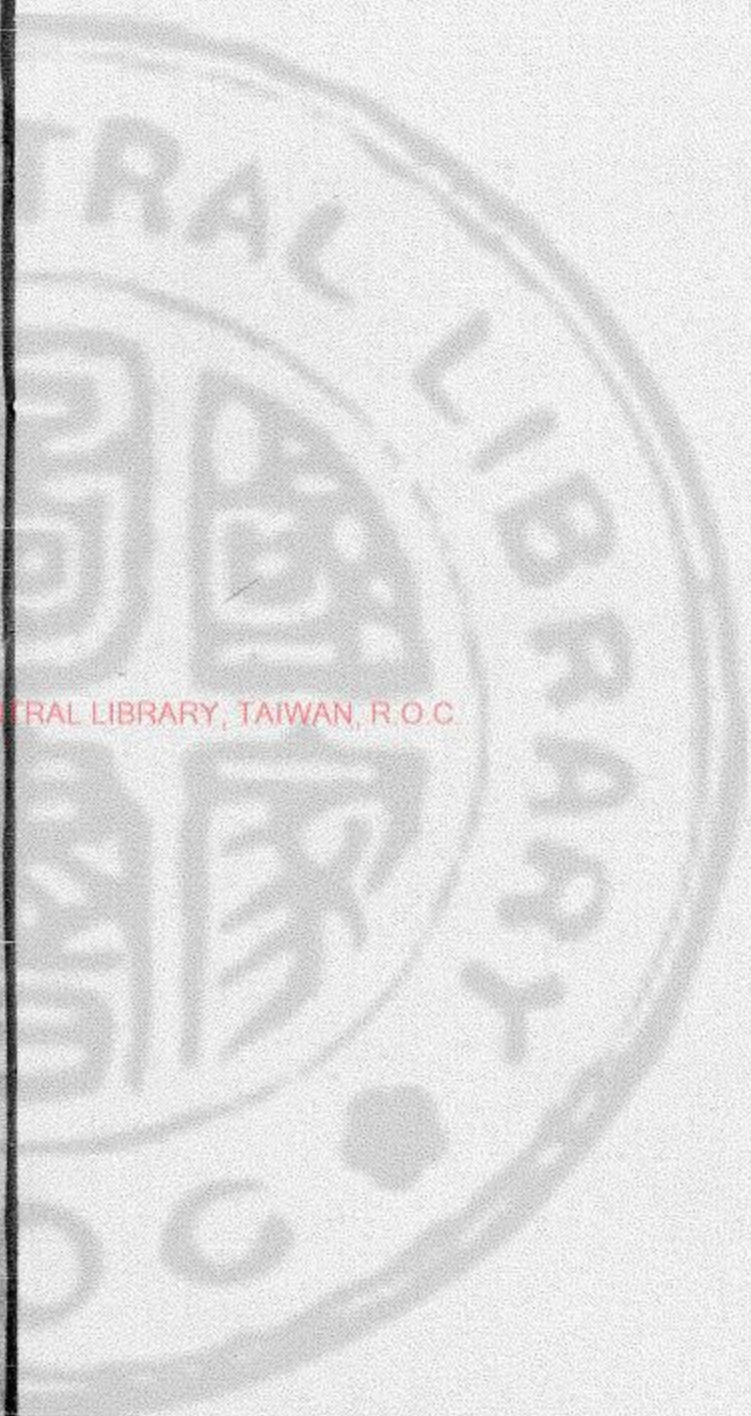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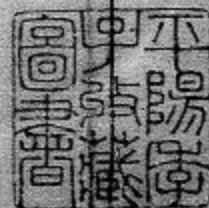
照堂了一禪師

圓悟粹禪師

佛慧可庵衷禪師

大禪了明禪師

目錄



無等才禪師

佛日普慈聞禪師

寓庵潛禪師

密庵傑禪師

別峰寶印禪師

塗毒智策禪師

佛照德光禪師

雲庵慶禪師

佛智蒙庵元聰禪師

佛日石橋宣禪師

佛心浙翁琰禪師

佛行少林崧禪師

佛鑑無準範禪師

癡絕道冲禪師

石溪心月禪師

偃溪廣聞禪師

荆叟如班禪師

淮海原肇禪師

虛堂智愚禪師

卷之二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二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列祖

第十五代

真歇清了禪師左綿雍氏師叅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
已前自己師擬對霞云你鬧在且去一日登鉢孟峰豁
然契悟歸白霞霞掌云將謂你知有師便禮拜師一日
因丹霞陞堂云日照孤峰翠月臨溪水寒祖師玄妙訣

莫向寸心安便下座直向前云和尚今日謾某甲不得也霞云試舉我今日底看師良久霞云將謂你瞥地師拂袖便出師出世真州長蘆遷四明寶陀台之天封闕之雪峰詔住茲山師一目看厨下煮麵忽桶底脫麵潑地上衆皆失聲云可惜師云桶底脫自合歡喜因甚却煩惱僧云和尚卽得師云灼然可惜一桶麵師問僧云你死後燒作灰撒了骨頭向什麼處去僧便喝師云好一喝只是不得齣款僧又喝師云公案未圓更喝始得僧無語師便打云這死漢師一日普請路逢一僧師以

拄杖指地上竹擔僧拈起云短些子師劈脊打云這裏是什麼所在說長說短師嘗作無盡燈記曰東平打破鏡已三百餘年龍潭吹滅燈復四百餘載後代子孫迷於正眼以謂鏡破燈滅而不知行住坐臥放大光明燈未曾滅也見聞覺知虛鑑萬像鏡未曾破也燈雖無景能照生死長夜鏡雖無臺能辯生死魔惑鏡與燈光常寂明與鑑幻幻背如照之無窮則曰無盡燈鑑之無窮則曰無盡鏡日用不昧昭昭於心目之間但衆生迷而不知故有修多羅教開如幻方便設如幻道場度如

幻衆生作如幻佛事譬如東南西北上下四維中點一
燈外安十鏡以十鏡喻十法界一燈况一真心一真心
則理不可分十法界則事有萬狀然則理外無事鏡外
無燈雖鏡鏡中有無窮燈唯一燈也事中有無盡理
惟一理也以理能成差別事故則事事無礙由一燈全
照差別境故則境境交參一鏡不動而能遍能容能攝
能入一事不壞而卽彼卽此卽一卽多主伴融通重重
無盡悲夫衆生居一切塵中而不知塵塵皆毘盧遮那
無盡刹海普賢示一毛孔而不知一一毛孔含衆生三

昧色身然則一切衆生日用在普賢毛孔中毘盧光明
內慈氏樓閣中出沒文殊劒刃上往來念念中與諸佛
同出世證菩提轉法輪入滅度如鏡與鏡如燈與燈一
切時普融無礙誠謂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非大心衆生
無以臻于此境或問卽今日用見聞覺知畢境是燈耶
非燈耶是鏡耶非鏡耶答曰鏡鏡燈燈本無差大地山
河眼裏花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落誰家後慈寧
皇太后命開山臯亭示寂塔全身于華桐塢

第十六代

佛行月堂昌禪師湖州人拈世尊初降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頌曰奴兒婢子十生九死於裏不正被外邊使縱饒開口便過頭未免渾身輓泥水正月二十日示寂

第十七代

佛海妙空訥禪師秀州人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坐久成勞曰見後如何曰不妨我東行西行十一月二十六日示寂

第十八代

照堂了一禪師明州人上堂叅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點絕純清含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麼以拄杖畫曰祇向這裏薦取拈首山竹篋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汝諸人且道喚作甚麼速道速道頌曰竹篋舉起成生殺豈可容人亂札錐劈脊一揮如薦得銀山鐵壁也光輝三月十九日示寂

第十九代

圓悟粹禪師福州人垂戒曰住持以衆智爲智衆心爲心恒恐一物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惟善是求當問理之是非詎論事之大小若理之是雖靡費大而作之何傷若事之非雖用度小而除之何害蓋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賢者慎初聖人存戒涓涓不遏終變桑田炎炎靡除卒燎原野流煽旣盛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古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之謂也正月二十八日示寂

第二十代

佛慧可菴衷禪師婺州人六月初九日示寂

第二十一代

大禪了明禪師秀州人妙喜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禪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師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旣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二三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師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肩栲栳行乞至晚卽數十人爲之荷米麵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

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師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繼被旨住育王師嘗在座下師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師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妙喜一日榜方丈前云下喝者罰一貫錢師見之乃密具千錢于袖中至室中先頓於地高聲一喝便出如是者數矣妙喜無如之何再榜曰下喝者罰當日堂供一中師見之卽驟步往庫司語曰和尚要十兩金主事者不疑卽與之乃遣行者隨下方丈師袖之以入復頓於地高聲一喝而妙喜大

駭入室罷徐問知其然爲之一笑每語師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劬之又舉令出住舒州之投子先是投子諸庄牛遭疾疫死斃幾盡比歲不登師以大願力化二百隻牛以實之連歲大稔倍常頗有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師來供施及飯大眾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孰云無物贈君行喝下鐵圍山倒走後奉詔住徑山道塈

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瞠腹緩行言欲化蘓州一庄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師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之遙望師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竝炷香作禮茶罷師首言大王庄田至多可施蘓州一庄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師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聞然傳言和王以蘓州庄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爲言聞卿捨蘓州一庄施徑山朕當爲蠲免賦稅和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師入城而二日前先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寤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卽見師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卽以庄隸本由此庄歲出十萬犂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師於緇素有天因緣所在施供雲委納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淞兩湖皆號之爲布袋和尚再出焉六月初七日浴罷趺坐而逝

第二十二代

無等才禪師杭州人六月二十六日示寂

第二十三代

佛日普慈聞禪師台州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水冷生
冰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春雪易消曰如何是談論師
乃鳴指一下問東西密相付爲甚麼衆人皆知師曰春
無三日晴曰特伸請益師曰拖泥帶水曰學人到這裏
却不會師曰賊身已露上堂城裏喧繁空山寂靜然雖
如此動靜一如死生不二四時輪轉物理湛然夏不去
而秋不自來風不涼而人不自爽今也古也不改絲毫
誰少誰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旣身無二用爲甚麼龍女

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潮人珍重上堂風雨蕭
騷塞汝耳根落葉交加塞汝眼根香臭叢雜塞汝鼻根
冷熱甘甜塞汝舌根衣綿溫冷塞汝身根顛倒妄想塞
汝意根諸禪德直饒汝翻得轉也是平地骨堆叅上堂
巖風刮地大野清寒萬里草離衰千山樹黯黯蒼鷹得
勢俊鶻橫飛頗稱衲僧鉢囊高挂獨步遐方似猛將出
荒郊臨機須扣敵今日還有麼良久曰匣中寶劍袖裡
金錐幸遇太平挂向壁上叅上堂諸禪德還知麼衲僧
生身父母一疇喪了直是無依倚處以手槌胸曰蒼天

蒼天復顧大衆良久曰你等諸人也是鐵打心肝便下座上堂舉栢樹子話師曰趙州庭栢說與禪客黑漆屏風松栢亮榻僧問如何是無爲師曰山前雪半消日請師方便師曰水聲轉鳴咽十一月初四日示寂

第二十四代

寓庵潛禪師興化人入門彈指一下便入六月四日寂

第二十五代

密庵咸傑禪師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游行遍叅知識後謁應庵於

衢之明果菴孤硬難入屢遭呵叱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師遽答曰破沙盆庵頷之未幾辭回省親庵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踪跟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遵出世衢之烏巨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詔住徑山靈隱晚居太白僧問虛空銷殞時如何師曰罪不重科土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楨子有般漆桶輩東西不辨南北不分便問如何是關楨子何異開眼尿床華

藏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悲摸索不着天雨
無處矚眼今日普請布施大眾良久曰達摩大師無當
門齒上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葉不聞聞望空啟
告馬祖卽心卽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庵主貴買賤
賣分文不直祇如文殊是七佛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
得河天月暈魚分子槲葉風微鹿養茸上堂卓拄杖曰
迷時祇迷這箇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箇迷悟雙忘
糞掃堆頭重添搥搥莫有向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
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華藏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

年後上堂舉金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
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
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曰如何是二十
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烏
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
聖凡窠曰上堂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箇公案叢林中
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皮不免納敗一上也要諸
方檢點乃召大眾曰這婆子洞房深隱水泄不通偏向
枯木上糝花寒巖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濤等

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將來敲枷
帶鎖則不無二人若是佛法未夢見在烏巨與麼提持
畢竟意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烟搭在玉
欄干上堂動弦別曲葉落知秋舉一明三目機銖兩如
王秉劔殺活臨時猶是無風匝匝之波向上一路千聖
把手共行合入泥犁地獄正當與麼時合作麼生江南
兩浙春寒秋熱上堂盡乾坤大地喚作一句子擔枷帶
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俱透脫淨倮倮赤洒
洒沒可把達摩一宗掃地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
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須
知有全提底時節大小雲門劔去久矣方乃刺舟晚居
天童六月十二日示寂塔于天童之中峰

第二十六代

別峰寶印禪師嘉州李氏得法于華藏民禪師師初謁
圓悟隨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
云此是老僧用底作麼生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便
打悟亦舉拳相交笑而出師謁大慧慧問甚處來師云
西川慧云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師云不合起

動和尚慧深肯之淳熙七年秋召入對選德殿當日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問云三教聖人本同此理師曰譬如虛空初無南北上曰但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師曰非中庸何以立世間華嚴有云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學者祇觀文字不識夫子心師曰非獨今之學者當時顏子爲具體祇說得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亦未足以識夫子心夫子亦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况今人乎張商英有云唯吾學佛

然後能知儒上曰朕意常作此見上又問曰老莊之教何如師曰可比佛門中小乘人耳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如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卽日詔住徑山十年上親註圓覺經成遣使馳賜命作序師具表奏謝仍進頌曰古佛與今佛同一廣長舌于無途轍車爲物獻

途轍撥開千障雲放出一輪月普令大地人言下悉照
徹覺亦無可圓幻亦無可滅只此無亦無紅爐一點雪
稽首佛與佛字字無異說上覽大悅賜號寶印禪師及
年邁益厭住持奏乞菴居得請十二月初八日示寂葬
于菴之西岡謚慈辦禪師塔曰智光

第二十七代

塗毒智策禪師天台陳氏子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
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
圓問曰甚處來師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師曰卽

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師曰當面蹉過圓曰上
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師背曰
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
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
造門典牛獨指師曰甚處見神見鬼來師曰雲居聞版
聲來牛曰是甚麼師曰打破虛空全無靶柄牛曰向上
事未在師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嶄然超出佛祖
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住後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
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

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
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卽不然色見聲
求也不妨百花影裏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
吹滿袖香師將示寂陞座別衆囑門人以文祭之師危
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
曰四大旣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
俄頃泊然而逝七月二十七日也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第二十八代

佛照德光禪師臨江新喻人彭氏子父術母袁夢異僧

入室有娠旣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乃生此兒必光吾
門因命名德光年九歲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此子
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棟梁時年十歲遽失怙恃伯
父循伯母萬育而教之年二十一聞人誦金剛經忽然
通解歸告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如
夢幻力懇出家族不能奪遂散家貲詣本郡東山光化
寺足庵吉禪師薙髮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是甚麼師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
益昨日蒙和尚垂問旣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畢竟是

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
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師於是有省吉攜師入
閩寓福之西禪謂師曰是行爲擇所依東禪月庵善杲
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省吾足矣一見月庵遽問不落
有無中何如露消息師云不落有無中分明露消息月
庵云是甚麼消息師便喝庵云未在更道師云我畱口
喫飯在卽畱叅堂後謁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
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師亦與焉大慧室中問師喚
作竹篋子則觸不喚作竹篋子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

語師擬對慧便棒師豁然大悟從前所得瓦解冰消慧
說偈以頂相付師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
相稱非青黃赤白慧再主徑山拉以偕往闕夏至蔣山
省應庵庵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頓出我一頭地乃移
書于李侍郎浩曰光兄一自徑山老叔印可如虎插翅
畱月餘而歸乾道丁亥李侍郎浩延住鴻福徙光孝孝
宗雅聞師名淳熙三年召入觀堂留五宿數問佛法大
意師敷奏直截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明年改泄徑
山師力辭帝曰朝夕相見耳再對便殿進宗門直指兩

賜御頌上堂僧問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師曰中峰頂上
塔心尖上堂臨濟三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于大
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
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
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
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
其或未然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氣宇衝牛斗一踏
鴻門兩扇開上堂七手八脚三頭兩面耳聽不聞眼覷
不見苦樂逆順打成一片且道是甚麼路逢歿蛇莫打

殺無底藍子盛將歸上堂聞聲悟道落二落三見色明
心錯七錯八生機一路猶在半途且道透金剛圈吞栗
棘蓬底是甚麼人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日說偈而逝塔全身于東菴之後
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鑿

第二十九代

雲庵慶禪師建寧人師拈袁州楊岐方會禪師僧問如
何是佛會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曰莫只這便是會曰湖
南長老頌曰楊岐一頭驢眼光如電爍踏殺天下人說

甚三隻脚十月二十三日示寂

第三十代

佛智蒙庵元聰禪師福州朱氏子晦庵會中得心要衆推爲高第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主是山拈藥山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山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山稟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

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山于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山曰某甲在石頭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旣如是善自護持頌曰倒腹傾腸說向伊不知何故尚遲疑只今便好猛提取莫待天明失却雞上堂舉玄沙見僧禮拜沙云因我得禮你師頌曰因我得禮你莫放屁撒屎帶累天下人錯認自家底上堂舉趙州和尚在東司上見文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趙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師頌曰明明道不說此理憑

誰識春風一陣來滿地花狼藉送行者求僧偈曰山前
麥熟雨初晴桑柘青連柳色新毫髮不存風骨露頭頭
總是比丘身十月十四日示寂

第三十一代

佛日石橋宣禪師蜀嘉定許氏橘州曇公是其同氣嘉
定丁未獲知丞相魯國俾居茲山創化城接待于雙溪
之上詳楊汝明記中十二月十三日示寂塔于寺之後

第三十二代

佛心浙翁琰禪師台州周氏子幼岐嶷穎悟邁倫上堂

舉乾峰因僧問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未審路頭在
什麼處峰以拄杖畫云在這裏後僧請益雲門門拈起
扇子云扇子踔跳上三十三天築著帝釋鼻孔東海鯉
魚打一棒雨似盆傾會麼師曰唱愈高和愈峻還他二
老者是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總未踏著在上堂拈
拄杖云蔣山喚這箇作拄杖子諸人亦喚這箇作拄杖
子還有緇素也無闌干雖共倚山色不同觀作維摩讚
偈云毘耶示疾放憨痴添得時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
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書懲私篇略曰此書真闇老子

殿前一本赦書也今之諸方道眼不知若何果能受持此書則他日大有得力處浙翁每以此舉似于人璨隱山亦云常住金穀除供衆之外幾如鳩毒住持人與司其出入者纔霑著則通身潰爛律部載之詳矣古人將錢就庫下回生姜煎藥蓋可見今之踞方丈者非但刮衆人鉢盂中物以恣口腹且將以追陪自己非泛人情又其甚則剗去搜買珍奇廣作人情冀遷大剎只恐他日鐵面閻老子與你計筭七月十七日示寂

第三十三代

佛行少林崧禪師建寧人有語錄十卷板厄于火二月二十二日示寂

第三十四代

佛鑑無準範禪師生於蜀之梓潼雍氏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出游至成都坐夏正法有老堯首座膳堂高弟師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師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明年辭去謁佛照于育王照問曰何處人師曰劔州人照曰帶得劔來麼師隨聲便喝

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貧甚無資剃髮故人以烏頭
子日之未幾聞破庵住蘓之西華秀峰遂往見焉有純
顛者入室次橫機不讓庵打至法堂且欲逐出師解之
曰禪和家爭禪亦常事何止如此庵曰豈不聞道我肚
飢聞板聲要喫飯去嚮師聞其語不覺白汗浹背逮破
庵居雲隱第一座復往從之因侍破庵游石笋庵庵之
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乞師方便庵曰用捉他作
什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師在侍傍平生礙膺之物頓
釋巖雲巢居吳郡穹窿遷瑞光及台州瑞巖皆延師分

座師在瑞巖忽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翌日明州清
涼專使至迨入院見伽藍神姓茅衣冠形貌與疇昔夢
無異陞堂開法一香供破菴三年遷焦山升雪竇被旨
移育王又三年嵩少林散席復詔住徑山師居徑山二
十年儲峙豐積有衆如海號法席全盛僧問趙州道三
十年前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未曾有人舉著此意如
何師云舌頭拖地僧云畢竟如何は無賓主話師云言
滿天下僧云只如玄沙聞得云者老漢脚跟未點地在
又作麼生師云一坑埋著僧云可謂焦塲打著連底凍

赤眼撞著火柴頭師云一畫畫斷上堂靈山指月曹溪
話月遞代相傳證龜成鱉範上座尋常有一張口挂在
壁上未曾動著今日無端入這行戶事到如今只得東
歛西歛未免拈起多年歷日子中點出些子悞賺處說
似諸人且要郭大李二鄧四張三知得江南兩浙春寒
秋熱雖然如是黃河三千年一度清上堂若論箇事直
是省要易會多是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有時
東廊西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
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若識得

去便與諸人打些鄉談說些鄉話如今且未說你識得
長老且各自知得自家鄉貫也得還知麼明州六縣奉
化八鄉上堂五峰門下百種全無僧牀迫窄堂供蕭疎
脚下踏著底破甕頭碎瓦礫面前撞見底王獍獠李麻
胡恁麼薄福住山真箇孤負老鬚雖然如是更點分明
上堂一夏已滿無事不辦遂府鉢盂邛州磁碗理宗嘗
召見于修政殿奏對詳明上爲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
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以師所說法要示叅
政陳公貴諡陳公奏云簡明直截有補聖治乃賜佛鑑

禪師號并縑帛金銀等物先是師住山之明年寺燬師
逆知其數不動容經意三年寺成閱六年復燬師不驚
不變而助施雲奏不數年寺宇崇麗師去寺四十里築
室數百楹接待雲水賜額萬年正續又西數百武結菴
一區爲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
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爲飯僧佛事以薦
冥福蓋蜀亂師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上聞
而嘉嘆賜扁曰圓照淳祐戊戌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
退耕乞老于朝而舊疾適作己酉三月旦日升堂示衆

曰山僧旣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
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
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集兩班畫後事親書遺表
及遺書十數言笑諧謔如平時醫者診視次師謂曰你
未識這一脉在三月十八日黎明索筆書偈曰來時空
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
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葬于正續之側
塔曰圓照稟法分化有雪巖欽斷橋倫西巖惠等鬱爲
大宗匠云

第三十五代

痴絕道冲禪師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以進士業應詔不利棄之受釋氏學詣梓州妙音院禮修證爲落髮師游成都習經論于聖慈以名相厭人復棄去紹熙壬子出峽回翔荆楚間時松源岳唱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飢不受會曹源以雲居首座生出世妙果師纔入門聞語有省叅堂俾侍香朝從夕游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曹源徙龜峰師復侍行久之以偈辭游

溯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江湖盛傳至杭時松源主靈隱門嚴戶峻八閱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已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了師聞其語徹見曹源于妙果龜峰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出世嘉禾光孝時英靈衲子皆在會下道聞于朝忠獻史衛王以堂帖除蔣山瀕江卑滂下田無秋師忍飢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嘉熙己亥侍郎曹公幽帥閩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峰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衆集如海法度

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
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
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
鷗隨手落淳佑甲辰有旨移靈隱師謂大父密庵伯父
松源弘道之地方欲奮勵力振祖風而世故有不滿其
意者伐鼓舜衆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不可朝
命以虎丘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
戊申春育王笑翁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特
召師隱所三返卒不奉詔明年京尹趙公以法華請開

山將領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欲以法華并辭
自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
以爲後學法乃翻然而作留法華逾月卽登徑山故人
神響應懽聲若雷上堂僧問心佛及衆生是三無差別
如何是過去心師曰故待冷來看僧云如何是現在心
師曰你問我答僧云如何是未來心師曰後次上堂向
你道僧問如何過去佛師曰去年梅僧問如何是現在
佛師曰今歲柳僧問如何是未來佛師曰顏色馨香依
舊僧問如何是過去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左邊僧

問如何是現在差別智師以拂子擊禪牀右邊僧問如何是未來差別智師以拂子中間點一點僧云心佛眾生無向背十方刹海一毫收便禮拜師乃曰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喚甚麼作差別智若人見得徹去三世諸佛無一時不在諸人頂額上轉大法輪更來這裏挨肩竝足討什麼碗以拄杖一時趕散結夏上堂圓覺伽藍塵塵有路坐斷去來頓空今古那裏十二這邊十五後先不差毫髮許可笑黃面瞿曇至今不知落處上堂盡乾坤大地無絲

毫許大是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蘭院寺戒賢論師今日說什麼法便下座上堂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個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臨示寂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且曰無準忌在三月十八日吾以十五日卽行不能辦香修供矣說偈書讚嬉笑言論如平時侍僧以遺偈請麾斥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卽命筆書辭衆十四日

上堂語至夜分起坐移頃而逝壽八十二臘六十一荼
毘舍利五色者無數其徒遵治命奉骨歸葬金陵玉山
庵學者追慕不忍舍分其半建塔菖蒲田玉芝菴

第三十六代

石溪心月禪師西蜀眉州人上堂舉僧問九峰和尚如
何是學人自己峰曰更問阿誰僧云便恁麼承當時如
何峰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師頌曰自家冷暖自家知祖
意西來更問誰全體承當全體是須彌頂上戴須彌拈
黃龍祖心禪師因黃山谷太史乞指捷徑處龍曰祇如

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太史居常如
何理論公擬對龍曰不是不是公迷悶不已一日侍龍
山行次時巖桂盛放龍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龍曰吾
無隱乎爾公釋然卽拜之曰和尚恁麼老婆心龍笑曰
祇要公到家耳頌曰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
茫幾度欲歸歸未得忽聞巖桂送幽香又送僧偈曰未
到雙林見舊游眉橫新月眼橫秋寒暄未舉空先問曰
甚橋流水不流六月初九日示寂

第三十七代

偃溪廣聞禪師闍之侯官林氏子母陳家世業儒疎眉
秀日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于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
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叅泐翁于天
童鍼芥難投自知未及再叅于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
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
造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啟吻翁遽止之平生疑
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闍胡公以小淨慈致之
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所至革
弊支傾廣容徒衆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

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
人舉著師云森羅萬象明暗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
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上堂楊岐眼中睛臨濟頂上
髓一不成二不是點著不來白雲萬里佛成道日上堂
錯錯六載草繩空自縛了了開著眼來天大曉古今天
地古今日月古今星辰拍膝云劒去久矣切忌刺舟上
堂雲門放洞山三頓棒嚼飯餒嬰孩黃檗打臨濟三頓
棒按牛頭喫草只今不犯絲毫有箇方便良久云大事
爲你不得小事自家擔當上堂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浣

盆澆盆非風鈴鳴我心鳴耳漆桶漆桶盡古往今來和
泥脫墜有什麼限還知萬壽落處麼劫石有消日虛空
無盡時上堂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
侍郎來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早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
子細忽然築著磕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上堂一升三
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竈裏
無烟撩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
途路不相孤上堂一句絕離微渾淪無縫罅善財七日
尋覓不得趙州五年分踈不下靈山今日快便難逢爲

通一線六月賣松風人間恐無價上堂繞禪牀一匝揮
香案一下轉藏已竟講經已竟若具著眼目方知落處
其或未然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還同魔說上
堂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未
後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
七十五夏五十八

第三十八代

荆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圓悟五世孫也功用比圓悟益
弘際遇穆陵寵遇甚至初見癡鈍室中僧問如何是佛

師答曰爛冬瓜復成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
透齒牙根蒂雖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又嘗作偈
寄呈癡鈍曰鍾山白刃赤身挨幾度曾經被活埋一自
人亾家破後了知無位可安排結夏小叅我此一宗正
令全提如暴風卒兩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
意卽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
三種互修剋期取證第一頭第三首萬柱千撐轉見氣
急殊不知鬪體未具已眼先明呱地一聲干了百當然
雖如是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佛成道日

頌曰六年雪嶺方成道打失從前鬼眼睛滿面慚惶無
著處至今生怕是明星十二月初十日示寂

第三十九代

淮海原肇禪師通州靜海潘氏子母朱氏邑之利和寺
妙觀其諸父也謂其父母曰是子生而有異却葷葷殆
亦夙種盍俾出家父母然之年十九薙染受具叅浙翁
于徑山翁問汝何處人師曰淮人翁曰泗州大聖爲什
麼在揚州出現師曰今日又在杭州撞著翁曰且得沒
交涉師徐曰自遠趨風翁以師警敏欲大激發未容其

叅堂纔見便云下一轉語來擬開口卽喝師以書上又以頌呈末句云空教回首望長安翁云這裏是什麼所在師曰謝和尚掛搭始密就入室之列已而命掌記翁旣寂師出世通之光孝遷吳城雙塔金陵清涼天台萬年蘓之萬壽東嘉江心而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師補處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其住徑山歎餘通券山積僧殘屋老未幾樓閣轟霄雲衲踵至不減浙翁全盛氣象俄示疾囑其徒爲吾拊一穴于東礪見生歿不忘奉師之意六月初十日浴訖書偈而逝嘗舉達摩偈曰踏翻地軸與天關合國人追不再還去去一身輕似葉長江千古浪如山

第四十代

虛堂智愚禪師四明人出世嘉禾興聖遷光孝明之顯孝延福瑞巖婺之寶林四明育王柏巖杭之淨慈凡歷住十刹咸淳十年詔住徑山師室中垂語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畫地爲牢因甚透者箇不過入海筭沙底因甚向針鋒頭上翹足僧問聲前一句不墮常機轉位就功如何相見師云問訊不出手僧云且

道天子萬年作麼生師云瑞草生嘉運林花結早春僧云直得九州四海雷動風飛師云出門惟恐不先到上堂春風如刀春雨如膏衲僧門下何用切切上堂言而足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且道道與物是一是二若道是一爲甚麼客山高主山低若道是二爲甚麼天地一指萬物一馬箇裏緇素得出還你草鞋錢不然但願來年蠶麥熟羅睺羅鬼與一文結夏上堂有一人日銷萬兩黃金同此聖制只是無人認得若有人認得許伊日銷萬兩黃金上堂曰虛堂初無門戶

與人近傍亦不置之于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糞入者吾未如之何上堂舉松源師祖臨示寂告衆云久叅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豈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鷲峰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僮仆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先在淨慈入院日問答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卽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方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佛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

大悅特賜米伍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十月初八日
示寂塔于直嶺下曰天然先是高麗國王請師于彼國
說法八載還山問法弟子常隨于指後嘉靖間高麗遣
法嗣至山掃塔云彼國法道甚盛焉

徑山志卷之二終

卷之三目錄

列祖

藏叟禪師

虛舟普度禪師

雲峰妙高禪師

虎巖伏禪師

本源善達禪師

佛智晦機禪師

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

佛日元叟端禪師

廣慈曇芳忠禪師

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

古鼎祖銘禪師

佛慧慈照正源禪師

愚庵智及禪師

悅堂顏禪師

宗泐禪師

象源淑禪師

復原福報禪師

大宗興禪師

止庵祥禪師

呆庵莊禪師

岱宗泰禪師

伯蘊琇禪師

敬庵莊禪師

雷庵澤禪師

月江淨禪師

雪崖珂禪師

西疇頃禪師

宇中宸禪師

傑峰英禪師

一清天禪師

無極灝禪師

宗勝胤禪師

西覺成禪師

用瑤琚禪師

竺方葢禪師

庭禮訓禪師

天才英禪師

悅山愷禪師

石窻珉禪師

月林鏡禪師

補遺

列祖

慧滿扶禪師

目錄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法警 庠禪師

寶鑑 修禪師

十方住持

祖印 悟禪師

澄慧 淵禪師

玄應 仁禪師

月堂 道昌 佛行禪師

佛慧 可安 衷禪師

無等 才禪師

寓庵 清禪師

佛行 少林 崧禪師

佛心 荆叟 珏禪師

大圓 佛鑑 虛谷 陵禪師

廣慈 曇芳 忠禪師

佛慈 法喜 南楚 悅禪師

象源 淑禪師

大宗 興禪師

止庵 祥禪師

呆庵莊禪師

岱宗泰禪師

雷庵澤禪師

雪崖珂禪師

宇中宸禪師

傑峰英禪師

無極灝禪師

宗勝胤禪師

正覺成禪師

用璫琚禪師

竺芳蒞禪師

庭禮訓禪師

天才英禪師

悅山愷禪師

石窻珉禪師

法侶

附

智藏禪師

如會禪師

鳥窠禪師

丹霞天然禪師

敬叟

斷橋妙倫

崇嶽松源恕中無愠

大辨

風穴延沼禪師

法師行靖行紹

桐江紹大

石室祖瑛

一關正遠

孚上座

九仙清嗣

高峰妙禪師

布衲如玉禪師

寶徹禪師

資壽尼

安分庵主

淨土

惟政

慧靜

僧瑜

僧翼

慧辨琦禪師

來復

薦福本禪師

無趣如空禪師

無幻性冲禪師

達觀可禪師

雲栖宏禪師

古道禪師

梅谷禪師

密藏禪師

幻于禪師

幻居禪師

化儀禪師

儀丰禪師

憨山禪師

洞聞禪師

萬松禪師

月亭禪師

寒灰禪師

瓶甸聞谷禪師

湛然禪師

鶴林禪師

漢月禪師

徑山志卷之三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列祖

第四十一代

藏叟禪師名善珍泉州南安縣呂氏子年十三依郡之
崇福寺南和尚落髮十六遊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峰
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出住里之光孝升承天繼遷
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峰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

列祖

徑山志

臨安之徑。山師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者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世諸佛出不得。歷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上堂盡大地是紫磨金身。諸人終日開眼覷見釋迦老子。心肝舉步築著釋迦老子鼻孔。說有說無。是誑說。生說滅。是謗說。卽心非心。是妄不誑。不謗不妄。春風吹落桃李花。淡烟踈雨籠青嶂。上堂春雪寒春宵短。古佛心破燈盞正。法眼乾紙燃。抖擻精神。只管看看到北斗。西移南斗。東轉上元。依舊

正月半上堂。靈雲見桃花悟去。玄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巖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十箇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亦未知靈雲香巖在。要知二大老麼。醉我落花天。借他絃管裏。又據室云。這裏便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嘗自題其像云。叅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送忍書記。偈云。鬢絲不可織。寒衣煮字那能療。得飢別欲語。君安樂法正。忙却未有閒時。

師生于宋紹興甲寅十月十二日示寂于嘉定丁丑五月二十一日世壽八十三僧夏六十塔全身于南院

第四十二代

虛舟普度禪師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雖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毋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會與畢將軍再遇共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鍾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攜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爲受業師侍信左右五年奮志叅方初見鐵牛印于靈隱已而江東西河南北悉徧歷焉時無得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

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之俱偶入室次得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得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丘石室廸一見噐異畱與法務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蘓之承天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徑山上堂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卓柱杖一下邪耶正耶又卓柱杖一下說耶不說耶

向這裏揀辦得出黃金爲屋未爲貴玉食錦衣何足榮
上堂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
了旣無迷悟人了箇什麼卓柱杖一下千言萬語無人
會又逐流鶯過短牆上堂舉雲門和尚示衆云汝等諸
人在此過夏山僧深不欲向你道惜取眉毛好師云雲
門靈龜曳尾拂跡生靈隱卽不然汝等諸人在此過
夏山僧直截向你說口是禍門上堂舉臨濟和尚道有
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
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云兔馬有角牛羊無角寸毫尺
釐天地寥廓潘閔倒騎驢擲殺黃番綽師住徑山值火
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微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
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全身塔寺東十里呈恩
塢之陽四月二十四日示寂

第四十三代

雲峰妙高禪師福之長溪人也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
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師因名夢池幼
而神彩秀發嗜書力學尤耽釋典願學出世法依吳中
雲夢澤公繼受具戒師銳意在道首叅癡絕次見無準

準尤噐重。尋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窻。樞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師劃然有省。卽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云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南興大蘆。遷江陰。勸忠雪川。何山。後蔣山。虛席奉朝命。居之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改元。寺被兵。軍士有迫師求金者。以刃擬師。師延頸曰。欲殺卽殺吾頭。非汝礪刃石。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丞相伯顏見師。加敬。施牛百齋糧。五伯寺賴以濟。至元庚辰。遷徑山寺。羅回祿。草創纔什一。師究心興

建不十年。悉還舊觀。示衆前念是凡。後念是聖。一刀兩段。更莫遲回。是以涅槃會上。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便言我是千佛。一數。雖然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示衆言。前辨旨句。下明宗東計山。熾然說法。湛瀆水。轉爲流通。這裏構得未免。透相鈍置。若是尚存觀聽。擾擾。匆匆晨雞暮鐘。上堂聲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穽者。般說話阿誰不知。然粗食易飽。細嚼難飢。上堂世界未形。乾坤泰定。生佛未具。覲體全真。無端鏡容。大士鷹巢。躍出擘破面皮。早是遭人描邈。那更缺齒。

老鬚不依。本分遙望東震旦。有大乘根器。迢迢十萬里。來意在攬行奪市。直得鳳堂鼓響。阿閣鐘鳴。轉喉觸諱。插脚無門。合國難追。重遭訐露。新蔣山迫。不得已跨他船。舷入他界。分新官不理舊事。畢竟如何。拍禪牀云。戊樓靜貯千峰月。塞草閑鋪萬里秋。上堂五峰峭峙到者。須是其人。一鏡當空。無物不蒙其照。祖師基業。依然猶在。衲僧活計。何曾變遷。著手不得處。正要提撕。措足無門時。方堪履踐。直得山雲淡泞。澗水潺湲。一曲無私。萬邦樂業。正恁麼時。功歸何所。車書自古同文軌。四海如

今共一家。至元戊子春。有譖毀禪宗者。師嘆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忍死爭之。遂趨京。勅集諸徒。廷辯。上問禪以何爲宗師。進前奏云。禪也者。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之所可知。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上又云。禪之宗裔。可歷說歟。師云。禪之宗裔。始于釋迦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起一枝金色波羅花。普示大衆。惟迦葉微笑。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分付迦葉。由此歷代佛祖。授受而至。菩提達磨。達磨望此東震旦。國有大乘根器。航海而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是爲禪宗。

也上嘉嘆之師因從容奏云禪與教本一體也譬如百千異流同歸于海而無異味又如陛下坐鎮山河天下統一統四夷百蠻隨方而至必從順承門外而入到得黃金殿上親覩金顏方可謂之到家若是教家只依著文字語言不達玄旨猶是順承門外人若是禪家雖坐破六七箇蒲團未得證悟亦是順承門外人謂之到家俱未也是則習教者必須達玄旨習禪者必須悟自心如臣等今日親登黃金殿上面覩金顏一番方可稱到家人也上喜賜食陛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又云納被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徑山復灾師謂衆曰吾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營建匯殿坡爲池他屋以次而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壽七十五臘五十九葬寺之西麓

第四十四代

虎巖伏禪師淮安人至元二十一年甲申正月己卯帝御大明殿受朝賀因問南禪才者右相和禮霍孫首舉師師作偈以進其略曰過去諸如來安住秘密藏現在十方佛成道轉法輪未來諸世尊一切衆生是由妄想

執著結煩惱蓋纏迷成六道身虛受三塗苦唯念過現
佛不敬未來尊與佛結冤讐或烹宰殺害不了衆生相
全是法性身昔有常不輕禮拜於一切言我不輕汝汝
等當作佛若能念自他同是未來佛現世增福壽生生
生佛國帝覽悅而問曰戒勿殺有道者試爲朕言之師
奏對曰有宋仁宗皇帝一日語羣臣曰朕夜來飢甚思
欲燒羊羣臣奏曰陛下何不宜付有司辦之仁宗曰朕
偶飢思爾慮爲常例寧忍一時之飢不忍啟無窮之殺
殿下皆稱萬歲上嘉納卽受帝師戒七月初二日示寂

第四十五代

本源善達禪師僊居柴氏早年與及庵信行脚誓不歷
職往江西見雪巖于仰山隨衆入室無所省發後歸僊
居里人請主多福棄去游湖南主福巖尋還浙西見徑
山雲峰入室有省峰印可之適慧雲虛席命師補處後
住保寧淨慈徑山皆有成績可紀師凡住處不設臥榻
夜則焚香然燭安坐至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
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繒絮以餘資建大圓院於
東路半山接待雲侶一日自知時至會衆敘平生行脚

事畢須臾端坐而寂是爲十二月十八日

第四十六代

佛智晦機禪師諱元熙族豫章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廼師之族叔父聚其宗族子弟教之世典師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旣登第師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喪志卽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觀禪師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驚異畱侍左右後謁東叟潁公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真加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

供養乃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師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亾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歿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上堂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門四稜蹋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行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管取話行天下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

道話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游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
令嚴不許早開關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
流泉作琴古今無間誰是知音擊拂子云一曲兩曲無
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上堂獨坐大雄峰寒灰撥不紅
一星熒火出孤雀過遼東結制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
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口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
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
子不堅密良久云縵天網子百千重居七載遷徑山閱
三月師杖策歸南屏山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聞
師退閑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之徒爭來請師師
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與所往來作
偈示衆擲筆化去延祐六年閏八月十有七日也壽八
十二臙六十三大仰之下有金雞石者建塔塋焉又分
爪髮塔于淨慈之西隱以存詹敬之所嗣法者有笑隱
訢石室瑛仲芳倫云

第四十七代

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時右丞相和禮霍孫言於帝師
曰江南禪丈虛谷陵者國寶也一日帝師奏帝賜大圓

佛鑑之號詔住茲山四月十二日示寂

第四十八代

佛日元叟端禪師諱行端族臨海何氏世業儒母陳氏
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年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
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
然能通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
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
捧叅堂去師于言下豁然頓悟卽延入侍司叟告寂師
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卽處以書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

勝往挂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琪公在育王以
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

菴真公於承天復叅雪巖欽公於仰山巖問何處來師

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鼻口巖云懶徑
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

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師云也不消得居三歲

而巖逝乃還浙右大德庚子出世湖州之資福學徒奔

奏名開京國勅旨賜慧文正辨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閻

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

親臨座下。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升座設法拈香畢乃云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世界是箇金剛正體淨裸裸絕承當盡不可說不可說。微塵數世界是個寶覺真心赤洒洒無空闕如天普蓋似地普擎如日普照如風普吹無一時不徧無一處不周無一理不圓無一事不具塵塵刹刹八面玲瓏物物頭頭十方通暢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草腹中現百億閻浮提室內湧三萬二十獅子座七縱八橫千變萬化左之右之無可不可三世諸佛以

此正體以此真心坐寶蓮花成等正覺津濟四生梯航九有六代祖師以此正體以此真心開甘露門廣度羣品啟廸盲聾炳耀痴昧奕世人王帝主以此正體以此真心爲生民立極爲世開太平基拯黎元於塗炭措天下於盤石大元世界主當今皇帝以此正體以此真心克紹丕圖續登大寶百億須彌盧百億香水海日月所照風雨所至悉稟威靈咸歸化育乃至此日特頒聖旨敦遣使臣就金山古澤心寺照依梁武皇帝科儀修設天地冥陽水陸大會七晝夜藝種種香然種種燈管種

種上妙飲食設種種上妙服御金銀珊瑚真珠瑪瑙種
種上妙珍寶而爲供養命僧一千五百員披轉三藏五
乘十二分教秘典真詮權也實也頓也漸也半也滿也
徧也圓也交光相羅如寶絲網上以翊衛皇圖下以資
培民本臣山僧行端與教禪律三宗耆年碩德以此正
體以此真心欽奉綸言高陞寶座闡揚諸佛無上奧旨
發揮諸佛無上秘傳若幽若顯若聖若凡若飛若潛若
動若植普伏良因均霑妙利四方消災沴之虞萬姓樂
耕桑之業同躋仁壽共享昇平當此之時理周事徧果

滿功圓直下無私一句畢竟如何擊展擊拂子云化行
舜日山川外人在堯天雨露中復說偈云執尺量虛空
終難究其數持蠡測海水豈解知其源吾君本心體廣
大亦如是欲求其邊際畢竟不可得吾君之壽量與此
心體同欲求其窮極是亦不可得吾君之福源與此壽
量同欲求其窮盡是亦不可得太后皇太子嬪妃諸眷
屬心體及福源等無有差別一塵一佛刹一刹一釋迦
各現廣長舌共說如上事百千萬億中亦不能及一天
人羣生類地獄鬼畜等十方諸有情三界衆含識當知

此心體本來相如是竣事入覲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養高于良渚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闔詞奏請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二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上堂曰掩室摩竭陀國掘地覓天杜口毘耶離城接竹點月如金翅擘海直取龍吞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苕帚柄三十且待別時方外疏言言見諦句句朝宗西天昔日淨名老東土今朝麗蘊公陞座拈香卑僧出問云堂前鼓響大眾雲臻學人上

來請師說法師云破糞箕生掃帚僧云臨濟和尚示衆云夫說法者一句中須具三玄一玄中須具三要還端的也無師云有甚不端的僧云如何是一句中須具三玄師云人天本豎僧云如何是一玄中須具三要師云畜生本橫僧云如何是第一玄師云東村王老屋頭穿僧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大海波心駕鐵船僧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阿誰家裏竈無烟僧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眼裏瞳人吹木叶僧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寒山拍手拾得笑僧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皎月當空無不

照僧云三。要三玄蒙指示西來的意事如何師云答汝亦不難僧云大善知識豈恁方便師云老僧入院事繁僧禮拜歸衆師乃云千峰頂上出身一路十字街頭不知十字街頭覲面一機千峰頂上不會千峰頂上若會卽是十字街頭十字街頭若知卽是千峰頂上盡無量阿僧祇劫天人阿修羅若聖若凡全體是個國一道場盡浮幢王刹山河大地若草若木全體是個妙喜世界釋迦彌勒拱手歸降文殊普賢全身奉重天魔窺覷無門外道瞻仰有分如壯士展臂不假他力獅子游行不

求伴侶迥絕異緣高超諸有以之壽聖君則天地同久日月竝明以之福賢佐則安若泰山固如盤石以之康濟兆民則風以時雨以時以之鍛鍊衲僧則虛而靈寂而妙正法眼藏自此流通邪見稠林由茲寢息正恁麼時畢竟功歸何處擊拂子云蒲團靜坐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復舉法燈和尚云本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奈緣法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時有僧出云如何是未了底公案法燈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什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能殺能活

能縱能奪法燈不失本分鉗鎚惜乎傷鋒犯手致使貽
笑傍觀山僧本志亦欲深藏巖竇隱遁過時奈緣藏叟
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爲他了却就中忽有個渾鋼打
就生鐵鑄成底擔當得去領略得行一棒也不打他一
句也不罵他向明窗下如法安徘何故總似今日老胡
有望僧問如何是正法眼藏師云十字街頭石敢當僧
云莫只這便是麼師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上堂舉僧
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
佛性也無州云有師云若以無爲究竟後來因甚麼道
有若以有爲諦當前面因甚麼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
你天上天下圓寂詳塔銘

第四十九代

廣慈曇芳忠禪師南康人十月二十八日示寂

第五十代

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隆興人十月二日示寂

第五十一代

古鼎祖銘禪師姓應氏世居四明奉化依金峨橫山錫
公得度竺西坦公主天童辟爲內書記後徧參諸尊宿

元叟在靈隱往從馬叩黃龍見慈明因緣叟詰之曰只如趙州云臺山婆子被我勘破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漢用處是同是別師曰一對無孔鐵鎚叟曰黃龍直下悟去又且如何師曰也是病眼見空花叟曰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師當下廓然卽命居記室自是聲譽頓發而師愈謙抑自持及年五十四始出主隆教遷寶陀中天竺及徑山帝聞師法席之盛錫號慧性宏覺普濟大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云破糞箕生苕帚僧禮拜云謝師指示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

明起來失却火問如何是佛師云秤鎚蘸醋僧云如何是佛向上事師云仰面不見天僧云記得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又作麼生師云雲門不是好心僧云乾屎橛與秤鎚蘸醋相去多少師云鑊湯無冷處僧擬進語師便喝上堂將十方世界安向諸人眼睫上絲毫不動將四大海水傾向諸人脚跟底涓滴不流會醫還少病知分不多愁上堂舉大愚芝和尚示衆云大家相聚喫莖蘘若喚作一莖蘘入地獄如箭射師云宗師爲人如蠱毒之家置毒于飲食之中與人未嘗不欲斷

其命根雖然是冤對者能有幾人穎毫作亂師治妙明
庵於放生池上以將歸老馬元日祝釐行省現白光三
道丞相康里公奉師所讚觀音像于紫薇閣是夕瑞光
煜然苗獠焚掠徑山丞相延至郡城雲居時詣師叩宗
門玄旨一日看經次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
爲看經耶丞相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去也丞相以
手掩經云請爲說破師云伊尹周公是阿誰做中天竺
用真良公謂師嘗闡化是山請歸了幻菴尋示疾致書
囑丞相外護書偈曰生歿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
籃繩斷擲筆而逝是爲正月二十二日

第五十二代

佛慧慈照正源禪師字竺遠母夢梵僧入室而生南康
歐陽氏文忠公是其遠祖年二十七受具戒始見虛谷
陵禪師谷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師曰焦石可破層冰
谷曰破後如何師曰探索乃知谷詰曰所知者何事師
擬議谷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
主觀音興聖道場靈隱靈隱阨于回祿悉爲灰燼師所
居獨存似有神相之者主徑山時見亂兵遺骸暴露師

乃焚而墜之帝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
凡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遺使邀致嘗勸人念佛曰石
鞏張弓三平駕箭遠公徑捷勸修行一心彌陀無別念
至元十二年六月十六日預告
青燭而化遺命塔
全身于徑山弟子剪爪髮分瘞于道場舍利叢叢然生
其靈異顯著如此

第五十三代

愚庵智及禪師字以中川號西麓蘓之吳縣顧氏父茂
卿母周氏入海雲院爲童子釋書儒典竝進閩國王清

獻公都中見之特加賞異聽賢首家講法界觀未終章
遂莞爾笑曰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剽法
乃去謁廣智于龍翔微露文采廣智大驚有嶼上人者
呵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
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何謂也師舌禁不能答卽歸
海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葉飛墜于庭豁然有
省雖喜不自勝不取證明眼恐涉偏執乃走見徑山山
勘辨之師應答不滯山遂命執侍久之遷主藏室至正
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左丞

相達失公。延主淨慈復陞徑山僧問語是謗默是誑語
默向上更有事在如何是向上事師云胡孫上樹尾連
顛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君向瀟湘我向秦問如何
是賓中主師云常在途中不離家舍問如何是主中賓
師云常在家舍不離途中問如何是主中主師云橫按
鎖耶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一日達失帖穆爾丞相
到方丈問淨名丈室容三萬二千獅子座淨慈丈室容
多少師云一塵不立相云得與麼覲體相違師揭起簾
云請丞相鑑相呵呵大笑云作家宗師不勞再勘師便
拱茶上堂舉東山演祖示衆云祖師說不著諸佛看不
見四面老婆心爲君通一線師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
須乾上堂諸方今日開爐未免與諸人說些火爐頭話
乃以拂子作吹火勢云喚作火燒殺你不喚作火凍殺
你上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地水火風空覺識拈來數目
甚分明明眼衲僧數不出也大奇烏龜鑽敗壁雞向五
更啼洪武癸丑 詔有道碩師十餘人集天界寺師居
其首以病不及召對賜還穹窿山卽海雲也戊午八月
忽示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其徒以遺骨藏海

雲陰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禪師塔左瘞焉。壽六十八。鵬五十一。

第五十四代

悅堂顏禪師。明州人。受度於婺之寶林寺。徧叅諸宿。徹悟心源。爲東嶼之正嫡焉。初住崑山之東禪。轉吳門。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名聞京國。遣使者再降璽書護教。賜金襴法衣。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緇素雲臻。如流奔壑。師逗機開發。多所需被。其接引後進。和氣襲人。其警策生。如若震雷。發蟄黃文獻公與

師爲方外友。得敷宣般若之力。師住持四大刹。有四會語錄。金華宋公濂爲之序。八月二十三日示寂。

第五十五代

宗泐禪師。台之臨海人。字季潭。別號全室。八歲從天竺笑隱訥公學佛。十四薙度。二十受具。洪武四年住徑山。太祖高皇帝詔江南有道浮屠師應召稱旨。命住天界。上不建。廣薦法會於蔣山太平興國寺宿齋室。却葷肉不御者一月。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行拜獻禮者三。詔集幽爽。引入殿致三佛之禮。命師

陞座說法。上臨幸賜膳無虛日。每和其詩。稱爲泐翁。十年冬。詔師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製讚佛樂章。丁巳奉使西域十五年還朝。授右街善。復命育髮。授以儒職。師姑奉命至。髮長。上召而官之。師再辭求免。願終釋門。上乃嘉歎從之。賜師免官。說學士宋公濂嘗讚師像曰。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搥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劔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孚遐邇。詔陞京

刹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于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于紫宸。屹中流之底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二十四年。以老賜歸。渡江于江浦石佛寺。九月初十日晨起。喚侍者曰。這箇聾侍者。茫然師曰。苦遂寂。有全室集行於世。

第五十六代

象源。淑禪師。台州人。一日趨入門。曰。殺來了。殺來了。作麼。生避。遂坐脫。是爲六月初四日。

第五十七代

復原福報禪師台之寧海人俗姓方母張氏稟父母命往杭之梁渚崇福出家時石湖美公主淨慈師往叅湖器之爲祝髮徑山原叟門庭嚴峻師以已事未明往咨決之叟問近離甚處師云淨慈叟云來作甚麼師云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師云頭頂天脚踏地叟云見後如何師云飢來喫飯困來眠叟云何處學得這虛頭來師云今日親見和尚叟領之次日命居侍司明年升掌藏教久之出世慈溪蘆山遷

越之東山四明智門皇朝洪武初驛召道行沙門師與徑山以中及上竺日章偁赴京館天界寺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賜還智門菴于寺東扁曰海印爲終焉之計徑山虛席起師補處上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古人恁麼說話正是抱贓叫屈東山卽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著落在第七到這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莫種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攄不妙上堂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誰謂北鬱單越不是南瞻部州剛自騎牛

更覓牛上堂語是詢默是誑還有二俱不涉者麼拍禪
牀云洎合停囚長智上堂一默一語一作一止何似水
銀落地僧問趙州云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也未僧云喫
粥了也州云洗鉢盂去上堂終日著衣未嘗掛著一縷
線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
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
僧求拈拄杖有時乘好月特地過滄州前住山象原經
始佛殿未就而終師力完之其費則出姑蘓葛德潤氏
兩住徑山甫八年忽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
吾世壽尚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忽拍手曰阿呵
呵大衆是甚麼看取竟寂世壽八十四僧夏六十四門
人奉全身窆寂照之右岡六月初四日忌辰

第五十八代

大宗興禪師台州人一日忽嘆曰夫三十婦六齡畢竟
偶不成遂坐去是爲三月十一日

第五十九代

止庵祥禪師杭州人守仁嘗題其畫潯陽雪意云殘雪
潯陽九疊屏芙蓉華蓋望中青誰將司馬琵琶淚灑作

寒江雪滿汀則精于畫可知惜今不能復見忽倚坐日
一隊幢槽漢我爭如你何不道竟寂是爲十月十三日

第六十代

呆庵莊禪師台州人也住持徑山學者雲合說法酬問
迅若疾雷有呆庵語錄行於世誦師言則見轟轟然誠
宗門偉人也忽於十月二十三日云難難二八嬌娘上
高山老僧扶不得言竟遂寂

第六十一代

岱宗泰禪師紹興人王氏子依祥禪學篤行恭謹諸刹

僉舉住育王後住徑山一日盥罷卽坐寂

第六十二代

伯蘊琇禪師蘓州人通內外學跋潯津集別載師新膺
徑山之命少師姚公贈詩以勸駕馬臨化倚杖而逝

第六十三代

敬菴莊禪師台州人自幼智慧不凡厭葷穢輕世薄塵
好浮屠法出家于廣慈庵久之遍叅方外了徹宗源及
主徑山化道隆盛永樂十二年冬奉 詔修纂大典寓
天界三載姚公廣孝等交章舉住持舜還徑山開堂有

四會語錄行于世其嘉言善行不盡傳呆庵嘗云敬庵禪師嘗主越中二刹既來龍河全室翁以二座處之退休一室以風節自持良可尚也師嘗曰凌霄龍脉接鵬搏水領爲蜂腰吾塔宐下不宐上一日含笑坐化門人奉遺言塔于水領小池之上

第六十四代

雷菴澤禪師蘓州人八月初五日示寂

第六十五代

月江禪師諱宗淨別號月清金華倪姓父景華母包氏

夢神僧入臥室覺而有娠既誕有異質自幼聰慧授以佛經卽能成誦十七歲從同邑正覺院文譯爲祝髮師受具戒誦楞嚴經至如人以手指月是人因指當應見月豁然開悟聞雙林正庵闍禪師往謁問一見奇之問黃檗打臨濟你作麼生師云按牛頭喫草闍卽留領維那職後出世住徑山開堂說法宗風遠播壽六十七于正統壬戌三月十三日示微疾午時集衆索筆書偈云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日午打三更書訖跏趺而逝七日後茶毘舌根不壞歛骨貯甌建塔于

圓照庵。

第六十六代

雪崖頊禪師金陵人晝沐而逝

第六十七代

西疇頊禪師會稽人嘗作詩曰願汲龍淵一勺水爲雲
爲雨沃枯田其擔荷大事可槩見矣嘉靖間大尹尹公
入寺祝延因檢徑山舊集歲深板壞屬師補缺略捐資
重剌焉一日整衣趺坐而去

第六十八代

宇中宸禪師金華人徑行頊坐去

第六十九代

傑峰英禪師金華人初爲徑山首座歸鄞楚石琦禪師
作偈送師有凌霄峰頭第一座摩訶衍法曾明破百非
四句俱已離白雪陽春有誰和等句後爲住持宗綱嚴
肅一日持金剛經竟泊然而逝

第七十代

一清天禪師江右廬陵人也別號潔祖爲歐陽族自幼
穎悟異羣不茹葷酒深厭塵俗遂出家于寶禮正宗忠

公授業焉。宣德改元丙午得度于右街雲海法師潛侍香于大天界達會中卽左街講經制授弘慈普應禪師是也。隨典藏事未幾陞首座開古蹟黑塔于都阜城門之西隣朝天宮之右傍箇磚片瓦皆自手焉。正統癸亥聞于上勅額曰弘慶禪寺卽黑塔也。師拔萃超羣卓卓然如野雀之在雞羣初主水月次遷南通法至開山弘慶自此道風浩蕩朝野知名。正統丙寅右街善世大功德兩庵宗師等薦師于春官若大宗伯胡公及諸鉅卿名公莫不推賞遂有雙徑之行覺山馮寧印施華嚴大經并函繡幡幢入殿供養一時金臺諸栳越沈福誠杜弘真等欣然發心鬻鐵鑄佛三軀鐘磬雲板香鑪花瓶若干對越明年丁卯入院浙江都指揮使司張公輩敬師道行咸嘉獎助住持所履之事大有逕庭詳翰林張公序中

第七十一代

無極灑禪師嘉禾人誦心經坐化

第七十二代

宗勝胤禪師常時禮佛一日臥去

第七十三代

正覺成禪師持戒精專無病而寂

第七十四代

用瑀琚禪師禪定不懈端坐而化

第七十五代

竺芳蓋禪師秀州人元叟端之的孫常說法勉人忽爾
坐逝

第七十六代

庭禮訓禪師十年不出戶飄然坐去

第七十七代

天才英禪師每勸人念佛念佛而終

第七十八代

悅山愷禪師常笑無嗔亦笑而寂

第七十九代

石窗珉禪師耽文證果趺坐而化

第八十代

月林鏡禪師杭州人師少穎異穉齡出家弱冠剃染專
修淨業間叩僧碩俾叅本來人久乃省作偈曰本來人

本來人無腦無頭作麼尋驀然揪著箇鼻孔試勘元來
是白丁碩見睨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由是名振一時正
德乙卯歸寂年八十六塔凌霄東嶕

徑山志卷之三終

補遺

列祖

第四代

慧滿扶禪師上堂舉云西方聖人爲一大事故出現于
世後以正法眼付囑迦葉傳至二十七世而達磨入于
中國設大法藥開甘露門直接上根不立文字吾於汝
等當勤而勿失耳

第五代

法警庠禪師開堂時集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前持

被大師一喝直得三日耳聾不覺吐舌迺舉拂頌曰蚤
因無事侍師前師指繩床角上懸舉放却歸本位立分
明一喝至今傳悟了游方却再還全機大用又當權若
無喝下忘知解良馬何曾離得鞭下座

第六代

寶鑑修禪師嘗謂衆曰夫鼻祖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
已時門人所謂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已向第
二機矣汝得吾皮之記道不在言也審矣子以爲何如
衆曰非也道雖不在於言而終日言于道師曰庸何傷

否則一語猶以爲贅也

十方住持

第一代

祖印悟禪師本州人姓許氏世宗儒業師旣冠好與名
流游遂有厭塵志于是出家年二十二師于湛盡得道
及內翰蘓公軾知杭州與師論及韓退之非佛云退之
於聖人之道知好其名而未樂其實其論至於理而不
精往往自叛其說師曰人有樂孟子之拒楊墨而以斥
佛老爲已功莊子所謂夏蟲不可語冰斯人之謂乎由

是蘓公深契之舉師爲茲山第一代住持

第六代

澄慧淵禪師嘗會蘓公子瞻于轉物庵時公請師爲轉物庵銘曰若能轉物卽同如來咄哉誑諍癡呆物無自性復是何物我亦非有轉者爲誰徒勞心手知無自性復是何物蹙起情塵門空搖骨此菴無作住者何人具頂門眼試看疎親公亦登山爲師三以詩贈

第十代

玄應仁禪師台州人上堂舉百丈上堂有一老人常隨衆聽法衆退唯老人不退丈曰汝何人也曰吾非人於過去迦葉佛時曾爲比丘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否某甲答曰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丈曰汝問廼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丈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甲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叻僧事例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叻僧衆驚異食後師領衆往山後巖下以杖挑出死野狐廼依法火葬師頌曰明明道不落老人何曾錯的的言不昧玄應何曾會不會將不錯

渾然宣妙。覺不落與不昧。卓爾標正位。前機因果有來由。脫體升沉無忌諱。非自非是誰。是言下迷。宗生擬議。再問重教舉。一回潛觀徹底起。風雷逆風喝。轉雷聲絕。飲氣歸家藏醜拙。他日如何舉。似人雄峰撐破秋天月。

第十六代

月堂道昌佛行禪師。湖州寶溪吳氏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張家兄弟太無良。曰。恁麼則一切處皆是去也。師曰。莫唐突人好。問心生則法生。心滅則法滅。祇如心法雙忘時。生滅在恁麼處。師曰。左手得來

右手用。問如何是從上宗門中事。師曰。一畝地曰便甚。麼會時如何。師曰。埋沒不少。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屋頭問路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月下拋甌上堂與我相似。共你無緣打翻藥銚。傾出爐烟還丹一粒。分明在流落人間。是幾年。咄。上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冰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薦福老人出頭不得。卽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麼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聞猿叫斷腸聲。歲旦上堂舉拂子曰。歲朝

把筆萬事。皆吉。忽有箇漢出來道和尚。這是三家村裏保正書門底爲甚麼將來華王座上當作宗乘。祇向他道牛進千頭馬入百匹。

第二十代

佛慧可安衷禪師務州人上堂舉僧問洞山寒暑到來如何迴避。山云何不向無寒暑處去。僧問如何是無寒暑處。山云寒時寒殺闍黎。熱時熱殺闍黎。僧又問一老宿時節。恁麼熱向甚處迴避。宿云向鑊湯爐炭裏迴避。僧云鑊湯爐炭裏如何迴避。宿云衆苦不能到師云二

老宿一人在寒暑裏垂手。一人在寒暑外垂手。寒暑裏垂手者不見有寒暑之相。寒暑外垂手者通身是寒暑。徑山恁麼道。諸人還辯明得麼。若辯明得。南天台五臺若辯明不得。今日熱如昨日。僧問教中道塵塵說刹刹說無間歇。未審以何爲舌師。拍禪床右角一下。進云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也。拍禪床左角一下。進云也。知今日令不虛行師云識甚好惡。次舉興化謂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遮保社。化云汝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云總不恁麼化。便打云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來日興化自白槌云克
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須出院雲
居舜和尚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其奈興化令行太嚴
不是克賓維那也大難承當總似而今泛泛之徒翻轉
面皮多少時也師云雲居恁麼道未免拗曲作直徑山
卽不然要作臨濟烜赫兒孫直須翻轉面皮始得宋孝
宗詔師至內廷帝曰朕觀韓愈原道論文繁而理迂耳
朕實非之晉成帝晦德以信道士王浮僞撰老子化胡
經北魏孝昭聽道士姜斌引關經說道老子西入化胡
以佛爲侍者信乎師曰佛生于周昭王甲寅滅後三百
四十五年至周定王老子始生太尉蕭綜刻奏開天化
胡二僞經當滅詔流馬邑蓋二僞經且無翻譯朝代豈
非僞造也帝乃勅令搜聚僞本一處禁燬准前唐高宗
時沙門慧澄乞依前朝勅八學士議燬及中宗勅燬化
胡經并畫壁變相違者科罪帝深然之

第二十二代

無等才禪師杭州人邑之多寶寺正宗和尚實爲厥師
有僧問逼塞虛空時如何師便喝進云文殊普賢來也

展演之言州去量才補職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州云伏
惟尚饗師云睦州古佛善應來機雖然如是只得八成
或問徑山如何是展演之言卽向他說問十答百有甚
麼難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喝一喝云且莫是屎窖佛師
云拆破東籬補起西壁山門下全無準的誰委悉僧堂
覷破香積厨鴟吻咬殺佛殿脊

第三十八代

佛心荆叟玉禪師務州人帝素慕師戒行值端平春福
建觀察陳公德剛所陳於帝俄有詔自育王陞住茲山

始開堂乃述銘以諭曰幻身夢宅空平物色前際無窮
後際寧尅出此沒彼升沉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
戀世間陰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
被惑光陰可惜剎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窒塞從迷至
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覲高德
決擇身心去其荆棘世自浮沉衆緣豈逼研窮法理以
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怡然行住寂默一心
不生萬法俱息新靴法鼓歲旦上堂新歲擊新鼓普施
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

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起拄杖云。惟有遮箇不屬故新等。閑開口吞却法身。擲下云。是甚麼。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

第四十七代

大圓佛鑑虛谷陵禪師有僧問曰。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如何。師云。親不相贈。僧禮拜。師曰。過去諸如來斯門以成就。現在諸菩薩今各入圓明。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既依如是法。只如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三世既不可得。

作麼生依。若向遮裏知歸。出息不涉萬緣。入息不居陰界。常轉如是經百千億萬卷。只如今日檀越請徑山一千七百大衆所轉者。還在百千萬億卷中也。無若在其中。卽取法相。若不在其中。卽取非法相。故經云。若取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若取非法相。卽著我人衆生壽者。正當恁麼時。還有定奪得出者麼。若定奪不出。明日來向汝說。先是師貧而苦學。寒暑如一。早年夢入淨慈羅漢堂。至東南隅。忽一尊者指楣梁間詩示師云。一室寥寥絕頂開。數峰如畫碧於苔。等閑翻罷貝多葉。百衲

袈娑自剪。裁初不論其意。及自仰山而陞雙徑。良驗蓋
仰山有貝多葉經。而徑山有楊岐衣也。吁師之出處。彼
應真者。爲之前定。非果位中人能致是歟。

第四十九代

廣慈曇芳忠禪師。南康人。端禪師之神足也。開堂示衆
云。雲水之人。不暫休問。君著甚苦來。由異鄉彼此。皆爲
客。無事相干。且縮頭行。與住坐與臥。兩片唇皮。只管播
是是非非。誰箇無也。須檢點自家。過出家兒。着便宜袈
娑。不是等閑披。桑田不耕。親不養。不修道業。更何爲聞。
老子不憊。羅據你所作。因還你所受。果涅槃堂裏。叫阿
爺。要行不得行。要坐不得坐。正與麼時。是你是我。

第五十代

佛慈法喜南楚悅禪師。隆興人。上堂云。聞聲悟道。見色
明心。驀拈拄杖云。遮箇是色。卓一下云。遮箇是聲。諸人
總見。總聞。且那箇是明底心。那箇是悟底道。喝一喝云。
貪他一粒米。失却半年糧。

第五十六代

象源淑禪師。台州人。開堂示衆曰。善知識。何名坐禪。此

法門中無障無礙外于一切善惡境界心念不起名爲
坐內見自性不動名爲禪善知識何名禪定外離相爲
禪內不動爲定外若著相內心卽亂外若離相心卽不
亂本性自淨自定卽爲見性思境卽亂若見諸境心不
亂者是真定也善知識外離相卽禪內不亂卽定外禪
內定是爲禪定菩薩戒經云我本性元自清淨善知識
於念念中自見本性清淨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第五十八代

大宗興禪師台州人師舉金峰示衆云老僧二十前有
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二十
年前無老婆心峰云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云如何是
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云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
云余當時若見只將五祖師底對他遂舉手作鶻鴿嘴
云谷谷呱

第五十九代

止庵祥禪師杭州人師作隱龜鑑曰在塵出塵如何處
身見善努力聞惡莫親縱居暗室如對大賓樂情養性
逢危守貧如愚不愚修仁得仁謙讓爲本孤高作隣少

出爲貴少。語最珍學無廢日時習知新榮辱慎動是非
勿詢常切責已切勿尤人抱璞則足興文厄陳古聖尚
爾吾徒奚伸安聞世俗自任天真奇哉快哉但蕩怡神
第六十代

呆菴莊禪師台州人或以儒釋內外之辨問曰昔宋儒
晦翁曰釋所謂心上做工夫本不是程子曰釋氏之學
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有之也故滯固
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教所以隘也吾儒
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二翁之說

何如師曰不然教有內外不同故造理有淺深之異求
之於內心性是也求之於外學解是也故心通則萬法
俱融著相則目前自昧嗚呼外求之失斯爲甚矣今儒
學之弊浮華者固以辭章爲事純實者亦不過以文義
爲宗其實心學則皆罔然也宋之真儒深知其病又知
吾心工夫爲有本是當教本抑末以斥其言語文字之
之非可也而復以心上工夫不是何自爲矛盾歟本既
不是何謂却勝儒者乎此其不能窮心學之理于吾佛
之道深自惑亂而不能取決也觀伊川之言亦然夫既

愍吾道爲有內無外矣果能以內爲本得本何憂于末哉繼言枯槁恣肆又愍吾道之隘是未見其大者矣旣曰佛有覺之理爲敬以直內復言要之亦不是皆反復自惑之言耳豈真知此理者哉若率性之說亦不出吾心上工夫必取證於易易乃心上之妙理先儒不明本心之體遂不明良知良能之所自出謂有氣而後有知乃推性命之源於氣推性爲氣中之理以性循理爲道故隨事隨物以明理不知天地人物形氣皆生於覺性之中而吾之本心妙明徧照已在思慮未發之時若有得於此卽時中之義也失此不能少存于內徒追求于事物之末謂之義以方外豈有是哉取證于易者易言至神至聖皆指不可測不可知之地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又以無思無爲爲感通之本則易所證固非外矣夫了悟之地非學解所能到悟則謂之內解則謂之外則內教外教所以不同也儒者專用力于外凡知解所不及者不復窮究故不知允執厥中之道天理流行之處皆在思慮不起物欲淨盡之時踐履雖專終不入聖人之域矣蓋因疑佛氏之迹爲無父無君遂不究盡其

說使孔聖之道不明乃成毀佛之過也惜哉

第六十一代

岱宗泰禪師紹興王氏子依祥禪學篤行恭謹諸刹僉舉住育王及茲山所著戒銘示衆略曰卿以出家永爲死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剖愛崇道意凌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積遂盈師友慙耻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空當專精

第六十二代

伯蘊琇禪師姑蘓人師引羅暎羅受佛誠云十方世界諸衆生念念已證善逝果彼旣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六凡四聖同此一性彼旣如是我何不然直湏內外資熏一生取辦更若悠悠過日是誰之咎古德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之身

第六十四代

雷庵澤禪師蘓州人或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向紫微僧曰忽遇客來將何祗待曰金果早朝猿摘去玉花晚後鳳啣來

第六十六代

雪崖珂禪師金華人師云世尊於臘月八日明星出時忽云一切衆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師說頌曰瞿曇失却眼睛時雪裏梅花只一枝而今到處生荆棘却笑春風惱亂吹

第六十八代

宇中宸禪師金華人師示人心要云近世多以問答爲禪家家風不明古人事一向逐末不反可怪可怪昔人因迷而問故問處求證入得一言半句將爲事究明令徹去不似如今人胡亂問趁口答取笑達者也

第六十九代

傑峰英禪師金華倪氏子上堂示衆云衲僧行李豈尋常出匣吹毛不隱藏奪食驅耕全正令東西無復鬼分贓又清平世界罷干戈無奈兒曹籍甚何急水灘頭拋直釣錦鱗不遇枉多羅

第七十一代

無極灑禪師嘉禾人舉頭云但自無心千萬物何妨萬物常圍繞鍊牛不怕師子吼恰似木人看花鳥本人本

體自無情花鳥逢人亦不驚心境如如只遮是何慮菩提道不成

第七十二代

宗勝胤禪師或問佛可方東土周孔之聖孰爲優劣也師曰不知雖然余少時嘗觀外典商太宰詒問于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政聖非丘所知詒駭而問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孔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昇故默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致矣

第七十三代

正覺成禪師初入堂偈全提大用鳥投網絕照忘機龜負圖入此門來都不是如何陞降老臊胡

第七十四代

用璫琚禪師嘗問諸學人曰若言舍穢取淨厭此欣彼

則是取舍之情衆生妄想若言無淨土則違佛語修淨土者當如何修衆無語復云生則決定生去則實不去又云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絕遺踪之意水無流影之心

第七十五代

竺芳蓋禪師季州人元叟端之嫡孫也師作讚佛傳法偈云稽首千百億化身釋迦牟尼佛三祇修鍊萬行功圓纖瑕去而法性凝清片善具而報化微妙爾後上生兜率下化王宮三十歲居道樹成佛四十九年住世教化

說法三百五十度宣演八萬四千門王候外護于四海九州師僧內傳於人間天上利益廣大道法難思偈曰假使頂戴經塵劫身為牀坐遍三千若不傳法度衆生畢竟無能報恩者

第七十六代

庭禮訓禪師或問鎮州蘿蔔師曰鎮州蘿蔔話多年嚼著津生齒頰邊多謝趙州言語直至今猶得見南泉

第七十七代

天才英禪師嘗曰默堂和尚平地上湧起波濤虛空敲

出木楔中、人毒氣回來、剛道親見寶月、不知暗劫多少、人眼睛啞、洎合饒舌。

第七十八代

悅山愷禪師讚佛云六年辛苦絆蘆牙、途路盤桓不到家、自謂睹星成正覺、依然兀著眼中沙。

第七十九代

石窗珉禪師聖節拈香罷、雷震師曰震法雷擊法鼓、布慈雲兮灑甘露、卽今法雷已震、法鼓已擊、慈雲已布、甘露已灑、事上也合理、上也合事理、上既合作麼生。

補遺終

法侶

附

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尋又遣送書上徑山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甚麼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麼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渠有妻否曰

法侶

經志

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俗士禮謝而去後穆宗謚
大覺禪師

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叅大寂

卽馬祖學

徒旣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相國崔公
群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何以得師曰見性得
師方病眼公譏曰旣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
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公見鳥雀于佛頭上放糞乃問
鳥雀還有佛性有無師曰有公曰爲甚向佛頭上放糞
師曰是伊爲甚不向鷄子頭上放唐長慶中寂謚傳明

大師

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
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
十一年于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屬代宗詔國一禪
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後見
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
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于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
爲鵲巢和尚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杭州因入山謁
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

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
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
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
十歲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

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偶禪者問曰
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
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遂直
造江西見祖祖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頭著
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三年忽一日石

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行童各備
鋤鏤剗草獨師以盆水浴頭于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
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後杖策
觀方居天台華頂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唐元
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于慧林寺
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
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
旣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敬叟居簡潼川龍氏世業儒幼穎異見佛書必端坐默

觀如宿習依邑之廣福院圓澄得度叅別峰塗毒于徑山沉默自究一日閱萬菴語有省往育王見佛照機契自是往來十五年後走江西訪諸祖遺跡瑩仲溫嘗掌大慧之記庵于羅湖纂所聞成書發揮祖道與議論大奇之以大慧竹篋付之久之出世台之般若遷報恩英衲爭附碩儒錢竹巖葉水心莫不推重大叅真西山爲江東部使者虛東林命之以疾辭乃于飛來峰北澗掃一室居十年人不敢以字稱因以北澗稱之關一室以居名曰薤室作賦以自見晚居天台委羽有二姓爭竹

山不已仙居丞王君懌囑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而訟遂已所著有北澗集十九卷行世

斷橋妙倫天台黃巖徐氏毋夢月而孕十八落髮永嘉廣慈院見谷源道于瑤巖聞麻三斤話疑之徧叩諸方機終未湊自謂口訥耳聵不若把本修行日以誦經爲業忽閱楞伽至蚊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截然不以語人還謁無準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師下語凡三十轉不契師曰可無方便乎準以真淨所頌答之卽竦然良久忽聞板

聲通身汗下于是始脫然矣準俾分座說法出世淨慈
上堂荆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荆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
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驀拈
拄杖橫按云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將終與大眾入室
罷索筆作書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
曰師生天台因甚歿淨慈師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
書偈而化

崇嶽字松源龍泉吳氏隆興二年得度于南屏白蓮精
舍初叅淨慈水菴永譏所得大慧杲應庵華之法無益

後見密菴傑聞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憤激力
叅忽大悟曰今日方會水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後
機辯縱橫出世平江澄照慶元三年詔住靈隱自後六
住名山六年上章乞老帝許之退居靈隱東庵示寂塔
於北高峰之原焉恕中無愠住徑山泰定初送靈石芝
主淨慈遂隨例挂搭其時衆滿五百首座忠景初者德
臘竝高後生多歸之愠方居學地偶于廊下見鬻文籍
人就購莊子一集持歸藏主寮圍爐閱之適忠至見意
甚不樂曰汝初入衆不去衣單下做工夫而反從事雜

學耶且罔爐乃延客論道之所而汝檢閱外書可乎後
徑山二十年再到淨慈凡寮舍罔爐但見少年叢
雜或吟詩或撫琴或圍棋或吮墨圖山水如是而已肯
檢外書者亦無其人矧衣單下做工夫者乎嘻三思忠
之言與妙喜洋嶼衆寮所揭之榜何以異

大辨希陵字西白義烏何氏年十九落髮東陽資壽依
東叟穎于淨慈掌內記侍石林輩兼外記後至徑山雲
峰高禪師尤敬之分座說法凜凜諸老之遺風元世祖
召見說法稱旨賜號佛鑒成宗加號大圓仁宗又加號

慧照至正壬戌四月十二日手書付囑說偈而逝謚大
辨塔曰寶華有瀑巖集及語錄行世

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叅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
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于左膝拍一拍師便喝
院于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一拍且置右一拍作
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
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
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
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

過便下叅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
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
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
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
不見師師于言下大澈四衆請主風穴晉天福三年開
山善法禪寺今稱安樂寺爲徑山接待下院

法師行靖與行紹皆錢塘人同居石壁寺時韶國師法
道大振初往從之國師觀其法器卽使往學三觀于螺
溪之席二師旣偕往講求大義旦夜不息未幾所學已

成乃復回石壁爲衆講說前後五十年確守山林之操

未嘗出游閩里吳中宿學皆服其高潔

石壁在徑山後今廢

桐江紹大入同里鳳山寺爲沙彌私自計曰化龍之魚

肯于蹄泠求生乎卽上雙徑謁大辨陵久之辭歷三吳

留建鄴經匡廬沂大江之西還止漢沔間名德必往叅

焉告之者不異徑山時復慨然嘆曰吾今而後知法之

無異味也歸浙每夜敷席于地映佛前燈讀一大藏教

至三過遂通其旨元至順壬申出世嚴之烏龍景德凡

三坐道場至巳末八月七日鳴鐘集衆訣別歛目危坐

武請書偈接筆擲地云縱書到彌勒下生寧復離此耶
遂翛然而化關維舍利如紺珠色齒牙貫珠不壞有三
會語錄

石室祖瑛吳江陳氏韶年出家卽策杖遊方初從虛谷
陵于仰山聞徑山晦機道化亟來投之一見契合遂留
掌記聲聞日彰出世明之隆教杭之萬壽明之雪竇育
王謝天童平石砥問疾有偈曰是身無我病根深慚愧
文殊遠訪臨自有巖花談不二青燈相對笑吟吟後造
一龕曰木襪日坐其中不涉世事至正癸未三月見一

衰婦人叩頭請師應身爲國王師曰吾不願生天王家
逾十七日跌坐而化

一關正達番陽方氏叅晦機機問甚處人師曰番陽機
曰番陽湖水多少師曰瞪目不見底機曰恁麼則浸爛
衲僧鼻孔也師曰終不借和尚鼻孔出氣機曰畢竟借
誰鼻孔出氣師曰恭惟和尚萬福機肯之命克侍者元
叟復命掌記出世金陵崇因帝師授以佛日普照之號
樸隱澗禪師台宗諸大老競以書聘欲令出門下師不
從元叟端禪師說法雙徑山人尊之爲當代妙喜師往

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霆聲粘縛盡脫遽稽
首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耶復問答三四轉皆愜叟意
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子命歸侍司尋遷
掌記見宋濂傳

乎上座初住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
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甚麼
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峰峰
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峰解院
憇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麼處將來師曰嶺外將
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將來師曰柑子柑子

九仙清嗣慧日雅和尚閑居徑山佛日命清爲座元舜
曰一千七百萬大衆皆是英傑安敢行立其前耶堅不允
佛日曰只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作
麼生清曰惺惺底惺惺懵懂底懵懂日曰如何做徑山
首座不得遂與衆送歸寮

高峰妙禪師上見無準于徑山準噐之提一歸何處直
得東西不辨寢食俱忘一日行廊下見衆出堂不覺混
入隊中至三塔閣上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

云百年三萬六千日返覆元來是。遮漢驀打破拖死屍。
之疑直得覓飛膽碎絕。後再甦何啻如放下百二十觔。
擔子乃三月二十二日少林忌日也。

布納如玉禪師自匡廬至徑山雙溪見陸羽泉上山麓
森秀遂結茅息影持鉢乞食隨緣化導自號雙溪布納
久之扶策登凌霄依巖構室三年不下山一日遙睇吉
祥峰五色瑞雲曰此中必有靈氣遂尋至峰陰之坡建
寺成叢林焉後勅賜曰大安一日妙嵩禪師戲以詩悼
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癩尋

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安。
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閒鄉於我最心知。
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去六十年。
後塔戶自啟真容儼然。

寶徹禪師同南泉二三人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
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
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麼好下岸稻得與麼怯婆
曰總被螭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沒氣息師又問
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到店婆煎茶一瓶携

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卽喫茶三人相顧問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

資壽尼無著妙總禪師丞相蘓公頌之孫女也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咨叅諸老已入正信休夏徑山大慧陞堂舉樂山初叅石頭後見馬祖因緣師聞豁然省悟

安分庵主少與木庵同肄業安國後依懶庵未有深證辭謁徑山大慧行次江干仰瞻宮闕聞街司喝侍郎來釋然大悟作偈曰幾年個事挂胸懷問盡諸方眼不開

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

淨度本縣人小游獵常射孕鹿胎墮鹿母忍痛就地舐子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萬言屏處山澤惠勤餘杭人嘗從歐陽修遊修稱其聰明才智尤長于詩修與蘓軾俱有詩贈之

惟政禪師住餘杭山靜修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友師每來謁之則跨一黃牛以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下牛笑語終日而去一日蔣因會客欵師清話師許之蔣喜甚明日要之則留一偈

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歸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安坐。客皆仰其高韻，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秋夏好玩，月盤膝大盆中，浮於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

慧靜，餘杭人，姓邵氏，勵行精苦，行止可觀。顏延之嘆曰：荆山之玉，惟靜是焉。著《文翰集》十卷。

僧瑜，餘杭人，姓周氏，孝建二年滅度。後十有四日，房中生雙桐，其徒以爲娑羅實木，因號曰雙桐沙門。平南長史吳郡張辨爲讚。

僧翼，餘杭人，上廬山，依慧遠修學，後止徑山。

慧辨，琦禪師名，梵琦字楚石，嘗閱首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于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禪師，倡道徑山，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叟叱之，使出。自是羣疑塞胸，如填鉅石，會元英宗詔粉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

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
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
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還再入雙徑元叟
見師氣貌克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

來復字見心豐城人始從笑隱出家後叅南楚悅于徑
山得其心要幼有聲價洪武三年 詔十大高僧于萬
機之暇應宣說法大愜 皇情遂 賜金襴袈裟并御
食十五年陞僧錄司左覺義與諸大臣結方外交有澹
游集行世

懷玉用宣四明彭氏子幼爲僧徑超叢席侍泐潭于黃
檨值潭晚叅有云一葉飄空便見秋法身須透鬧啾啾
師聞領旨潭爲證據後依大慧慧亦謂其類已以是名
卿鉅公列刹迎禮不就嘗有頌大愚答佛話曰鋸解秤
鎚出老杜詩香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薦福本禪師紹興十年首衆僧於徑山有偈示聰上座
曰毒蛇猛虎堂前立鐵壁銀山在後橫進旣無門退無
路如何道得出常情聰還鄱陽取道徽州謁太守吳元
昭因出似之吳曰毒蛇猛虎空相向鐵壁銀山謾自橫

長笛一聲歸去好更於何處覓疑情吳與本以同叅契
分更唱迭和若非透脫情境安能爾耶

無趣如空禪師秀水人姓施氏棄家叅訪得法于野翁
曉禪師嘗駐錫傳衣庵有語錄行于世

無幻性冲禪師秀水人姓張氏叅無趣懇求捷徑趣誨
以教外別傳之旨卽欲出家母不聽後母終始剃染欲
結庵徑山辭趣趣囑曰子緣在水邊今姑從汝志趣欲
焚棄生平所作偈頌師乞稿以集之旣就往見趣問曰
子向在甚麼處師曰徑山做得甚麼事曰某甲買得一

段田收得原本契書請和書僉押卽將集本呈上趣展
看曰這箇是我底汝底嚮師曰和尚莫捨奪行市趣擲
下師卽趨出已而呈四偈趣曰是汝作底麼師曰辜負
和尚不少趣點首遂傳衣法趣入滅後師復往徑山三
年因思水邊之囑下山禁足圓明三年復應車溪之請
居二十年萬曆庚戌徑山請師主禪期不赴次年復請
不得已赴之未幾脾疾作歸車溪囑後事端坐而逝闍
維奉靈骨塔于徑山

達觀真可禪師吳江人塔于文殊臺詳塔銘

雲栖蓮池宏禪師錢塘人每歲以衣鉢之餘散給常住及諸靜室嘗曰相傳大慧杲老大悟一十八徧小悟不計其數愚按學道人時有覺觸謂之有省乍而省未大徹也則名小悟容或多徧至于大悟則世尊夜見明星而廓然大悟是一悟盡悟不俟二三矣卽如諸祖有直至如今更不疑者有從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者有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雖未至佛亦皆大悟也而必重重纍纍如是則向之不疑者當更起疑矣向之太平者當更變亂矣向之無多子者當更欠少矣云何得稱大

悟若夫無明雖斷猶欲斷最後窮微至細之無明公案雖透猶欲透最後極則誦訛之公案則幾番大悟者容有之但不應多之至于十八徧也又云妙喜云若是乾屎橛如是說得落時如鋸解稱槌麻三斤狗子佛性等皆可如是說得旣不可如是說須是悟始得你若實得悟師家故言不是亦招因果不小學者當切記妙喜此語息却口頭三昧而求實悟

古道禪師笑巖弟子爲刺笑巖集行于世創靜室于文殊臺力叅大事徑山靜室之盛自師始

梅谷禪師又號含輝華亭人初住寂照能詩後返嘉禾
過三過堂看東坡詩歸本覺寺遂坐化

密藏道開禪師達觀弟子馮開之太史及諸縉紳輩請
住寂照主刺方冊大藏詳緣起

幻予法本禪師達觀弟子同密藏主刺大藏詳請啟
幻居真界禪師嘉禾人住文殊臺著楞嚴纂註

化儀如顯禪師嘉禾人大千宗主法子少林書記八年
後住徑山惟一室入寂塔于此

儀丰方象禪師夔州人年十八叅金佛山雲庵和尚令

叅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出峽依京師辯
融和尚住有年生死大事猶未釋疑遂復南詢登徑山
結茆于寂照之後十餘年深究三玄三要之語一日午
炊聞甑中作聲忽大徹作釋疑頌曰三玄三要沒來由
用盡機思無處求窗前移步灶前下白雲青嶂齊點頭
齊點頭南嶽天台共一疇又曰二八女子嫁新郎績麻
撚線一如常稱家豐儉隨時過懶插堂前這炷香

憨山德清禪師先禮徑山後入五臺遣嶺南還南嶽復
會葬達觀于徑山有小叅及開示禪人諸語門人爲刺

雙徑錄行于世

洞聞法乘禪師晚又號雪栢吳江人嘗登山頌古有雪栢語錄行于世後終于虞山之破山寺

澹居法鑑禪師江陰人先住寂照後恢復化城詳見緣起諸詩文

萬松禪師塔于苜蒲田詳塔銘

月亭禪師塔于苜蒲田詳塔銘

寒灰如奇禪師先住寂照後寂蘓州瑞光寺仍塔徑山倡虞山瞿元初純仁捐貲剌西方合論標註行于世

瓶甸聞谷印禪師湖州人先住徑山之白雲庵後復于觀音閣結禪期三年一時究心之士多蒙證可後復念諸方參禮徑山自瓶窰而至者絕無寄息之地因覓真寂故趾捐貲倡信施創真寂禪院不日落成歸者雲集師因避入閩中後瓶窰諸學人得師所在相率虔請不得已復歸真寂至今稱東南叢林第一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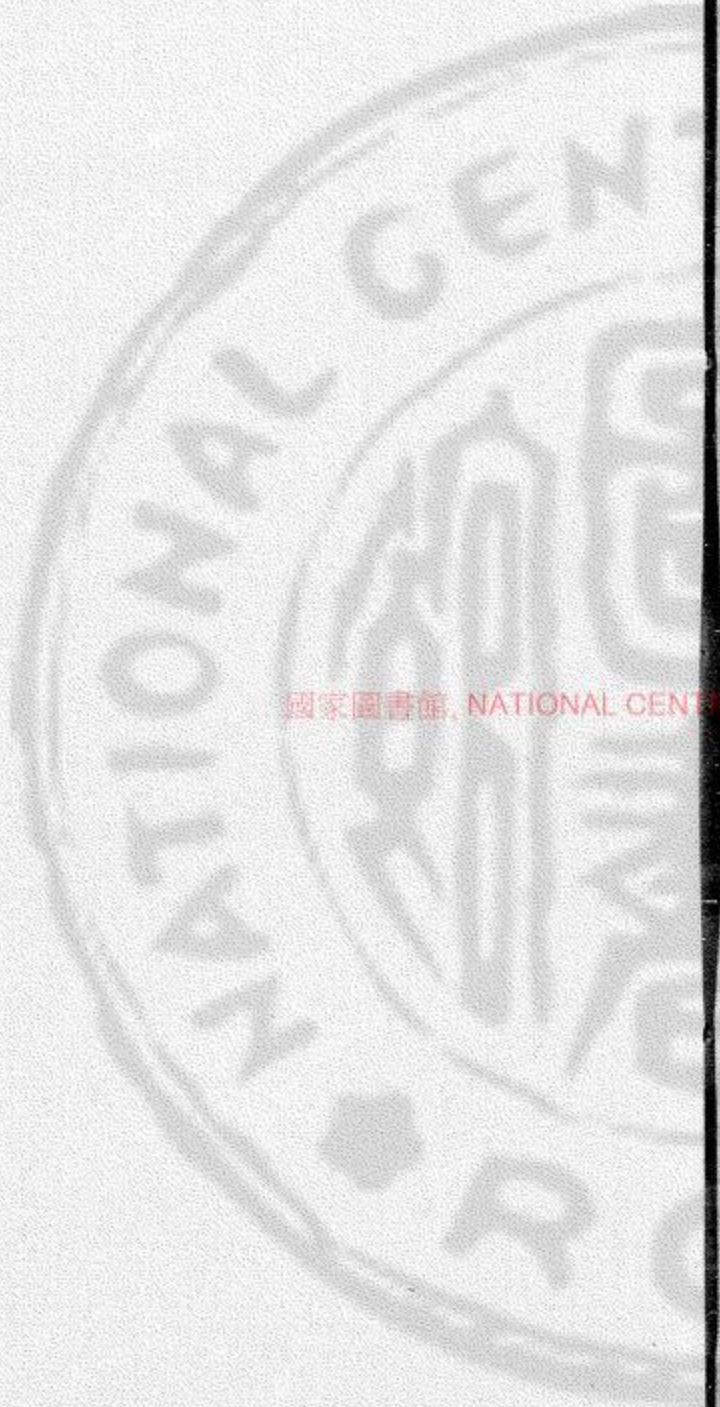
湛然圓澄禪師紹興人萬曆乙卯登山上堂有語錄行于世

鶴林大寂禪師嘉定人先結茆徑山後登匡廬歷五臺

返杭州之蓮居參究惟識有省常熟瞿元初王季和錢
受之諸公請住藤溪因倡導虞山馬

漢月法藏禪師無錫人初住徑山寂照檢視大藏後創
禪期于常熟之三峰有山居詩及諸法語行于世

宋寧聖
黃善家
藏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四目錄

制勅

唐代宗憲皇帝

唐高宗天皇皇帝

唐太宗文皇帝

唐高宗天皇皇帝

唐太宗文皇帝

宋理宗蠲免徑山和羅指揮劄

又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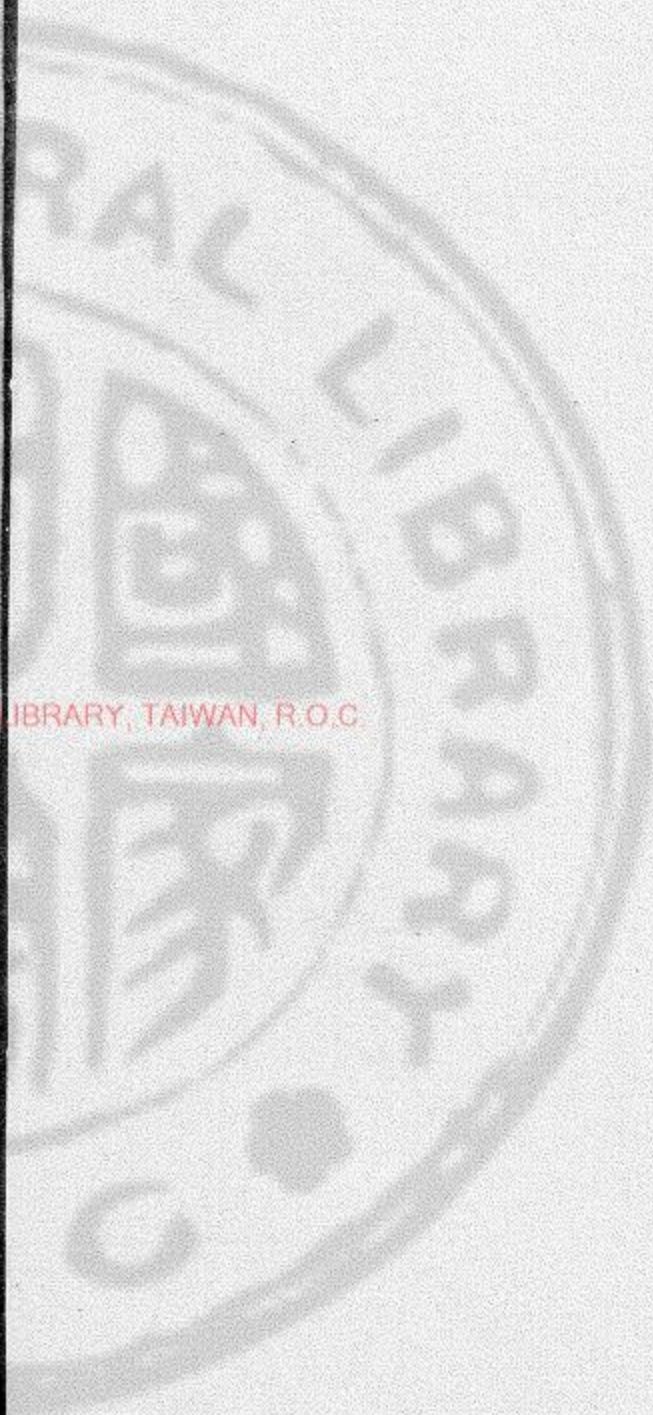
明太祖高皇帝賜徑山宗泐免官說

成祖文皇帝勅諭

神宗顯皇帝勅諭

附進大慧禪師語錄奏劄

釋道開



序文

正法眼藏序

吳潛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

朱濂

悅堂禪師四會語錄序

朱濂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錄序

朱濂

愚庵禪師四會語錄序

宋濂

送月江禪師住持徑山寺

貝秦

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琇禪師

痴絕禪師語錄序

尤焞

贈一清和尚住徑山序

張益

徑山集序

李照

重刊徑山集序

方壹

重刊五燈會元募緣文

陸光祖

徑山志序

釋德清

化陽和王捨田疏

釋了明

題傳衣庵緣冊

陸光祖

重建大殿募疏

沈季文

徑山佛殿緣起

釋真可

議復化城緣引

馮夢禎

題重興化城接待寺疏

吳用先

重興化城寺疏

黃汝亨

募植松杉引

釋廣印

西方合論標註跋

釋如奇

卷之四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四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制勅

唐

代宗迎國一大覺禪師

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

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

朕皈向而不違願力應物現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

制勅

徑山志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勅令本府縣供送凡到府州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覘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

宋

理宗蠲免徑山和糴指揮劄

淮淪發運措置和糴所狀準省劄備據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特差住持僧心月狀奉本寺係朝廷第一祈禱雨暘感應去處累奉聖旨蠲免諸般差科敷役等事竝有省劄昨被不照敷糴米九千餘石本寺九

月內具奏恭奉聖旨宣諭平江府發運照上天竺恩蠲免科敷卽具依應聞奏已得余發運呈免回奏訖元照本寺已得指揮蠲免劄下平江府發運司及本寺照應永免科糴之患劄付本司契勘去年承准蠲免和糴指揮稟尚書省准此本所照得昨準朝廷指揮拋糴淳祐十一年分百萬倉米斛本所準行照劄行下諸縣勸糴當年九月二十三日據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知事僧悟心狀理各縣不照指揮蠲免敷糴米九千餘石竊念本寺安衆浩大與官民戶事體不同况上天竺與

本寺恩例一體而行上天竺旣照指揮不科本寺亦當蠲免乞照例行下各縣照應免科本寺年例勸糴米隸籍諸縣計九千餘石今據本寺狀乞蠲免以爲供衆之用但上項米皆係已派定數本所遂別行指揮各照諸縣之額且與從免帖長洲常熟崑山嘉定縣將所勸本寺米斛免糴仍帖徑山萬壽禪寺照應永免准前項省割伏乞照會申聞

帖

據徑山能仁禪院知事僧淨鑑狀稱本院承前住當山訥和尚退居慶恩院住持小師惠初等立據說是慶恩院一針一芥竝是本師將衣鉢錢建造殿宇并置田地准備養老送終香火安衆焚修追遠去處今來本師化去真身歸殯徑山白雲庵建塔每年忌辰祭奠實無所出集衆小師議定每過忌辰就慶恩院常住取先是本師原用衣鉢錢置到田地數內撥米二十石入徑山白雲塔頭追修及香火支用且淨鑑委見佛海妙空訥和尚于慶恩及徑山之住持功迹切恐慶恩院日後忽作名色更改住持於斯難爲分雪乞執狀立石永遠爲照

每年不拘水旱支撥前項米斛貴得香火不絕司府尋行下僧司勘會去後今據本司申結尋卽差人前去勘會責據慶恩院甲乙住持僧惠初等狀爲見本師妙空佛游大師昔住靈隱寺過此因見金人焚燬空地一方本司卽將衣鉢錢於上建造殿宇輪藏庫司具備退歸徑山白雲庵蒙司府給帖今惠初於小師數內輪差一僧作甲乙住持爲國焚修本司又將衣鉢錢置買田地貳拾餘頃因界打量盡歸本院常住爲戶所收花息承克香燈次備供衆追遠之費師于紹興五年奉勅住持

徑山建塔白雲庵請僧在此看守責令慶恩院常住每季糶米自糙米二十石惠初與小師議定本院實立文據村徑山塔爲憑令蒙勘會且惠初等委初詐冒諸般違礙等情所供是實如有異同甘罪不辭又據徑山能仁禪院知事僧淨鑑狀詞入石卽無諸般違礙等事贖糶是實如有異同甘罪不辭本司所據各人供證委卽無詐冒除責狀入案外保明是實乞照會施行望奉台判新照

大明

制勅

太祖高皇帝賜徑山宗泐免官說

世人災害有三往往皆不自知故其災害周流方寸間
日夜無息古今未嘗有能盡去者所以釋迦成道教化
衆生指迷破昏乃云災害之三者曰貪嗔癡斯三者孰
能不備孰備而不殃所以古今不備者聖人是也雖備
而不殃者賢人是也洪武九年春選游天界見住持僧
宗泐博通古今儒術深明詢問僧之苦行本面家風果
幽靜傍曰是僧動止異常因識儒書大知禮義又非林
泉之士於是朕命育髮鬚以官之當時本僧姑且奉命

而不辭待至髮長數寸將召而官之其僧再辭而求免
願終世于釋門吁難哉世人之於世誰不欲富貴妻子
名彰於世者歟是僧却富貴弗美妻妾可謂三害之中
善却一者歟人將謂是僧生性淡薄有是歟抑玄悟之
有知而若是歟不然其僧性淡薄玄悟不可以言貌而
見蓋丈夫之氣初志不奪斯僧是其人也特聽免官放
老山林其世之三害僧不爲一害所迷妙哉

成祖文皇帝勅諭徑山赴會僧

朕惟佛氏之道清淨慈仁弘深廣大包含萬有貫徹微

妙利益幽明功德無量比者仁孝皇后崩逝舉薦揚之
科啓無遮之會廣集僧伽諷揚經典百日之間嘉禎翁
集慧燈降于舍利法雲覆于紺園綉絢五文輝燦諸品
毫光累現衆彩畢呈天花雨宣滿祇林之寶樹縞雀飛
舞繞碧落之旛旛佛之舍利或流輝于梵宮或騰耀于
寶塔開照空之苗苜爛湧地之摩尼動若驪珠炳煥午
夜晃如虹彩燭影丹宵寶殿之前圓結金梅之果長干
之境秀產瓊芝之祥若斯顯靈難以悉舉皆由爾衆毘
尼克謹梵行清修瀾翻八藏之文悟解三乘之旨秉至

誠以奉朕命攄精意以扣佛慈其中亦有至人道化高
妙飛行變化隱顯莫測感應朕誠心來臨法會證明善
功朕德薄有未能知藉茲衆善遂致感通睹瑞應之蕃
臻想神靈之濟度超游極樂信有明徵朕實歡愉特加
褒獎夫觀百川之流者必至海乃止虧一簣之功者則
爲山不成爾等益勤精進庶永謝于塵緣究竟真空期
早登于覺地利生助化翼我皇家欽哉故諭

未樂十五年十月十日

五日

神宗顯皇帝勅諭杭州府雙徑寺住持通會及僧衆人

等

朕發誠心印造大藏經頒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經首護勅已 諭其由爾住持及僧衆人等務要虔潔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歸仁慈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准 欽差蘓杭等處提督織造兼理蘓松常鎮稅務司禮監太監孫隆奏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

萬曆二十八年

九月初三日

附

進大慧禪師語錄奏劄

釋蘊聞

臣僧蘊聞竊以佛祖之道雖非文字語言所及而發揚流布必有所假而後明譬如以手指月手之與月初不相干然知手之所指則知月之所在是以一大藏教爲世標準于今賴之臣山野微賤遭值聖明屢獲瞻望清光稟承音旨聖言高遠非凡所及斯道慶幸有待而興竊欣希闊之逢敢陳誠切之懇伏念臣先師前往徑山大慧禪師宗杲敏悟英發直受正傳善巧方便開悟後

學其平日提唱語要臣隨處記錄皆已成書既爲廣錄三十卷又爲語錄十卷謹繕寫詣闕上進伏望萬機之暇俯垂省覽臣又伏見真宗皇帝景德年中以僧道原所集傳燈錄頒降入藏今臣所進先師語錄十卷欲乞聖慈依上件體例特賜指揮亦令入藏用廣流通使後學皆得預聞在先師益爲不朽臣無任戰灼俟命之至

序文

正法眼藏序

吳

潛

字毅夫
朱相國

此事亘古亘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敢道謂正卽離謂法卽塵謂眼卽鑿謂藏卽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撇向大洋海裏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積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覷來覷去綻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挨牆拶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

通身流汗得箇休歇始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
雙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履齋老子卽
說偈言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
如來

正法眼藏已足槩妙喜家風顧當時入室如張無垢
猶以忠國致疑而公獨扶開四字直示五眼宣揚妙
旨無此痛快嗟乎公可謂了窺印度警策迷方者矣
公相業冠趙宋所在尸祝餘杭亦有專祠人第知爲
洞霄提舉而不知實徑山津梁也故錄此以存什一

云

古鼎和尚四會語錄序贊

宋 濂

古鼎禪宗銘公以臨濟十七世孫四坐道場爲黑白之
所宗仰一旦祝釐江淞省垣現白光三道丞相康里公
見之極加敬禮未幾將示寂語其徒曰觀世音蓮臺至
矣安坐而逝及火化舌根齒牙數珠俱不壞五色舍利
燦爛無數國史危先生已據其行業爲文勒諸碑而四
會語未有序之者師之得法上首今天界禪師西白金
公屬濂作之濂覽已合爪言曰是真正語是不著有無

語是雷轟電掃語學者隨所悟入如慈雲徧覆法語普
沾小大根莖皆獲生成非入正知見具太力量者孰能
與于此嗚呼世安復有斯人乎哉非果無之也求其真
淳無偽若師者鮮也濂旣爲攸其事復歆豔之歆豔之
不足復作伽陀一章贊之其辭曰我觀我師四會語一
言一句皆真實河沙妙義總含藏其中無餘亦無欠及
至能所齊泯時欲覓片言不可得有如十萬虛空界種
種色相皆現前或飛或潛或動植以至洪纖高下等枯
榮生歿及崩竭了然不染虛空相而亦不出于虛空真

相如如不動故印昔嘗登寂照場耳邊一喝三日聾惟
聾故使功用絕絕後通身皆是耳自茲出世入翁川翁
川海水亦生耳但聞魚龍哮吼聲卽使波濤增洶湧繼
升補陀洛伽山合掌問訊觀世音目能觀色耳聞聲音
聲何獨以目觀不知本來無耳目見所不見聞不聞盡
大千界無礙者中天竺國凌霄峰所談妙法皆如是只
因妙法法難思結集已落第二義肩間放出白毫光七
寶蓮臺向空至此皆遊戲神通事于師之道不相攝師
之道大不思義千古贊嘆莫能盡姑以第二門中觀可

以洗空于結習可以觸動于悟機可以速證于菩提是
宜流通于世間視如照耀光明幢我言或誣有如水

悅堂禪師四會語序

宋 濂

根有利鈍故所教有異同悟有淺深故所印有大小施
其善巧之力釋彼結習之固非假言辭難窮實際所以
達摩歷辨于六宗臨濟有發于三要照耀今古函蓋乾
坤茲其爲巨浸之輿梁作昏衢之燈燭也歟有若悅堂
顏公禪師以東嶼正嫡弘西來大宗初住崑山之東禪
轉吳門之萬壽升虎林之南屏遂陟雙徑樹大法幢凡

四坐道場名聞京國遣使者再下璽書護其教且有金
襴法衣之賜藩王大臣無不函香問道黑白駿奔如衆
歸市禪師隨機接引霑被爲多其善誘弗倦則春氣津
津太和襲人也其發蒙撤蔀則翳捲太清冰釋洪河也
其警省振勵則震雷虩虩喪厥七箸也其含弘攝授則
山不讓塵海不擇流也由是而觀所教有同異非根有
利鈍者歟所印有大小非悟有淺深者歟前謂施善巧
釋結習假言辭窮實際者其道豈不在于斯歟昔者先
師黃文獻公現宰官身敷宣般若與禪師爲方外交爾

禪師受度婺之寶林又在予父母之邦稽茲緣契實繁
中情禪師上首南峰理公得法最蚤乃出四會語俾題
首簡予竊聞之入奧室者能探于幽邃升危岑者始矚
于冥茫松月大師印公禪師之獅子法海之長鯨也其
稱禪師之道高于圓照佛照二公其言豈虛發者哉惟
賢知賢益可徵矣仰前哲之風徽作後武之矩度究其
遺轍足證新功是錄之行其必有超然獨得于語言之
外者乎

雲棲曰四會語錄今無存松月亦未知何許而曰道
高于圓照佛照夫二公豈易及哉而曰過之更俟賢
者考正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宋 濂

寂照和尚元叟端公旣示寂金華黃文獻公爲銘其塔
蜀郡虞文靖公爲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
云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梗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
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
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梗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
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爲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

蹟多涉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願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稽子楸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鑠人領下數髯磔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衆方謹誦如雷聞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噤默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自爲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寢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窗而臥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

若樞要疊疊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巖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章謁帝者其還甚遲因叩之答云爲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關久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逮啓視之舍利累累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于世不可略也蓋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輿間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苟涉于神恠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

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壁言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握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濂何敢復贊一辭頗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勦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尚假濂文以傳之哉子榎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猷皆設化一方黑白咸皈依云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宋 濂

或問于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與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竝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下以至於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囿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爲成孰能爲之壞吾不爲後孰能爲之先吾不能爲之下孰能爲之上茫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露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于是

可象斯爲大矣明而至于不可名斯爲明矣是故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火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汙也嗚呼罄徂徠之松以爲煤斷淇園之竹以爲管其能盡贊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雖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濂雖不敏每遇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間其意頗有見于斯

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蘓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隆教普慈二刹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廣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遂主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緇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梗公請文以題其首濂懸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條鏃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爲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不二門中一法不存

何况于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
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
之上豈細故哉人甚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
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惑濂蓋
無以逃其責矣

送月江淨禪師住持徑山寺

貝

秦

國子司業
金華人

自古沙門雖息欲歸于無爲而好與賢士大夫游何也
蓋其人乃世之穎敏慤愿者假浮屠之名以爲高託文
章之流以爲勝如道安於鑿齒慧遠于元亮道林于居

易大暢于退之宗元彼尊竺土之法此服先王之教二
者固未嘗不相侔而賢士大夫亦樂與之游浸淫乎恬
淡枯寂之境也月江淨禪師願身偉貌德本宿植覺由
性稟以真乘法印參儒典竝用默而能融辯而不肆所
著詩文皆有足觀尤以接物利生爲已任總司聞其賢
公舉授徑山住持夫徑山天下首刹唐代宗朝國一欽
禪師爲開山第一祖得其傳爲大慧杲杲傳佛照光光
傳妙峰善善傳藏叟珎珎傳元叟端端傳靈隱幻隱明
明傳正庵闇淨師乃正庵法子也往時翰林侍講王公

時彥在祕閣纂修少師姚公實總其事二公論及東南名僧淨師亦居其一師推悟理而信故于孔氏之學習而不懈釋氏之教行而不怠雖小戒律如踐青折萌盥手泛席之類未嘗放心是故異夫縱誕譎亂假託之所爲者焉觀少師姚公所撰重修記春坊大學士曾公靈徵記則淨師之歷職功行賢士大夫之敬禮推許從可見矣况徑山與竺乾鷲嶺鼎峙角立淨師又得正庵嫡傳方今朝廷清明哀崇釋道而淨師躡空驅錫舍筏振塵于五髻凌霄之間說法度人脫去穢累行道化凡超

詣覺路興起少林妙喜之家世以擅重于千載之後此香火緣也予雖非退之宗元文章之流可以增高益勝然有鄉曲難忘之情故其行樂爲致辭以告于慕道風重文雅好事者云洪熙元年乙巳春三月十有七日

重刊鐔津文集後序

秀禪師

學有及物之功文爲載道之器學而不能利乎物徒學也文而不能衍乎道空文也若夫推其道發于文章肆其學以援斯人宋明教嵩禪師其人歟嗟夫吾佛之教法心法也生靈同而有焉但爲虛妄所蔽不能顯現汨

四生淪六趣何由得已哉而吾佛愍之以此心法隨器而論俾各得乎本有或者不仰恩懷德反生譏毀是則自毀其心非毀其教法也教中所謂世智辨聰八難之一且不信而毀又爲虛妄所蔽若虛妄所蔽或能了妄卽真不信而毀則自昧其心猶種之敗芽之焦不復有發生之日矣得不尤可愍哉而明教性稟生知能體佛意學則必欲援世非徒學也文則必在明道非空文也况是時天下學士宗韓氏以拒我故勸書原教諸文不得不作焉學者總梓號鐔津文集斯文行世真救世明道之要術也可一日而無哉舊版湮没人皆痛惜嘉禾天寧首座天全叡公乃東海慧眼弘辨禪師之弟子施衣資重梓流行其亦明教之心也歟板旣成請敘其後蒙晚生讀其文集有不得執筆從游之歎今獲廁名于後不亦大幸乎不亦大幸乎

此六十二代祖師琇公撰文也舊誌第載其倚杖而逝未詳說法因存此文以表其一班云

癡絕禪師語錄序

尤

燔

號木石
錫山人

徑山癡絕禪師旣示寂其徒了源以師平生提唱語一

序文

編示錫山尤熾日子知吾師者盍爲敘引以傳余晚識
師得其數語受用因不復辭余觀近世尊宿語錄多成
窠臼惟癡絕師獨較此子蓋其得處超軼用處灑落故
平生室中不許人下語專以此着羅龍打鳳而學者鮮
能湊泊門庭高峻屹然宗匠之靈光今也則亾徒存劒
迹非其種草孰識苦心必有護持流通久遠矣淳祐辛
未端午日序

贈一清和尚住徑山禪寺序

張益
蘇州人
修撰

杭之徑山禪寺住持虛席僧錄以爲茲寺乃五山之首

補厥處者非戒行學業夙出于其衆者不可於是加慎
擇之而得一清天上人馬右街善世兩庵宗師卽舉之
于禮部上人領劄南行中外士夫需言爲贈上人生江
右文獻之邦爲名家子自幼學出世法于廬陵邑之多
寶寺正宗和尚實爲厥師上人根性堅利志力勤篤遂
能因師之教悟玄義于雜花視師之行絕三業于滿分
旣而觀光上國復承指授於僧錄右街覺義雲海和尚
獲掌藏鑰于弘慈普應禪師前天界住山會中正統初
得古剎廢址于都城西山之麓慨然有興復之志由是

罄鬻衣資并募衆緣度工庀材招提是建事聞于朝得
賜額曰弘慶禪寺而上人遂爲開山第一代住持茲之
膺薦而有徑山之行也得不由其行業之素著于人乎
予聞徑山衆靈所萃五峰高聳乃國一欽禪師卓錫之
地自唐至今歷世已久自國一以來相續而主茲席者
蓋六十有餘人矣上人當視其行業與已何如哉同其
所同而勉其所未至俾列名于諸師之間人將指而議
之曰此可爲徑山之賢住持也此可以振後而光前也
則上人之所得者不旣多乎是用書而贈之

徑山集序

李

照

宋參軍

天下山水奇秀則吳越稱首越則有天台四明爲尚吳
則有天目居最徑山乃天目東北峰比諸峰又復奇勝
其頂則五峰周抱中有平地實洞天耳承天禪院居北
焉余聞是山是寺之名久矣大中祥符辛亥奉命司憲
于郡日無清暇故莫遂訪焉今年孟夏旣獲美代心腑
清適有命駕之興快疇昔之素俄至于是見其峰巒勝
異草木鮮瑩基構高下薨檐縈帶非丹青之可狀非詠
歌之可記乃問諸僧開山之事始先賢之靈迹其說頗

駭人之耳馬再徵其據乃得石碑數片舊錄一卷考其事實得諸僧之說半馬而又乘筆者記述事迹或得前而遺後或得後而遺前觀之者莫能盡見始末之實余惜此山之奇絕高先賢之茂行痛其郡記錯雜難盡行于世使好事者不能傳之乃命筆總集其事使終始一貫前後無失然其事得於古石者存之傳于人口者勿載欲後之見者不復疑焉

重刻徑山集序

方壹

凡集之歆慕於當時而傳於不朽者非以其迹以其實跡無實罔以徵實無迹終莫能廢故古之聖賢所遺之墳索詩書易春秋禮樂以至百家子史等籍皆燦然千古猶一日也何哉以其有實之可以垂教萬世而爲法於天下耳我宗門自竺乾七佛迨於六祖以及千七百家咸有經論篇章敷宣無量妙義以顯示真宗故自周抵今之喆聖明王公卿大夫士往往尊崇之不替而與孔孟之道偕存者蓋亦以其實之有在也徑山名列天下道場之首豈以山盤踞之奧勝與遺蹟之繁夥也邪實由于唐之開山國一欽公與無上宗公法濟諱公之

廿數等皆以性地朗徹法境晶瑩其術足以當代宗皇帝之諸聖眷佇欽承歷朝之羣公企仰禮下而可垂教爲法于後世耳暨是涉五代屈趙宋而大慧杲公者相繼輩出又且二三十許員皆雷轟電掣獅吼象驟誠謂古佛遞現真宗迭顯者也故宋帝孝宗屢賜璽翰及御製真讚以嘉賚之鉅公如魏國張浚丞相張商英侍郎張九成之諸賢達前後相參叩承事而弗斃抑又豈非以其實之所召與是故道場居稱天下第一固無忝於經山矣世欲考見已上諸家之實其玄猷妙旨備載五

燈會元條然可討攬摭浩繁茲弗克悉綴至欲求訪往古事跡則必身臨于境自可槩得耳以跡以實惟世之君子取之焉是集舊有剌本歷年茲久書亾板廢有日矣今年首春寺主僧嘗董治樓殿諸冗事者正璠也慮其愈久而愈失之薦至無所從考也乃搜厥殘冊斷編聚鉢資倩工依抄本重繕剌之以聊存其故住持自唐國一祖師至此共凡八十代梓旣訖持一本示余請以序弁諸端余卽展以閱之見其中間魯魚亥豕者屢出余顧謂之曰曷爲若是璠曰板失罔所據證之也又祖

上之遺籍後人莫敢妄爲之臧否耳姑從其敝爲是余遂廼弗再詰而撮其略與爲之序其傳互之故蓋白璧蠅玷也從來旣遠咎靡所質矣幸大方觀者抉其梗概而遺其譌繆付之以輒然一笑云爾

重刻五燈會元募緣文

陸光祖

夫佛道東流而至晉宋齊梁之間學佛者競以名理禪觀相高莫竟本心妙明之體自達磨大士來至此方始唱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傳至六祖能公斯宗大振厥後五宗竝立門風峻甚其圓機密義不可以隨言而解用

智而求至於揚眉瞬目或喝或棒所以闡呈真體愈出愈奇有省者若痛處喫拳不會者如聾人聞鼓而膚識之士乃或病其難通訾其詭異蓋由鈍根之無入則謂聖言之有隱大抵然也然開元之後宗教大明上至旒冕簪貂下及販樵孺婦往往能響答玄言刃游道妙當斯時也見性知心超凡入聖上下數百年內先後幾千萬人自兩儀分奠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何儒門淡泊寥寥如此釋教流通林林如彼其故何歟良以道喪多岐智分穿鑿仲尼沒而時乎不再顏淵歿而今也則無

官失而求之四夷學絕而傳諸方外一晦一明有由然矣至宋巨儒周元公程伯子乃能旁尋墜緒密闡心宗伯子嘆曰我於天壤之間真自孤立伊川晚閱內典遇異人始明此學考亭暮年亦曰達磨盡翻窠臼尤爲高妙乃知齊佛老爲異端非程朱之定論也由是言之維釋與儒自唐及宋曄然其兩盛矣自茲而降去聖時遙儒昧通方釋拘義學由是西來妙旨東土希聲所幸教外之單傳具載傳燈之五錄濟禪師以其書浩博撮爲會元斯固莊生所譏聖人已往而糟粕徒存焉者然而

求道之人有能因言筌窮理窟玩其要妙言嚼其無義語日由繹之夕鑽剔之忽焉而鋸窮木斷水到渠成所謂因指以見月假筏而渡海亦易易焉則是此土此書之不可一日無矣近者書殘板燬教末風微有徑山大慈上人苦行薰修發心弘濟欲復募緣刻梓以惠後人不遠千里而來謀因乞一言而爲倡賤子幼慕神仙每符瑞夢旣聞魯訓知反求於六經載遇竺墳時泛觀乎三藏稍能通其一貫會其殊塗祇自討論無誰告語嗟乎五千退席憫增慢之難移四十無聞嗟寓形之易盡

願與同懷之士共成得道之因敢以此書請同戮力昔
在先覺有聞半偈而明心或識二字而證果矧二十卷
之活句誠百千劫之奇逢入此法門皆當作佛儻有通
微俊彥慧徹高賢盡捨牀頭阿堵物成就世間希有事
庶開來而繼往亦自度而度人不亦偉與幸無膠泥曲
儒談曰非吾孔氏之書也

徑山志序

釋德清 憨山

域內名山大川方輿載籍志之詳矣不志則無所考其
源流窮其窈眇探其靈勝故使覽者披圖了然若身履

其間謂之臥游豈徒說哉及佛法入中國則琳宮梵宇
皆托跡于名山勝槩者在在星羅此蓋道脉潛流殊非
探奇仰異者比古稱方志爲野史而佛法之志則僧史
也苟無所考究則何以遡法界之真源乎維雙徑乃東
南奇勝昔稱法窟况自國一開山固多靈異以其山自
崑崙而東走雄峙五嶽而南幹自衡湘迤邐馳數千里
直聳黃山白嶽而飛涌二目融結茲山以鍾靈秀故佛
刹始創唐大曆年間而歷宋元我明上下千載其間
相繼雄長法門者八十一人非山川蘊結之厚又何能

若是之悠且久耶國初尚不乏人頃百年來法幢傾圮
殿宇隳頽而僧徒寂寥萬曆己丑間達觀禪師蹶起立
宗門赤幟海內由是知有人焉時創刻方冊大藏初議
五臺而茲山僧徒蠶足數千里往請于此未幾而果遷
于山之寂照而殿宇亦因是以重新乃法輪再轉之機
也居頃之馮太史復議啟古化城爲藏板地適直當道
藩臬諸公有深心者竟恢復之達師入滅弟子澹居鎧
公克荷其業而達師竟得塔於鵬搏峰下與大慧同條
是豈小緣哉然昔之住茲山者雖善舉揚宗乘但引法

海之一滴耳今則全攝如來藏海而注於茲爲法門之
全提則因緣勝前萬萬矣黃貞甫有言蕭何入關子女
玉帛秋毫無犯唯收其圖籍卒以王漢今大藏乃法界
之圖籍也今盡收於此而拓法王之疆土者必大賴於
是矣非此山之鍾氣博厚又何能負重法哉嗚呼因修
者易創業者難今中興法門之大業非圖籍斑斑後世
將何以考焉是徑山之志不得不作而開疆拓土重在
元勳同爲休戚始終者則鎧公不得不秉深心焉其事
已承餘杭令公戴君入邑志於此所關者大非徒紀勝

而已故重輯之以便一家觀覽予特爲之序

此愍公于萬曆丙辰過徑山作也時澹居鎧公擬輯志而預索其序志未成而序畱化城因錄之以見兩公夙志云

化陽和王捨田疏

了明禪師

天下真勝境烟雲古寶剎徑山三千口每人三寸舌都來九十丈誰能與渠接水食滄溟乾粥飯斛斗竭油鹽許多般蔬菜更羅列百事摠艱難一身當不迭特來謁郡王故意丁寧說冷處着把火大家相暖熱兩堂坐禪

僧真箇修行徹心源湛如水脊梁硬如鐵等心供養渠因果豈虛設福慧自莊嚴共出輪迴劫大根大行大財主捨田一萬三千畝歸依徑山供衆僧飽暖安然度寒暑兩堂衲子欣欣然高談慷慨賢中賢願君福壽等山川留與聲名萬古傳偈云做事須還烈漢拈起筆來便判若要功果完成切莫前思後筭

題傳衣庵緣冊

陸光祖

嘉靖己未秋余與先學憲君從千松得禪師之請爲修徑山傳衣庵則萬松林禪師靈塔在焉蓋宋紹定癸巳

無準範大師奉詔住山卽後山構菴區曰傳衣用黃梅
付法之義萬松則無準範十一世法嗣也自修菴以來
又曆三十五歲而千松復化去矣菴僧性悟徒海耀悟
者余族姪也欲修葺頽弊稍復舊觀謹撮其始末題之
緣冊俾持以謁大方君子有所取徵焉

徑山重建大殿募緣疏

沈季文

恭惟雙徑者震旦名山江南勝地自國一開山首演牛
頭之旨逮鑒宗繼軌兼宏馬祖之宗大慧杲師振玄風
於宋世元叟端師展頓教于元時迄於昭代世不乏傳

祖祖相沿繩繩不絕登壇秉拂嗣法傳燈者八十一人
入室投機悟道超凡者莫紀其數用是道以時隆地因
人重虛空幻出樓閣荆棘俄成寶坊梵刹嵯峨恍疑兜
率之宮從中天而下法堂清閟婉若祇園精舍自西竺
移來乃今祖道凌夷宮殿傾廢昔以狐兔窟宅頓化琳
瑯今以佛祖道場幾淪墟莽撫今追昔寧已懷思茲有
無邊上人者戒行精嚴願輪深廣覩此頽圯實切拊髀
蓋往曾于祖師會下發心故今于人天衆前立誓願殫
一生精力拮据經營顧興衰起廢匪孑力所能而鳩工

集材實衆禮是籍將廣募有緣以共襄勝事况此名區
神龍不難于捨宅矧茲盛舉賢碩豈憚于捐貲伏願深
心大士宏力高流各隨心願盡力莊嚴則黃金布地何
必讓于昔賢而寶殿崇成自頓還乎舊觀豈惟既往與
八十一祖廣結無上淨緣抑且將來爲百千萬人助成
出世道果謹疏

徑山佛殿緣起

釋真可 達觀禪師

雙徑冠世絕境也自崑崙南來翱翔萬里越天目而透
迤隱隱隆隆雄雌萬狀勢方奔舞直趨東溟而雙溪一

阻則英靈秀傑之氣回而氤氳盤薄怒拔于五峰之間
世爲龍象窟宅自唐國一欽祖開山乃至宋大慧杲禪
師傳心如貫珠燈燈相續以迄于今則去聖彌遠世與
道喪僧不能轉俗更爲俗轉矣夫經曰若能轉物卽同
如來今不能轉俗竟爲俗轉豈非現成肉佛自作衆生
嗚呼一心不生凡聖路斷一微涉動染淨俄分卽此而
觀衆生諸佛初無差別了悟者夢覺都除未了悟者不
惟於無夢中作夢更於大夢中強爲已覺殊可嘆耳昔
佛經行時俄指曰此地可建一梵刹帝釋信手拈一莖

草插已曰建刹竟比幻居講主作徑山僧引進導師不
遠千里來曲阿見老漢曰徑山衆上人某曾引渠跋涉
燕山請開藏主并祈旁鼓修殿嚴像藏主已諾會病未
至蒙大師代以幻余本公今復遷化則向求所舉似同
說夢故某與衆僧不憚勞動今更强顏求禮和尚所願
不惜彈指震大法雷破衆生癡夢成就如上勝事老漢
曰公等此來既不爲自己求專爲祖道今老漢有轉語
舉似公等公等答以相應卽夢中說覺覺中說夢恣我
舌端無不可者試問帝釋插草建梵刹耶不建梵刹耶

建則琳宮寶坊了不現前不建則佛與帝釋兩皆脫空
時諸上人俱以默答老漢亦以默領唯喝石巖旁觀不
禁向老漢曰和尚不必拋擲古今廣打葛藤國一大慧
鼻孔要與和尚不別道開法本雖皆夢中承當和尚大
須覺中著到管取徑山大雄寶殿刹那成就諸祖殘棋
移星換斗唯時王內翰于此部只解順水推船不能逆
風把柁攬掇喝石生兒并諸現前黑白大衆擎跏而請
唯願和尚發大慈悲勿孤負喝石亦令某等各各願滿
噫雙徑五峰江海秀瀨陽江徹影重重相逢若問誰家

曲管取聲聲落眼中

議復化城緣引

馮夢禎

字開之南
京祭酒

刺經之緣始于清涼之妙德庵地寒而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倍費功半不得已而有徑山之遷徑山爲東天目正幹五峰攢迴中開佛界我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而雲霧籠罩十日而九藏板其中最易朽腐又不得已而有化城之議化城踞徑山之東麓去雙溪數里地坦平無雲霧旣便藏板而輸工力事事皆宐因故址而新之先爲屋十間令足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化役徐俟其後

烈烈無甚難舉今約同志以十緣倡之緣五十縉禎雖貧
魁任一緣夫刺經大役自北而南而其南也又自徑山
而化城三徙而後定而任事之人始于密藏繼於幻予
而終之者又未卜何人也因緣時節惟佛與佛乃能究
盡而自剏緣以至未來凡于此事曾捨一錢半銖及一
手一足之力已上福不唐捐直至成佛而吾等與焉豈
不幸甚

題重興化城接待寺疏

吳用先

字體中蘄
遼總督

余從紫栢尊者游逾二十載所承鉗鎚錐劄罔所不至

通身熱汗不知透出幾番矣末後以流通佛法付囑不
佞唯唯徼天之倖承乏越中卽悉心殫力求剷藏之役
茲功已過半緣成或有日矣乃謀藏板善地卜及化城
化城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剏接待寺郎官楊汝明記
之甚詳見徑山集中及我朝而香火猶盛漸次凌夷
僧徒凋落遂以寺田轉佃於方姓者轉轉相侵盡爲居
隣所剝蝕矣然其徑尚存化城巷之名至今在人口今
年澹居上人圖恢復之而鄉紳王中泉公首倡義舉願
以其地歸寺于是左右聞風者響應乃澹居猶運慈心

量其多寡各給其直余于吳下諸君子協濟之雖未盡
復舊址從此誅茅建刹亦庶幾可觀矣然此非今日創
議也蓋自馮開之司成始矣而余又不知司成之原有
此議也一日澹公過余持開之手卷見示謂偶從密藏
棄篋中檢得之余展開疏引卽向時與藏公所謀卜化
城以厝經板者也噫奇哉司成住矣謀于十數載之前
而余與澹公成于十數載之後不約而合無心而成九
原可作當爲鼓掌第勝地旣復梵宇鼎新向後更有許
多商量不無藉十方大檀之力余小子亦不敢不賈勇

從事道化重興法輪當轉誓頭自腦髓之不恤而遑恤
其他時萬曆辛亥歲浴佛日

重興化城寺疏

黃汝亨

昔楚漢相距約曰先入關中者王之迨漢入咸陽諸將
競取子女玉帛蕭何獨收秦圖籍以此知天下戶口山
川要害之處然則大藏固佛祖之圖籍而天下之名山
勝境固法嗣聖僧之關中也此藏經板不可以無刻而
化城寺在雙溪踞徑山之東有林木而無雲霧作經笥
工署甚善寺故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初爲接待所不可

以久就堙滅方伯體中吳公本經世人負出世力以澹
居禪師淨心湛智足以任此遂欣然與化導經營漸次
恢復其地先以厝置經板而徐議誅茆建剎鼎新佛日
之業佛寶法寶才施法施可謂一舉兩得片剎千古者
矣而澹公復從棄篋中得勸緣一疏亦爲藏經名剎經
始此地蓋馮司成開之與密藏禪師起緣于十數載之
前者也嗟乎一真必應靈山同會司成之後有方伯而
密藏之後有澹居誰爲爲之豈非道念之合符凡聖之
證印者哉而腐生侶理以拒真慳人據欲而成鄙棄經

言於草莽委佛地于荆榛將令楚王不入關而取子女
玉帛者之出圖籍上乎亦慈氏之所大愍矣嗟乎昌黎
有言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守虜殞軀永隔聖路假
令去腐破慳振怠銷忌知身外之皆長物而性中之有
覺場則方伯不云乎頭目腦髓之不恤而遑恤其他世
間善信人必當踴躍應緣大者牛車小者蚊負不患資
糧之不給勝事之不成不佞亨卽貧士乎亦願以螳臂
當輒涓滴輸海也

募植松杉引

釋廣印

聞谷
禪師

栽松道者曰亭亭三尺餘鬱鬱覆荒草不知何代人得
見此松老古人之爲山門何意味深長也是山先有大
池龍神主之百萬松杉鬱蒼深秀而樵者不敢犯焉李
唐天寶間有國一禪師自崔林來巖居穴處爲法亾軀
神以師道大德備卽獻池居師復化堂于池上池尋涸
遂成伽藍相承住持者八十七人雄殿傑閣奕世莊嚴
至萬曆間大殿傾圮唯妙喜塔龍王祠僅存焉中吳居
士沈太素公布金重建落成于三十六年戊申然貿材
千里之外道經楊子孟河材幾失人幾喪予聞艱苦爲

之涕零及至雙溪驟雨溪漲隨流飄入丘陵藜莽間轉
運登山費將十倍于材矣念茲跋涉安得不預爲之計
耶遂同桂庭上人恭對龍神立誓募緣置買本寺佳山
四十畝栽植桺杉五千柯諒過五六年可成梁棟矣
山高霧重殿宇不堅他日或修或造材木資于本山何
其易哉噫今之視後雖世殊事異其難易可知後之視
今雖不見其人見其心亦將有感於栽松道者

題化城慈門師募齋僧緣疏

宋奎光

余嘗謂恢復難而守成則尤難昔光武以帝胄起誅篡

莽非不稱一代中興今主顧永平之政綜核操切殊甚
向非章帝長者每事務從寬厚以矯枉救弊則東京之
業衰矣嗟乎守成豈易言哉化城故宋宣禪師道場正
德間爲居民篡據澹居毅然爲請復之舉徒衆未免雜
霸以故故址雖復而人心未必盡悅去冬澹居化去難
其主者本石吳先生爲請慈門住此蓋先是慈門以化
城無佛自吾虞山裝造大佛一尊供此已是化城第一
功臣論功禪位法應慈門而復德器冲和正如東漢所
謂慈祥賢君可與更化者其爲化城靈長可知矣願化

城舊以接待得名卽今爲往禮徑山者必由之路二時
飯食慈門不能爲無米之炊也則不得不仰給于十方
善乎貞甫黃先生之言曰天下名山佛之關中大藏佛
之圖籍也今得化城爲置藏之地則旣奄有關中并獲
圖籍矣至于轉輸運粟端在信施卽今朝魚暮梵且不
能宿飽則重繭而來者枵然待食可知佛說六波羅密
檀施爲先衆生三毒輪迴破慳第一矧人命無常一息
不繼都爲長物何不以有待之資作無盡之福伏願十
方信心念化城正中興之候轉輸值告急之秋隨力隨
心普爲運濟則恢復功臣不獨澹居與慈門已也試觀
雲水駢集禪悅飽滿回向信施因果昭然當必以吾言
爲不妄者因爲題其冊云

西方合論標註跋

喝石如奇 寒灰

往予攜郢中張明教叅訪袁中郎先生一日出西方合
論相視予驚歎其禪土合源超絕樂邦諸典從中有未
甚了解者隨請質先生明教標註其首及持歸南中
每欲梓以度世而未就也歲己未海虞瞿元初終後遺
法財見施予卽就其靈前許刻經十卷薦其往生適從

吳門瑞光臥病爲憶前願因檢付袁無涯重爲詮次雙
校而屬吾徒性成董其役一以報袁先生法施之恩一
以了瞿元初施財之願至於撰述之精詳議論之卓越
是在明眼者自得之耳予復何贅

徑山志卷之四

卷之五目錄

序文

募刻大藏疏文

釋真可

募刻大藏文

釋道開

刻大藏緣起

馮夢禎

又

陸光祖

贈幻于密藏二上人刻大藏序

陳讚

刻大藏緣起序

王世貞

又

汪道昆

刻藏緣起述

曾乾亨

募刻大藏唱導文

瞿汝稷

又

傅光宅

又

于玉立

又

虞淳熙

又

管志道

又

張壽朋

宋文獻公護法錄序

錢謙益

題無生募鑄鐵瓦文

釋傳如

又

沈淮

又

沈演

又

黃汝亨

又

文震孟

又

錢謙益

又

周祇

化城寺迎佛飯僧緣疏

錢謙益

安樂寺募建殿堂及供單緣起

王在公

安樂寺重建禪堂疏

錢謙益

募建普慶福田寺疏

宋奎光

書一輪禪師徑山結庵卷

陳繼儒

題無從禪師徑草

李穀

全室外集序

朱右

又

王達

徑山節要引

倪瑗

徑山節要跋

文茜

題無從禪師徑草

宋奎光

徑山志卷之五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一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序文

募刺大藏疏文

釋真可

大覺示生順機緣而應質聖人制告愍同體以垂慈大
夢雷霆幽霄日月揭萬古之昏蓋活羣生之慧根半字
滿字宛轉剖本有之光大身小身方便現圓迴之相道
高則聲聞自遠義備則圓照無虧理不乖事開凡聖之

正因色不異空杜魔外之邪見滋多生之淨種破五使
之疑情曰深曰淺揔就路以還家若見若聞俱立地而
成佛是以補天地之玄化廣君親之至仁挽回薄俗之
風啟迺高明之習舍乎大藏別覓真乘何啻饑寒棄捐
梁纊或者以釋迦非我國之人而不從其法抑不思文
王亦西夷之產奚以被其風渴不辨泉飢不擇飯迷方
固當問路瘡病必事求醫乃智者之所尊不智者之所
棄從長爲善舍短稱賢泥塗可以致雲霄行潦可以通
滄海故刺血爲墨者非無知而作剝皮代紙者必有見
而然在昔固有英賢當世豈無豪傑是非曲直義理淺
深譬夫九天之上而日星皎如萬鏡之中而燈珠燦爾
然非韓愈歐陽修之排斥曷致契嵩洪覺範之發揮陽
擠陰助權抑實揚天風起而雲翳消時雨降而枯槁茂
爰自運有通塞法以昇沉玄裝求經於印度必也唐文
皇之朝懷璉鳴佛于洛陽宐乎宋仁宗之世况我
太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於 通訓則頒金湯之詔在 會典則列
墻塹之條故曰化凶頑而益王綱利良善而資帝道義

林幽邃俗世罕聞王臣無愛無憎黎庶宐崇宐正捧
王言之煥朗識 聖鑒之淵微豈不以功高世憲道格
殊方者哉用是吾徒道開法本不揆下愚遠追 德意
誓刻經律論之全藏願報佛法僧之至恩力微而滿願
爲艱事勝而資檀須普或十函五函量緣而襄刻或一
部兩部隨意而樂成大地慈雲普天甘露一字之功贊
揚之莫盡半偈之益思議之難窮乃知常啼東請善財
南詢皆重法以輕生亦知恩而報德直以身爲如來之
床座豈若手持菩薩之慧燈衆生造罪愚昧先之大士
利生智光始也萬行波騰離般若則終歸業苦六通雲
變舍漚和則俱墮偏空慈母周旋百至未喻佛子之用
心良友曲照多方庶象至人之護念流通大藏稀邁勝
因或貴或賤共成堅固之緣無親無疎咸作難遭之想
終期克濟永用宣流謹疏

募刻大藏文

釋道開 字密藏

衆生非佛法則冥迷長夜流浪三塗而佛法非流通則
玄言靡宣妙義將隱故衆生非佛法不能自度佛法非
衆生不能自弘凡爲佛之弟子必切度生既有願于度

生必事弘法法之所被見者聞者皆植般若之緣觸者
櫻者盡樹菩提之果如來正徧知由荷法而成惡道那
落迦由遠法而入苦流無涘非法不濟覺苑無階非法
不臻世出世之福以法而成就爲無爲之業以法而解
脫如有弘焉者如羲和御日四海必被其光明娑竭爲
霖諸方悉承其潤澤所以臚傳句語能空琰魔之獄曦
浥灌漑爰昇提婆之宮况復琅函羅七千之富寶甄具
二藏之文哉鎔冶三賢埏埴十聖拯溺三界導迷九類
莫不由茲矣是以羣聖幽贊列代咸推屬我 熙朝尤

尊勝典

太祖高皇帝旣刻全藏于金陵

太宗文皇帝復鏤善梓于北平蓋

聖人弘法之願惟期于普故大藏行世之刻不厭于再
也後浙之武林仰承 德風更造方冊歷歲旣久其刻
遂湮今宇內所行惟南北兩藏北藏旣在 法官請施
非易南藏雖行諸郡印造猶艱僻壤幽巖何以取辦苾
芻蒲塞每自興嗟開等濫被田衣稍窺海墨嘗以宋刻
校茲二藏魯魚之訛互有潦霍之外遞彰因思法雲以

徧覆爲功寶筏以畢渡爲德教有多門道惟一致時雖異代聖無兩心觀

文皇再剌大藏之心卽如來悉度衆生之願也今我聖天子凡大藏未收疏論皆收梓于藏中印施于海內豈不欲家握摩尼之珠人入栴檀之林羣生歸善四海蒙休哉顧武林之剌旣以久而毀則更梓之謀逮于今爲急請以三藏並校叅之英賢正其訛謬仍易梵帙以從方冊所費旣約其行必普是體 紫宸之仁心而續如來之慧命也昔之人有以半偈而捨身有以四句而

析骨邀討於幾萬里之外不辭流沙熱風冥搜於數十年之遙無憚後猊虎豹誠不忍永劫之沉昏故寧勞於一世深愍諸有之交喪故甘瘁其四體耳今唱化雖勤無流沙熱風之擾剛強難化非虎豹後猊之倫捐橐易子捨身而所得不止于半偈鋟梓殊於拊骨而所傳有踰于四句集彼衆檀成茲全藏俾日城廣燭雷音遠流不亦善歟一時居士若大司空五臺陸公光祖少司寇雨亭陳公瓚太史具區馮公夢禎等皆聞而悅之力贊開等負笈九州乞金七衆闢無上之因田布希有之聖

種云

刻大藏緣起

馮夢禎

世尊說法如大海水相似其在此方者海中一滴耳而金函玉軸已踰五千餘卷益以宗家機緣諸錄講下疏鈔等文幾及七千卷自此方衆生心量計之已不勝汗牛充棟之嘆而况印土龍宮所有可令見耶此方藏經自東漢迄趙宋千有餘年而傳譯稍脩時未有板刻俱繕寫流通非勝道場處力不能有自板刻行而流通浸廣矣宋元間除京板外如平江之磧砂吳興之某寺越

之某寺某寺等俱有藏板不啻七八副法道之盛此其一端迨國朝僅有兩京之板而諸方之板盡廢北榘稍積而藏于禁中請印甚難今江南諸刹所有皆景泰間勅賜物也南板印造雖易而訛謬頗多愈改愈甚幾不成讀然印造裝潢其價亦百金以上以故山陬海隅窮鄉下邑有終年不見藏經者可嘆也時密藏開師尚書五臺陸公與夢禎等商及此事不覺慨然隳淚因記磧砂藏板緣始弘道尼斷臂募化弘道化後其徒復斷臂繼之更三世其願始滿吾儕丈夫不能深心荷

擔大法鏤板流通反一女子之不若卽生清世遇佛乘
空手入寶山豈不愧歎遂合掌向佛願盡命爲期了此
一段公案又念梵筴煩重願易爲方冊可省簡帙十之
七而印造裝潢之費不過四十餘金卽窮鄉下邑山陬
海隅之人可以酬終年不見之嘆豈不幸甚或曰梵筴
尊重方冊輕褻今之應付酒肉之僧可謂至不肖矣然
每發梵筴無不焚香致敬而世之儒者手搯先哲之書
偃仰嬉笑毫無慚愧甚則爲枕爲籍雖淫房酒肆無擇
焉子奈何抑聖經爲世典令一切衆生輕蔑佛法長無

量罪過此法滅之兆子其忍倡之與夢禎曰吁不然路
鼗出於土鼓篆隸生於鳥跡繕寫不已而至於鏤板卷
軸不已而至於梵筴梵筴不已而至於方冊其法愈簡
愈便而流通愈廣矣且子以尊重爲佛事而我以流通
爲佛事今之藏經皆梵筴也不委之蠹魚則棄之泥沙
糊壁覆瓿在在而有嘗見宋經箋裝潢他書卷者皆從
經背剝取輕蔑踐踏莫此爲甚安見其尊重耶卽知尊
重矣日焚香散花禮拜供養而窮年卒歲未嘗開卷究
其一字一義此與世俗所謂靠米囤餓死相似卽種來

生因不已晚乎若方冊旣行山陬海隅窮鄉下邑不患
不能有藏經布帛菽粟隨取隨足卽毀棄輕褻者不能
盡無而若經若論若祖師機緣一言半句上築着磕着
便能徹去如是者得一人兩人便可酬報佛恩卽不然
而依文傍義捱墻摸壁雖是鬼家活計亦是甚深般若
因緣其爲尊重何如以無窮福利遺一切衆生而一切
衆生毀棄輕褻之罪作俑之人皆是某等誓爲代受諸
佛在上豈敢誑言是尊重流通子所謂兩失之而我所
謂兩得之者也子已矣或者退復焚香合掌而白佛曰
願十方諸佛世尊及昔有誓願於末法中傳持經典令
不損滅一切深慈大士加被於我擁護於我令我願王
速得成就一切衆生見者聞者生驩喜心同此誓願同
此鼓揚如水入水了無乖異願板完以後天龍諸鬼
神時時擁護不相捨離世界爲微塵此經無變壞遂次
第其語以爲十方同志告

募刺大藏經序

陸光祖

余世業儒誦孔子之言甚謹嘗暇日檢 國朝故事竊
見

太祖高皇

成祖文皇所以尊崇佛典特異旣刻大藏經板貯兩京
又數出內帑金印造數千部頒天下郡邑諸名藍延高
僧講演而屬四民共聽焉余始認認然疑豈佛氏之教
有出吾儒上哉不然聰明聖知莫如我 二祖胡信之
之篤如是試取內典觀之則廣大無際如望溟渤而莫
得其涯涘也久之稍窺端緒則如昏衢之覩日月而仰
其 照也又久之會文歸已稍獲其用則如布帛菽粟
不可一日闕也然後知 一祖之見淵哉遠矣夫自道

家儒家而下九流百氏之奧禮樂德菴之微性命之精
事物之粗方內方外世出世間之法大藏靡不具焉凡
至理密義諸家累千萬言而不能發者以一言發之瞭
如也清涼國師有言佛法之淺淺勝外道之深深詎不
信夫然則藏經豈可少哉惜歲久板漸剝敝又梵筴重
大印造甚艱二三名卿開士欲更刻方冊俾家藏而人
誦之將募施而從事焉或謂聖師之門有不執文字不
離文字爲道用者祇許其得我之皮則三藏皆文字也
縱不卽不離文皮焉爾何勤勤是刻爲也余應之曰余

聞佛性有三曰正因佛性曰緣因佛性曰了因佛性天
真本具不假修習者正因佛性也觸發熏修待教而興
者緣因佛性也妙明普徧一切圓成者了因佛性也不
藉緣因則不明正因不明正因則不得了因茲刻豈非
緣因之至要至備者歟或又謂梵筴尊重方冊輕褻易
彼爲此則教不尊又謂時訕風微恐費鉅而難就余又
應之曰佛道廣大不獨尊而敬者生大福慧卽輕之詆
之侮之仇之者亦終將得益焉如入栴檀之林或躡蹠
焉或斬伐焉皆染香氣以出又如塗毒鼓聞之者不論
有心無心皆歿故方冊易造流行必廣廣則聞者衆矣
如來本願固欲衆生盡聞而獲益也昔有女子崔法珍
斷臂募刻藏經三十年始就緒當時檀越有破產鬻兒
應之者 聖朝道化宏廣越前朝遠甚豈無勝心豪傑
乎不能倡而成之而誘以爲難是丈夫之志不如一女
子也爰書於冊屬禪上人某某居士某某分適四方募
馬余老矣不能須三十載願旦募亟成之也

贈幻余密藏二上人唱緣刻大藏序 陳 瓚

夫思漁照乘則遠驚於丹泉懷獵連城則採搜於稷翼

求珍者必事于毓珍之所珍獲而所忌求道者不離於
載道之辭道得而辭泯使未超陰宇尚惑覺城而冥執
毘耶杜口之蹟不採鉢羅結集之章是猶茗華無獲遽
釋垂木之區火齊尚虛不索圓流之澤珍寧赴物道豈
弘人是以飲光慶喜竝續微言龍樹馬鳴互揚玄旨皆
承善逝之訓誥爰療愚子之冥迷由質分象兔之能乃
機異鹿牛之引而真唯一乘教無二致妙運漚和之慈
殫漑我法之執語空有者綺互無相函矢譚性相者雲
起同此津梁辟之秋日炳虛影隨羣有而驥駐天風吹

萬響因衆竅以洪纖雖影響之繁興於風日無殊應者
也既而寶甃西傳瑤函東被漢蘭肇秘秦什承緝馬馱
之典屢臻龍藏之文遂富焜燁十二部璧合神州浩瀚
五千軸星羅此土信拯溺之智檝導迷之慧旌地列代
咸崇 皇朝尤重

太祖

成祖竝寶靈詮金陵金臺率梓全藏以較漢唐必資繕
錄功殊倍蓰施博億千矣乃有幻于密藏二上人者識
利宵練鑒朗龍膏瑩握戒珠堅披忍鎧皆緇流之梗梓

淨苑之芝蘭也爰念利生宐普當無方不被般若之光
樹行應堅期畢壽自竭僧那之力請悉繙俱舍之言更
梓支那之冊則賤章大省裝潢不繁舟車之運靡難于
遐陬財法所營易足於貧里事功就簡沾被自周俾摩
訶法雲含生咸覆頻伽妙韻有識率聞蚩蚩演若悉出
狂塗擾擾闡提同臻彼岸余久企莊嚴之林稍涉音聲
之海與聞弘誓大懾夙心誠輪槃那寐殷勤讚歎才艱
鉢底婆釐躉稱揚嗟乎丹化僊流玉枝終折善嬰天樂
花冠有萎匪法輪之是歸詎苦業之能離一言契旨三
有圓明半偈證真六根解脫願獲爵雖山于一日必冠
雲霓而張羅悟空無事于繁文必窮人天而立教羅博
施於中林則林無逸飛教曲盡於羣機則機罔遺趣欲
衆生盡獲一如之妙必率土皆習三藏之玄上人斯舉
可謂大庇交喪善啟蔽蒙智豈遜于赤髭德寧弟於青
眼大哉勝事行矣上人九州之遊始於跬步七衆之福
檀那願永毘梨之度爰成無上之功尚令華髮之人獲
睹日成之耀勉諸

刻大藏緣起序

王世貞

昔我薄伽梵之宰世闡化也以大慈力攝諸天龍鬼神人非人咸集而收之大法門佛子菩薩阿羅漢隨緣參發贊歎顯密圓通之妙蓋四十九年而所說何啻百千萬言所度之人因聲入悟者何啻百千萬衆薄伽梵遷化大迦葉阿難陀繼起而紹明之尚慮登壇之述不能逮遠而沒身之後微言泯而漸失其真相與結集成篇以梵音寄梵書以梵書寄貝多羅葉上至國王宮下至婆羅門家遠至娑竭龍藏靡不轉寫流布而大教之盛如日中天矣後千餘年而震旦之文明日盛緣亦漸起

所謂菩薩阿羅漢者多下降于此方而竺法蘭摩騰遂以四十二章經來其後鳩摩羅什佛陀耶舍輩爲姚秦主翻譯蓋以漢兒習梵語作梵字則甚難而法不廣以漢語度漢字傳佛印則甚易而法亦流至唐而法師玄奘西游天竺諸方遂悉奉諸經及慈氏所撰唯識諸論來釐爲三藏官置司翻譯易世之後得房融所譯楞嚴而教修備矣然法語旣繁傳寫亦不易自通都大邑之外貧賤鮮事力之家有畢生不能見見而不能自致於是始知壽之梓而印行之流傳亦復廣矣顧諸經之流

傳見者頂禮供養焚香唄誦而像引隆崇簡表重大將
攜遠致則有所不能循環阻諷則有所不便丹鉛注乙
則有所不敢于是開士密藏始發心倣弘道比丘尼積
沙故事以儒書例募梓而尚書陸與繩太史馮開之相
與贊助成大因緣而二公仍各敘之太史所云彼梵筴
者以敬奉爲法事今梓以流行爲法事其辭甚替而盡
余復何贅獨余嚮者疑觀世音大士以一人之身而具
八萬四千樂迦羅首母陀羅臂清淨寶目以三千大千
之界而無所不應隨應隨足以爲萬萬無此事今以梓

經一端而驗之固可推也夫百應者化身也不動者法
身也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
滿也以目爲耳是卽觀世音如如不動卽又曰觀自在
也或謂觀世音之轉而爲菩提達摩教外別傳不立文
字而今乃以梓經擬之不亦左乎是不然當同泰永寧
之際南北人主徇於有漏之果而泥於文言之粗其用
益繁其浸益遠故達摩出而救之五六傳而後卽心非
心之教大行而吊奇者至焚像棄經書七佛名於袒服
而流至於倡狂自恣併其跡而失之蓋棒喝之教窮而

教典與宗皆兩屈矣若觀世音之再轉而爲達摩也寧
不思所以更救之乎余不敢遽謂密藏爲觀世音轉要
亦能不失其意耳或又謂此末法時也薄伽梵嘗授記
矣念不久且歸之娑竭龍藏而何以梓爲卽梓豈復有
如迦葉阿難者能傳佛印也則又不然後慈氏而成佛
者非我瞿曇記耶一奮迅而立超三劫夫馬知末法之
中無龍女者出彼龍女寧受記者哉密藏其勉之諸爲
密藏緣者亦俱勉之

刺大藏經序

汪道昆

不佞故不佞佛守儒家言其書五車其所誦法一稟于
六籍丁年始親內典若河伯之涉大方四擊汪洋莫窺
彼岸旣而探西來意跋最上乘乃知教外別傳不立言
語文字本然具足非卽非非捐耳目黜聰明猥以無得
爲得矣顧喪家窮子迄今猶復故吾一衲不存珠將焉
索要之利鈍異器頓漸殊塗如皆上根無庸大藏則如
來出世者何事度世者何因說法何用四十九年集經
何用五千四十八卷是訶佛也是燔經也如學人何故
太上無言無不言如來無法無非法無以觀其妙則默

存有以觀其微則言顯一真四諦將無同乎吾聞密藏
開公通佛心具法眼逝將闡揚三藏利濟衆生則以經
度尚方儼若中秘刀布不易購舟車不易通僻壤遐陬
千歲不覲彼倂倂乎不知嚮往夫非河沙衆耶乃今校
舊梓以求精良易方策以從簡便計期餘什數襍計費
約三萬緡務在流通庶無擁闕于時質之吾友陸尚書
馮太史唯然力贊之王長公能自得師相與印可二三
君子爲之嚆矢言人人殊尚書則曰不藉緣因則不明
正因不明正因則不得了因言悟入也太史則曰或以

尊重爲佛事我以流通爲佛事言權宜也王長公則曰
梓者法身也流傳者化身也昔梓圓也今梓圓而滿也
言周徧也諸佛子法王子長者子有味乎三君子之言
由是發菩提心施菩提力滿菩提願凡諸罪福惡足以
溷高譚竊惟不佞凡夫自矜狂慧今茲之藥得大醫王
顧夸父窮追曾無及于佛日我躬不閱遑恤秦來鮮克
舉之愛莫助之吾甚慙于開士維茲首事願與諸佛子
法王子長者子矢言者三一曰繙二曰契三曰忘經成
矣非窮年不能睹其全如櫝而藏之奚益第齊心誦說

如聞獅子吼振給孤園是爲栴檀林薈澤攬矣則深心也緇而不契口則是而心則非要必得之口而印之心混融塵刹久之徧踊徧擊觸處洞然是爲海潮音鏡智圓矣則妙明心也契而不忘殆將守筌蹄而亾魚兔必也默成而信歸之坐忘無實無權無顯無密是爲虛空藏諸有空矣則無所住心也斯意也吾師師師說之詳矣不佞何說哉

刺藏緣述

曾乾亨

震旦自東漢以來佛教隆興其中苾芻建刹焚誦登壇揮塵作佛事者代不乏人惟流通實所鮮觀夫流通者徧植般若之因所謂在在染旃檀香處處聞塗毒鼓泥洹家希有功德也而非大藏廣布其曷臻是有幻乎本師密藏開師慨然興思曰昔龍樹大士自龍宮讀華藏遂潛誦八十卷秘文以出而宏顯于世般刺密帝翻膊藏首楞嚴泛重溟而入中土今人願力何獨異古人願力於是誓刺此藏典又以梵筴請艱欲易爲書冊以便流通謀之大司空陸公少司寇陳公及予同年馮太史而下咸報可予從長安晤二師實重有感焉頻年奔逐

風塵屢入長安觀世態之遷謝觀人心之澆喪至于今日殆不忍名狀蓋 國家法令所不能禁而聖賢理道所不能挽間嘗與二三學佛者俱見其志意堅固戒立精嚴語染業不啻蹈鼎鑊獲解脫不啻斷微纒乃知如來真爲末劫衆生示現而今日流通此法則時節因緣者非歟或者謂予子學聖人奈何漫爲左袒且寂滅之教不可以治家國而孔氏之宮庭胡遽啟籬籬而入他道也予曰夫遺倫物而趨寂滅者二乘之斷見也一縷三食孰非究竟酒肆庖宮立證菩提誠何有于治理不

識諸法之無性不明萬緣之無體其安能出世不能出世網安足語經綸且廣大深心如來與尼山夫子一也藉令佛道違拒聖道則佛道礙聖道違拒佛道則聖道礙曾謂兩家大師有是乎吾人馳驅名利之坂出入市朝之間啖肉嗜酒未聞有礙未聞扃籬籬不入一切乃獨于此云然何哉其益非尼父之心矣夫無知空空至難言也夫子自明之外惟于陋巷之子許其屢空則何以說焉致虛靜篤之旨視無上菩提殆隔數塵夫子以爲猶龍且承稟而趨下風然則大聖人之虛受其於此

之流通當必輾然而首肯矣信及夫子之首肯卽信自性之真如信自性卽信佛祖夫遍觀一切衆生咸具菩提者是佛祖之真如也滋茂熏修能無藉此一段公案是又可緩圖哉近世學者人我山高未究聖人廣大深心不無有妨流通予深恐其墮彌戾而入泥犁故因表而申之以堅此向往因緣俾願王速成就爾若兩開士刺經機緣暨我 二祖崇典弘法之心十方共誓擁護之願已詳諸名卿敘述中茲不具論

募刺大藏唱導文

瞿汝稷

世之誕佛者皆比于范縝之神滅者也而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卽心也卽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叅贊化育者也是豈形之所及也惟聖人爲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亾特不知其卽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徇于形於是遺範圍天地之廣大而自狹棄曲成萬物之微妙而自穢終日役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愍焉故論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謂之道復慮人之自畫而高遠之謂非已所及也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

之謂之神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堯之所以堯窮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溯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哉形有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竟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縝之言曰形卽神也神卽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藉如縝言操則存者存形歟舍則亾者形亾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百骸九竅六臟誰爲然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夢說築巖豈目所矚處今而憶昔在吳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縝亦不思甚矣履帝武敏

而生棄杜伯關弓伯有爲厲墳典所載未易悉舉是皆迦文之所倡乎故縝之言形卽神也形滅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君子之所棄也是使人重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何以言之謂形卽神則舍形無我舍形無我則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禮義維之是強也是外鑠也神不滅而謂滅則堯桀均盡顏跖均生均生則縱佚者自適均盡則好修者徒勞于是示之以餘慶戒之以百殃則見以爲茫昧而難徵也揭之以仁義則以爲仁義櫻人心揭之以性善則以爲性善非定論善惡混

幾何其能信之于是聿皇得喪徽纒貪毒惡積而不可
掩罪大而不可解沉淪昏衢莫能自出旋復流浪爲苦
無已如來智入三世圓應衆機五時說法海墨不可勝
紀其流入震旦者纔海墨之一滴是爲今一大藏其語
報則徵之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知三世之報則堯
桀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疑故下馬者得其
說必惕于三世之報惡不俟懲而革善不俟勸而行矣
上馬者得其說則妙契性善之真居仁由義若耳聽目
視何有櫻吾心哉是以聖賢之教得如來而大暢惜哉
纘之不講謂神滅形滅而誕佛也惟如來之教能窮此
神之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者無盡大海之一漚耳
元會運世者無盡時劫之一瞬耳語其妙則無聲無臭
此之空諦也精一執中此之尸波羅密也一言演爲無
量義竟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墨之是非黃老之秘
密與夫百家之雄辨一言蔽之而有餘也佐堯而堯佐
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護世以之而護諸衆
生帝釋以之而離愛梵天以之而勝慧二乘以之而廻
向真乘菩薩以之而證入妙覺四聖六凡無根不被故

其言必至于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窮神故其要必歸于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盡而無餘矣是以世之興王莫不尊尚三藏之備備于貞觀五宗之盛炳燁于開寶興國于時傳經之僧往返西域至勅王公百辟送迎宿衲出世示寂宸蹕時臨焉而語唐宋之治莫盛于此時乃若三武宣和之礪法則亦自礪其祚理亂之階實有深繫故我

太祖

太宗彌極紹隆

太祖既刺大藏于 留都

太宗復刺大藏于 京師 列聖纂緒底今無替至於

列代名卿宿儒或行峻一世或文雄百代龍翰鳳鷁之彥蘭薰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願真靈箴者數之更僕未易終也考其人之操履事業皆彪炳史冊故未嘗以嗜此而壞世間法也或者謂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惟恐入于其中夫飽梁肉者必無求于粢糲服縞紵者必無取于短褐以短褐而棄縞紵以粢糲而棄梁肉雖愚者不爲也使道德之蘊不出于六稅性命之微無過于諸

儒則彼固皆含六稅之腴入諸儒之室何肯悅諛辭而釋微言就僻行而鑿大道乎是棄縞紵而求短褐之類也非人情矣嗟乎四大假合也百年旦暮也昔之所歷于今奚存今之所存又何可恃至愛終離大業終棄神之未窮茫茫安託適百里而不得其所託則皇皇焉浩劫之適何翅百里七趣紛遷所託非定徃百年之得喪而輕浩劫之流浪可不謂大哀耶故濟我于一時者不及濟我于一世者也俾我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我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我于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何姑

未敢論受果登地第能汎瀾覺海少漑餘潤則契根撥塵塵靡不周徧法界故不獨可以窮神亦可以窮形色之原矣于是纏蓋不能縻陰陽不能控脩兮其翔泊兮其集得固如也喪亦如也未游焉者不獨喪之爲喪旣游焉者不獨得之爲得念念滅盡而非斷古今不異而非常畢化沙界而一無事默然宴坐而萬行嚴往來生歿未常生死出入淨穢初無淨穢豈將來而後證審于今而不証是以究曠劫于刹那收九類于半偈莫尚如來之教矣密藏幻于二上人以南北二藏皆梵筮流通

不易思刺方冊廣其流通拯溺之慈甚盛諸龍象敷美
其事盡矣予特恐世之誕佛者或沮之遂書此以輔章
馱氏之跋折羅杵云

密藏開禪師募刻大藏序

傅光宅

夫佛力宏深無生不度羣迷業重正法難聞卽聰明之
士或終身不耳佛名便博雅之夫亦窮年不目佛典况
復愚癡下流無所聞識者哉其或志向高明識趣玄遠
者俱謂一言悟道何假博聞諸佛唯心豈須教典寧知
竟其妙義固隻字全無布爲玄言則萬函莫盡菩薩尚

皆依教而入衆生豈能捨經而修哉此大藏之流通所
以不容已也密藏開禪師者夙契心宗力承道脉憫末
法之易弊悲衆障之難除爰發廣大之心用開方便之
路遠乞檀信獨任勤勞使其工費省而便于流通卷冊
輕而易于攜載庶幾窮鄉下邑無往不周貧士愚夫咸
得而誦雖根有利鈍信有淺深而種菩提因長般若智
起剎那之一念證僧祇之三身則不可以彼此論矣况
復上智辯才因言悟妙勇猛精進卽象超玄者其利益
又安可量哉故大司空五臺陸公光祖少司空慈航亭陳

公瓚太史具區馮公夢禎等皆以宰官身具菩提智共
欣勝事喜助信緣禪師之宏誓大願不可稱量名公之
妙德深功豈容思議余作宰吳門既聞善舉今官柱下
寧負初心更復參達觀於天池見密藏於帝里針投芥
子水入江流幸前劫之有緣期後生之無誤忘其愚謬
僭爲敘言嗚呼佛爲四生之慈父法爲苦海之鉅航達
官長者總爲佛子佛孫信女善男盡是法門法器種無
漏之良田成無上之正果誰謂雙樹之下久別能仁三
會之中難期彌勒也哉

贈幻余密藏二師唱緣刺大藏敘

于玉立

佛典雅以梵筴傳及國朝惟南北二藏法窮於所不
能普幻于密藏二師慨然悲之願廣以方冊聿續慧命
此許彥周所稱貫高田光之用心也將挾冊以游玉立
贈之言曰諸佛大慈爲衆生故破一微塵出大千經卷
密之明之權之實之法雨普澍三草二木邪種焦芽無
不滋茂而實未嘗外衆生心別立一微塵法蓋衆生心
卽佛心衆生現前一念全收一大藏教而自情生境發
覺路深扁乃安處火宅相恬以嬉非大慈悲父善巧方

便有永劫鑊湯爐炭耳卽非光明不足如翳眼何由斯
而論則四十九年說法不異以頭目髓腦普施十方而
衆生仰怙一切修多羅亦如頭目髓腦必不可無無之
則命根斷噫可悲矣况以娑婆濁惡涉象季之陵夷乎
其津梁何可不廣哉故由梵語而華言由梵筌而方冊
譬震塗毒鼓于須彌巔始得聲際四天下蓋迦文旣不
容掩口則末代兒孫義當鼓揚而說者曰世冊之乃無
當于莊嚴殆不知衆生妙得於言音文字而游行于如
來大光明藏於一毫端有千萬億炳煥齊明是所稱無

相莊嚴雖盡虛空作琅函玉軸曾未足以喻絲毫許也
善建者志存其大識法者事徹其源則庶幾其見二師
之心乎方二師起願時余固籌之念衆生苦惱弗復可
忍而沾濡法潤永息苦輪得早一剎那爲快然馮虛責
實蓋難爲功普於爲緣則又晚也遂願盟諸吳中法侶
爲傾貲亟其成間以請之吾達觀師師佛然爲嘆謂是
最勝佛事爾何得以格量心當之夫一毛之施一飯之
供終不壞滅况以資財振法鼓則兩施圓收故于是而
或一滴一塵一願一力微而至于一讚嘆又不然以至

于無心而聞有意而謗卽一大藏教未暢波瀾而衆生
八識田業已大有是事奈何以無邊因作狹劣想乎則
定策廣募嗚呼余立主張速成吾師主張廣募是果同
耶別耶善信之士憐余所以速成之心感激於吾師所
以廣募之願將必有愴焉而悲烈焉而奮不入思惟而
真心自勸者余又嘗考佛之誠言五十六億萬歲有大
丈夫來自善足天於龍華菩提木下三轉法輪度諸有
緣嗟乎緣寧有逾於此哉則二師所游疏冊所經聲傳
所及實龍華老子前旄盡大地人宜急著眼於此蹉過
長夜漫漫何時旦乎

開公募刻大藏序

虞淳熙

衆祐與其滿分二身之開心地藏也蓋自開化中陰以
至磨胸示趺合爲一藏離爲八藏結集者羽翼者千門
競啟而天龍之所秘青象白馬之所不勝者猶故未入
支那也一時同業之倫伽蘭恨不遇于始迦葉幾不遇
於終吾等乃幸遇于末法之會其曲指人心直指人心
爲人心而出現于世乃人心竟安在耶雲臺寶網毛孔
光明消香飯聽風柯及淨名所載諸佛事吾不靳遇矣

衆祐爲我選卷荷之根八千返而聒之豈不當機哉兜
玄國亂鬻塾小豎言提其耳咻以七略四庫浸假而化
爲蟬魚三食其中徵六藝則應以經徵九流則應以術
徵千古則應以史徵圓測勾服楓棗之局黑錦之囊推
而博盧雉于閭浮括英雄于一洲則有喙三尺無不響
應卒徵其心身如枿貌如灰口如緘結卽漫然應之剖
其中扁飾以丹絳七節曰小九宮曰大拘蔽曰人虛靈
曰道此世之所號爲誦詩讀書博物君子也而卒不知
心永平以來士之闡者疑貝榮漢炬勝竹燔秦焰也出

羅什之舌以爲證謂夫夫咀薶焦哺我雖失故味心藉
其養于是明心者遂不下數千百人大抵多薶髮之徒
其間鸚鵡鸕尚與印土泥蛤埵蟻同沾靈澤而薦紳
先生顧反攘臂掩耳以自失其心則日外救形之典不
及日內濟神之典明矣二典分攻內典者見藏而忘心
日理絲筭沙于所謂教者無論分河奪衣卽賢首天台
慧觀光統岌師劉虬諸黨各鳴桴相向而八藏學者遂
有八心一旦請平玄覺飲曹溪之鉢子璿登台衡之席
永明懸百家之鏡稱一心矣試徵其徒曰何謂心輒遮

以百非表以萬法揭頓教圓教滿字無字而當之斯其
珍見留悟擬心失心與薦紳先生一節也嗟乎攻內典
者往往失心如此開公奚以災木而動梓人爲宣灑曰
唯唯否否此夫嚴事梵筴之過也往宣灑無端求心取
天目梵筴繙之非盥手不敢近偶得禪源詮集傳佛心
印記蘊于心而他筴以難數盥弗涉也便讐南宗已獲
五燈方冊生疑至今假令皆方冊也以吾書淫之僻窮
年周之何至讐所不當讐者因是以知縉紳先生所云
華嚴不如艮卦梵音足比淫聲皆不見大藏之全者耳

開公自以方便而貫華方便而員多方便而皮骨方便
而楮麩方便而梵筴方便而書空書視書所坐之石無
不可隨順者則行方冊之方便何不可也毘尼通七衆
無取加點呪心恣五辛無取潔壇剖塵而出經塵卽經
也奚爲避穢煩惱等卽菩提煩惱等卽經也奚爲偏上
嚴敬庶幾稻麻竹葦之人乘方便而見全藏見全藏而
明真心乎令麻葦人于此明心彼人一毛端上轉法界
輪而我災木非但迸出舍利亦復一策一磔攝麻葦人
心罄無不盡其視閉藏而僅得五言之解若朱利槃特

者不徑庭耶雖然神訶康樂僧糾奉御鬼責庾信物瞽
昭明竝人非人等加護之力獨奈何容五部六冊者而
使忽列于金函哉瑜珈禁于 天朝演懺害之法眼沉
于日本台教妬之此靜藹所以捧心而開公得無意乎
或曰六師者論之賓十乘者咒之用百界者夷之府子
胡不入魔境而生格量心宜灑曰若無乃稱妙臂經云
誦經不驗如嘉種失時若非時而作此言終失心矣尚
求之心無爲經轉吾所憂者開公必能辦此

刺大藏植疏

管志道

藏經之議易方筴也肇自密藏開上人裁于大司空陸
公光祖太史馮公夢禎等而余亦加贊焉或有以輕褻
聖典汗漫時日爲疑者讀司空太史所爲敘蓋詳矣藏
上人挾伴北游將復謀於妙峰禪伯吾知其必有合也
則願以此大事因緣訂諸十方佛子昔我釋迦世尊在
因地中共諸大菩薩暨無漏聲聞文殊普賢迦葉阿難
等衆修無上道或現比丘身則互爲師友或現國王身
則互爲主輔或現居士身則互爲眷屬歷百千萬億劫
不相捨離以至於登正覺何也則三寶之因厚而植緣

深也。叔世道微，無論拍肩執袂之徒，易合易攜，卽聞三寶名，行佛門事，而能以道法締深緣者，幾哉。茲舉也。經翻一大藏，藏通南北，宋三刻期，訂十數，襍貲募三萬金。若倡若和，若自施若勸施，若校對若繕寫，若鑿梓而流通，俱有無量功德，爲當來成佛根本。不啻如法華經中所謂散心稱佛，尚成佛道已爾。篤信審思，寧無慶躍至于發願之弘，監持念之堅，脆助緣之厚薄，共事之久近。又成佛後，先之頓漸之攸分也。深心奉刹，世尊且爲證明矣。而禪者或以爲向外馳求，事是未知福慧兩嚴事。

理無礙之說也。且藏上人與陸司空馮太史二三開士，方究心向上一著，求無師智，余亦不自揣量，以唯心淨土法門樹于吳中，而俱不捨此刹。經功德豈槩以羊鹿小車自耽娛哉。蓋聞道無揀擇，貴在知時時節，因緣作佛事者之所乘也。竺法蘭始入震旦，必以四十二章達磨航海傳宗，必于梁武之季，棒喝交馳之後，狂慧將猖，則衛元嵩不得不逆行，于周武宗教兩衰之日，昏散難拯，則板獨空不得不猛鍛于牛峰，皆時至而事起耳。以今末法，鬪諍衆生根劣，展梵本者，憚其煩購全經者，艱

其費易爲方冊以從縮若素簡便之情時節因緣至矣
佛子其能違諸二三開士所爲惓惓諗諸衆也上人行
乎哉遙往遙復了此大事微塵國土必有先得此心之
同然者

募刺大藏經序

張壽朋

壽朋凡夫也凡夫往往執有執有者妄情耳乃謬自指
曰吾性則然吾性則然旣謂之性矣所有愈真則所執
愈堅守漚生電滅之四大如繩結膠固牽鹿夢蝸鬪之
五蘊如掌握囊貯持愛憎取舍如別蒼素而分胡越視

人間世爲吾身必不可脫離必不能超出之境視吾身
爲必可生不可死之物刹那刹那百結千纏隨斷隨續
執有一念爲之也嗟吁誰有哉一旦得佛典誦數十字
朗然開笑蕭然虛游蕩然數十年前妄情如林間竹柏
影耳有情冰泮空境秋澄衆生總是佛身大地無非淨
土昔聞半偈者上樹報半偈之恩佛恩如斯壽朋未知
所報第令衆生是佛則我報佛矣作如是想密藏開師
自南游燕募刺大藏經若與我想會爰屬壽朋序其事
夫所稱卷則數千卷刺經費則數萬金南北兩板未易

印請而方冊不難于持載諸語此則陸司空馮太史諸公序之矣顧破三藏皆文字之說我第應之曰如君語佛可以無經破方冊起輕褻之說我第應之曰卽稗官農圃之書誰其使汝褻狎之汝自生慢心破數萬金難爲作緣之說我第應之曰募金且難捐金且難作佛者亦人持三語破三難經其成矣夫壽朋聞佛典以來求報佛恩第令衆生是佛佛者心也聞佛者經也成佛者非心也非非心也非經也非非經也熏聞衆生經其後耶壽朋寄跡曹郎需明年之春季當三載考績藉令無

罪過復其職復職之日旋自乞身歸西山戲斑娛二親之暇輒與舊日往還二三開士分募東南爲藏師偏禪可也彌勒成於佛後意者壽朋刺經于藏師之先也哉稽首訂盟佛曰如是

宋文憲公護法錄序

錢謙益

謙益恭讀

高皇帝御製文集稽首颺言曰天命我

祖統合三教大哉蒞以加矣已讀故翰林學士承旨文

憲宋公集則又嘆曰嗟乎夫憲章

聖祖者舍文憲何適矣

聖祖稱佛氏之教幽贊王綱開國以來凡所以裁成輔相設教祐神靡不原本一大事因緣而文憲則見而知之爲能識其大者廣薦之記楞伽金剛之敘通幽明顯權實大聖人之作用存焉傳有之金鐸振武木鐸振文文憲其

高皇帝之木鐸與由文憲以闕

聖祖之文其猶易之有翼春秋之有傳也與聖人之言天也算以周髀測以土圭而天體見焉于以憲章

聖祖蓋思過半矣

聖祖現身皇覺乘願輪以御天文憲應運而起典司禁林輔皇猷而宣佛教前代以翰林學士爲內相

高皇帝不置相文憲有相道焉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文憲以大儒應聘君臣之際史官頌之至今抑豈知其夙受付囑開華嚴法界于閻浮提其爲雲龍風虎又有大馬者乎姚恭靖之于

成祖闕現稍異要皆後天奉時佐

二祖以章明佛乘日月未改聖謨洋洋而儒生掩耳如

塵沙劫事豈不諄哉或謂文憲故服習程朱程朱辭闕佛氏凜于戎索何可越也於戲

聖祖不云乎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夫道譬之則日也

聖祖出而日中天矣程朱見日于曠隙文憲見日于扶桑其廣狹至不同量也生盛明之世而墨守程朱終不能仰青天而覩白日悲夫文憲集無慮數十本余按次其關於佛事者合諸雲栖所輯校定付梓而僭爲之敘以諭于世之憲章文憲三闕大藏入海算沙有如指掌

在儒門中當爲多聞總持至其悟因證地著見于文字中必有能勘辨之者固非學人所可得而評騭者也

題無生募鑄鐵瓦文

釋傳如 戒山法師

雙徑興聖萬壽禪寺唐國一祖師開山上挹靈鷲之宗風下衍牛頭之法派顧燈傳于八十七代而雷震于千二百年慨金碧旣委荒烟龍象徒聞盛世然不有其廢何由以興得吳門中丞沈公之捐資鳳郡知識無邊之殫力遽傷蓮臺之西逝乃當紺殿之垂成但期勝境彌新愈喜哲人間出承常住廓庵而接武兼無生精進以

同盟地匪乞緣布金瓦必易泥爲鐵頃久總祈乎無漏
俯仰惟聽乎有緣霖雨十日寧同敝宇子犁之深悲雲
露萬重豈符石室空生之徧觀爲因更固受果益圓信
佛語不虛善心頓發者矣

題無生上人募鑄鐵瓦疏

沈 淮

若以肉眼觀閻浮提世界等如琉璃脆鐵瓦應無住若
以法眼觀不問淨穢土具金剛體性賢劫常不壞云何
無生禪却住有爲法莊嚴萬壽寺是徑非山義卽寺顯
能所畢竟所能無離卽印空山此山徑常住

題無生上人募鑄鐵瓦疏

沈 演

有僧頎然而長眉燁燁放光手持鐵瓦兩片更兼文字
幾行故作狡獪遊戲卸却老衲行藏莫恠主人粗目試
將泥鐵較量折戟沉沙半消銅雀子墨生香究竟孰堅
孰脆波波着甚于忙太史不作戲論鐵在比丘心裏此
念亦是能所祇今誰來誰去成住豈離壞空更請下一
轉語徑山鐵瓦因緣便作西方公據

題無生上人募鑄鐵瓦疏

黃汝亨

雙徑山有萬壽禪寺唐國一師作開山祖寺以泥作殿
序文

瓦日久流壞與諸刹等寺僧證公以解脫智修真實果
誓發願力易泥以鐵要于長永而浩費難集過遇庸居
上而屬唱緣居士難之曰世間一切成毀堅脆俱非實
相當其成時瓦鑠非脆究于流壞金鐵匪堅請公轉一
語以解是惑證公曰不然所云成毀堅脆者外相也一
念真實無成毀堅脆而大千累劫不與遷流者實相也
法華謂之如如不動金剛謂之般若楞嚴謂之究竟堅
固子試究乞者何念施者何念如其真實是鐵非鐵卽
與如來法身相見歷劫不壞居士聞是語已而歡喜合

掌而作偈言世間一切法有成毀堅脆非相名實根起
竟一念中實卽瓦鑠堅而况金銀鐵給園八十頃樂土
七寶塔非以金寶故攜手片念成是種菩提智是見如
來身貪乞與慳施起念與墮落以此幻與實證諸歷代
祖

題無生上人募鑄鐵瓦疏

文震孟

泥瓦何嘗脆鐵瓦何嘗堅拋却金剛身來尋有漏禪東
西日馳走波波亦可憐衣領徑寸珠不雜銅與鉛若能
自採取金屑都無緣况復鐵與泥分別都雲烟

題無生上人募鑄鐵瓦疏

錢謙益

無生上人住徑山之萬壽寺以行解聞於諸方頃持錫
謁余于虞山莊嚴衍裕具大人相使人見而意清上人
發願欲易殿瓦以精鐵爲永久計乞余一言以爲唱導
夫大千界中不離一念上人願力堅固卽兜率天宮下
移人世亦一彈指間耳於以鐵易瓦乎何有或謂世界
依幻蓋萌鎔鐵摠歸變壞了無實相不知上人一念劫
火洞然不與大千俱壞不應作如是戲論也

募鑄鐵瓦疏

周

祇

吳江人

嘗聞苦海無邊非法航無由穩載福慧兼修非實地從
何肇業所以高人達士於名山勝地往往注念獨專我
震旦國中江南名利無過雙徑自國一祖開山以來祖
祖相傳代不乏人歷諸興廢不知凡幾中丞沈公目覩
頽圯爲文廣募無邊海公殫力拮据善信響應寶殿崇
成渙然鼎新矣獨以山高風廣積雪非經春不化堅冰
非大陽不開陶瓦柔脆半損風霜繼此法席者爲廓庵
觀公遂興憂深慮遠之思誓願廣募賢豪行將鑄鐵瓦
爲蓋作千年常住之計正所謂一勞永逸利窮筭喻矣

良以衆生沒在苦海倘不藉三寶爲福田長夜何由旦
乎今觀公豎此無遮旗鼓與大衆植此無上因緣吾知
毒眼漢見鞭影而行又奚俟予之閒言剩語哉偈曰錢
高北斗不買常年一息不來餘皆剩物藉有待費肇無
待因因而果疾證真常果不俱因至寂滅地究其功
能惟此念始三途極報反此念興孰利孰害誰雌誰雄
石火光中各各諦觀但念無常急急着眼

化城寺迎佛飯僧募緣疏

錢謙益

藏經之以書本行也自紫柏道人始也其自清涼而之

徑山以其便于刺也自徑山而之化城則以其便于藏
也化城之名起于宋賜御書二字遂爲寺額燬于元而
興于明後稍稍湮廢矣澹居鎧公暨諸金湯案故而
克復之築垣構屋其中鳩工藏板各有其所於是煥然
重爲名刹而海內稱弘法之區無化城匹矣法具矣不
可無佛適有比丘慈門造大像一於虞山之麓思爲室
以居之而度不能辦也遂舉而歸之鎧公而化城于是
不患無佛矣佛具矣不可無僧包腰行脚者朝夕過化
城安所取餽粥焉鎧公乃乞粟四方以給之而化城于

是不患無僧矣佛法僧三寶具則是化城也卽謂之寶所可矣嗟夫事以時興時以緣會道法之有顯晦猶寒暑之有進退果實之有生熟不可強也自世尊說經慶喜結集垂千年而入震旦聖僧輩出易梵爲華而經始便於誦說又數百年而有鏤板以傳印代書寫而經始便於流布又數百年至今復以書本代卷帙而經始便於印造便於蓄貯從源遡流愈變愈巧愈簡愈妙紫柏之利益羣生豈有量哉然剎藏之功必待化城而後畢化城之美必待迎佛飯僧而後備則地利天時人事固有相須而成者故愚謂鑑公斯舉也于過去世必有希有奇特之因於見在世卽爲希有奇特之緣於未來世必有希有奇特之果凡捐施貲米乃至一錢一糲之微與夫隨喜勸導一筆一舌之勞皆當於龍華會上歷歷證盟功不唐捐也願我善信聞且見者作希有想作奇特想如趨晨市如赴選場庶不虛度此福田也

安樂寺募建殿堂及供單緣起

王在公

古德云一法若有毘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故六度之中以檀波羅密爲首餘杭舊有安樂寺

侵蝕有年幾成榛莽宋元實嚴印持諸君竭盡心思與
魔力爭以存斯刹無畏禪師捐其衣鉢以修復而殿則
漏濕堂則狹小難以安期且供單未備尤爲缺典願大
心之士慨然樂施一切所施悉廻向般若推三輪而無
著超二乘而直上勝事旣畢福慧二嚴一時成就無上
菩提現前不遠

題徑山下院安樂寺重建禪堂疏

錢謙益

武林自雲棲出世精藍寶坊梵唄相聞儼如極樂國土
餘杭獨窅焉無聞元實印持二君乃能奪安樂古刹於

魔波旬之手化火聚爲清涼變屠肆爲佛土此末法中
甚難希有之事也塵沙諸佛所共讚嘆凡我同人有不
轉相告語成此勝因者耶無畏禪師吶吶如不出口然
機緣所感當使木馬夜鳴西方日出無待浴門持鉢也

募建普慶福田寺疏

宋奎光

余于凌霄護法識臨安孫茂才云知爲篤實居士也未
幾以普慶因緣告余曰徑山故名雙徑一自餘杭而東
爲化城一自臨安而西爲普慶自國一開山以來歷唐
宋與徑山鼎峙入我明依然寶所後化城夷于草莽而

普慶舊額猶存智禪師碑記與趙松雪書法憑而吊之
想見莊嚴境界願化城廢而復興普慶雖未盡廢而一
綫之額漸歸圯沒自臨安而借徑徑山者每用嘆息謂
安得僧如淡居弘護如吳方伯者爲恢復舊觀以故僧
某發大誓願祈與化城聿還其舊嗟乎普慶與化城難
易亦較然矣化城無尺土而普慶寺基無恙化城作難
首青衿而普慶發心有居士化城坐落魔境降伏實難
而普慶寄刹仁里重以邑大夫撫字之餘易于慮始處
易興之地而加以僧某弘誓之初所謂事半功倍端在
于此余言不足爲建刹重刹自有足爲檀施重者何以
故徑山雙徑不能阻西來一路也佛法因緣不可思議
第告之十方當必有欣然子來者

書一輪禪師徑山結庵卷

陳繼儒

字仲醇
華亭人

識時務者謂之俊傑非獨經世卽避世亦然方今海內
多故遼左川西以及東省赤白羽書旁午奏闕下募兵
徵餉椎髓及膏百萬生靈化爲血海顛山迄今未有寧
宇盼望忠孝男兒爲國家出死力而文罔議論束縛太
苛莫可措手足若游衲往來國門輒指爲妖爲間雖鳩

摩羅什佛圖澄復生亦不知揣作何等相矣一輪禪師
目擊此時流弊投入徑山之北有同安舊道場縛茆墾
田終日參禪透入雲門宗旨其餘惟火耕刀種草衣木
食不復問門外十步事矣余嘗謂了明生死便知現前
皮袋自無始來拋擲千千萬萬豈必戀此軀殼及眷屬
身外物等不戀身家撥轉此念爲子孝爲臣忠爲英雄
立榜樣爲 國家出死力皆由死生上看得分明故也
輪公有同心老居士可以此示之

題無從禪師徑草

李

穀

字孟芳
常熟人

游西竺之大者視東魯不啻一區顧托足不出尼山去
印度必不捷他不具論遠若徑山近則雲栖可徵也無
從師少師孔氏晚入薄伽般若智圓言思路杳余末由
窺第窺之于詩謂非直捷無礙悉自妙明光中流出者
耶其于西方品位不知當補何處若詩則已超季潭諸
師而上之矣

全室外集序

朱

右

編修

季潭詩爲五十五代禪師著有全室外集古近
體諸歌詩凡八卷不能盡載特存其二序云

往予客金陵今中竺季潭師從龍翔廣智業與余仝里

序文

閉情設驩合且以遠大相期待日切劇於文事游從薦
紳宿德間往復聞問爲甚盛也時嘗厭世之爲文辭者
識性不高則見地膚陋體裁無度則鋪敘失倫且曰學
固弗如是已也乃杜門坐一室取古人載籍矻矻讀之
至忘寢食將求其制作之體與所以立言之要其志可
謂大矣旣而師上徑山掌記室元叟端公會間復歸龍
翔余亦還留中吳數學廣業比載晤金陵而師之學已
克然有得沛然不可禦矣自是遭時多故予避地姚虞
間時出主宣之水西寺風塵修阻欲見無由俛仰二十

餘年已茲獲遇西湖之上握手道舊因出其平日所著
全室藁若古詩樂府歌行唐律凡若干卷讀之終日不
厭惟見其高古溫厚風度悠揚燁然若翔空之孤鳳覽
德來儀欲快睹而不可得也昂然若霜晨之老雀聲聞
九皋欲近之而不可卽也追乎黃流之玉瓚纘栗而有
章也澹乎清廓之朱絃一唱三嘆而有遺音也是非其
識之高工之精而趣之妙能若是乎置諸古人未易甄
別詎不可以行後也哉尤足以副予夙昔之望矣抑余
嘗觀晉唐以來高僧以詩名者固不少也若支遁之冲

淡惠休之高明貫休高已之清麗靈徹皎然之潔峻道標無本之超絕惠勤道潛之滋腴雖造詣不同要適於情性寓意深遠至于今傳誦不衰季潭師識地高邁調趣清古導揚規詠有風人託物之思得三百篇遺意傳之將來豈居澈休輩下尚當有知音者矣

全室外集序

王

達

侍讀學士

釋皎然曰詩有六迷七德以虛大爲高古以緩慢爲淡汙以詭差爲奇以錯用意爲獨善以爛熟爲隱約以氣劣弱爲容易此六迷也識理高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

體裁此七德也余以爲論詩若皎然者可謂知詩矣夫六迷者世之恒病七德者罕見其人余嘗嘆息詩雖爲道之末藝然有道者之詩則七德無不備也季潭泐公以博大之德圓融淵偉之道陶鑄龍象出而爲天下叢林師間作詩章渾涵汪洋千彙萬狀而一以理爲主抑所謂七德者歟

太祖皇帝恒稱爲福慧僧且和其詩百四十五首美其兼通儒而神不妄馳夫以

太祖皇帝之明聖乃眷寵贊誦若此草莽之士其敢致

訾於其間哉今將鈇梓其徒永祚如昇求余序之嗚呼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非不作而不出乎性情失中和之道也詩能出乎性情則中和自萃而無六迷之病矣此集也皆根乎性情而七德具備詩之所用雖同於皎然得君闡教則非皎然之所及也憶余少時頗嗜辭章公一見之大加獎譽謂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余之感公非一日矣今讀公詩敢不贅一言以報公哉雖然其徒鈇梓流行者義也余之序公集者禮也若公之圓融淵偉之道如春行大地而無滯迹則豈能以文詞而名狀之哉

徑山節要引

倪 瑗 進士

嘗聞正法無法闡之以法則支妙心唯心窺之以心則晦自語錄雜出觀者望洋而至道爲之一病矣嗣禪師明秀乃取徑山語錄而萃其深著明切者爲一帙以示予謀重梓而沛其利于天下愚詢其所以利者則曰日月有限而昏明乃出于蓮花山河無垠而胥彌乃藏于芥子至道若是乎難喻也姑卽其形聲色相者質之可乎夫如來肉髻觀音千指徧身毛孔作聲華土莊嚴妙

相觀之者云有色乎無色乎有聲乎無聲乎有相乎無相乎展轉幻化何以示人証之者云卽此相非此相卽此聲非此聲卽此色非此色超升墮落已歸分別疑之者云法本無相唯相所相法本無聲唯聲所聲法本無色唯色所色卽此範彼總成牽合擬之者云無相而相是謂真相無聲而聲是謂真聲無色而色是謂真色隱護雕籠寧爲真載要之大中爲極人心本虛無爲太極之原虛乃萬化之本夫人而不知也于是卽相以昭幻卽聲以求空卽色以顯妄夫人而不能自拔也于是卽

其形聲色相之外使反而求之飫而通之如天之有相而不見如鼓之有聲而無端如風之有色而無迹知我之有真者知形聲色相之有異者知無極太虛之道有不可分別計較者豈方體之可以盡人塵滓之可以盡法哉人性上不可加一物無心上不可施纖功琉璃原非礙眼赤絲原非素質澄海本無驚濤霽空本無點翳蒼蘊之香波羅之味空中之聲相中之色學者知之乎乃若摘塗者啟天王之華屋渡楫者測海藏之金壺得器者忘千峰之翠色夢醒者悟谿澗之多歧飲冰者知

凝解之同兆悟則有舍則無無則一而原非在彼矣何
佛非塵何塵非佛何空非相何相非空宮商應節何分
律呂夫妻歡洽奚別姓名一志在我何求而不獲雙足
在我何行而不至見者性不見者亦性慮者心不慮者
亦心顯者相不顯者亦相鳴者聲不鳴者亦聲覲者色
不覲者亦色天地日月皆腎腸而皮毛骨骼皆霜露喜
怒飲食男女皆家園而聲聲色色皆相皆故物誰爲之
爾我軌經抑誰爲之內外離卽也乃若辯形是而鏡非
認光同而影異千言之下字字傳聲無始以來燈燈皆

境拘翼求飛孤掌欲鼓匪曰蜚謗實以自沈愚白首儒
書雅心佛教慨至道之高明憫童垂之滯劣擬議忽墮
于頑空苦思終成夫惡識依稀其一竅者光甫遏而疑
興窮研夫百氏者餒愈長而颺甚輒不自揆譬之木馬
蠹則情也火則識也性不可見敷花布葉則性在是矣
心不可求其所以爲之蠹爲之火爲之敷花布葉以及
夫爲之聲聲色色相相者則心在是矣入心道心相爲
出入舍其一則虛明舍其二則廣大至于悠久眞常則
成佛而作祖矣何空之難求而何如來之不可見耶敬

附于篇末以猗夫圓融達順者

徑山節要跋

文 芮 楚中人

夫道果有節要可傳者乎抑亦無節要可傳者乎余聞諸佛諸祖無實法與人而引導衆生不過以假名字而已是諸佛祖亦無節要示人也然萬法千門自有究竟初機晚學必賴宗旨故設方便以引誘者其節要之傳烏可少哉慨自光明種子之壞也久矣每每學者迷頭認影尋牛遺跡而本地風光竟茫昧焉於是有意懷默照作鬼家活計者有向言語上思量卜度爲門徑者有

以心意識爲窟宅者有墮我見網中者有落斷常坑者此皆不能絕生處浣垢濁伐稠林而直取無上菩提也彼抱道者安能坐蒲團上視衆生之流蕩而不指其節要以藥之乎江夏秀上人別號素崑夙有靈骨豎精進之幢悟解脫之境閉關參妙宛然蓮花之不着水寶珠之不染塵所謂歷試于選佛場而心空及第者也至若榻管詠言思超凡界又其餘事楚中士薦紳輩莫不與之驩而氓隸景慕者其頰函拱拱敬如禮佛然一日獲覩徑山禪師語錄不覺法喜禪悅沛然自生而閱之不

厭嘗捧卷示同志曰此其可以藥衆生之流蕩而爲引
誘之最方便者也既又慮求之者泛而無統廼節其切
要者爲一卷梓而傳之誠法門之究竟後生之宗旨蓋
此語此理上人已活潑於胸中而徑山禪師不過先得
上人此心之同然耳學者苟能向脚根下推窮不獨玩
節要之言而能會節要之理則斯道之節要不在刻籐
間而在吾心中矣是上人一人之佛將溥而爲衆生之
佛也其功德豈小補哉嗚呼孰謂道真無節要可傳者
乎謹跋

題無從禪師徑草

宋奎光

字元實
常熟人

余自虞來茗師亦自九峰來大安大安廢刹師將起百
代于今而爲之徘徊焉者也因訪師於所構廬中索其
詩縱觀之風則宗也旨則騷也蓋騷其初地而宗則究
竟也昔皎然住杼山往往以詩句牽勸令人入佛智若
師詩烏容秘而不傳耶

徑山志卷之五終

序文

卷五

徑山志
卷五
終

徑山志

卷之六目錄

塔銘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元叟端禪師塔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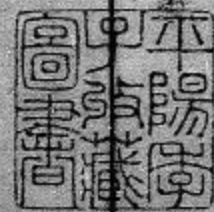
古鼎禪師塔銘

癡絕禪師行狀

竺遠源公塔銘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

月江淨禪師圓照塔銘



張浚

黃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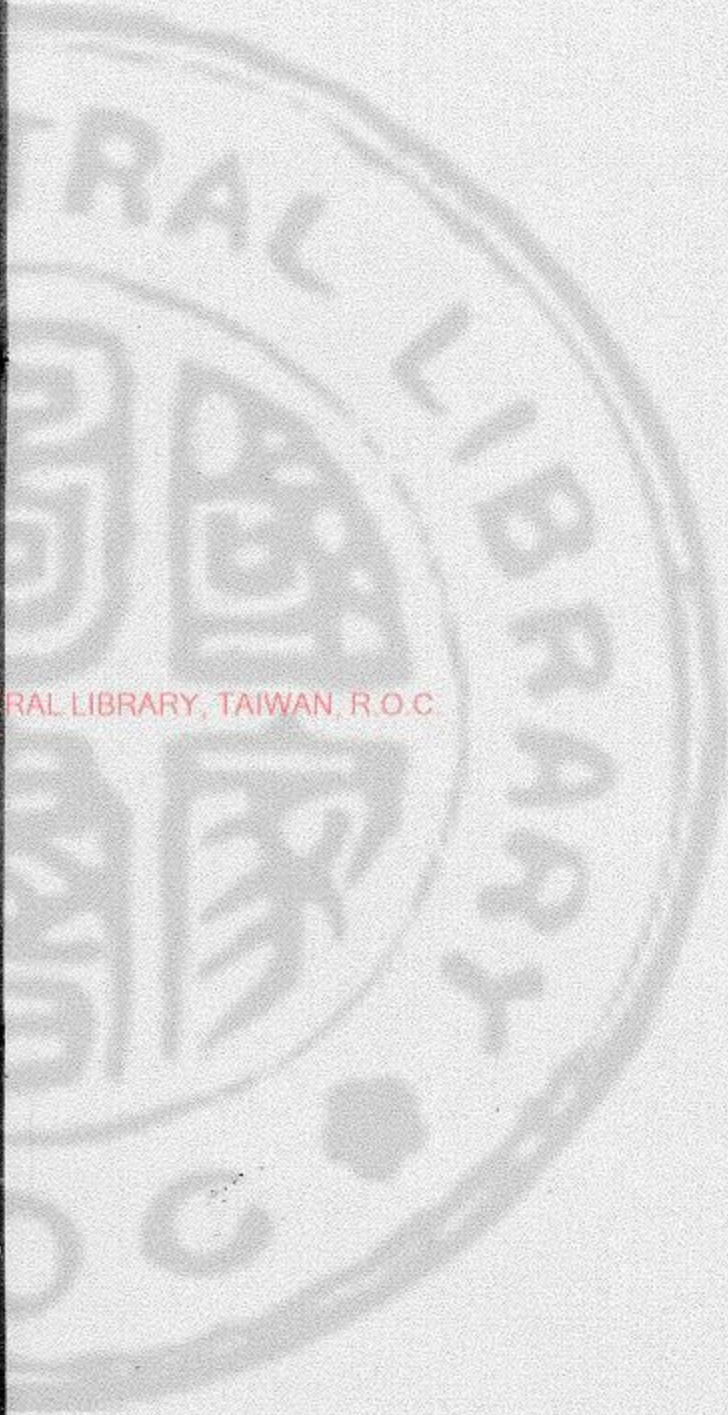
危素

趙若瑒

宋濂

宋濂

胡澹



雙徑林禪師塔銘

方九敘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幻于上人塔銘

瞿汝稷

紫柏大師塔銘

釋德清

補遺

晦機熙禪師塔銘

虞集

卷之六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六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塔銘

大慧普覺禪師塔銘 十三代

張浚

隆興元年八月十日大慧禪師宗杲示寂于徑山明月

堂皇帝聞之嗟惜詔以明月堂為妙喜菴賜謚普覺塔

曰寶光用寵賁之其徒以師全身葬於菴之後使了賢

來請銘先是上為普安郡王時聞師名嘗遣內都監至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徑山謁師師作偈以獻二上甚嘉之及在建邸復遣內
知客請師山中爲衆說法親書妙喜庵大字及製真讚
寄師又二年而上卽位始賜號大慧禪師明年復取向
所賜宸翰以御寶識之恩寵加厚而師已矣仰惟主上
神聖英武資不世出而惠顧一方外之士如此蓋師於
釋氏所謂卓然傑出於當世者忠誠感格得之天理是
以上動宸心眷知特異吁其盛哉自昔聖賢以傳心爲
學誠明合體變化與焉西方之教指心空爲解脫究竟
蓋得一而不見諸用而悟入要處或幾於盡性者所爲

後世三宗竝行臨濟正傳號爲得人超出聲塵不立一
法根源直截以證爲極焜耀震動卷舒無礙如師子兒
游戲自在獲大無畏此固不可以智知識識也臨濟六
傳至楊岐楊岐再世而圓悟師克勤得法于五祖演被
遇兩朝其道蓋盛行矣師實嗣圓悟益光明焉師諱宗
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爲浮圖不欲居鄉里從
經論師卽出行四方始從曹洞諸老宿游旣得其說歎
曰是果佛祖意耶去之謁準湛堂準識師眷睨間久謂
之曰子談說皆通暢特未可以敵生歿吾今疾革佗日

見川勤當能辦子事勤卽圓悟師也湛堂死師謁丞相
張公無盡求準塔銘無盡門庭高於天下士亦少許可
見師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庵曰妙喜字之
曰曇晦且謂子必見圓悟師吾助子往遂津致行李來
京師見勤於天寧一日勤陞堂師豁然神悟以語勤勤
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故未明又一日勤舉演和
尚有句無句語師言下得大安樂法勤拊掌曰始知吾
不汝欺耶自是縱橫踔厲無所疑於心大肆其說如蘓
張之雄辯孫吳之用兵如建饒水轉圓石于千級之阪

諸老歛衽莫當其鋒于時賢士大夫往往爭與之游雅
爲右丞相呂公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會女
真之變其酋欲取禪僧十輩師在選中已而得免蓋若
有相之者渡江而南圓悟方主雲居席命師居第一座
爲衆授道譽望蔚然已而去入雲居山居古雲門學者
雲集復避亂走湖南轉江右入閩築庵長樂洋嶼時從
之者纔五十有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輩前此蓋
未始有也後皆角立始應給事江公少明之請住小谿
雲門菴而浚在蜀時勤親以師囑謂真得法髓浚造朝

遂以臨安徑山延之道法之盛冠于一時百合重趺往
赴惟恐後拜其門惟恐不得見至無所容敞千僧大閣
以居之凡二千餘衆所交皆俊艾當時名卿如侍郎張
公子韶爲莫逆友而師亦竟以此遇禍蓋當軸者恐其
議已惡之也毀衣焚牒屏居衡州凡十年徙梅州梅州
瘴厲寂莫之地其徒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噫是非有以
真服其心而然耶又五年太上皇帝特恩放還明年復
僧服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最後以朝命住育王聚衆
多食或不繼築涂田凡數千頃詔賜其莊名般若又二

年移徑山師之再住此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雖老
接引後進不少倦居明月堂凡一年以終將示寂親書
遺奏及寄聲別右相湯公又貽書於浚了賢請偈復取
筆大書不少亂師雖爲方外士而義篤君親每及時事
愛君憂時見之詞氣其論甚正確晚自徑山來秣陵見
浚垂涕言先人不幸無後某之責家貧何所仰願乞一
給使名藉公重庶有肯就者浚爲惻然興嘆遂奏其族
弟道源奉師親後旣退居明月堂冒暑走其鄉上塚葺
治所存益如此使爲吾儒豈不爲名士而其學佛亦卓

然自立於當世非豪傑丈夫哉卒被光寵表之無窮誠
有以自致也所賜御書建閣藏於妙喜菴與茲山不磨
矣師壽七十有五坐夏五十八年僧俗從師得法悟徹
者不啻數十人皆有聞于時鼎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
道謙遵璞祖元冲密先師而卒我秦國太夫人亦嘗於
師問道焉嗚呼我識師之早此心默契未言先同從容
酬接達且不倦人間至樂孰與等擬蓋惜其淪沒山林
惠利之不溥加于人也然而以道觀之安可以隱顯去
來索師於形骸之內哉我實知師宜爲之銘銘曰

歿生爲一 非想非說 證徹了悟 一息千劫

嗟師何爲 拳拳忠孝 欲廸羣迷 俾趨正教

嘻笑怒罵 佛事熾然 情生智隔 疑謗興焉

天日巍巍 終古莫移 師兮道德 此山與齊

元叟端禪師塔銘 四十八代 黃潛

菩提達磨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止中上直接
上根其後枝分爲二心印獨付於曹谿派別爲五而宗
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
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

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王氏能通五經師生而秀拔幼不茹葷超然有厭薄塵紛之意六歲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二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城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遠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叅藏叟和尚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頓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

師云和尚漚叟便棒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領之卽延入侍司是時衆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旣告寂師至淨慈依石林鞏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眞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眞公於承天復叅雪巖欽公於仰山雪巖問何處來師云兩浙巖云因甚語音不同師云合取臭口巖云懶徑橋高集雲峯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

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咲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送師歸蒙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澗右虎巖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焉旣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詩百餘篇皆真乘流注四方納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覲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辦香酬恩歸之藏叟馬學徒奔湊名聞京國後三年癸卯特旨賜惠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政事張閻公任行宣政使首舉師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寺當久廢之餘師爲樹門榜而正隣刹之侵疆治殿宇而

還叢林之舊觀皆出公外護之力皇慶壬子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于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卽拂衣去養高于良渚之西庵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四衆咸謂非師莫能荷負其任相率白于宣政行院請師補其處泰定甲子用使院闔詞奏請爲降璽書作大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閩而慕其道者鱗萃蟻聚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爲幸徑山自大慧中興後代有名德得師而

其道愈光師嘗勸一新到僧云何方聖者甚處靈祇僧云臨朕礎師云杜撰禪和如麻似粟叅堂去又礎一僧云碁盤石斫破你腦門盃盃池浸爛你脚板僧擬答師便喝又礎一僧云擘開華嶽連天秀放出黃河徹底清卽且置平實地上道將一句來僧擬開口師便打其機鋒峭峻多此類師以呵叱怒罵爲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爲藏叟之的傳一人而已師之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而其道德聞望爲朝野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銜意漠如也

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於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佛涅槃後一日以至正辛巳八月四日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已休吸之尚未舍寄同諸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衆趺坐書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留七日顏貌如生

以是月十一日奉全身窆于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于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于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於吳楚閩粵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本覺梵琦中天竺祖銘等狀師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忝從章甫逢掖之後未能於宗門中饌蒼筍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備著狀所述爲序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以究極夫旨趣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孰開我人巍巍大慧垂

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獅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非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慧焉依讚述虛空非愚則惑直書具文刺此
山石

古鼎銘禪師塔銘 五十一代

危素

元順帝至正四年素以王事留覲暇日汎錢湖至青山寺蓋古鼎銘禪師隱處也師方出主補坦洛迦山瞻抱

道風莫能遂一見素旣還朝師兩陞巨刹大振玄學道
重東南凡十有四年爲至正十八年而師示寂其門人
仁淑萬金以書若狀來請銘其塔按師諱祖銘字古鼎
姓應氏世居四明之奉化從祖徽宗叅知政事父貞母
葉氏師生於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幼
穎悟不近葷食稍長學道通左氏書而尤嗜釋典年十
八厭處塵俗以父母命從金峩寺橫山錫公學出世法
錫公鍾愛之二十有五得度受具戒出游諸方首以竺
西垣公於天童山爲內記尋走閩浙多所叅訪莫有契

者時元叟端禪師在靈隱寺師往謁焉一日入室扣以

黃龍見慈明機緣元叟

卽當山四十八代

詰之曰只如趙州云

臺山婆子被我勘破與慈明笑曰是罵耶你且道二老

漢爲復肝膽相似爲復鼻孔不同師云一對無孔鐵錐

叟云黃龍當下悟去又且如何師云也是病眼見空花

叟云不是不是師擬進語叟便喝自是坦然無疑滯未

幾命居記室晨夕警發益臻其闢與一時德譽藹著所

與交遊皆雅望之士去留叢林輕而師愈謙抑自持有

以輿從爲相迎者悉謝絕云惟杖履而已

元順帝

元統元

元年師五十有四始自徑山出住昌國之隆教寺學者不憚步險爭願趨往席下後八年迺遷寶陀寺卽補坦洛迦山也浙東都元帥完者都公威震海上而于師至禮甚恭日本商航數奉國命盛齎金幣來聘師每避去至正五年浙江丞相朶兒知國王領行宣政院事特移師住杭之中天竺七年迺遷師還主徑山師在中竺時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蘓之承天寺見空中有一寶鼎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鼎還賜徑山也詰旦以事質其僧曰此必古鼎禪師還遷

徑山也日與之俱來爲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京司以師法席之盛錫號慧性文敏宏學普濟禪師十一年頴豪亂作師治妙明庵于放生池上曰吾將老于此焉十七年杭再受兵師退而庵居又數月苗獠焚掠徑山承相達識鐵木邇公延師至都之雲居庵暇則詣師諮叩宗門玄旨請禮彌篤一日請看經次師惟默坐公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爲看經耶公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看經去也公以手覆經云請與說破師云伊尹周公阿誰做公遂領悟周貞良公特主

中竺謂嘗闡化是山請歸了幻庵已而有微疾澡浴更衣集衆危坐致書承相囑以外護佛法之意俄而指語其徒曰觀世音金臺至矣吾平生兼修之功有驗也乃大書偈曰生歿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書已擲筆而逝五月二十二日也先一日承相夢師告別卽遣吏候問而師已化去爲之嗟悼不已致賻有加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行院槩郡府官僚盛設俎奠于道茶毘時舌根數珠皆不壞得五色光舍利無算其徒收取舍利與不壞者建塔於徑山及隆教寶陀青山焉世壽

七十九僧牒五十五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若干卷傳於世師意度直率不爲緣飾居處物用清苦淡泊晨興盥頰以致澣濯未嘗役僮僕自幼至耆年未嘗少休怛兼修淨業禮觀世音像日必千拜而於大法洞徹玄微開示直截踔厲縱橫應變無窮雖門庭峻拔若不可少殺隨其夙器慈悲誘掖成就爲多至於文學廼師之世業里中袁文清公楠金華胡公長孺黃公潛蜀郡虞文靖公集長沙歐陽公玄咸稱慕之見諸文字者舉可徵已所度弟子若干素嚮承詔纂修宋史實論著叅知政事

師爲公世胄雖離塵絕俗而所建立章章若是序而銘
之有不容辭銘曰達磨西來直指心性後列五宗臨濟
爲盛妙喜在宋其道彌尊燈分淑世有燁後昆猗慧性
師篤生海裔家學有源簪纓之系廼慕空乘受業金峩
壯遊海嶽掉臂而過投錫于吳泠泉是遊遂逢碩師開
厥蘊奧在昔黃龍有大機緣羣疑一祛竟紹真傳爲法
出世道行島嶼竺峯再遷其化益普爰陞雙徑有奕有
耀元臣鉅夫稽首受教十年化洽息影巖扃靡顯靡晦
龍象純純倏爾而逝生成俱寂空洞混冥誰究其極瞻
彼宰堵來學攸思記德貞銘宗伯告辭

癡絕禪師行狀

三十五代

趙若琚

師名道冲自號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嘗夢經
山木爪樹下其實纍纍取而食之占者謂當產奇士也
而師生豐上短下資稟過人長應進士舉不利受釋氏
學於梓州妙音院禮修政落髮游成都習經論於大聖
慈寺未幾以名相厭人雅有志於出世間法紹熙壬子
出峽回旋荆楚間時松源岳倡密庵之道于饒之薦福
徑造其廬適歲饑聞曹源生首衆雲居松源以西湖妙

果舉出世師聽其入門語有省叅堂俾侍香甲寅夏復從弁從龜峯留三年以偈辭入浙有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癢處爬之句江湖至今傳誦松源主靈隱門庭高峻不妄許可師棲笠八閱月未得歸堂每囁嚅欲自言屢呵斥不容近一日有告之松源者松源曰我八字打開挂搭他自是他當面蹉過師聞此語口耳俱喪始知侍曹源於妙果龜峯時嘻笑怒罵無非善巧方便自此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既而曹源順寂遍歷諸老之門踰二十年淨慈肯堂克華藏遁庵演一見以爲法

器知密庵之傳必復興於異時其後潛庵光一翁如癡鈍穎掩室開浙翁琰皆分半座俾倡所學嘉定乙卯由徑山應嘉興光孝請一薌爲曹源修末供寶慶乙酉被堂帖移蔣山蔣山田多依山瀕水旱潦不常歲租不足以供衆師攻苦食淡相安於寂寞十四年始終如一日時叅樞抑齋陳公開闔金陵素敬師操行孤高舉似於闕師東畝曹公會鼓山虛席卽命師主之未行遷雪峯嘉熙戊戌入院甫半載有旨住太白名山適育王住持未得人因師之至又強之兼領師往來兩山間四方學

者從之如歸聲聞京師淳祐甲辰詔移靈隱說法飛來
峯下追念密庵松源舊遊方思所以振起祖風而魔事
出於意料所不及難以口舌爭遽動終老故山之志伐
鼓亟去雖京兆尹節齋趙公致書力挽堂帖有虎丘之
命昇師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俱莫能回其意戊申春
育王散席諸大老落落如晨星惟師爲藁林尊宿衆舉
於朝日夜俟師之出亦固辭乃已明年己酉訪丞相弘
毅游公侍郎滄洲程公於茗溪私弟歸塗京兆節齋趙
公命駕遣書要於路留連郡治彌兩旬欲挽之爲法華

開山懇祈再三不得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謂
先諾固不可違君命豈應引避乃以九月至法華踰月
登雙徑實踵無準範之後人神嚮合聲懽如雷俄染疾
在心膈間飲啖日減自冬涉春形體雖羸而陞堂提倡
精明如平時三月六日忽手書龕記敘得法之由遣遺
書十數且口占法語寄無準塔所曰無準忌在十八吾
以十五卽行不得辦香修供矣侍僧駭其言亟以遺偈
請師咲曰未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個人直下承當卽
命筆書舜衆上堂曰世尊師入涅槃告衆云汝等善觀

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無令後悔今日卽有明日
卽無枯世尊云平生用盡伎倆臨死之際求生不得生
求死不得死山僧則不然要行便行要去便去八臂那
吒攔不住自是屏醫却藥果至十四日夜分起坐移頃
而逝後三日荼毘舍利五色粲然弟子遵遺教奉靈骨
以庚戌五月十九日歸葬金陵之玉山庵學徒追悼不
舍中分其半建塔徑山菖蒲田玉芝庵實是月二十四
日也壽八十二臘六十七師純誠無僞表裏如一待人
恕而立已嚴應世圓而領衆肅住山三十年所至以激

揚宗風爲已任以道法未得其傳爲已憂平居簡淡沉
默若不能言及坐籌室勘驗納子機鋒一觸猶雷奔電
掣海立江翻皆茫然莫知奏洎誓不輕以詞色假人重
誤來學晚年無他好多留意字法於小楷最得三昧往
往端嚴凝重類其人僧俗歸敬求法語偈贊無虛日雖
祁寒盛暑揮染不倦士大夫多樂從之游而尤爲名公
鉅卿所推重以至聲名喧傳海外有具書禮犯鯨波而
來問法者其道德有以服人一至於此方在天童育王
時被旨開堂靈隱東擔將戒行而隣峯疾之者聲言欲

嗾羣不逞梗於中道左右聞之舉以告師曰吾平日以誠實接人將何以加我略不爲之動彼亦終於無所施而止雙徑冷泉太白雪峯海內甲刹也近年以來萌欲速之念者挾輿援矜智巧歷階而上力可以通神師則不然短褐布衣終其身不爲勢利所動故其進不由介紹其退心常泰然真法門之棟梁後學之標準也鍾阜去東陽六十里玉山實介其間由潤而昇禪錫經從曾無駐足方袍之地師誅茆結廬鑿石開徑倒囊鉢所有不足以給土木之費京湖制帥無庵孟公秋壑賈公聞

而爲之助京尹節齋趙公繼捐金粟以相其成於是卽庵之傍定瘞骨之所峯巒回環龍虎對峙旣盡挹金陵諸山之秀而玉山玉芝其名又適相符夫豈偶然哉故其亾也葬如志旣葬後一月嗣法弟子法鑑致師遺書以行實屬若垢爲之狀顧方屏迹田里多病侵陵有所未暇越再歲其徒了源持木石侍郎尤公所作語錄敘引切切申前請益力慨念丙申之春識師於獨龍岡下一見傾蓋如故今回首十七年矣諒不容辭因撫門人所編行實間叅以所聞敘次始末面授了源使持以乞

銘于當世大手筆爲叢林不朽之傳謹狀

竺遠源公塔銘 五十二代

宋 濂

徑山禪師入寂已久古緝州男子寶爲之銘其序曰禪師諱正源字竺遠歐陽其氏也文忠公爲遠祖而南康其所居也年二十七受具戒越四十五載當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壽七十又二而逝其始與卒也大辨和尚虛谷陵公以道德名東南其傳法師也觀音與聖道場靈隱徑山其所主伽藍也始見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禪師應之曰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

後奚爲復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悚然默喻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雄談慧辯動靜皆空叩之者無窮歸之者有容近者化而信遠者慕而宗又能飾之以文持之以勤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所得乎道而出乎世者也居道場增其室廬之未備者主徑山焚亂兵遺骸之暴露者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其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其建功動物之可見者也生之夕梵僧見夢于其母及將歿也預告日期書偈而化弟子分瘞爪髮

于道場舍利叢叢然生其靈異之顯著者也元之帝師
聞其賢錫以佛慧慈照普應禪師之號五主巨剎皆方
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其法乎于人者深也廣化圓伊
本覺文煜興聖宗得承天道瓊淨光智聚大慈等若干
人其得法弟子也某等若干人其所度學子也徑山其
白塔所在也全身而瘞者禪師之意也一十二年某月
日其瘞之時也集而傳之者其所說法也法不可以述
求道不可以形著雖無塔可也有塔矣雖無文可也宜
無文矣繁其辭者過也故略而約之略而約之者古之

道也以古道處禪師者余志也謂余爲簡者非知道者
也請銘者圓伊也銘曰道之原本無言兮以言求道道
豈宣兮有倬達摩號爲禪兮指心見性簡且專兮弊而
失宗口耳是傳兮襲訛蹈誕欺昏頑兮虛石嶄嶄法雷
震天兮餘音所及訾以顛兮師奮大勇直走其前兮象
據獅吼泝幽玄兮五葢名山從者千兮抉堙疏滯道百
川兮洗濯白日光爛然兮有目皆覩照八埏兮文辭如
雲來翩翩兮卽而索之以緼繫烟兮道且不有矧簡編
兮又况幻形同蛻蟬兮闕塔鏡文不愈衍兮有文之文

多糾纏兮文而無文道乃全兮師道如羿此遺弦兮因
粗解妙在後賢兮

明辯正宗廣慧禪師徑山和尚及公塔銘

五十三代

洪武十二年化

宋 濂

姑蘓之區山川清妍其所毓人物性多敏慧學禪那者
以攻辭翰器物爲尚雖據位稱大師亦莫不皆然自宋
季以迄于今提唱達磨正傳追配先哲者唯明辯正宗
廣慧禪師一人而已師諱智及字以中蘓之吳縣顧氏
子父茂卿母周氏師之始生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爲

童子智光日顯釋書與儒典竝進其師嘉之同見閩國
王清獻公都中公大賞異留居外館撫之如已子使其
祝髮受具足戒師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
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卽成贖
法縱獲天雨寶花于我奚益哉遂去建業見廣智訢公
于大龍翔集慶寺廣智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
穆公起巖張潞公翥危左承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倡酬
爲樂師微露文彩珠潔璧光廣智及羣公見之大驚交
相延譽恐後師之同袍聚上人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

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
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噤不能答卽歸海雲胸中如
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于庭豁然有
省機用彰明觸目無障師雖自慶幸然不取正有道恐
涉偏執于是杖策游虎林升雙徑山謁寂照端公自列
其所證甚悉初寂照嘗以法器期師聞其言喜甚因勘
辨之師隨機而答如葉落秋空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叅
會不間一髮未幾命執侍左右以便咨叩俄遷主藏室
師取三乘十二分教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袞袞如懸江

河聲光煒燁頓超諸老上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舉
師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花
百里驩迎如見諸佛爲升座說法不翅大將樹建旗鼓
申令發號聞者靡不畏服乙酉轉隣剎普慈其激揚誘
掖如隆教時戊戌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穆爾兼領
院事延師主杭之淨慈兵燹之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
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有承平遺風較之普慈君
子恒謂過之丞相猶謂未盡尊師之道辛丑之秋復請
住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師亦不辭而往風動四方考德

者愈衆。叀賴男子瞿範，日饗盤飧。主庖者厭之，瞿銜而去。赴部使者訴院之僚屬受賕誣師爲通衷私使者，攝師問狀。師了無懼色。癸卯，省憲二府白其寃，強師復還徑山。緇素駿奔如戴，父母至有樂極而悲泣者。皇明龍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屠十人集京師大天界寺，而師實居其首。以病不及召對。乙卯，賜還窮隆山山。卽海雲所在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索筆書偈而逝。九日行荼毘法，火燄化成五色，有氣襲人如沉水香，齒牙數珠不壞，遺骨紺澤，類青琉璃。色室利羅交綴于上。是日其徒大均、士龍等藏于所居山之陰，寶盈分爪髮歸徑山。卜于無等才公塔右瘞焉。世壽六十八年，爲僧五十一。夏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者若干人。師長身山立，昂然如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爲錫今號云。師在天界時，濂頗獲聞其緒論于其歿也。上首弟子普慶住持道衍藉是之故，自狀其行來，請銘。夫圓明妙性，實具三千四聖；六凡悉從中現，諸佛不得已而說經雷。

動螿驚風行草偃者爲明此性也諸祖不得已而忘經
絕其枝末直探其本根者亦明此性也性在是則道在
是矣奈何道喪性乖非惟學徒爲然至于師表當世者
一從事于末學曲藝之間以資清玩其去佛祖之道蓋
亦遠矣有如師者可不表之以爲東南龜鏡哉師出世
時窮隆山石夜走及涖普慈神降于人述師清嚴之狀
天之生師殆不偶然四會語有錄其機緣已備載之茲
不敢勦入也銘曰

華梵諸祖所了惟心函乾蓋坤開陽闔陰萬彙芸芸靡
不苞括肯捐全軀而局一髮奕葉相仍軌轍弗殊融通
小大無礙無拘猗歟禪師神觀孤聳文彩漸彰雲流山
涌一旦易慮面壁自治攝念入定如斬焚絲秋葉之零
飄墮庭卮仰視清天一碧萬里我性之覺證諸碩師機
鋒交觸劒戟差差出世海濱人天拱手發祥含徵白石
夜走全提正印法鼓頻撾以眼聞者斷除空華由其見
凝轉識爲智珠璣落紙亦第一義方嶽大臣遣使候迎
陟于南屏惟德之馨名山列五首曰雙徑匪私于師東
南龜鏡輕儗小夫憊不自懲皦皦白璧何憂蒼蠅風騰

波掀萬舜嗟惜是非既昭重泣舊席昔師之去泉流哭
聲師今之旋卉木含榮世緣已終微笑而滅設利如珠
綴于紺骨末學競奔曲藝宏施胡不反觀本實在斯遺
光所被千載猶淺瞻之仰之誰敢不勉

月江淨師圓照塔銘

六十五代

胡澹

尚書

師諱宗淨字月江別號月清既退徑山之席更號圓照
族本浙之金華蘭溪人倪姓父景華母包氏嘗夢神僧
入臥室遂覺有娠 皇明洪武九年丙辰九月二十五
日降誕生有異質自幼聰慧授以經文卽能成誦若宿

習然既長出家同邑正覺院禮沙門文譯爲師年十七
祝髮卽洪武二十六年癸酉受具戒遂往虎跑習靜業
誦楞嚴經至如標月影指處豁然省悟聞知雙林正菴
閻公乃宗門巨擘躬詣咨扣印可閻一見奇之便問黃
檠打臨濟你作麼生師卽答云按牛頭喫草閻喜其機
見敏捷如針芥相投畱領維那之職後游徑山至京師
天界寺住持道成延掌藏鑰永樂元年癸未士友唐道
正姚如覺復請師看藏經師結跏趺于其室終日誦念
三年不逾闕致有白雀啣芝之應迺印經一藏迎歸正

覺亦感天降甘露地產靈芝由是道譽日彰衆咸舉住
三衢正果禪寺五載之間興廢舉墜人咸欽仰後退歸
受業重建殿宇雕粧佛像什物器用無不畢備我
太宗文皇帝遴選天下高僧校勘三藏教典師應
詔馳驛赴 京居海印寺數蒙 恩賜甚渥事畢回南
京復傾已帑印造大藏尊經貯以琅函送至當山永鎮
寶所以報 國恩時靈隱住山曇纘重其學行延居第
一座迨

仁廟改元歲在乙巳徑山虛席僧錄少師榮國公衍舉
師主之至則百廢具興殿堂廊廟一新佛像粧飭畢備
自書天下徑山之扁駙馬都尉沐昕特爲大書寺額揭
於照殿率苾芻辯正宗緒扶立教基往來雲水悉有依
庇宣德乙卯退居東堂正統庚申回蘭溪祭掃祖壠七
年壬戌三月三日還徑山忽示微疾至十三日午時集
衆索筆書偈云祖師門下客開口論無生老我百不會
日午打三更書訖跏趺而逝後七日荼毘舌根不壞諸
弟子歛骨葬于凌霄之隴建塔於圓照世壽六十七僧
臘五十一嗣法門人若干人手度弟子徑山住持大英

等若干人平昔說法皆自胸中流出無非借言以顯明也所著徑山集月清餘錄中峰淨土詩石門語錄刊行於世師體貌魁偉器宇宏博得傳臨濟正派迺大慧七世孫也當時公卿大夫若少師姚廣孝等咸贈詩文相共稱許其徒大英恐師行業久而泯湮以狀請余爲銘章俾勒之貞珉以傳永久銘曰

大雄立教肇自西域漢明帝時始入中國四衆皈依風行草偃涵溶萬法妙悟者鮮卓哉大慧獨得其傳法雷普震罔不翕從師克繼紹木鐸載揚校正藏典衣被恩

光久住名藍興墜舉廢戒行兼全屢感祥瑞說法有緣迹作尤多密裨 皇化利益莎羅壽六十七忽示微疾書偈跏趺擲筆圓寂七日茶毘舌根不壞久積精成不緣四大凌霄之原巍巍宰堵勤時貞珉垂休千古

雙徑林禪師塔銘

方九叙 錢塘人兵部郎中

師生沈氏諱慧林字萬松別號雙徑杭之仁和人也生稟異質不類羣兒稍長耽玩佛書授以世典棄而弗觀也父母察其志以爲終不可奪遂捨爲法輪寺僧寺在省城中諸僧所習瑜伽薦此之教爾知出世大法歸

愀然嘆曰此豈生歿大事可能了耶素聞天目平舒老人道行超卓卽別其師實庵堅公投禮老人獲聞心要一日晏坐林間偶聞猿鳥之音豁然有悟仍別老人入京師徘徊諸講肆中研究玄奧夜宿通堂傍聞一僧誦丹霞上堂公案尤大了了是時伏牛空幻叟寓止廣德禪林師乃詣叟自陳所解遂得法于空幻之門已而入川峽登峨峰復歸於杭歲在庚戌師特造余曰吾年浸老衰朽之相豈可久游人寰茲欲別子遯跡諸暨山中以畢此頽齡耳乃以永明心賦一帙畱別而去是後復

遷徑山竟絕迹於城府矣師素通三藏尤精於圓覺金剛法華楞嚴諸經爲人講說諄諄靡厭其人領解乃止予嘗讀楞嚴詣質疑頗得其詳師之居徑山也道日益崇修日益精而四方從學者日益以衆經云兩足者其師之謂歟丁巳春月師忽謂衆曰吾報將盡當不久人世矣自是絕穀月餘時時唯啜澗水至冬微疾而化目未瞑猶涉筆書偈云七十六年萍踪何倚本無去來應緣而已于時禽鳥哀鳴瑞雪飛舞衆以爲異云師生成化壬寅四月十四日卒于嘉靖丁巳十二月十五日世

壽七十有六僧臘五十有八蓋自臨濟傳法以至於師
實二十六世也縉紳與師交友者若萬總戎表王郎中
畿子尤被厚於師其爲悲感何如哉茲歲庚申弟子性
中等將建塔塋師以爲稔知師道者莫予若也廼以悅
庵喜公狀乞銘乃爲銘曰

佛法有三曰戒定慧疇克兼全是爲高第師稟異資卓
然早歲性樂一乘志卑六藝初入法輪厭于塵世載禮
平舒洞乎實際遐游京師徧叅講肆傳心空幻繼統臨
濟峨峰旣歸徑山是懋戒珠圓明慧天澄霽說法談經

啟蒙祛蔽實惟利他匪但自利吾道無涯此生罔逮絕
穀踰旬跣趺而逝囑付羣徒朗吟以偈存鮮遺金藏惟
寸竈新塔歸然山靈拱衛稽首以銘垂諸萬世

月亭得法師塔銘

陸光祖

萬曆丁亥十一月余赴南司寇 命月亭法師追送於
錫山舟次言別意甚怏怏明年戊子正月余以請老未
上留句曲而師訃音至矣爲嗟嘆流涕者彌日其年七
月二十四日弟子真芹等塋師於王村塔院之後因走
留都徵余銘余雖不獲辭未暇應也今歲壬辰予告歸

田師沒且葬已五年矣真芹輩復申前請遂誌師生平
行槩而銘之云師諱明得號月亭以紹萬松禪師法又
號千松俗姓周氏世爲烏程縣人幼岐嶷不凡嘗隨父
赴西資佛會指畫像問曰是非僧耶父曰然遂求出家
于雙林慶善庵年十六而祝髮初習瑜珈教化長慕大
乘始叅百川海禪師求出世旨道機不契遍叅名宿備
歷艱辛所遇多外道事具師所剃十地品發願文中於
是益發憤厲志詣武林上竺哀籲大士祈值明師乃遇
萬松禪師於中竺寺萬松問師來意師以禮普門對萬
松豎一指曰汝去見了觀音來師方下頓有所省再拜
求了生歿之訣萬松授以攝心念佛法師遂受具足戒
留侍左右朝夕叅學凡十載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
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豁然悟入作偈呈萬松云楞嚴
經內本無經覲面何須問姓名六月炎天炎似火冬天
臘月冷如冰萬松爲印可焉一日獨行山中遇虎師卓
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萬松旣化復參佛慧祇
園和尚又六載堅持戒律博通羣典道譽日彰嘉靖甲
子講法華於報光寺會聽者常千人師忽念大事未餉

何暇爲人作口耳伎倆乃孑身登徑山凌霄峰結茅庵
獨坐三載草衣木食苦行精求本來遂徹因作偈曰千
年翠竹萬年松葉葉枝枝是祖風前岳高峰栖隱處無
言杲日普皆同偶閱華嚴有所未了忽感神僧于窗外
指示又夢金獅入口經旨洞然四方禪侶接踵來叅師
隨機響應問者無不迎刃而解遷傳衣菴講楞嚴一時
名士大夫皆折節爲方外交嗣游天台山彼中緇素邪
正混淆師爲講華嚴等經化外道以千計講甫畢堂內
寶花偏生今扁爲湧蓮堂云比歸南司寇韞菴吳公時

爲杭守延師演法於靈隱僉憲東溟管君延師演法于
天池儀部觀頤沈君延師住持圓證寺先是余延師講
華嚴於秀水之東禪寺師樂其雅僻乃相與葺法雲堂
以居迄今遂爲師示寂之所矣師爲人修幹玉立性度
高簡伉直以道自重遇公卿未嘗降禮作卑諂態羣小
或憎詬之百折不回驟與之言世故不越庸人耳及乎
陞座握拂逞辯才宣佛奧機鋒圓捷如倒峽懸河千古
凝秘一時冰釋蓋師之知見盡從妙明自得發揮非若
義學講解拘拘文字間有識之士咸讚嘆希有師保護

正法毅然不爲身謀其寓天池日有豪貴挾妓游僧寮
師會衆逐之無所顧憚世方崇事真武師以彼不過玄
武之神主治一隅耳何至奔走天下若狂也我薄伽梵
爲天人師何不易彼事此耶往往改像設而更廟貌性
喜汲引後學而視外道如讐同衣有過譏彈不少借以
故招忌者之口非有諸縉紳爲之金湯幾不免矣師生
於嘉靖十年辛卯元日歸寂于萬曆十六年正月十七
日世壽五十有八僧臘四十有二所度弟子百計其高
足嗣法者曰真覺曰真界曰真願曰真澄暨真芹也惟

師以苦行得見地以強毅任末法固佛門龍象也余獲
交師三十年所受教益非一期晚年相與修東林坟事
而師先化去誰爲余作蓮邦指南車耶銘曰

維賢善首繼大總持闡阿毘曇爲人天師陵持末教義
學是資師起菰蘆勵志叅諮巖栖三載乃豁夙迷爰觀
神僧且吸金獅慧命已續辯才縱恣大轉法輪導世金
鑑涌蓮表瑞降虎策藜化伏外道狂瀾一隄抗禮公卿
象法用維剛毅強忍威武不移我懷其人空門所希歸
神兜率埋骨于茲與劫終始視此銘詞

嗟乎此大冢宰五臺陸先生所誤于松法師塔銘乃
弟子真芹輩葬師於王村禪院時筆也先生沒後飛
英狡僧如心輩百計媒孽院地真芹輩勢不能存恐
百年後并師骨或遭荼毒遂謀之同門真界輩將改
厝于徑山而決策于余余念師爲萬松入室弟子萬
松住持徑山其地自國一祖師衣鉢相傳以道鳴於
歷代者踰八十餘人師之宐歸于徑山無疑也或者
師神不安於王村姑假飛英之崇以還就本宗歟吾
聞入梅檀林者雖以刀鋸戕賊猶染香氣則飛英之
逐真芹而致遷師骨或者反有感於師未可知也師
旣改厝恐將來讀碑銘者疑師塋地之異因爲紀其
委悉如右萬曆戊戌歸安沈桐識

幻予上人塔銘

瞿汝稷 字元立
常熟人

萬曆丁丑秋九月幻余上人顧余于海虞均持不借皆
烟霞也盼睐警欬足以徵沉濁而清熱惱予稽首讚嘆
希有上人真末法中日月幢雪山之上味藥草堪照幽
迷癡暗衆生令入妙光明藏堪醫五毒疾苦衆生離憂
海而登歡喜地一心皈依瞪視不捨未幾上人復偕慧

空上人幻居上人結制安居予日叅請煩羊頓息害馬
都捐禪悅法喜之勝有生以來此會稱最嗣是三上人
飛錫恒集虞之阿蘭若塲逮巳卯春上人棄諸法侶獨
比游五臺予恒悒然懷之丙戌春予至燕脫牽之日卽
覲字髮于雁堂予寓比七閱夏自金剛窟過余者凡四
至恒踰長期近亦當中期壬辰予歷南都癸巳甲午過
予如燕中乙未予涉黃僅各一致書常念希世非獨無
高符且非雅好不久且拂衣從上人于大幻三昧羽翼
了畢鉢餘習俾三有衆生若有情若無情無不立地證

無上正等正覺于巳證皆證乃八月辛酉忽得達觀和
尚書知上人于七月巳巳示寂矣和尚命爲塔銘上人
天資粹白精進無伍凡杜多苦行皆力踐無媿古宿其
在清涼有僧病且危醫謂非人肉不治僧泣曰是有死
耳將何幾上人笑割肉如掌命爇以飼病立起居常有
善絕不自伐與予游數載未口及一日予遇其僧于龍
華爲予具言之予始索視割處不可堅請不已始示癩
色正赤如丹砂臂故瘦其半肉盡去獨癩衣骨耳此與
善逝鷹王往因何異而上人視猶遺土也頌之歌然若

不足也于諸細行人所不屑檢者無不曲折護持言非
利生不關輔頰事非弘教不衡心慮每夜擁衣而寢不
過寸香跣趺申旦神氣炯然終身翼翼處弟子位惟奮
所未至不多其已能與密藏上人同唱導刺方冊大藏
丁未歲春計所刻得十之二不知今所益復有幾也此
上人未了公案耶是不然稽首諸佛前爲銘以證是不
然銘曰

羣有淪喪翻如野馬孰爲拯之爰資覺者於維上人覺
苑之秀末後說法大師子吼十方無邊所有刹界克刹
克塵無邊佛在如是諸佛聞說讚揚五濁佛子戲甘露
場如是諸佛放光無量交羅上人顯頂後相如是諸佛
發頻伽音悉闡教海窮微極深無能正示上人此說此
說徧滿熾無間歇一音所被無機不攝有情無情咸受
記勃於刹那際獲無生忍直圓十身何論九品茲宰堵
波弘法無盡疇未云了殃我覺胤

紫栢大師塔銘

釋德清

夫大地歿生顛瞑長夜以情關固閉識鎖難開有能一
擊而碎之掉臂而獨往者自非雄猛丈夫具超世之量

者未易及也歷觀傳燈諸老咸其人哉又茂斯道頃於
達觀禪師又見之師諱真可字達觀晚號紫栢門人重
法故稱師爲尊者其先句曲人父沈連季子世居吳江
太河之攤缺母夢異人授以附葉大鮮桃寤之尚覺餘
香遂有娠師生五歲而不言僧過其門摩頂而謂其父
曰此兒出家當爲天人師言訖忽去師便能語先時見
巨人跡下於庭自是不復見師幼奉母訓不坐閫則盡
命立不近閫師髫年性雄猛慷慨激烈貌偉不羣弱不
好弄生不喜見婦人長志日益大父母不能拘嘗有詩

日屠狗雄心未易消年十七方仗劍遠游塞上行至閫
門天大雨不前偶值虎丘僧明覺顧師狀而異之因以
傘蔽邀歸其寺具晚飧驩甚相得聞僧夜誦八十八佛
名師心大快悅侵晨入覺室曰吾人有大寶何以污在
此中耶卽解攜囊之物授與覺令設齋剃髮禮覺爲師
是夜卽兀坐達旦每歎曰視之無肉喫之有味師嘗閉
戶讀書足不越閫者年半凡見僧有飲酒茹葷者師曰
出家兒如此者可殺也時僧甚憚之年二十從講師受
具戒至嘉興東塔寺見僧書華嚴經乃跪看良久歎曰

吾輩能此足矣遂至武塘景德寺掩關三年復回吳門
舜覺曰吾當行脚諸方矣卽杖策而去一日聞僧誦張
拙見道偈至斷除妄想重增病趨向真如亦是邪師曰
錯也當云方無病不是邪僧云你錯他不錯師大疑之
每至處書二語于壁間疑至頭面俱腫一日齋次忽悟
頭面立消自是凌躒諸方嘗曰使我在臨濟德山座下
一掌便醒安用如何如何師過匡山窮相宗奧義一日
行二十里足痛以石砥脚底至日行二百里乃止游五
臺見一老宿坐於峭壁空巖師卽作禮而問一念未生

時如何宿豎一指又問旣生後如何宿展兩手師悟其
旨尋跡之失其處矣師至京師叅徧融大老融問從何
來曰江南又問來此作麼曰習講又問習講作麼曰貫
通經旨代佛揚化融曰你須清靜說法師曰只今不染
一塵融命禡師直裰施傍僧顧謂師曰脫了一層還一
層師笑頷之遂留挂搭九年復歸虎丘省覺乃之淞江
掩關百日之吳縣適聊城傅君光宅爲縣令其子利根
命禮師子不懌子一日搦二花問師云是一是二師曰
是一子開手曰此花是二師何言一師曰我言其本汝

言其末子遂作禮之天池遇管公東溟聞其語深器之師因拈薔薇一蒂二花問公公曰此同本生也師分爲二復問公公無語因罰齋一供遂相與莫逆時上御極之三年大千潤公開堂於少林師同巢林戒如往叅扣及至上堂講公案以口耳爲心印以帕子爲真傳師恥之嘆曰西來意故如是邪遂不入衆卽南還有密藏道開者率其同行而歸之師知是法器留爲侍者至嘉禾見陸太宰五臺翁先是藏公與其善師方至心大相契郡治之西北隅有楞嚴講寺乃長水說經之處因兵火廢有力者侵爲園亭師有詩吊之曰明月一輪簾外冷夜深曾照坐禪人志欲恢復乃屬太宰爲護法藏公力主其間太宰公弟雲臺施建禪堂五楹旣成請師命一聯師曰若不究心坐禪徒增業苦如能護念罵佛猶益真修謂當以血書之師遂引錐刺臂而流血盈碗自是接納往來豪者力拒卽未完局後二十餘年適郡守槐亭蔡公倡始求諸明公公子竟修復矣蓋師之願力所持也師嘗見人終日碌碌縱有一二向上者而沒師承緣無佛法點化故也因念大藏卷帙重多而庸僧常

言不是念者又自來南北遺風俱好博覽唯於梵筭執性不翻致遐方僻陋有終不聞名字者若刺方冊易爲流通普使見聞作金剛種子卽有謗者罪當自代遂與陸公五臺馮公具區曾公見臺瞿公太虛等議同驩然願贊佐卽命密藏開公董其事以萬曆己丑創刺於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故復遷于雙徑嗟夫開公隱去仍囑弟子體玄奇公協幻予本公本尋化自此後輩弟子相繼於刺場至萬曆己酉南北諸檀復請澹居鎧公終其役師初以刺藏因緣議旣成聞妙峰師建鉄塔于蘆芽乃送經安置于塔中且與計藏事未偕復之都門乃訪予於東海時萬曆丙戌秋七月也時予以五臺因緣有聞於內因避名於東海適遇

慈聖皇太后爲保 聖躬延國祚印施大藏十五部

皇上頒降海內名山 勅僧諷訟首及東海予以謝恩入長安時師與開公走海上至膠西值秋水泛漲衆度必不能渡師解衣先涉疾呼衆水已及肩師躍然而前顧謂弟子曰死生關頭須直過爲得耳衆心服師時予在長安適師弟子于君玉立來訪言師已東行計其程

旦夕乃入山期也予聞之日夜兼程趕至卽墨時師已
出山在脚院詰朝將長發是夜一見大歡笑明發請還
山留旬日心相印契師卽以予爲知言許生平矣師返
都門復潭柘古刹乃決策西游峨嵋由三晉歷關中棧
道至蜀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荆襄登太和至匡
廬尋歸宗故址唯古松一株爲寺僧售米五斗匠石將
伐之適丐者憐而乞米贖之以存寺蹟師聞而興感其
樹根底爲樵者剝斷過半勢將折師砌石填土呪願復
生以下寺重興兆後樹日長寺竟復其願力固如此時

江州孝廉邢懋學禮師延居長松館執侍最勤師爲說
法語集名長松茹退先是鄒給諫爾瞻丁大叅勺原素
重師意留駐錫匡山未果遂行過安慶時有江陰居士
趙我聞謁見不可適阮君自華歸心于師因爲居士先
求得度未許阮君請游皖公山馬祖庵師喜其境超絕
卽屬宐建梵刹居士懇乞出家遂薙髮于山中謚名曰
法鑑是爲澹居其庵今蒙 勅賜佛光寺師復北游至
石經山乃晉琬公慮三災壞劫正法浸滅乃石刺藏經
安於巖穴師見而感之時琬公塔院被力者侵毀至復

之啟石室佛座下得函貯佛舍利若干出時光燭巖壑
適

慈聖聖母聞師至命近侍陳儒致齋供特 賜紫伽黎
師讓之謝曰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人福更增因請
舍利入 內供三日出帑金重藏於石窟師重二事思
得予作記適予聞師西游回卽馳至京候於上方堯率
院師拉予游觀石經遂記之予回寓慈壽師感遇亦出
山見訪同居于西郊園中對談四十晝夜目不交睫信
爲生平至快事師與予計修我 朝傳燈錄予與師約

往濬曹溪以開法脉師先至匡山以待時癸巳秋七月
也越三年乙未予初以供奉

聖母賜大藏經建海印寺成適以別緣觸 聖怒詔逮
清下獄鞫無他辭送法司擬罪蒙 恩免死遣戍雷陽
毀其寺師時在匡山聞報爲予許誦法華經百部冀佑
不灰卽往探曹溪回將赴都下救予聞予將南放遂侍
于江滸是年十一月方會師于下關旅泊庵師執予手
嘆曰公以死荷負大法古人爲法有程嬰公孫杵臼之
心我何人哉公不生還吾不有生日予慰之再三瀕行

師囑曰吾他日卽先公歿後事屬公遂長別予度嶺之
五年庚子 上以三殿工下礦稅令中使者駐湖口以
南康太守吳寶秀不奉令劾 奏被逮其夫人哀憤以
縗歿時師在匡山聞之曰時事至此倘闔人殺良二千
石及其妻其如世道何遂策杖赴都門吳入獄師至多
方調護授吳公毗浮佛半偈囑誦滿十萬當出獄吳持
至八萬蒙 上意解得末減吳公歸每念師輒爲涕下
師以予未歸初服每歎曰法門無人矣若坐視法幢之
摧則紹隆三寶者當于何處用心耶老憨不歸則我出

世一大負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贖則我
慧命一大負若釋此三負當不復走王舍城矣癸卯秋
予在曹溪飛書屬門人之計偕者招師入山中報書直
云捨此一具貧骨居無何忽妖書發震動中外時忌者
乘白簡劾師師竟以是罹難先是 聖上以輪王乘願
力敬重大法手書金剛般若偶汗下漬紙疑更當易亟
遣近侍曹公質於師師以偈進曰御汗一滴萬世津梁
無窮法藏從此放光 上覽之大悅由是注意適見章
奏意甚憐之在法不能免因逮及 旨下云著審而已

及金吾訊鞫但以三負事對絕無他辭送司寇先是侍
御曹公學程以建言逮久在獄與師問道有園中語錄
時執政欲歿師師聞之曰世法如此久住何爲乃率浴
罷囑侍者性田曰吾去矣幸謝江南諸護法道人哭師
叱之曰爾侍予二十年仍作這般去就耶乃說偈具見園中
錄略曰事來方見英雄骨達老吳生豈宿緣我自西歸
君自北多生晤語更泠然言訖端坐安然而逝曹公聞
之急趣至撫之曰師去得好師復開目微笑而別時癸
卯十二月十七日也師生于癸卯六月十二日世壽六

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噫師生平行履疑信相半卽此
末後快便一著上下聞之無不嘆服師化後六日顏色
如生及浮塋于慈慧寺外次年春夏霖雨及秋陸長公
西源欲致師肉身南還因啟之安然不動適予弟子大
義卽奉師龕之經潞京口金沙曲阿諸弟子乃奉歸雙
徑供寂照庵時甲辰秋九月也越十一年乙卯冬弟子
先塋師于山後適朱司成文寧公禮師塔知有水亟囑
弟子法鑑後移塔至開山乃與俗弟子繆希雍擇其五
峰之內文殊臺于丙辰十一月十九日茶毘廿三日歸

靈骨塔于此於戲師生平行履豈易及哉始自出家卽
脇不至席四十餘年性剛猛精進律身至嚴近者不寒
而凜常露坐不避風雪秉金剛心獨以荷負大法爲懷
每見古刹荒廢必志恢復始從楞嚴終至歸宗雲居等
重興梵刹一十五所除剌大藏凡古名尊宿語錄若寂
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剌行
于世晚得蘓長公易解大喜之室中每示弟子必令自
叅以發其悟直至疑根盡拔而後已然義重君親忠孝
之大節入佛殿見 萬歲牌必致敬閱曆書必加額而

後覽師于陽羨偶讀長沙志見忠臣李賁以城垂陷不
欲死于賊授部將一劔令斬其全家部將慟哭奉命旣
推刃因復自殺師至此淚直迸洒弟子有傍侍者不哭
師呵曰當推墮汝于崖下其忠義感激類如此師氣雄
體豐而面嚴冷其心最慈接人不以常情爲法求人如
倉鷹攫兔一見卽欲生擒故凡入室不契者心愈慈而
恨愈深一棒之下卽欲頓斷命根故親近者希凄然暖
然師實有焉師性耽山水生平雲行鳥飛一衲無餘無
住足地居常悲禪宗凋敝欲求 國初以來諸尊宿機

緣續爲傳燈未遂本願賫志而往於戲師每慨五家綱
宗不振常提此示人予嘗嘆曰剛宗之不振其如慧命
何原其曹洞則專主少林瀉仰圓相久隱雲門自韓大
白後則難見其人法眼大盛于永明後則流入高麗獨
臨濟一派流布寰區至宋大慧中興其道及自 國初
楚石無念諸大老後傳至弘正末有濟關主其門人先
師雲谷和尚而典則尚存頃五十年來獅絃絕響近則
蒲團未穩正眼未明則妄自尊稱臨濟幾十幾代於戲
邪魔亂法可不悲乎予以師之見地足可追配古人之

風姑錄大略以俟後之明眼宗匠續傳燈者采焉以師
未來世故無上堂普說示衆諸語但就叅請機緣開示
門人輯之有內外集若干卷行於世入室緇白弟子甚
多而宰官居士尤衆不能具列乃爲之銘銘曰

佛來出世祖未西來擊塗毒鼓誰其人哉鷲嶺拈花少
室面壁只道快便翻成狼藉黃梅夜半老盧竊逃誰道
嶺南有此獍獠南嶽青原擦膿涕漢多少癡人被他說
賺五家手快如撫舜琴南熏條至辨者知音兒孫惡辣
觸者先亾但放一線其家永昌門戶孤单命存一絲有

救之者定是嫡兒如漢張良爲韓報仇縱然國破宗祧
可求是生吾師如石迸笋出則凌霄孰知其本爲法力
戰通身汗血大似李陵空拳不怯身雖陷虜其心不亾
千秋之下畢竟歸王師金剛心盡化爲骨逼塞虛空豈
在山麓師不知我誰當知師一歿一生春在花枝

徑山志卷之六終

補遺

塔銘

晦機熙禪師塔銘

第四十六代

虞集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曠世而一遇其不恒見于天
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
學之纏糾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于是脫然自拔于浮
湛起滅之表以求其本初之極至者焉則漠然莫所爲
乎斯世者矣其卒爲浮屠氏之歸者皆其人也予嘗誦
其言而悲之然嘗上下千百年間而求之殆果然不誣

也大江之南有佛智晦機禪師者諱元熙姓唐氏世爲豫章儒家其族父曰明公者學佛西山明覺院而能聚族人子弟教之師與兄子元齡俱從學進士業元齡旣登進士第而師遂從明公落髮游方時年十九耳其母憐之私具白金爲裝具明公曰是足喪子之志師卽盡以歸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師皆欲出已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禪師住玉几往依之十年無知者偶與書記清默語大驚異之以告初初召詰之信然留侍左右朝夕諮問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爲偈以囑焉後

至錢塘寧退耕衍石帆在南北山虛記室以待不應久之勉從穎東叟之請當時貴人多致師出世者皆不答一衲二十年泊如也至元中楊璉真伽總統釋教江淮有旨取育王塔中舍利進入乃親詣師求記述始末因詔俱朝京師師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亾不可知歸江西尋之則元齡固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歿獨母存耳奉之以孝聞種竹築庵於鄉曰竹所與簡竹屋申如翁居住復酬唱發揚宗旨四方來學者數百人至無所容又居瀟山凡六年而棄之洪之人請師往天寧師以

讓簡簡歿洪人來請師又以讓秀祖巖江西總統乃請師住黃龍亦不住元貞二年始應百丈之請居十三年而百丈赫然爲天下禪宗第一至大元年應淨慈之請至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之長各率其屬拜伏迎請中國學者及高麗雲南日本之僧前願致師而不得者皆爭見門下以千百數居十年乃作千佛閣市民僦居旁近相撓雜者撤而遷之端門廣術夾植松柏皆前人以爲難者指顧成之有餘也于是中書省平章政事張闔與行省丞相下令告羣寺曰其各以僧集冷泉亭下

惟老病守舍者勿至衆大驚不知所爲是日集者幾萬人以次立聽曰徑山者當卜某若某衆曰諾丞相親探得師名以示衆衆曰諾無異言卽親送師入山不容辭至親爲券假食以供衆居三月師扶杖歸南山下復起之不往也江西學者咸思慕師願得住大仰而依歸之師頗聞竟乘扁舟逃去或告曰師老矣百丈故鄉也盍此歸乎師信之返至杭大仰人哀懇得師歸乃已居三年將示寂手書謝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某年月日也壽八十二度弟子數百叅學者數千人大仰之

下有金雞石者名應馬大師玄識故奉瘞焉而弟子之
在杭者又建塔于淨慈之西隱師所嘗居也至治二年
夏集過浙江遇師之大弟子某於報國寺同禮師山中
從諸門人知師遺事如因請爲之銘云集嘗觀師於文
字蓋積思博學非俗儒小生所能至其大辨明慧洞徹
心要誠一代之宗匠四住名山皆迫而後應進退裕如
庵居從之者過于大刹及其門者多特達卓異此非所
謂豪傑者乎彼持不足之資區區自矜求試致敗取訾
而不耻者視師爲何如哉銘曰於皇聖元崇佛尚祖傷
求碩師密讚神宇跨浙歷江梵宇於於師三十年四專
其居或尚力致我有弗有或競於躔我紓而久鼓鐘振
揚人天畢來龍象言言孰是可欺師住世時言滿天下
溫慈暢宣心泯物化來叅來歸千百與俱各極精明不
留固愚今去而亾俯仰無極何以謝之南山之石金雞
悄悄慧日赫然有覺爾冥孰敢弗欽

大毘僧福觀助刻

卷之七目錄

碑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樓 鑰

徑山禪寺重建記

吳 詠

千僧閣記

李 邴

圓覺閣記

陸 游

雙溪化城接待寺記

楊汝明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家之翼

增修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楊 復

太平萬壽禪院元住持元傳法賜紫等覺大師慧

源庄田記

陳 度

清復徑山下院太平寺庄田碑記

吳用先

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

王在晉

凌霄峰記

釋德清

瓶甸重建真寂禪院記

朱國禎

普慶福田寺記

釋元熙

寒翠樓記

宋奎光

種樹記

李 穀
錢謙益

游記

記徑山之游

蔡 襄

游徑山記

慎 蒙

又

王在晉

又

張京兆

徑山紀游

吳之鯨

游徑山記

李 穀

徑山游記

黃汝亨

游大安寺記

馬用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游徑山記

吳伯與

卷之七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七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碑記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樓

鑰

奉化人顯謨閣直學士

徑山乃天下奇處也由雙徑而上至高絕之地五峰巉然中本龍湫化為寶所國一禪師開山于天寶之初特為偉異天作地藏待斯人而後發道成名震召歸長安代宗為之執弟子禮將相不得與大丈夫事繼之以無

上又之以法濟坐鎮羣魔刀斫禪牀而色不動識錢武肅王于微時故吳越紫世崇奉尤謹皇朝至道中太宗皇帝賜以御書并佛骨舍利元祐五年內翰蘓公知杭州革爲十方祖印悟公爲第一代住持紹興七年大慧禪師來主法席衲子雲集至千七百衆末年南歸重來踰而復振人境相與映發道俗趨仰龍神亦隨指麾而定顯仁皇后在慈寧宮高宗皇帝在德壽宮時皆嘗遊幸就書龍遊閣扁榜孝宗皇帝書興聖萬壽禪寺又賜以圓覺經解天下叢林拱稱第一大慧以來名德繼起

神龍靈響素著國家民庶有禱輒應紫封神應德濟顯佑廣澤王廟爲靈澤且有玉圭玉帶黃金瓶鑪祭器之賜其盛極矣然而廢興有數不可預知國一之後以會昌沙汰而廢咸通間無上興之又後八十餘年慶賞始以感夢起廢爲屋三百楹剪去檣櫟手植松檜不知其幾今之叅天合抱之木皆是也蒙禪師元聰以慶元三年自福之雪峰被旨而來道譽隆洽不媿前人五年仲冬行化浙西而回祿挺災烈風佐之延燔棟宇一息而盡異哉人皆以爲四百年積累之業一旦掃地有能興

之非磨以歲月未易就也先是寺基局於五峰之間又規模不出一手雖爲屋甚夥高下奢侈各隨其時因陋就簡亦復有之衆爲之請曰大慧無恙時豈不能撤而更之顧其勢未可茲馬火起龍堂瞬息埃滅豈龍神欲一新之乎况祖師之像出於烈燄而不燬開山之庵四面焦灼而茅不傷師與國一俱姓朱氏或疑以爲後身北移醬壇涌泉成井今日安知暫廢而當復大興邪聰曰有是哉微我誰當爲之乃出衣盂爲之倡率學徒元韶可達等所在緣化兩宮加以錫賚施者聞風日集動

以萬計又命南悟等廣募閩浙江東西良工伐木于山日役千輩斤斧之聲震動山谷凡食于山者無問比丘優婆塞相於勸勉智者獻謀壯者出力夙夜經營不翅已私開拓舊址首於東偏爲龍王殿以嚴香火之奉繼爲香積厨以給伊蒲之饌延湖海大衆則有雲堂供水陸大齋則列西廡此皆一日不可緩寺之所以立也寶殿中峙號普光明長廊樓觀外接三門門臨雙徑駕五鳳樓九間奉安五百應真翼以行道閣善財叅五十三善知識仍造千僧閣以補艮山之闕處前聳百尺之樓

以安洪鍾下爲觀音殿而以東西序度毘盧大藏經函
鑿山之東北以廣庫堂輦其土石置後山巨壑中開毘
耶方丈于法堂之上復層其屋以尊閣思陵宸翰御榻
修復妙喜塔亭仍建蒙庵于明月池上爲香水海以沐
浴爲天慧堂以選僧禪房客館內外周備像設雄尊金
碧璀璨法器什物所宜有者纖悉必具不可勝書蓋其
百工競起衆志孚應經始於六年之春成於嘉泰改元
之夏閱月才十餘而變瓦礫之區爲大寶坊始者蕩廢
於一彈指頃若甚慘矣及其興之神速則高掩前古而

又雄壯傑特絕過於舊按圖而作井井有條雲棟雪脊
翬飛層疊迥出於烟霏空翠之表春秋二會來者益衆
奔湊瞻仰如見化城驚懼踊躍稱未曾有徑山於是乎
大振矣余嘗登含暉之亭如踏半空左眺雲海視日初
出前望都城自西湖浙江以至越山歷歷如指諸掌真
絕景也爲別峰寶印賦詩有百萬栝松雙徑杳三千樓
閣五峰寒之句印爲之撫掌且曰山中之景幾無餘蘊
矣是時新創大閣丹牖未施上下一色如凝霜雪涉二
十年猶屬夢境今則土木之盛何止十倍恨未能一寓

目也聰忽以書相尋於寂寞之濱屬以記文遣僧契日
攜書來見脩道始末辭之曰年侵學落筆力隨衰子之
師願力宏深成如許大佛事不求于重望雄文之士而
爲此來何其舛邪求之再三抽菴又助之請遂彙括其
語爲之大書且告之曰大慧千僧閣之成一時稱爲盛
舉善乎李資政之記以爲在杲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
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聰之爲此初豈有意于興
作者因鬱攸之奇變偶人情之響合上資國力廣集喜
捨時節因緣有相之道以濟登茲是固不可不記以傳

遠然於師何有哉矧國一之初本無可傳之法其後瞻
禮之衆傾於億兆財施之廣盈於千萬視之如幻等之
如空居惟一室室惟一牀布褐陶匏澣衣糲食其視寵
榮震耀何如也聰方以此道行而余欲以言語讚歎有
爲功德多言益足爲贅是故言盡於此師其以爲然乎

徑山禪寺重建記

吳

詠

宋尚書

國家駐蹕臨安自西天目龍翔鳳舞舒岡布麓蟠結而
爲帝王之都者錢塘也自東南天目熊騰馬奔陵深拔
峭發越而爲梵釋之宮者徑山也山以徑名乃天目之

徑路其地尊故鬼神不敢宅其境勝故凡庶不得居必也。以大法力建大道場然後能儲精會秀攬光景而納於其中。如國一禪師卓錫于此興廢逮今蓋已四百餘年矣。先是慶元己未冬龍王殿災精廬佛宇一夕而燼。住持僧元聰治故而復新之後三十五年夏再燬無準師範慨然歎曰曩在育王時曾夢一神人偉衣冠盛儀衛馳騎而前迎疇昔之夜又夢前神人者持一寶珠以相授曰謹勿訝或謂夢之神卽山之龍珠之數則火之日也。豈住止成壞皆數耶師于是以精進心轉不退輪

以勇健力槌無畏鼓披榛塞竅高深度材於山視昔所封植可以爲榱爲梁爲柁爲桷者適飽厥用則鳩工聚糧命幹力之僧相其役一念纔起諸天響合上方頒賚甚渥公卿大夫士樂施舍南國之好善者不祈而獻貨不命而獻力越三年考成曰堂曰殿曰門曰廊曰樓觀棲客之廬齋庖之所庫庾井廡靡不畢具最是龍游閣居翠峰之頂畫栱璇頭承雲納日而檐外曰凌霄之閣天空宇迥若與灝氣者游循而下曰寶殿曰寶所曰靈澤殿曰妙莊嚴閣不但如飛來湧出而宸奎麗畫寶鎮

此山寶振古所未有舊兩僧堂幼學者居外久習者居
內殆非不二法門今則統而爲一楹七而間九席七十
有四而衲千馬矧翼五鳳而閤離門之虛建萬佛而補
艮山之闕皆以大用勝艱之若夫乘金相水西秦多聞
異僧所云更不道也此奪以來歲數不登諸方寺宇兵
殘火燬荒基斷礎相望百不能興一二師乃于艱棘之
秋廉以克已勤以募衆竟乘願力成就茲事豈不謂釋
中之傑耶雖然予嘗聞瞿曇氏之爲教也旅泊三界木
下一宿穴主爲廬編茅爲庵達磨之不屋也德山之無

殿也包攝之不設佛像也楊岐之不蓋僧堂也風穴之
不葺破院也林洋泰布衲之不飾寺塔不占檀那地也
瓦石擊竹無非道山桃開花無非禪地上木庭前栢無
非佛安得有宮殿樓閣之華哉無準曰否也了性者真
幻皆性證實者權假皆實一大寶藏半說莊嚴一部華
嚴只言現量有是身非旅亭也有是物非寓宇也有是
居處室廬非假觀也有是宮殿樓閣非化城也於密室
可以識無漏於竟壁可以見因果於廣大樓閣可以觀
三生立一枯木爲像可以起人敬心拈一泥團塗地可

以使人不墮惡趣莖草建刹具足大智聚沙爲塔皆成
佛道安得爲無范金合土墜茨丹牖之事哉予謂由前
之說則一切有爲之事俱落虛無由後之說則諸祖無
上之宗悉成斷滅泥空則如盲人摸象黑山窟裏修行
墮有則猶跛鼈困泥濁海波中起沒二說皆非也道有
則一塵不立道無則一法不捨於真空而不着頑空於
妄有而轉歸妙有信圓而不偏念活而無弊合體性容
貌融爲一源其庶乎道哉師曰此事且止普樂院火永
邦建之記者張無盡也圓通寺焚師序復之記者周益

公也巳未之厄聰亦求記於樓學士子舊詞臣也蓋爲

我識之歲丁酉

理宗紹定六年

登山首請守寧國又請奉祠龜

溪請益勤且曰上累頒金幣賜御書復賁範以金襴法
衣佛鑑師號蓋自靈山付囑以來未有如今天子神聖
慈武清心寡欲篤行善道扶立教門如此之力子尚可
得而辭耶詠不啻醍醐不嗅詹荀枯藤敗筆何能鋪述
盛美然學自孔氏所求乎子以事父臣以事君常恐不
盡其分無以報國汝等捨世俗家出形色界辭親割愛
不拜君父飯以珍厨棲以大厦將何所求報國恩持經

誦咒不足以報譚空說妙不足以報窮子之力盡未來
世以無量莊嚴不足以報惟發揚大旨警悟羣迷具如
來眼踏毘盧顛掘二祖髓御大梅心標俱胝指破馬師
欽師惑使一切衆生成等正覺此真是報國恩處範曰
唯乃爲之記

千僧閣記

略

李 邴 叅政

師於臨濟爲十二代孫其道大故其攝者衆其門峻故
其登者難其旨的故其悟者親其論高故其聽者驚且
疑而同時者譏毀嫌謗不勝其忿然四方學者或自謂

親證或幾號罷叅皆肩靡袂屬沓來於座下而公所遇
之未嘗假詞氣接慙懃拒之而不去踈之而益親至於
水洒挺逐而戶外之屨常滿院去城百里自唐國一禪
師始斬蓬藿驅龍蛇而居之寺無常產山之神龍實助
其緣化師至之始衆纔三百二年法席大興衆將二千
而院有僧堂二不足以容於寺之東鑿山開址建層閣
千楹以盧舍那南向巖然居中列千僧案位于左右設
連牀齋粥於其下經始於十年春越明年春告成余嘗
問道于公聞之而嘆曰非成是閣之難致其衆之難非

致其衆之難道行而不能使其衆不至之難一閣之成在公何足道而循襲齷齪之者以爲奇特不亦陋甚矣哉獨喜其道行而衆從之故爲書其本末

圓覺閣記

陸游

淳熙十年二月己未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西閣成己丑上賜住持僧寶印御註圓覺經且命寶印爲之序旣進上爲嘉歎召見錫賚甚寵於是道俗咸曰賜經與閣成同時宜榜曰圓覺之閣且刻石以侈盛事則又咸曰陸游宜爲記印以衆言來諗游于山陰澤中游感然不敢

辭恭惟聖天子以聰明睿智之資體堯蹈舜深造道妙悟一心於萬法之中旣以博極皇墳帝典義圖魯史之秘而象胥所傳木葉旁行亦靡不究覽以大圓覺爲我世界悼士之陋多岐私智昧乎大同乃以萬機之餘親御註釋凡十二大士之所問調御之所說佛陀多羅之所譯宗密之所註裴休之所言皆冰釋縷解于宸筆之下十日竝照物無遁形百川東歸海無異味如旣望月無有缺減如大寶鏡莫不照了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霜露所墜日月所照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魯之縫掖楚

之黃冠竺乾之壞衣祝髮于時相與爲矛盾爲冰炭者亦莫不共在此大圓覺中不偏不欠不迷不謬垂之萬世亦莫不然而寶印以山林枯槁之士道行海內名徹九重得懷璉入侍仁宗故事召至便殿者再覲清光承聖問口誦所聞文附巨典有學士大夫願而不可得者又此閣壯觀首冠一山費至三十萬貫錢其落成也適當賜經之時山川動色神龍踴躍於乎盛哉方閣之未建東備有千僧閣紹興中大慧禪師宗杲所營宗杲法門之傑方住山時衆盈千數故以名閣然自今觀之雖萬億阿僧祇衆猶有限量豈若圓覺之廣大無邊也哉顧游衰病憔悴之餘學問廢落文思局澁而名山勝事本末闕濶非區區筆力所能演述實以爲媿懼云

雙溪化城接待寺記

楊汝明
宋進士

徑山天下第一禪刹窈深修阻高人達士之所輻湊余每恨無因至焉去年春奉詔祈澤山間佛日禪師宣公獲知今丞相魯國公居是山七年矣忻然領子裴徊周覽雲山重復草木蓊蔓悅可人意而又棟宇宏麗噐物潔齊爲之驚愕加嘆彼息心淨住何爲得此哉乃言曰

重趺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吾又於雙溪之上築室百間濟其所不及皇帝嘗錫化城二大字因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漏浴靡不備具願得識其實亟命復輿竝游至則有過其言無不及也余遂言于師曰吾儒之道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謹于言就有道而正焉釋迦氏初至雪山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既勤且勩不減吾儒也今爲僧者不耕而穫拱坐得食隨寓隨足又爲之葦舍使朝不及餐於此乎穀夕不及宿于此乎館將翱將翔不至半塗而廢得無過于安且飽乎

夫登山者將爲道謀乎將爲安飽乎苟志於道則居不必安食不必飽孜孜求之求之不得不敢少怠意會神契斯有得矣師謂何如師曰此吾考室之意也能不媿此室則在其人吁彼能識師意歟旣畢力營繕遠近信敬翕然樂施師又自哀其橐合緡市田千畝爲無盡供於是化城之居可久以大而師所以待其徒之意始慚不可不識也師名可宣吾蜀嘉定許氏子別峰印公橘洲曇公之弟曇又其同氣也禪印師曇有之似之上雅聞其名用錫佛日之號奎畫焜耀草木生榮年餘七十

嘗手書華嚴等經皮藏茲山又築萃堵波於後當相與
爲不朽云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重建碑

家之巽

元進士
眉山人

徑山名爲天下東南第一釋寺寺何以重以道重也蓋
自唐世至人指徑以知津神龍奉地以啓宇異僧輩出
駐錫譚道顧盼叱咤明心闡性超越生歿足以指南禪
流莆勺真乘見知累朝醲恩渥賜龍文虹氣照耀林谷
尚矣馴至近代崇極而圯變故凡五一燬於慶元己未
住持元聰新之兩災于紹定癸巳淳祐壬寅師範載營

之又厄於至元乙亥更二住山而雲峰師妙高至披榛
掃礫竭屨重建粵五基寺如舊輪奐過侈己丑正月刹
那復燼寺衆駭懼師喟然曰吾宿生負此山吾償之吾
不憂亾寺憂諸人不解狗子無佛性耳衆悚然林棲庵
潛法社如故擇人受事度材慮庸瘠己首公再捐衣盂
施者踵至及更舊規滙大殿爲龍淵而從殿稍北直池
南爲照殿潮音之堂丈室正寢無垢不動二軒東西對
扁遷大覺寮於布金移祖庭復歸於宴坐峰上宅毘盧
頂靈澤祠宇下瞰幽竇翼以廊廡綱維職掌雲棲前序

行署賓館庖湍帑廩多所更定寬平淡穩倍勝疇昔僮
隸工藝咸有寧棲寺東剗積壤爲三門選佛塲最後建
益壯麗範鍾千石像設嚴具金碧交絢如住佛國朝家
欽崇護持恩禮有加壬辰十月落成爲屋千楹計工百
萬皆有奇創祝釐庫市蘇湖田歲閱藏典効華封上衍
帝祝其羸接待雲水其徒宣力者淳暢法瑤心開也師
雖治土木而晨夕唱道雲衲奔湊瓶錫兀兀宴若無事
甫十年間兩建鉅刹如探諸懷功亦偉矣論者或曰佛
果靈耶九十年而五隳其宮也隨仆隨起易於折枝又

何神耶吁是一諦義學者未之思耳天下莫大乎道而
物爲小莫壽乎道而物爲夭天地山川人物宮室何莫
非物何莫非道道卽理理卽釋氏之禪非耶物有器形
理超器形物有數量理無數量物有成毀理無成毀未
有天地此理先具人物銷盡此理固存常人見物不見
理聖賢見理卽見物無在而無不在物物而不物于物
主宰羣動圓裹十方不假一木不煩一斤不動道場清
淨法棲瞠乎儼乎常在目睫兵戈不能斬殺水火不能
焚溺施者何施受者何受毀者何怒營者何求彼假借

之云半千之期何異鸞鷲之量大鵬并蛙之議海若也
哉癸巳四月師過予以寺碑請且作別語甚異未幾師
果示寂弟子正宗宗嶽清泰耆舊行哲奉遺言申前請
益力予事理學不解禪義理者天下公共非釋氏得私
也乃具著于篇而重宣偈言

吾觀世間物 有相皆幻妄 空華及空果
起滅相輪迴 惟有金剛身 徧滿于法界
得大堅固力 常住永不墮 云何衆寶山
諸佛演法地 人天所聚會 而現五衰相

世尊說經教 天地及日月 凡麗四大者
時皆有劫壞 其間有一寶 不屬諸有形
湛如太虛空 皆爲萬象主 萬形皆有盡
而此獨不朽 強名理與道 而字曰禪那
非性亦非相 而不離性相 非空亦非有
亦不厭空有 不生故不滅 誰捨復誰取
是故觀此山 不落成壞境 何處四禪天
卽此伽藍是 佛子淨覺場 了達無上義
能證無住法 卽見常住性 以此祝聖人

等物無量壽 下及恒沙衆 同住安樂國

云何得福多 非幻不滅故

增修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記

楊

復

字泰之少卿

凡山川有勝絕必有物之靈者據之物之靈莫靈於人而其間橫雄顯發能仁氏之道者尤人之極靈故往往不能不移其所勝以歸于其人焉此徑山五峰之拔秀幽盤者所以始室羣龍卒成興聖大精藍歷今幾百年補六十七善知識而猶未艾也雖然難陀波羅乳糜未供安受苦提迦陵尊者竹園未捨瓶沙王堂殿未興安

處千衆是則莊嚴爲闡法之因構結爲度人之要主師席者容視爲粗行小果而致荒先緒乎前三衢證果禪寺住持金華月江淨公禪師實六十五代主先是 仁廟優崇象教徵天下高僧翻修藏典公亦與焉明年爲宣廟宣德丙午諸山以公學行知見如武庫森嚴雲龍超越相舉於宗司遂檄住是山指南迷途意氣直截座下千餘指一爲觀根發機矢無虛發四方尊仰檀信填門少暇則雅步躊躇經營廢敝妙筭神出意至皆成積財儲糧鳩工定規次第舉行竟獲完美先修大佛殿巍

巍若新次修伽藍堂祖師堂及方丈莫不增換益固殿
壁亦施五彩繪光耀人目觀音大士十八大羅漢一切
神像盡加以金碧朱粉襍色麗裝殆有生氣復建天王
殿若干楹爲叢林擁衛構無垢軒并雲厨等室若干間
爲怡賓安衆之所百器具修常住賴之徑前作大門樓
自書天下徑山之扁其天王殿門之扁則駙馬都尉沐
公所書也迨歲甲寅公春秋浸高倦於接引思休閒且
預謀歸宗之地廼卽寺北徧作退居號圓照結宰堵波
號壽埵乙卯秋旣就述偈而逝今天子改元正統之丁
巳夏偶遊京師因舊善余來求記其作用之歲月將立
石寺中以貽謀後來俾有繩纜予素重公平昔行願非
小今此盛舉真菩提心信所筆之

太平萬壽禪院元住持元傳法賜紫等覺大師慧源

庄田記

陳度

丹陽人

臨安縣東二十里靈鳳鄉之腰喬木刺天修竹成林中
有萬壽禪院者故吳越國武肅王錢氏所建太平寺也
宋天祐二年更爲禪居天聖七年始賜今額初縣人高
君保與其子瞻自景德以來大新棟宇造殿塑像藏經

鑄鐘百用具修又以田百有二畝與常住供僧君保贍
卒其子弟分財產欲奪前所予田交訴於縣縣沒入之
平其估許人市崇寧元年住持等覺大師募檀越百餘
人得錢三十七萬有奇詣縣請如本估市宰君嘉其請
而歸之等覺刻檀越姓名于石以傳不朽屬無住居士
序其事居士爲臨安地寡人繁富官田今日示價明日
爭者盈庭高氏沃野膏壤竟四十年莫有市者豈神物
護之乎抑亦有待乎且善惡一念至微細也長劫受苦
樂報秋毫不差况予奪罪福之明著者等覺與十方來

衆當其食時升堂展鉢上味妙供不念自至何用區區
營此一頃田爲蓋欲與高氏子弟悔罪與諸人植無窮
之福也當知是田本無去住于彼于此何得何喪彼此
得喪兩忘則罪福安在哉故此山可顛此地可移此石
可磨此福無有窮也他日大穫倉箱克溢禪子終朝飽
滿元不曾破一粒米始知居士前語不綺宰君者嘗上
姚祐伯受以學行知名施於政事人安樂之等覺者法
號慧源大通禪師之法嗣不惟道行高潔抑且才力過
人無住居士者丹陽人陳度崇寧元年秋七月中元日

清復徑山下院太平萬壽禪寺庄田碑記

吳用先

字本如薊
遼總督

太平寺在臨安邑治東靈鳳山間擅風林雲壑之勝肇
基于吳越王至宋天禧中改爲萬壽禪院邑有檀信高
君保者父子相踵而護持殿宇像器各極其莊嚴而又
捐田百餘畝供四海苾芻以克香積之饌當時叢林亦
云盛矣及君保逝而後裔之爲闡提者謀奪其前田遂
構訟田沒入官欲市者聽越四十年而竟無市者豈非
維衛力耶至崇寧間有慧源爲住持募得錢數萬緡自

白於縣請得贖之然世代變更漸次凌夷而田盡爲比
隣所吞併矣寺僧零落三五輩無恢復志迄今有澹居
者爲達觀禪師高第以刺藏因緣來主徑山之席一日
至其地徘徊久之追尋古蹟偶見石壁刺一小徑山三
字知爲徑山下院撫然而歎曰此梵釋龍宮地有神呵
護焉是百畝之丘乃高檀所捨飯十方僧者若輩踞爲
已有入泥犁如箭耳曷若直而歸之爲衆贖愆於是聚
吳中善信周祇等貲僅贖其半半仍歸比隣蓋運以慈
心也而邑令黃君佐成之力居多焉噫此一地也檀化

爲魔魔化爲檀子而復奪奪而復子成成敗敗去去來來亦何常之有總唯一心所造耳心緣於善則爲喜捨爲莊嚴是高君保之父子是慧源澹居之恢復也心緣於不善則爲慳貪爲侵併是高君保後裔之反汗也是左右比隣諸人之蠶食也善惡祇緣識心成敗了無實義論性則空有之不立論相則因果之難逃福緣瑞種隨善萌芽異類幽淪乘惡滋蔓夫人生如掣電飄風七尺軀殼受享幾何胡爲乎貪執不捨甚至強吞甘以有盡之身而釀無窮之業哉吾願後之人勿復垂涎此地而自招業報也

重復雙溪化城接待寺碑記

王在晉

太倉人尚書

昔大藏西來流通徧滿明明國制不廢頂禮慈尊名山福地多頒法寶廣度僧伽故翻刻藏經自北而南始于清涼妙德以其嶺道迴複轉輸倍費工力議而之徑山徑山萬菁叢深烟雲震暖棗梨易蝕又議而化城化城爲宋佛日禪師宣公所創寺名接待皇帝錫化城二字因構重簷嵬閣分徑山之東麓浴至我朝僧徒畢集爲徑山選勝道場正德間以寺田編役僧不能守割

地轉質民間質券具存石垣界址在焉馮開之太史擇地化城建屋以藏經板自任一緣捐錢五十緡徐圖恢復以其事屬之密藏募金贖地未竟而以手帙遺之澹公會桐城本如吳公任浙左轄慨然欲竟成開之之志乃乘閩湖工偕廉憲寶公躬履其地曰曠墟可復也訊諸業民曰得價可還也禹航鄉紳王君先以其地歸寺於是慕義而來歸者如響乃贈金給直以贖其半誅茆結合處大士蘧廬中而經板乃得其藏矣化城薄于林莽椽居絕罕而其間有封土如纍者外割餘地任其祭

掃傍無所卜築方伯公以慈悲一念保安化者蕪慧炬而照昏城野鬼得藉無邊法力永寧其鬼於功德之林枳棘轉爲初地蕪萊化爲覺場因明入智喜信皈依乃妄觸邪宗陰懷睥睨嗾諸狂少浪託無稽於是經法官之勘斷煩公府之質成魑魍旣遁正顯邪逐法門得據而安焉慨自金輪常轉世劫周遭變徙滄桑古來興廢然而魔劫雖渾金剛不壞生天地而無始徹天地而無終堅固慈心自墮罡煞佛力如天有時藉轉于人力然盡人之力終不能加於佛力余不佞不能爲無盡居士

省後深造更著護法然亦不能凝神構思立論無佛化城八百八十畝典價不逾二百七十金今出三百五十金而僅贖原田之半無損于民而有益于僧僧田歸僧僧與民作平等觀何必斥僧而惟民之與哉一化城也在宋則棟宇宏麗器物潔齊徵于郎官楊汝明之記乃棟宇變而爲灌莽灌莽今又將變而成棟宇馮太史締緣而未果吳方伯矢志念以聿成議始于萬曆甲申十六年而獲竟其事慈心點化後先相待而然不佞僅爲方伯布虔以告諸天請消人心之荆棘則此地之荆棘不生能植善信之根基則我佛之根基不壞翻經選佛之場金鑄以是而依崇鐵鑠絲茲而扇鑊可祝 聖壽萬年於永永矣

凌霄峰記

釋德清

按志龍遊閣居翠峰之頂畫拱璇題承雲納日而虛簷之外曰凌霄閣是知峰頂有閣也會峰頂時見五色毫光因有寶光殿似閣前有殿皆宋所建今皆廢矣昔圓照禪師居峰頂十年詩云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扶教且隨緣之句而古鼎禪師亦居十年由是觀之則前代

住山靡不愛其孤絕想必居之但峰頂無水况峰孤迥
非藏修地也前月亭法師亦會于此講華嚴經以此峰
乃五峰之主雙徑之祖龍也頃梵懷慧公結庵于頂居
十三年矣向苦無水以鑿石虛巖得泉可供百衆大旱
不竭味甘而烈以從空中出如天甘露因名甘露泉蓋
從來所無也手植引路松數百株冀化龍也予於萬曆
丁巳初春登其頂四望寥廓一目千里因題其庵曰空
中居士超世也遂爲之記

瓶窰重建真寂禪院記

朱國禎

湖州人
大學士

言天下之名山無不舉東西兩天目者言天下之名刹
無不舉徑山者遠則國一大慧諸祖之法席近則紫栢
可大師之靈蛻在焉故黑白之侶登臨兩天目瞻禮徑
山者日無虛晷或乘竹筏緣磎澗而進或包腰芒屨穿
林麓而入雖水陸異途要必于瓶窰發足焉故言兩天
目徑山又無不先舉瓶窰者也然其地俗樸民儉自農
桑外多以埏埴爲業故市廛之與陶穴相望如櫛比而
求所謂伽藍精舍則窈乎無聞登臨兩天目瞻禮徑山
托宿焉者非寄民廬則依食肆雖緇衣白足之流勢不

得與齊民異有識者過之未嘗不徘徊興嘆也聞谷禪師慨然捐衣鉢爲善信倡訪真寂廢刹故址復建禪院爲往來食息之所厚直市地集材構屋凡爲佛堂若干楹間僧寮若干楹間墻籬門廡廚井涵溷各有其所雖無雄殿傑閣震竦觀聽凡所以供佛養僧之具燦然備矣院未有儲粟而居民千餘家環拱敬信每食必貯淨飯一甌以俟禪師使沙彌三四輩聚而歸之蒸饘以爲僧食食時主客僧恒不下千指無匱乏之憂晨鐘暮鼓木魚梵唄之聲聞數里外有過大叢林無不及焉久之

四方敬信者日益衆競爲師佃復古安衆寺併傍寺山場二頃有奇以供薪爨又陸續施買飯僧田五十餘畝稍佐淨食云蓋禪師貌溫而氣寂行修而言中當其在雲棲會下苦行菁山名聞已洋溢諸方道俗仰之不啻瑞雲祥鳳故一出而所過必化所舉必遂流衍而光大之正未有量也迺予所醉心禪師者不止是自初祖西來而義學之士疾之如仇六祖傳衣而南北宗亦相爲水火蓋我相難除法執易起所從來久矣紫栢以單傳之印侶道徑山而雲棲大師專提淨土二大士之權實

隱顯詎可凡情分別而猥墻倚壁之徒亦遂各分門戶
今禪師不離淨土直契單傳且以雲棲之的派作徑山
之津梁此真寂院之作蓋亦借事顯理合異為同之妙
用也按誌院始建于宋寶慶間中更廢興不一重建于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落成于次年乙卯院成後師旋入
閩中芝山至泰昌十月狗善信之請復來主院事及天
啟改元季冬而國禎始為之記

普慶福田寺記

碑為趙松雪書原逸四字

釋元熙

四十六代住持

普慶福田寺在徑山之陽初國一禪師過其處愛其高

山深林秀氣芴鬱顧瞻衰廻久之而後去至元十七年

雲

為徑山屨及于斯曰昔國一之所盤桓而不

忍去者此其是乎吾將營禪居以飯游錫其徒師能跪
于前曰今四海一統師首奉綸音主東南第一法席當
以正宗自任能雖不能當盡瘁土木以承師志于是審
曲面勢乃構乃築積三十年始克就緒殿堂門廡一倣
祇園之制飛錫如歸居者以安又建大莊嚴樓閣上容
十千金色寶花玉座百寶光明互相灌射如帝網珠旋
轉無礙延祐四年仁宗皇帝賜今額為十方禪寺明年

師能來南屏請曰夙夜兢業懼墜先訓今茲有成皆先師願力也諸父行惟師歸然敢求一言以紀成緒余諗之曰自國一相傳至于今五百有餘歲矣鬼物呵護蛇龍虎豹罔敢竄伏而卒爲釋梵之宮此豈人力也哉居于斯者蓋亦思紹之人重趼而舍併日而炊訪求知識決了大事慎毋厚自奉而薄于齋集是違先志以速禍尤也有能以身爲准以行爲訓晝永勤勞夜禪誦若牛首之負米金牛之畀飯夔公訶雪峰于逆椽地藏接法眼于旦過居者游者一俱相當此而翁之志也能其以是勗之

寒翠樓記

宋奎光

余游茲山再矣而未登斯樓也登斯樓自茲遊始蓋前此未有有之自癸亥秋也常住廓庵觀公繼無邊海公鼎新大殿次龍王殿次禪堂次祖師殿次齋樓又次厨房次養老堂及庫司溷溷自萬曆壬子以來數年之內拮据道場次第翼然大備矣而復念十方冠蓋訪道名山者絕不得一高敞之所與之延眺因建斯樓予茲與馬令公來游也時維初夏嫩綠流鮮延大人于几案攀

鵬翮于櫺間鉢盂獻翠宴坐高騫佛日耀五峰之頂清
風來奇樹之顛徘徊顧盼滄爽滌煩因有感于中日臨
春結綺高華靡麗之觀伐竹凌雲騷人寄興之地轉眼
滄桑消沉莫繼令人憑而吊之則有嘆風流之不再者
矣若登斯樓也則祖席峙五峰之勝僧寮起八代之衰
無論一時游展咸生瞻仰觀公權巧化導不可思議將
千載而下有睹棖棟而覓竹篔者非斯樓爲之感動耶
卽謂之寶所化現可也令公曰善盍爲之記因命童子
掬泉泚筆而飛翠生涼冉冉與墨花映發并顏其楹曰
寒翠云時天啟甲子四月佛日也同游馬令公名用錫
號命荷晉江人

種樹記

李穀

瓶甸間谷禪師以陶輪智埏埴諸方一時英俊蔚然相
從譬之種植已自金鋤不動土靈苗在處生矣復念徑
山大殿需材實難嘗見萬曆戊申吳江沈中丞公鼎新
之求木千里之外已達雙溪彈指入徑山耳而溪流橫
溢飄散丘陵草莽間運載之費十倍于易因擇地于山
募植松杉于上曰百年之計有待也予聞之爲之三嘆

華嚴五十三參所在祥河寶樹散花流香而極樂土中亦行樹周匝階楯嚴飾可知寶所變現刹刹莊嚴矣而予謂末法像教則莊嚴尤第一義也凡夫見相作佛事非莊嚴無以啟信則夫念及于佛刹者則安得不計及夫莊嚴佛刹之具昔衛文播遷一方猶樹之榛栗椅桐梓漆詩人之意曰禮樂不患無具也矧八十七祖炳中天之耀而後之人崇隆像教顧艱于堂構耶向無慮及此者而師獨秉遠識預爲善後不必龍神締造祇陀信施而徑山佛刹知無窮盡矣雖然含育利生名宮殿防

非護善爲欄楯旣樹矣成就周圓是在守之者語云刹栽無影樹留與後人看守之謂也予慮衆生情見塵沙不一因爲之記以告將來地名黃沙灘種樹期滿大藏之數始終經紀其事爲本山松源僧桂庭名大瓦者也

種樹記

錢謙益

徑山爲天目東北峰伽藍在山冢五峰之間凡有興作取材於千里之外凌大江冒雙谿歷洪流暴漲然後逆坂而上緣繩邪許十里百折卒徒顛踣木石騰藉是故寺不久輒廢廢而難復以興也聞谷禪師印公語其徒

大矺曰盍買山而樹之樹可材也百年之內其可以掄材於山矣乎於是買山若干畝樹松杉若干株循直嶺以至三門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爲之守禁而又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益書之於石詩有之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建侯營室者之所有事也印公學佛之人也乃能計久遠如是世之君子慮及于浹歲者亦寡矣豈或百年嗚呼浮圖之昌其教宜矣具訓于有官君子不尤深切哉夫以印公之願力後五百年茲山之飛樓湧殿當有如蘓子瞻之詩余之言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過而眡之則以余言爲厲已而已矣

游記

記徑山之游

蔡

襄

字君謨

餘杭縣之北鄙直五十里有徑山在焉山有佛祠號曰承天祠有碑櫛述載本初唐崔元翰之文歸登書之石今傳于時云始至山之陽東西之徑二登自其西壁絕襟繞轎行少休松檜交錯盤鬱蒙翳尋丈之間獨聞語聲躋稜層披翠蒨盡十里許下視來徑青虬蜿蜒搏巖騰霄且及其巔峽束洞隱幾不容竝行已而內括一區平林坦壑四面五峰如掌豎指一峰南絕卓爲巨擘屋

蓋高下在掌中矣庭間小井或云故龍湫也龍亾湫在
歲率一來雷雨冥瞶而鄉人祠焉者憧憧然環山多傑
木絲杉翠檉千千萬萬若神官蒼士聯幢植葆駢隣倚
徙沉毅而有待者迸溜周合鏘然鏐然若鑿行珮趨而
中節者由西岑之北數百步矻然巨石屏張笏立上下
左右可再十尺劃而三之若川字隸文曰喝石巖其傳
甚神竝巖披谷修竹茂密嘗以鐮刀刺竹兩節間成景
祐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字云爾由東徑而往坎窞爲池
游魚曠空其西徑東折蹴南峰嶺脰之間平地砥然盈

畝而半偃松一本其高丈其陰四之橫柯上聳如老狐
生松下石泓激泉成沸甘白可愛卽之煮茶凡茶出北
苑第品之無上者最難其水而此空之偃松之南一目
千里吳江之濤可挹越岫之桂可攀雲馭靄騫狀類互
出若古圖畫蟲蠹斷裂無有邊幅而隱顯之物尚可名
指羣山屬聯呈露崗脊矯矯剪剪咸有意氣若小說百
端欲聖智之亢而不知其下也臨觀久之魁博通幽之
思生焉古人有言登高能賦可謂大夫旨乎哉予於斯
見之矣曷止大夫之爲也大凡言之天嶙地絕山迴物

靜在處入巧舉可人意雖窮冬間寂未覩夫春葩之榮
薰風之涼秋氣之清然取于予者猶在也既歸無幾何
而曩所歷者重鈎復結無一見焉追而言之若覺而言
夢使人悄愴而不知其自也同游者逮安王瑊君度嶽
陽朱師德宗哲又君度之侄子常子美甥杜沂皆從游
其前與謀而後以事已之者朱宗哲之兄師道希聖杜
沂之父叔元君懿揭陽盧幾舉之三人莆陽蔡襄一與
之善惜乎不及俱也書所經見違貽之人一通嘗刻竹
兩節間之十字其游之年月日也

游徑山記

慎 蒙

吳興人
御史

嘗讀武林志謂徑山者往天目則在所必由之徑故曰
徑山又以此徑於餘杭臨安二縣爲會通故以徑名然
考其香火之所由建則自唐和尚名法欽號國一者問
其師曰吾欲建選佛場以卓錫將何歸答以遇徑則止
行至此山下遇有樵者在山間之則以前塢爲徑塢迺
悟師昔所指授少頃又一素衣老人前而致拜請師登
山絕頂入五峰之間願捨此地爲師卓錫之所第山有
一大湫吾家若去此湫當涸幸留一水穴我將時至以

衛師言訖雲霧晦冥風雨驟作及明旣霽秋水盡涸惟一穴尚存至今有龍井者在本寺通道之左其深無旣傳言井泉直通錢塘江見于禪家事類迨至宋孝宗勅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其額卽上御書志載樓閣幾至三千蓋肇建於唐而尤顯於宋也隆慶二年歲在戊辰九月三日余往登馬路隘且險至山麓廻首從右而望之則自浙以西諸山俯伏逶迤空曠無際令人有塵芥六合之意亦西浙一奇觀也頃之入寺僧有號梅谷者迎余入坐飯畢導余由寺西而上不數百步則有喝石

巖在焉舊人題名尚存喝石者蓋爲觀音化身與開山和尚講法其辭頗誕和尚微致譏誚乃曰隨師指示祖師和尚云此有頑石汝能喝之使下乎乃大聲喝之其石隨而下復命喝之使上石之隨而上者如前遂裂爲三其文象川字遊者以絲線徹底經之與石座無毫髮沾墨卽其所語法師上不著天下不著地之明證也今地名前喝界兒童婦女皆能言之始知幻化之事殆以神通難以執一論也巖之石有靈雞塚高可三尺許凡師升座講法雞卽佇立不動傾耳聽之講畢隨衆以散

所謂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可以互照非妄傳也又有
一白兔每冬夜時來與師護膝若解人意者由西而北
則松竹夾道陰森可愛殊非塵境所謂青青翠竹總是
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其是之謂乎又轉而西則有
浴佛池爲泥沙壅淤止有金蓮花遍開拂水豈佛家所
謂蓮花色相歷萬古而不滅耶頃之步至寺門外則有
碑記者三中一石旣大而巍然獨峙者卽前寺題名勒
宋孝宗御書于石也碑之比向者乃宋蔡襄所爲記又
一碑低狹僅可三尺乃東坡蘇老親書三游徑山詩曰

來游曰再游曰重游也雖苔蘚昏翳予以手摸讀之尚
可諷詠公之胸次卓越飄然身世兩忘亦可以想見于
千百載之下矣再步至山麓有地一方如砥余立而視
之時午後天陰雲氣蒸蒸然俯視諸山如羣馬百萬跳
躍于烟霧中與初入山之景變態又大異也余曰此地
若立一亭榭可以便觀眺僧曰此宋望江亭也日久亭
廢恨無再創之者余爲之憮然且堪輿家謂此山爲五
峰攢秀蓋指鉢盂鵬搏宴坐大人朝陽也其名晏坐者
昔皇巾賊入山中祖師坐於峰石賊疑其爲人也連以

矢射之矢皆中石師則晏然不動以名峰餘皆以形象
之山僧備道是山典故歷歷如指掌余因記之以俟博
物君子

游徑山記

王在晉 太倉人
尚書

武林之屬多佳山水而餘杭之有徑山稱最勝東西兩
天目山高插天水因山曲折浸爲巨源若兩目然故曰
天目入兩目以是山爲徑路山遂以徑名余雅慕徑山
而未有企及也歲在辛亥南湖告成功監司往閱視余
以鞅掌三路不得從諸大夫後會八月逾望三日往吳

興謁臺使者畢歸由茗溪茗溪一帶天目諸山衆流環
合溯流可達乃從吳興泛舟過德清渡雙溪雙溪之流
一出天目一出高陸至雙溪橋合流入徑山港舟不得
通舍舟登陸過化城接待寺化城爲故宋佛日禪師宣
公所初踞徑山東麓宋時棟宇宏麗欽賜化城二字上
創重屋尊而閣之殿寢門廂庖廩溷浴靡不備具載歸
官楊汝明記中我朝香火猶盛漸次廢棄寺田轉佃
間左豪右踞之然化城巷之名不泯馮司成開之創剏
經之緣始於清涼之妙德庵地峻遠役南匠轉輸工力

費倍乃遷之徑山徑山雲霧罩籠藏板其中易朽腐始
議復化城化城地坦無雲氣潤濕便藏板而易輸工力
乃爲屋十間以安經板處工匠而大士金身以草殿居
之海內宰官居士布金恢復化城舊域捐貲贖地而有
子衿鼓衆跋扈必欲與沙門相角事聞當道屬予訊其
事郡邑勘明予按法治其尤割地歸僧封畛不失而其
間有墓塚者聽之以寧其窆窀佛處遽廬中得重開法
地以須十方大檀越之力予過化城而一二野衲邀入
和南佛前稱善事周遭故址枳棘蓁蕪闕草萊而重新

法王之宇西來白馬茲其爲翻經演法之場乎過化城
折而西北抵徑山山去縣五十里雄據乾位挺然而東
目正幹宴坐朝陽天顯堆珠鵬搏凌霄御愛七峰攢擁
草木蓊蔭樹古而蒼地僻而野山門幽寂有老松婆娑
可陰十畝與木蘭交枝薄青旻翳白日松爲數千年植
而木蘭亦森發離奇匪淡山無此異種參差白塔同虬
木橫斜巢雲歸雀竹松間雜景色清饒葱翠交睫入山
而路轉深地轉奧無數簧管霏烟濛濛新竿雄拔妬毋
高凌排岡直上各高十里層巒峻嶺長騫偉觀盤跚透

迤盡在竹間竹路籜龍透地攝屐峻嶒一頭陀引導美
箭蒙茸蘿葛糾縛時摩僧頂羣峰蔣蔣拱護靈嶽中豁
然坦壑去險而夷重巖滴水清洞空沕頭陀指爲明月
池其間小井爲龍湫龍歲一來顧雷雨瞋冥過洞行少
許路繞屋後登崖叅大慧禪師塔明堂窒塞方伯吳公
言塔前當介然闢之而成路僧苦去屋未果闢孰爲周
行則茅塞之矣由墪崖而東爲喝石巖唐時僧法欽結
庵有白衣士求法度爲沙彌欽指坐後石屏謂曰能開
此乎叱之分爲三片代宗召法欽赴闕賜號國一禪師

辭歸杭卽其庵建寺曰徑山宋開禧間孝宗額賜興聖
萬壽禪寺東南勝道場無逾此者行過復嶺崇隆隱天
有斐萊猗坎窞爲池方塘一鑑湛潔如澄鮮漾碧儼曰
放生池池邊刺經工匠排列雁行伏迎道左已訪鑑公
上人所寓靜室治蔬爲供清話移時片語點悟此不殊
欽公三片石恨不如白衣士立度爲沙彌耳矧而登樓
同餘杭令戴君進飯夕陽西沉遂促從者亟行余時有
天目之興徑山直傳舍視之竭蹶兩趨至無垢寺而宿
焉是夜惺惺不寐取唐崔元翰碑籀文摩擬不能屬草

乃讀東坡徑山詩擊節高吟與松濤林籟相爲答和殘
月半窻莽烟伴榻無何而山鳥鳴鳴不覺東方之既白
矣

游徑山記

張京元

泰興人
進士

徑山者兩天目之徑也在餘杭西北境去武林百里而
遙不當孔進游者多不易至余行視漕例自餘杭臨安
始戊申正月十九日出武林登舟是日晚不及發廿日
黎明解維行四十里日晡至餘杭橋餘臨兩邑令俱肅
候廿一日早畢公事兩令顧舟中指點青山輿馬已集

劉君先往余尾而行出餘杭北門道田間約十里漸入
山徑又數里飯西溪禪院飯畢度一石橋溪流甚迅過
溪皆行竹中密若蘆葦山益近竹益深度可三十里至
洞橋爲徑山寺界兩僧來迎因令夾輿行指問岡巒竹
塢一一能答詢寺遠近尚在五里外雨濛濛至漸益飛
注屈曲千盤俱在綠陰翠靄第不一見松栢亦地氣然
與至山半輿人少歇庵僧供茗泉清茗香灑然忘疲數
里抵寺候人鼓吹山谷答響固自雄爽時衣履沾濕亟
入僧房小憩房前後皆古杉銀杏雨淅淅鳴葉間略偃

臥櫛沐令君秉燭命觴雅譚娓娓無世途寒熱語夜臥
枕上雨達旦不休早起劉令辭歸余與友人周公彌門
人張德懋冒雨登山肩輿穿殿左曲折而上觀藏經小
閣時方朔一僧前導上禮妙喜庵大慧塔盤旋度竹濃
霧陡合四顧杳然迴看山下白雲湧起茸茸縷縷如兜
羅綿積成銀海海中青螺點點荇藻浮沉蓋下方諸山
在雲霧中時露峰尖條隱條現頃刻萬狀幾盡雲物之
變真是得未曾有繞大慧塔又數盤得一池正圓四圍
修竹池北壘石爲級竹裏殘碑爲端禪師塔鐫至正間

諭祭文池故放生處池在諸峰間澗可三四丈水蓄不
流雨不溢旱不涸亦靈蹤也又上爲寂照庵新刻書本
藏板貯焉右轉竹叢中有靈雞塚國師欽禪師說法此
雞時時諦聽師往長安長鳴三日而歿乃知一切畜生
生道俱足佛性一了便了固不似世界凡夫營營萬緒
汨沒本來苦行解脫而一情忽動便墮泥犁曾羽類之
不如也塚下爲喝石庵想水衝石破狀如驅走遂爲巾
子山人持咒立喝走而爲三有之乎無此等神通固非
思議可及耳還僧房午餐復出寺門閱蔡君謨蘓子瞻

碑時無榻手以不及摹爲快巖畔有望江亭址晴明可見錢塘是日盡爲霧障縱觀雲海抵掌清言僧手苦茗共啜而返

徑山紀游

吳之鯨

字伯霖

四月朔日賦天目游理屐南屏舟公山樓所期俞似宗薄暮至小飲庭際甚適次日以余治南都書不果行日三商佛石至飯後步堤上訪秦冰玉短蘆疎柳荒齋歆磯意自閒宕偕返寺舟公方受戒雲棲歸設伊蒲爲供余佐以家釀冰玉微醺別去黎明渡湖北喚舟松木塲

過兔泉泉極淺冽以澡絲瑩白異他水時擔者肩摩進頃刻滿意去似宗曰此有村醪頗佳據叢篁深樹間各飛數十大白夷猶諧噓縱步高下抵佛慧黃春矣僧規隱掃榻命觴余與似宗且奕且斟而佛石操不律應索詩者腕欲脫似宗曰胡不分勞逸也余笑曰我兩人對酒不爲甘石公稱詩不爲苦亦各適其適耳衆爲輾然浹辰遙行而似宗夙戒峙糗庀具之使亦以是時至僦短蓬薄禹杭舍逆旅主人尋問南湖路湖爲衆流奧區由茗雪達震澤入海此其居亭也剷葑濬淤因勢蓄泄

使有所歸不旁溢爲患誠萬世之利亟命修舊開導其
往來自無齧堤之怒且瀦以漸深必不至焦澤議者欲
甃石爲六橋中別島嶼令千頃烟波與遠近峰阜青翠
互映當不減明聖大是快事余遲回堤上已恍然縹緲
渚澗之想矣時覓天目與人不可得佛石曰從此至青
山一解艦力耳似宗曰隨地皆游也何必計程并力耶
卽命舟抵青山飯罷聯步而前倦則籍草談世外事宿
五柳樓居似宗出醉鱗海錯爲侑爵無筭次早覓得一
竹籃兩君以供余至西墅隨買二堦方治飯行矣適高

兩日先生蹤跡至邀飲別業高與似宗同官於閩頃以
讀禮歸而與余稱年家曩季殷殷地主之好藹如也佛
石言玲瓏去此不遠殺枳旣設大堪選勝因連輿行田
間薄華石山石壁陡峻長澗渟泓有小亭可憇過流霞
橋登石門詘曲而上爲三休亭九折巖風雨驟至屐下
皆作小瀑醉眠石爲坡公書字勢飛舞旣陟岡澗合峰
環古樹盤鬱寺中圯所存敗簷數楹耳旁設東坡山谷
佛印像寺相傳爲左元放葛許二真人修煉處蘓黃諸
公蓋嘗觴詠於此坡公有白雲穿破碧玲瓏之句石根

猶泠泠作響雲東去半里許爲琴操墓深菁荒葛有坡
公依自不寂寞酒數巡似宗與兩目鬪棋各雄長不相
下余憑軾而觀之飲遂至丙夜比曉雨益橫嵐結如蓋
撲人面莫辨眉髮兩目所攜二十人之供昏且且匱余
懼爲地主累且室湫隘局踣作苦遂堅辭兩目破雨下
山而輿人以蹠蹕高嶺難天日之役從者色阻乃取青
山棹返禹杭文昌壩寄宿茶亭禪閣飛澍無停晷衣履
各載幾斛水似宗急命酒消雨氣遂至霑醉佛石曰雨
妬游奈何次日爲浴佛日也曉旭映窗櫺間佛石奇喜

亟喚余兩人披衣起朝爽晃耀如痿能行憶昨躑躅滂
泥中無異隔世僧爲設齋供禮佛佛石誦諸品香燈梵
花氤氳遶幢影似宗狂叫曰天助我輩游勿曠此日然
宐天目而趨徑山取道近且屐齒喜新也余與佛石鼓
掌稱善亟呼筍輿沿溪行宿霧漸消山頂次第現如新
粧出羅幌行可二十里飲溪邊酒家遙望舟枕巍然獨
峙秀鬱可挹又三十里林漸深地漸高將逼雙徑循趾
攀巘委折數百里澗花飛灑俱成白煉山形周環複疊
如入猗上下篠蕩檀欒萬嶠一色余隨輿偃仰覺日光

射風細雲疎非若高峰軼雲蒼榦蔽景作鞞鞞之聲礮
礮之狀也嶺甫半輿人告疲余顧佛石隔山小浮圖非
卽歇足處耶佛石指曲磴數坂曰此須遶而上耳旣上
嶺如馬脊左右懸削忽白雲覆他山飛捷於鳥細雨隨
至余振袂度數盤沐佛聖水杉松環立平臺俯瞰則三
山門巋然列矣視小浮圖又在足下遠峰嵒岵近峰嶢
峴含澤吐霓倏忽殊態武林兩高龕楮一線俱在靉隳
中余喀然宴坐雲海蕩吾心胸覺生平寥廓之氣呼吸
相應昔陶貞白志在冲舉每云指白日觀青天去此不

遠獨於爾時有會已投松源山房古杉蒙茸方浴沉碧
高樓十五楹邃潔可居僧冲宇供笋蕨煮清茗情甚洽
月光初燦僅於密樾中作掩映觀耳晨起謁新殿制度
宏偉未飾丹堊過妙喜庵禮大慧禪師塔眎龍湫舊蹟
循左級而上視放生池池圓如珪廣可盈晦惜無游鱗
潑刺余實有願而未卜償法也再上爲寂照菴刺藏經
處鐫工麤集室後供達觀甚肅令人轉思密藏忽緇衣
籙冠過謁余詢知爲門人通州崔叔錦叔錦爲諸生不
得意剗心大典棲遯於此兩月矣余攜之出過喝石巖

石栴爲三昔巾子山人乞國一師剃度以咒力護佛法
賜號性空大師大曆中代宗遣內侍迎國一入京徑山
之興實由於此訪雞兔二塚至今在巖下三白駒或寢
或訛乃載經板出山者儼然雪山山梵從也是日陰翳多
濂灑久益密叔錦別去返松源山樓飯後稍有霽色命
輿從右級而上旋轉竹徑菖蒲田新秧離離澗水澄瀉
石磴梳潔如鏡高岡礮密遙見炊烟一縷從修篁中出
卽知爲雲房杳然無覓徑處余喜忘返翛然緱山烟谷
飡沆瀣佩九節靈苗不復知有人世旣過傳衣庵爲萬

松禪師傳衣處躡白雲庵攀蘿而上爲凌霄峰浩淼如
大瀛海何減泰岱新殿枕鵬搏山勢拱衛余謂此山幽
曠非通都大邑而宸章御蹕後先輝煥故樓名五鳳閣
建龍游南朝四百八十寺未有其比今山水依然未知
八十一代傳燈何人耳返流止亭輿人告息各曳杖尋
東坡放生池坡公游徑山二詩如欲看細字銷殘年靈
水先除眼界花俱頌水德今濁甚亭碑幸無剝蝕及讀
樓鑰百萬楮松雙徑杳三千樓閣五峰寒自是實境語
矣似宗探藏錄許爲刺高僧傳燈下各繙一編間拈以

問佛石佛石各爲宣說吐旨玄暢因曰宗門不立文字而微言奧義終古不磨猛志精求參悟非遠今人根力未堅而遽稱文喜遊戲彷彿而妄冀豐于正恐慧蓋乍枯慈筏罔濟耳相與嗟嘆久之余夙知有聞谷住徑山急欲一晤而聞其坐不語禪殊悵快佛石爲通信聞谷慨然曰吾素所願見者也曉訪之觀音殿時禪習者三百餘人而閣戶闐寂鳥雀不喧入左扉若無人者執事虔嘿惟謹聞谷坐余輩小閣色靜而氣融神理泓上發語簡遠真禪定士也余爲肅容而別微聞谷幾虛徑山

一游矣

游徑山記

李穀 字孟芳常熟人

辛酉八月十有三日出餘杭之北門十餘里度新嶺朝雨空濛遠近山光樹色如沐如黛濃淡疎密俱入畫理元實謂予曰好一幅米家山也余縱目如弗及焉又十餘里上下田坂路滑難行與人幾覆者再過麻車堰雨甚小憇市閣又五六里許過雙溪抵化城寺寺故宋佛日宣禪師道場舊稱名藍正德間傾圮爲民間佔佃萬曆中僧淡居士剝藏議置藏化城募金恢復周遭九百

餘畝盡還本寺可謂曠劫勝因然規模草創梵宇僧寮
猶未紺密惟大佛一尊爲僧慈門自吾虞山裝造供此
金資寶相員滿莊嚴一瞻禮間不勝贊嘆蓋寺廢而復
興寺興而佛至淡居與慈門此一段因緣似必有冥契
于夙生者由殿後入客堂侍者爲設小食食畢過香積
廚至浮度庵庵後爲置藏閣登閣憑欄前眺白雲堆疊
諸峰出沒其間延瞰久之及暮出殿上隨喜功課畢仍
返客堂進飯宿于旅泊軒之左楹夜半聞風雨蕭蕭之
聲爲之無寐及旦雨稍疎亟治裝行促慈門與俱出化

城折而北夾路叢篁茂密軌不得方幾二十里過直嶺
崛崎幽茂緣梯而上竹色葱蒨襲人時從山豁回視下
界如陵如阜在餘臨間不可名指而山間田禾色淡如
水俯仰俱異境也未幾抵徑山寺寺僧五六人立松杉
間衲衣翩翻與蒼翠一色中鏡庵者由本山出理南湖
之地藏殿知余輩入山先期而至爲余輩向導者也上
大殿禮佛出視左廂一樹高可四十餘丈貞枝連抱峻
挺插天信哉檀林寶樹也其下爲龍井卽老龍避宅願
留一穴以通天目之處殿庭兩樹相對枝葉員整高可

二丈云是娑羅異種經鉢孟池過梅谷房絲杉數株參
樓而上岳岳林榛是亦奇觀登樓少息鏡庵爲引叅大
慧塔及紫栢塔經靈雞塚看香水海水出石坡上大可
一拳深三四寸許相傳靈雞飲水處水味甘香雖大旱
不竭云過放生池池猶宋時故跡繞以青石負整如鏡
池上石臺可坐更四面檀欒映帶元實欲攜尊酒于此
適山雨飄墮亟上寂照庵庵爲剎藏道場也叅端禪師
塔禮紫栢像徧閱藏經閣適從者攜酒至元實戒不得
入而門外雨甚庵主自光爲設方便許酌于堂前之左

余適當十齋日不入同游之隊自光爲設山蔬果茗與
慈門輩飽餐禪悅甚適也自光雲中人自五臺偕紫栢
護藏居此貌修而文詞敏而達似有尊宿風致薄暮雨
小歇仍歸梅谷余以來朝爲月望欲觀大殿雲集乃獨
偕鏡庵宿于禪堂之奇樹樓約四更聞鐘聲鏗然披衣
起則鏡庵已秉燭至矣梳洗畢當家師廓庵出見師卽
鏡庵本師也樸貌寡言凝然法幢令人起敬須臾上殿
聽祝贊畢隨大衆稱彌陀百聲仍歸單小寢至旦廓庵
侍者景如邀元實諸公爲設早飯飯畢擬登凌霄峰鏡

庵謂安先傳衣庵余以諸僧無輿策杖與偕約三四里
至庵庵主覺輝以凌霄路草披離先爲芟除而待遂由
庵後嬖姍而上并元實諸君亦舍輿而杖矣幾四五里
至空中居居爲僧梵懷所構相傳此峰無水梵懷鑿石
得泉砌小池畜文魚數頭雜蒔幽花小草柴門曲磴頗
具勝情入室晤梵懷登峰絕頂俯視千山如舞如拜如
歸鳥如趨鳧參譚猓獬纘紛無際遙盼錢塘一帶隱隱
軋沕中真大觀也憨大師詩云西來二目如鵬翼東去
千山似馬蹄得其槩矣元實命酒酌于池畔予偕諸僧

坐巖上各盡歡適比興盡下山旋憇梅谷復偕鏡庵由
觀音殿過喝石巖欲禮國一禪師則屯雲作雨不及啟
庵而返予倦紈就寢不知夜爲中秋身在山中也然畢
竟無月亦無遺憾云明發山色冥蒙多疑陰結亟亟出
山以松源多佳樹復一往觀則絲杉數株高聳似梅谷
但地空樓敞游盼更多姿耳別諸僧出寺門經東坡池
池在短籬荒草間元實以爲無奇先登輿去余與羽仲
循崗而上折而西爲雪嶠靜室一老僧出見問以山主
謂往雙髻云精廬整潔異他所因問僧姓氏云崑山人

號定生余曰定生西方與曰然遂引余輩過西嶺忽同
游許君亦至相與南望諸山俱在其下而御愛如盤舟
枕如帶繫對巖前絕爲奇勝余謂登此可無上凌霄羽
仲亦以爲然慮前去者俟久匆匆別定生出庵慈門以
輿人未便欲留寂照偕鏡庵送予輩至此而鏡庵復以
余喜邀策以一竹杖見貽遂謝登輿下山尾元實可五
六里而近歸途由斜坑出菜園一路礮石紆譎水聲激
洌不斷人行礮底時出礮上每遇崎嶇下輿輒爲披情
焉過跳板橋經白社塘仍踰新嶺而進餘杭是爲十六
羽仲又次策季云

徑山游記

黃汝亨 字貞甫
進士

徑山在臨安北三十里東西天目通山之徑也九日晚
宿化城寺次日卽欲朝發而同年汪孝廉至引裾畱醉
予笑曰固勝孟公投轄雅情耶遂畱飲是日午前因便
登錢武肅王墓墓在縣治右出城西有山名石鏡巉巖
片石甚秀俗傳武肅微時過之照見冕旒此不可考有
像藏開化寺兩眉豁堅如箭面棗色似武安寺又有婆

留井鎖井夾道有舊宮門磚砌亦勝蹟也次朝至普淨寺飯發足明宗師日記昨夕過溪流清淺游魚如髮似鳥行虛空此意云何予鼓掌唯唯行六七里許從西北磴道上十餘里曲折盤薄大都以竹居勝綠陰翠靄時時拂披襟帶鳥語頗清多不似兩天目頂寥絕無鳥聲日未夕投中峰南院宿從院背小徑仍行竹間翠陰郁穠林林千立天光從竹隙入予從來看竹無此地幽暢也因以剩夕問萬松塔及月亭千松塔爲傳衣庵是陸太宰沈中丞碑記蛻骨處也塔所居菖蒲田環山繞林

俱饒蒼翠色而紅葉燁燁出秋林中更覺艷絕仍歸院長臥樓上爲十三朝矣蚤起飯院僧引看妙喜菴爲大慧杲禪師塔杲師有像清美無倫庵名蓋宋孝宗所題也又迤而塔後行竹徑上殘碑爲四十八代端禪師塔有至正間諭祭文前有放生大圓池中深三四尺許亦竹翠所繞又上爲寂照庵則達觀和尚從長安歸瘞處因記予往者逢此公於長安西掖門外隔面送語遂成異世生平雄心霸氣究竟此寂寂中不可謂無因世間一切法何處可住爲之太息起仍右轉竹叢中有靈雞

塚在焉此雞不食生類唐國一欽禪師會衆說法時
竚聽因師去長安長鳴三日而歿乃信一切衆生具佛
靈也志尚載靈兔塚今不知其處雞塚下爲喝石庵石
碎爲三屏張笏立上下可十丈餘乃巾子山人持呪立
喝神通現示此非擬議可及開山欽禪師像較大慧更
超秀而長耳似法相信茲山乞霧人也此下有香水海
泉澹可嚼仍歸南院飯卽從徑山東南下入禹杭東南
徑迤折十餘里大都巖岫澗泉相錯落間以竹色不似
西徑竹樹居勝晚仍禹杭公署宿十四旦丞成君促集

輿馬行入西溪一帶烟雨微濕翠竹林叢不甚減徑山
西境小憇永興寺爲馮開之司成中興池有濟顛和尚
無尾螺靈跡頃之仍投佛慧賦公移竹室下榻二日聊
紀此游草而賦公有孫方垂髫予發足時持紙索書尚
健如虎歸時忽聞物化驚嘆無常迅速如此人生不五
嶽游而五鼎食何爲因思向平俟婚嫁畢游名山語亦
貪天幸令婚嫁未畢卒然不可知此身不當俗歿耶明
宗聞之大笑促予疾艸此紀而各得詩若干首是游也
幸而得三緣
十餘日俱晴霽似春無片刻陰雨有

天緣靈巖名

林石骨所在獻勝有山緣得明宗禪

侶而家任載以從所逢山主賓俱供應無倦色有人緣
卽予生平好游亦何能數數得此投之名山作入林佳
話耳九月秋紀成爲十六日

游大安寺記

馬用錫

餘杭令
溫陵人

蒞餘杭之三年爲天啟甲子四月維夏偕學博宋元實
氏尋所謂雙徑而登馬過化城稍折而西訪僧無從于
荒畦敗址中余曰安取此而結庵也元實曰此故大安
寺基自布衲禪師開山之後爲妙喜安禪究竟之所宋

治平間欽賜寺額故名藍也無從自九峰來禮徑山已
而低徊于此謂布衲高風豈容一墜不振慨然思所以
恢復之蓮社諸公因爲捐資贖產若干畝建室若干楹
栖禪于此行還舊觀未可量也嗟乎佛法隆替名勝升
沉信在人耶雲栖虎窟瓶窰市塵一經名宿遂爾佛日
照耀無從登東魯之堂而直提西來之旨雲栖之後學
者推仰顧于茲卓錫也豈偶然哉因叩其所置山產畝
數爲之立戶而復爲之記無從名廣來俗姓華亭楊氏

游徑山記

吳自具

字福生
人

余居杭年餘

徑山天目也推占幾日福緣者數矣

偶竣事實安回自富春渚遂舍舟北趨禹航以半日程抵徑山之陽藍輿行綠樹中碧蘿垂幄蒼枝掩蓋已覺心折由山脚仰視之高爲五峰中爲龍湫妄意石屏中當有白衣老人前致禮者因誦觀音俱胝不敢望石裂爲三乍拋牛馬心雄喝石也陟級西徑則山骨峰立肩峭牙嶠石凡萬譎千詭有銳下豐上者有疊高數十層出必半仄者有粘空倒立生動如具性情者日落半規朱光注射煜然萬丈芒穎如鎔五金俄而紫氣西沉則

山河浮湛中長松彌天布濤拔地插青俱數百年古物不下千章萬章而燈炬錯落於樹祖藤孫強附弱攀之中轉覺夜氣罡風如束起錢塘水倒潑巖石冷氣栗人骨也導者刺刺呼呌宿鳥翻撲欲沸又不知誰呌誰答矣然吾獨羨其威紆百疊愈取愈多徑中走二十里而到僧堂似雙鸞翔空欲下正當月孤雪壯不勝奔競者邵不朋適至飛觥流覽星文下迎矣乃捉不朋裾而問曰山中所現白兔靈雞龍湫出沒是幻是真是何實義但欲空諸所

勿實諸所無又何稱焉如謂神通自

在不平地波

耶不朋啞啞曰吾何知吾何知智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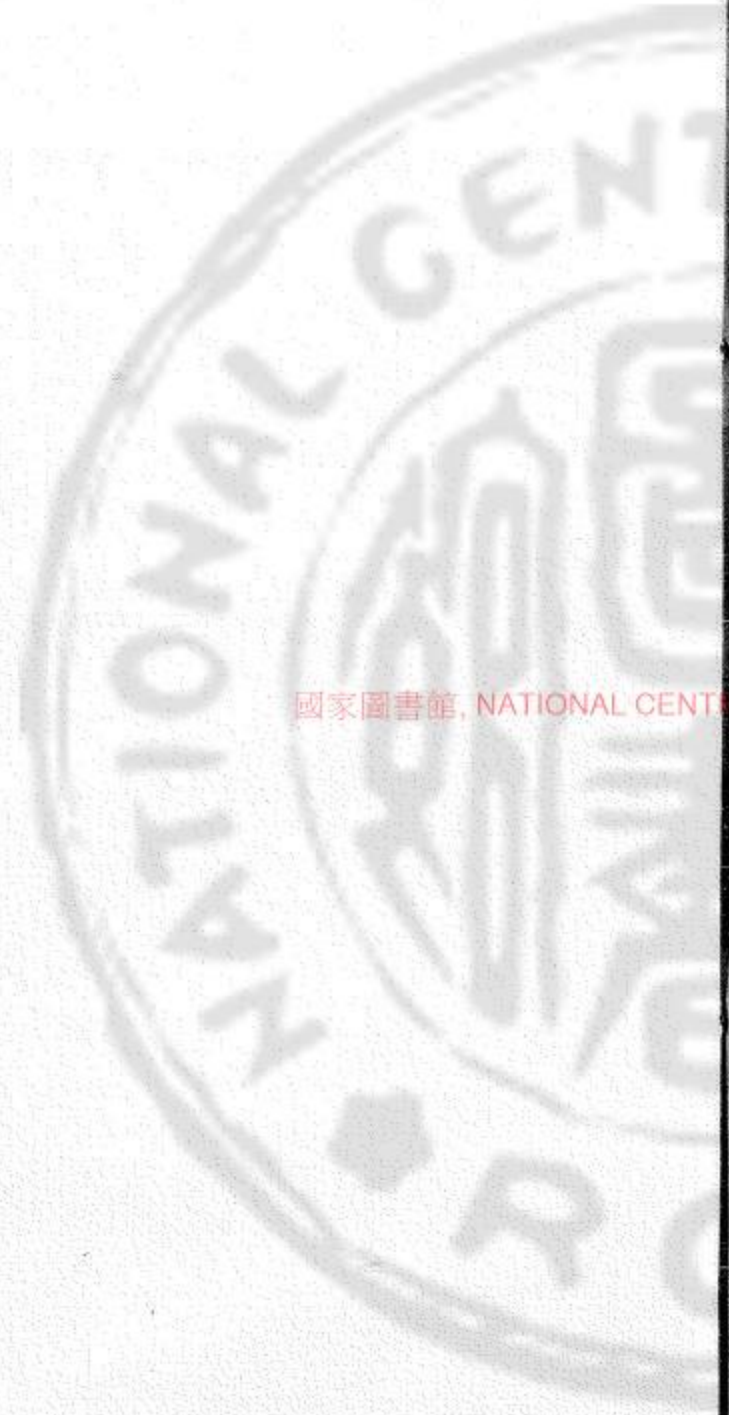
尚云緊峙離水靴蹋破湖湘月手把鐵蒺藜打破龍虎
穴翻身倒上樹始見無生滅是何幻化不歸法身是何
一隻眼不能七縱八橫而漫以已所能者爲本等已所
不必能者爲神通予亦啞啞彷彿質明瞻禮諸佛殿堂
之高敞象設之奇大儼然阿房舊址非漢以後帝王居
也偶閱三千樓閣五峰寒之聯因手書易之謂誤寒爲
含恐寶印掌不肯再撫耳取東經而下日照石如鏡照
泉如銀床照蒼松青篁如冰林凡疇夜隔林所極目碧

靄者今又噓吸其間乎但團結移換若夕鑄而今員若
夕杳而今瑩恠體幻來殊無巴鼻矣會衆美而叅大意
其此山之兩徑乎徑以森石爲骨以濃松肥竹爲膚乃
石以空而活松竹以淡逸而靈骨膚又兩兼之眼耳雖
兩形同是一頭指掌雖兩形同是一手其無住法門也
歟蔡君謨作記自謂覺而言夢况予又夢中夢也而正
法眼藏云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方能蹋翻四大海
摑倒須彌山余何能撒手到家言家常事卽通身皆口
且爲徑山橋

經山志卷之七終

... 會而... 餘杭... ...

藏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卷之八目錄

書啓

答曾侍郎天游略

又

答李叅政漢老略

又

答江給事少明略

答李叅政別紙

答陳少

仕略

釋宗杲

釋宗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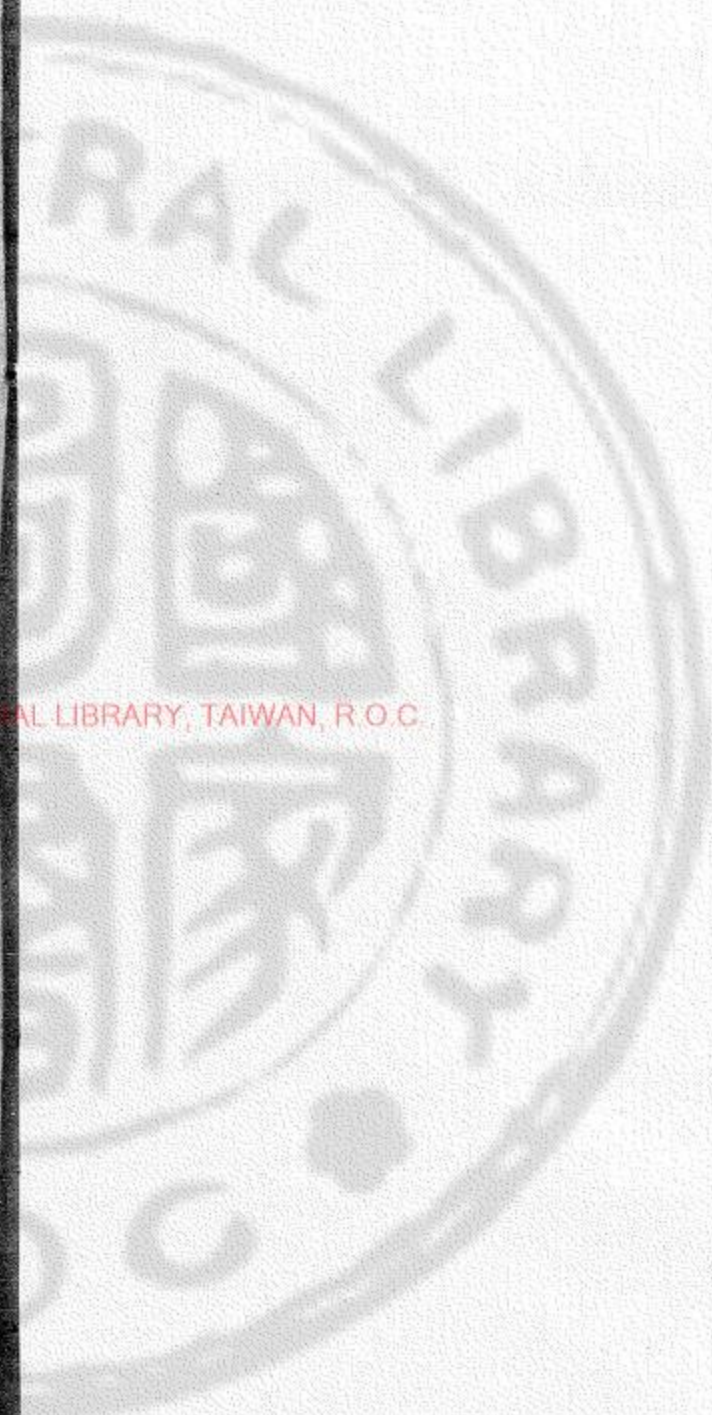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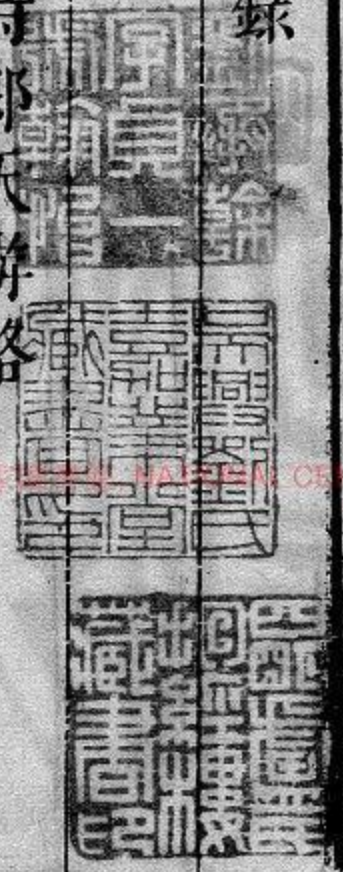
釋宗杲

釋宗杲

釋宗杲

釋宗杲

釋宗杲



答許司源

釋宗杲

答劉寶學彥修略

釋宗杲

答張丞相德遠

釋宗杲

答張提刑賜叔略

釋宗杲

答汪內翰彥章

釋宗杲

答呂郎中隆禮略

釋宗杲

答李叅政泰發

釋宗杲

答大慧禪師

孫覲

上大慧禪師

孫覲

又

孫覲

又

張侗

召友人

莊法錫

答寶月禪師

蘇軾

又

蘇軾

又

蘇軾

與徑山無畏惟琳禪師

蘇軾

又

蘇軾

又

蘓軾

請月江

住徑山啟

溥洽

又

唯實

又

余鼎

送一清天禪師住徑山

妙衍

賀月林鏡禪師住持徑山啟

張寧

復仲淳藏公支檀三法子愍郎書

真可

請幻于密藏二上人住徑山啟

馮夢禎

請廓庵觀公住持徑山大殿啟

王肯堂

請自光師住寂照書

謬希雍

請澹居鑑公主刻藏

吳用先

與鑑公

竇子偁

又

王在晉

又

湯賓尹

又

曾鳳儀

請徑山朗月泉住持龍居書

聞涑

請徑山朗月泉書

聞啟祥

請朗月住持龍居書

釋廣印

請慈門

心城

吳用先

答錢太

吳用先

寄慈門師

吳用先

答宋元實

錢謙益

與宋元實

釋法鑑

與無從禪師

姚鏜

寄宋元實

吳伯與

答李孟芳居士

釋廣甲

卷之八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八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書啟

答魯侍郎天游略

附問

釋宗杲

開頃在長沙得園悟老師書稱公晚歲相從所得甚
是奇偉念之再三今八年矣常恨未獲親聞緒餘惟
切景仰開自幼年發心叅禮知識扣問此事弱冠之
後卽爲婚宦所役用工夫不純因循至今老矣未有



所聞常自愧歎然而立志發願實不在淺淺知見之間以爲不悟則已悟則須直到古人親證處方爲大休歇之地此心雖未嘗一念退屈自覺工夫終未純一可謂志願大而力量小也向者痛懇圓悟老師老師示以法語六段其初直示此事後舉雲門趙州放下着須彌山兩則因緣今下純工常自舉覺久久必有入處老婆心切如此其奈鈍滯太甚今幸私家塵緣都畢閑居無他事政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

此心望委曲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徑與本地相契也如此說話敗闕亦不少但方投誠自難隱逃良可愍也至和

承敘及自幼年至仕宦叅禮諸大宗匠中間爲科舉婚宦所役又爲惡覺惡習所勝未能純一做工夫以此爲大罪又能痛念無常世間種種虛幻無一可樂專心欲究此一段大事因緣甚愜病僧意然旣爲士人仰祿爲生科舉婚宦世間所不能免者亦非公之罪也以小罪而生大怖懼非無始曠大劫來承事真善知識熏習般

若種智之深焉能如此而公所謂大罪者聖賢亦不能免但知虛幻非究竟法能回心此箇門中以般若智水滌除垢染之穢清淨自居從腳下去一刀兩段更不起相續心足矣不必思前念後也既曰虛幻則作時亦幻受時亦幻知覺時亦幻迷倒時亦幻過去現在未來皆悉是幻今日知非則以幻藥復治幻病病瘥藥除依前只是舊時人若別有人有法則是邪魔外道見解也公深思之但如此崖將去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着兩則語但從腳下着實做將去已過者不

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卽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仗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亾生處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若如此則久久無有不悟之理

又

承夜夢焚香入山僧之室甚從容切不得作夢會須知是真入室不見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說六波羅密與覺時同別須菩提云此義幽深吾不能說此會有彌勒大士汝生彼問咄漏逗不少雪竇云當時若不放過隨

後與一劄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者便見冰消瓦解咄雪竇亦漏逗不少或有人問只如曾待制夜夢入雲門之室且道與覺時同別雲門卽向他道誰是入室者誰是爲入室者誰是作夢者誰是說夢者誰是不作夢會者誰是真入室者咄亦漏逗不少

答李叅政漢老略

附問

釋宗杲

邴近扣籌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顧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欣幸可量非大宗匠委曲

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旣亾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夙習舊障亦稍輕微臨別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嚮入門而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礙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示諭自到城中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旣亾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宿習舊障亦稍輕微三復斯語歡喜踊躍此乃學佛之驗也儻非過量大人於一笑中百了千當則不能知吾家果有不傳之妙若不爾者

疑怒二字法門盡未來際終不能壞使太虛空爲徑山
口草木瓦石皆放光明助說道理亦不奈何方信此段
因緣不可傳不可學須是自證自悟自肯自休方始徹
公今一笑頓悟所得夫復何言

又

那比蒙誨答備悉深旨那自有驗者三一事無逆順
隨緣卽應不留留中二宿習濃厚不加排遣自爾輕
微三古人公案舊所茫然時復瞥地此非自昧者前
書大法未明之語蓋恐得少爲足當擴而充之豈別

求勝解耶淨除現流理則不無敢不銘佩

信後益增瞻仰不識日來隨緣放曠如意自在否四威
儀中不爲塵勞所勝否寤寐二邊得一如否於仍舊處
無走作否於生歿心不相續否但盡凡情別無聖解公
旣一笑豁開正眼消息頓忘得力不得力如人飲水冷
煖自知矣然日用之間當依黃面老子所言剗其正性
除其助因違其現業此乃了事漢無方便中真方便無
修證中真修證無取捨中真取捨也古德云皮膚脫落
盡唯一真實在又如旃檀繁柯脫落盡唯真栴檀在斯

違現業除助因剗正性之極致也公試思之如此說話於了事漢分上大似一柄臘月扇子恐南地寒暄不常也少不得一笑

答江給事少明畧

釋宗杲

人生一世百年光陰能有幾許公白屋起家歷盡清要此是世間第一等受福底人能知慚愧回心向道學出世間脫生死法又是世間第一等討便宜底人須是急着手脚冷却面皮不得受人差排自家理會本命元辰教去處分明便是世間出世間一箇了事底大丈夫也

承連日去與參政道話甚善甚善此公歇得馳求心得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差別異路覩見古人脚手不被古人方便文字所羅籠山僧見渠如此所以更不曾與之說一字恐鈍置他直候渠將來自要與山僧說話方始共渠眉毛厮結理會在不只恁麼便休學道人若馳求心不歇縱與之眉毛厮結理會何益之有正是癡狂外邊走耳古人云親近善者如霧露中行雖不濕衣時時有潤但頻與參政說話至禱至禱

答李參政別紙

釋宗杲

富樞密頃在三衢時嘗有書來問道因而打葛藤一上落草不少尚爾滯在默照處定是遭邪師引入鬼窟裏無疑今又得書復執靜坐爲佳其滯泥如此如何參得徑山禪今次答渠書又復縷縷葛藤不惜口業痛與剗除又不知肯回頭轉腦于日用中看話頭否先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麪永不可出此公是也如與之相見試取答渠底葛藤一觀因而作箇方便救取此人因攝法中以同事攝爲最彊左右當大啟此去門令其信入不唯省得山僧一半力亦使渠信得及肯離舊窟也

答陳少卿季仕略

釋宗杲

承諭欲留意此段大事因緣爲根性極鈍若果如此當爲左右賀也今時士大夫多于此事不能百了千當直下透脫者只爲根性太利知見太多見宗師纔開口動舌早一時會了也以故反不如鈍根者無許多惡知惡覺驀地於一機一境上一言一句下撞發便是達摩大師出頭來用盡百種神通也奈何他不得只爲他無道理可障利根者返被利根所障不能得卒地便折曝地

便破假饒於聰明知解上學得於自己本分事上轉不得力所以南泉和尚云近日禪師太多覓箇痴鈍人不可得章敬和尚曰至理亾言時人不悉彊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鑑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左右自言根鈍如此返照看能知鈍者還鈍也

答許司理壽源

釋宗杲

無若不迴光返照只守鈍根更生煩惱乃是向幻妄上重增幻妄空華上更添空華也

左右具正信立正志此乃成佛作祖基本也山野因以湛然名公道號如水之湛然不動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世間出世間法不離湛然無纖毫透漏只以此印於一切處印定無是無不是一一解脫一一明妙一一寶頭用時亦湛然不用時亦湛然祖師云但有心分別計較自心見量者悉皆自夢若心識寂滅無一動念處是

名正覺覺既正則於日用二六時中見色聞聲嗅香了
味覺觸之法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無不湛然亦自不作
顛倒想有想無想悉皆清淨既得清淨動時顯湛然之
用不動時歸湛然之體體用雖殊而湛然則一也如析
梅檀片片皆梅檀今時有一種杜撰漢自己脚跟下不
實只管教人攝心靜坐坐教絕氣息此輩名爲真可憐
愍請公只恁麼做工夫山野雖然如此指示公真不得
已耳若實有恁麼做工夫底事卽是汗染公矣此心無
有實體如何硬收攝得住擬收攝向甚處安着既無安
著處則無時無節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得無失無靜
無亂無生無死亦無湛然之名亦無湛然之體亦無湛
然之用亦無恁麼說湛然者亦無恁麼受湛然說者若
如是見得徹去徑山亦不虛作此號左右亦不虛受此
號如何如何

答劉寶學彥修略

釋宗杲

公旣于此箇門中自信不疑不是小事要須生處放教
熟熟處放教生始與此事少分相應耳往往士大夫多
於不意中得箇瞥地處却于如意中打失了不可不使

公知在如意中須時時以不如意中時節在念切不可暫忘也但得本莫愁末但知作佛莫愁佛不解語這一着子得易守難切不可忽須教頭正尾正擴而充之然後推已之餘以及物左右所得既不滯在一隅想於日用中不著起心管帶枯心忘懷也

答張丞相德遠

釋宗杲

恭惟燕去阿練若與彼上人同會一處娛戲毘盧藏海隨宜作佛事少病少惱釣侯動止萬福從上諸聖莫不皆然所以於念念中入一切法滅盡三昧不退菩薩道

不捨菩薩事不捨大慈悲心修習波羅密未嘗休息觀察一切佛國土無有厭倦不捨度衆生願不捨轉法輪事不廢教化衆生業乃至所有勝願皆得圓滿了知一切國土差別入佛種性到於彼岸此大丈夫四威儀中受用家事耳大居士於此力行無倦而妙喜於此亦作普州人又不識還許外人插手否聞到長沙卽杜口毘耶深入不二此亦非分外法如是故願居士如是受用則諸魔外道定來作護法善神也其餘種種差別異旨皆自心現量境界亦非他物也不識居士以爲何如

答張提刑賜叔略

釋宗杲

老居士所作所爲冥與道合但未能得因地一下耳若
日用應緣不失故步雖未得因地一下臘月三十日閻
家老子亦須拱手歸降况一念相應耶妙喜老漢雖未
目擊觀其行事小大折中無過不及只此便是道所合
處到這裏不用作塵勞想亦不用作佛法想佛法塵勞
都是外事然亦不得作外事想但回光返照作如是想
者從甚麼處得來所作所爲時有何形段所作旣辦隨
我心意無不周旋無有少剩正甚麼時承誰恩力如此

做工夫日久月深如人學射自然中的矣衆生顛倒迷
已逐物耽少欲味甘心受無量苦逐日未開眼時未下
牀時半惺半覺時心識已紛飛隨妄想流蕩矣作善作
惡雖未發露未下牀時天堂地獄在方寸中已一時成
就矣及待發時已落在第八佛不云乎一切諸根自心
現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顯示如河流如種子如燈
如風如雲刹那展轉壞躁動如猿猴樂不淨處如飛蠅
無厭足如風火無始虛僞習氣因如汲水輪等事於此
識得破便喚作無人無我知天堂地獄不在別處只在

當人半惺半覺未下牀時方寸中並不從外來發未發覺未覺時切須照顧照顧時亦不得與之用力爭爭者則費力矣祖不云乎止動歸止止更彌動纔覺日用塵勞中漸漸省力時便是當人得力之處便是當人成佛作祖之處便是當人變地獄作天堂之處便是當人穩坐之處便是當人出生死之處便是當人致君於堯舜之上之處便是當人起疲氓于凋瘵之際之處便是當人覆蔭子孫之處到這裏說佛說祖說心說性說玄說妙說理說事說好說惡亦是外邊事如是等事尚屬外

矣况更作塵勞中先聖所訶之事耶作好事尚不肯豈肯作不好事耶若信得此說及永嘉所謂行亦禪坐亦禪語默動靜體安然不是虛語請依此行履始終不變易則雖未徹證自己本地風光雖未明見自己本來面目生處已熟熟處已生矣切切記取纔覺省力處便是得力處也妙喜老漢每與箇中人說此話往往見說得頻了多忽之不肯將爲事居士試如此做工夫看只十餘日便自見得省力不省力不得力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說與人不得呈似人不得先德云語證則不

可示人說理則非證不了自證自得自信自悟處除曾
證曾得已信已悟者方默默相契未證未得未信未悟
者不唯自不信亦不信他人有如此境界士大夫學道
多不肯虛却心聽善知識指示善知識纔開口渠已在
言前一時領會了也及至教渠吐露盡一時錯會正好
在言前領略底又却滯在言語上又有一種一向作聰
明說道理世間種種事藝我無不會者只有禪一般我
未會在當官處呼幾枚杜撰長老來與一頓飯喫却了
教渠恣意亂說便將心意識記取這杜撰說底却去勘

人一句來一句去謂之廝禪末後我多一句你無語時
便是我得便宜了也及至撞著箇真實明眼漢又却不
識縱然識得又無決定信不肯四楞塌地放下就師家
理會依舊要求印可及至師家於逆順境中示以本分
鉗鎚又却怕懼不敢親近此等名爲可憐愍者老居士
妙年登高第起家所在之處隨時作利益事文章事業
皆過人而未嘗自矜一心一意只要退步著實理會此
段大事因緣見其至誠不覺忉怛如許非獨要居士識
得這般病痛亦作勸發初心菩薩入道之資糧也

答汪內翰彥章

釋宗杲

伏承第五令嗣以疾不起父子之情千生百劫恩愛習氣之所流注想當此境界無有是處五濁世中種種虛幻無一真實請行住坐臥常作是觀則日久月深漸漸消磨矣然正煩惱時子細揣摩窮詰從甚麼處起若窮起處不得現今煩惱底却從甚麼處得來正煩惱時是有是無是虛是實窮來窮去心無所之要思量但思量要哭但哭哭來哭去思量來思量去抖擻藏識中許多恩愛習氣盡時自然如水歸水還我箇本來無煩惱無

思量無憂無喜底去耳入得世間出世無餘世間法則佛法佛法則世間法也父子天性一而已若子喪而父不煩惱不思量如父喪而子不惱不思量還得也無若硬止遏哭時又不敢哭思量時又不敢思量是特欲逆天理滅天性揚聲止響潑油救火耳正當煩惱時總不是外事且不得作外邊想永嘉云無明實性卽佛性幻化空身卽法身是真語實語不誑語不妄等語恁麼見得了要思量要煩惱亦不可得作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邪正未分正好著力此是妙喜決定

義無智人前莫說

答呂郎中隆禮略

釋宗杲

令兄居仁兩得書爲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辦聞左右邇來亦忙只這著忙底便是臘月三十日消息也如何是佛乾屎橛這裏不透與臘月三十日何異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羣書高談濶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周易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得來七顛八倒諸子百

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耻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裏事竝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空來世上打一遭脫却這殼漏子土天堂也不知入地獄也不知隨其業力流入諸趣竝不知若是別人家裏事細大無有不知者士大夫讀得書多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乙巳時便錯了也只欲取富貴耳

取得富貴底又能有幾人肯回頭轉腦向自己脚跟下
推窮我這取富貴底從何處來卽今受富貴底異日却
向何處去旣不知來處便覺心頭迷悶正迷悶時亦非
他物只就這裏看箇話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
屎橛但舉此話忽然伎倆盡時便悟也切忌尋文字引
證胡亂搏量註解縱然註解得分明說得有下落盡是
鬼家活計疑情不破生歿交加疑情若破則生歿心絕
矣

答李叅政泰發

釋宗杲

示諭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旣非虛語必有分付處
必有自肯處讀至此嗟嘆久之士大夫平昔所學臨歿
生禍福之際手足俱露者十常八九考其行事不如三
家村裏省事漢富貴貧賤不能泪其心以是較之智不
如愚貴不如賤者多矣何以故生歿禍福現前那時不
容僞故也大叅相公平昔所學已見於行事臨禍福之
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
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
或正或邪或非他物願公常作此觀妙喜亦在其中異

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生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
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更須下箇註脚卽今這一絡
索切忌作寓言指物會一笑

答大慧禪師書

孫覲

覲頃佛果於開寶時公道價藉藉滿都國矣靖康以還
崎嶇兵亂偶然不歿又罹罪苦流竄嶺海仰瞻一世龍
象如有仙凡之隔只自媿嘆

上大慧禪師

孫覲

公高風絕塵已出世外而非意之于同逐客放臣遷貶
之例正如癡兒搏空捕影只堪一笑耳然佛法遇厄而
後奇勝乃見所以化服同異也

又

自公入吳一佛出世矣侯王而下皆獲瞻禮獨覲尚未
一詣遂無以藉口覲方欲上書謝事得請後書疏小間
當由臨安入山樞衣聽法一洗塵陋也

上大慧禪師

張侔

竊聞拂衣禪席再挽莫回翩然清風已趣高駕此固不
可以寵利勢力迎屈然豈不念聖天子以公名德之盛

增重名山以佛法護行闕幸爲小駐以副上意僱職在
守土朝命是依謹差衙校陳愈游布區區萬冀使張京
兆異日爲白蓮社中人請自茲始矣

召友人書

用朗師語

莊法師

自到凌霄泰然心意高低峰頂振錫常游石室巖龕拂
乎安坐清風碧沼明月白生風掃白雲縱目千里名花
香果蜂鳥啣將猿嘯雀鳴遠近皆聽鋤頭當枕細草爲
玷世上崢嶸競爭人我心意未達方廼如斯倘有寸陰
願垂相顧

答寶月禪師

蘓軾

近遞中兩奉書必達新歲想法體康勝無緣集會悵望
可量屢要經藏碑本以近日斷作文字不欲作既遠書
丁寧又悟清日夜煎督遂與作得寄去如不嫌罪廢卽
請入石碑額見今悟清持書往安州乞滕元發大字不
知得否其碑不用花草欄界只鐫書字一味已有大字
額向下小字但直寫文詞更不須寫大藏經碑一行及
撰人寫人姓名卽古雅不俗切祝切祝又有小字行書
一本若有工夫更入一小橫石亦佳黃州無一物可克

信建茶一角子勿訝塵浼餘惟萬萬保練適冗中清師
行奉望草草

又

此間諸事但問清師卽詳也清又有禮練事多能可喜
可喜海惠及隆大師各計安勝每念鄉舍爽飛去然近
來頗常齋居養氣自覺神凝身輕他日天恩放停幅巾
杖屨尚可放浪於岷峨間也知吾兄亦清健髮不白更
請自愛晚歲爲道侶也餘附清師口陳此不覩縷

又

有吳道子絹上畫釋迦佛一軸雖頗損爛然妙迹如生
意欲送院中供養如欲得之請示一書卽爲作記并求
的便附去可裝在板子上仍作一龕子此畫與前來菩
薩天王無異但人物小而多耳

與徑山無畏惟琳禪師

蘓軾

臥病五十日日以增劇已頽然待盡矣兩日始微有生
意亦未可必也適睡覺忽見刺字驚嘆久之暑毒如此
豈耆年者出山旅次時耶不審比來眠食何如某扶行
不過數步亦不能久坐老師能相對臥談少頃卽告晚

涼更一訪

又

嶺南萬里不能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啟之憂豈非命也夫然生死亦細故耳無足道者惟爲佛爲法爲衆生自重

又

徑山長老惟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空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徑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請月江和尚住徑山啟

溥

洽

四明人

國朝新開泰運佛法重光教省載整宗綱師承唯謹矧徑塢爲五山之首而掄材得萬指之雄操勵修能賁光祖席徑山堂上月江和尚質貌魁特襟度豁如證果初登借我邦人作善知識冷泉分座人天眼目表率叢林早承天詔寵榮獨運霜毫透發蘸乾太液池水現出優曇鉢華旣不動舌轉大法輪乃出無心感多靈瑞疇咨極口旌賁奇才妙喜法道再隆寂照家聲不墜登凌

啟

霄挹鷲嶺瞻光彩於父子之間敷至願演真乘翊至治
於堯舜之上

請月江和尚住徑山啟

唯實 會稽人

國一開堂雙徑爲鳳麟之靈囿妙喜據室四方稱龍象
之法筵惟視古以猶今在得時而行道顧茲盛舉允副
輿情徑山堂上月江和尚德重珠璣輝聯奎壁偉姿豐
麗浩氣衝於斗牛道韻孔昭美譽播於湖海屢應名藍
之聘久觀上國之光正宜接物以利生何礙入鄞而垂
手共訝凌霄獨步謾誇光嶽蜚英圭齋別古鼎於西湖

語留圓鏡大覺辭仁廟於北闕事見遺書煌煌吾道有
光凜凜宗綱不墜繼前賢之芳躅示後學之清規拱聽
佳音永堅夙好

請月江和尚住徑山

余鼎 匡山人
侍講

陶令入遠公之社事見西江大顛接韓子之游話行南
海雖抑揚必行其志然出處各得其宜契道相忘堅盟
既久徑山堂上月江和尚機鋒圓妙氣宇和平東魯書
西來意咸究其源雪山草滄海珠實增其價蜚佳聲于
闕下霑寵渥於天中飽飡禪院之烟霞深味儒林之風

月丹山儀鳳赤岸良駒黃太史秉志叅禪先機獨露張
商英存心護法斯道大彰尚願留衣毋忘展笑

送一清天禪師住徑山

妙 衍 臨川人

位冠五山信名器之所重道傳一統宐師範之可遵方
嗟作者蔑然又喜斯人出矣新席徑山堂上一清和尚
鄧林喬木渥水神駒師禮兩街雨露優沾於象闕表儀
多士風月平分于鳳山盍簪笏多與交游傍輦轂敦行
化道北方學者未或先也南宗密印其在茲乎敕額精
藍教法大弘而可慶春官華劄公論允在于當仁僧中

乃有此郎名下固無虛士塵尾清風塵間花雨不妨遷
席移幢山上鯉魚井底蓬塵試看傾湫倒岳祖燈續燄
隣壁增輝

賀月林鏡禪師住持徑山啟

張 寧 進士

舞鳳飛龍五結青蓮于天目靈雞馴兔一鑑光徹于祖
師地旣曰靈天其有待共惟新命徑山堂上大和尚鏡
公月林禪師瑞芝三秀古栢十圍得正度於無傳嗣妙
法于東嶼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方歸邇來三十
年優鉢猛闔王氣猶在起龍瞑於下界興象教於中衰

丞相開選佛場和尚悟出世法乘流而行遇徑而止當年國一亦起于崑山首度坡仙重游於方丈凡吾方外之友盡讚僧中此郎

復仲淳藏公支檀三法子愍郎書

真

可

達觀

萬事留人情後來要相見此雖俗語可以喻大故曹山大師嘗以三墮示人謂是也然人知墮旨者方今天下恐未有人乎此非欺語是墮旨二乘亦不可測凡夫大根者或反有悟者怪哉墮乎其誰知之支檀使來得汝等書信如暫對面歡喜無量然藏公餘欠未償猶不能

卽從吾行仲淳支檀又爲藏公曲處周旋之意在早得相追我也則仲淳支檀護法之勤雖肉骨之至安足喻此吾雖痴憨汝等若是用心吾必精進報汝等去勿煩多慮也支檀此番不中雖于世情有所未如意實于支核分上方在進志待力克中選則護法穩大又曲久而伸必遠故此番不中未盡無益也仲淳旣遷親武康山中而不使母氏身故賃舍而覓靈無嗟于黃壤矣吾嘗與仲淳書未始不以此責者慮其遺恨千古耳且仲淳又法屬血脉吾不責之誰敢置喙耶今不負吾言而能

安親慰行人厚矣又何言哉惟剌藏事體我雖曾乞素老及其高弟等任此我輩幫而成之其高弟志大而實亦爲法門者則聞之便相許可惟素老猶有推辭如藏公至而定議之懇求之然此老亦難辭矣能如是則藏無不成之理此老又信久矣且廣也又攝山本朝欽賜山也其住持又疏通知大體者我以是知無不可也且往年素老有大殿未完今將完矣故藏公不可不早來議定之也如來遲或此老又爲別事則不可兩煩之矣我之牛山之行自有隨宜方便料不使人異我也無多

念我書藏公仲淳支檀同讀惟仲大爲我謝之明瑞不中命薄極矣信造物之柄不可情見測也惟超情遺量者可轉也我未遺量是不能轉之亦自然也汝等無以世諦小境爲驗遂不信出世法而生疑退也想汝等皆高明之流之俊也寧有此哉然亦不妨我饒舌也山川修阻音信未期汝等各宜爲道借重餘不多喋

請幻予密藏二上人住徑山啟

馮夢禎

字髮方起沙礫悉是珍奇雷音旣徂金地共成坑坎故大千世界孰非道場無量法門總歸至道能負荷而燈

燈續明失皈依則處處荒蕪越中徑山國一濟其源曇
晦廣其蔭自唐以來龍象爭依數每溢鸚林之衆芝蘭
競出宗無二鷺池之傳邇者堂前草深不係藥山佳唱
架後屋倒豈是汾陽峻機慈流塞而苦流長法雲遠而
業雲布蚩蚩弱子誰拯昏衢寂寂空巖盡迷寶所某等
濫侍釋提之旁不忘熙連之囑雖執御九重未深玄于
勝壤而馳懷千古實致慨于昔人惟我密藏神足幻余
宿耆戒珠素潔忍鎧堅維息心了義已遡禪河之最深
徹妄窮真可紹佛慧于無上頻伽好音聞者惑盡優鉢

羅目望焉意消信煩林之涼月允悲游之巨航嘗聞大
化無化酬因迺揚至緣非緣有感斯應爲不請友固開
士深心建大法幢必室洒堅禱鷲嶺之軌持率然熊耳
之傳弘不異某等傷雁堂之日圯嗟鵬耆之靡依敢稽
首頓首哀懇吾二師卓錫靈境無爲白雀所先敷座高
峰復振青鴛之勝秉般若劒斷疑網于重封開甘露門
潤枯茨而更茂說處鯉魚橫翻山頂拈來狗子咬殺趙
州縱是欽師對指點而猶惑藉令妙喜顧警救而銷聲
六師解籜而崩角七衆入廛而利生盲聾瘖瘂悉證無

生林鳥川魚同成正覺則某等雖居王舍城均登法雲
地妙光羅于十方如寶絲綱淨因亘于三界墮彌戾車
竊計二師愍羣有沉淪之莫回痛未法陵夷之將絕思
起頽綱而更維援就溺于弱喪大心久發弘誓必深某
等直以下巫芻狗斬申格帝之誠稚子泥龍冀啟彌天
之澤吾知二師無俟辭竟牋端已自雲生足下矣

請廓庵觀公住持徑山大殿啟

王肯堂

大矩孕奇聳五峰之靈秀那伽密護垂諸祖之徽猷人
地嫻矣洽苻因緣時乎際會恭惟廓庵老師智輪圓運

德器深歿掌鑰庫司靡忝賣生薑漢彌弘監度重稱用
大椀名六度綱張十方響應某等宿乘慈筏尚滯迷津
茲向金繩尤希覺路竊念寶殿爲名山壯觀忍覩傾頽
祖庭乃大道法幢詎宜消歇哀捐淨施用續鴻規倚圖
無邊老人奄爾一朝西逝浩功未竟善繼唯賢不腆香
儀載攄悃素統斲老師俯陟總持之位垂手入鄽承綏
羣望之情調心和俗結未了之公案煥未後之莊嚴庶
務獲以權衡水雲歸其栖宿天龍推出一千年佛日重
暉遐邇欣逢八十員祖燈再朗沈琬陳良模朱大啟周

祇周宗建于玉立沈正宗賀煨等同具

請自光師住寂照書

謬希雍

敬啟雙徑寂照乃本師紫栢大師所恢復以爲刺經道場之所也既而藏公建刺場於茲今藏板在焉嗣後某輩請澹居師兄來主刺場駐錫寂照後直本師遷化留偈識記云怪來雙徑爲雙樹貝葉如雲冷自屯始悟本師欲歸骨此山與刺場相終始也明甚遂塔本師于鵬搏峰下今澹居師兄以久勞善病思念休息來告某輩云某將雲游行脚茲地不可無主竊見幻予師兄法子

自光法姪戒德精嚴等心爲衆堪作常住監寺敢白同門護法諸檀越發心迎請自光法姪住持寂照董督僧倫永作七衆依怙雍等聞之不勝踴躍特奉書專申衆意伏祈慈允速臨法門幸甚本師幸甚于玉立孫雲仍于玉德賀學仁王懋錡賀懋照同具

請澹居鎧公主刺藏

吳用先

不嗣法音間者濶矣想吾兄道履清泰山中百凡俱得就緒頃金壇于賀并吳江沈茂所周氏兄弟諸公俱欲以大師龕地刺藏因緣請吾兄住徑山弟謂浮渡之請

寒舍叔侄主之何得自請而自奪耶衆復以大師誼責之甚急弟不得已敢白于左右秋菊開時幸來一議徑山卽不敢煩常住或得兄往來其間一料理之則衆心懈而弟亦可塞責矣吾兄於師門不薄當不省此一來之勞也

與鎧公

竇子儻

徑山別是一界不必滄海日升浙江潮對之爲奇觀也唯上人能住此非住脚而住佛藉化城而登寶所也樓頭夜話氣色空今飛揚詩畫之惠便露神通繪弄大千

其一點矣

與鎧公

王在晉

不佞諷誦藏經皈依大道若令山房自備印紙無功白受恐諸佛菩薩嗤當爲罪業至于法門雍衛發自素心未敢貪天奚勝食報惟上人麾置焚香禮識方寸中爲始愜耳徑山給照并碑記事當遂成毋煩厯念

與鎧公

湯賓尹

近况得之汪元博知以刹事費心此佳事也亦苦事也今得就妥甚幸弟久欲伴兄山居賤性儘能寂苦慮頭

陀中未必能飢能寒如弟者慮徑山猶是熟地故未及
行黃儀部亦謂徑山近杭未免冠蓋聲相聞然弟卽入
徑山亦必不使冠蓋相聞也一科名遲我十七年素業
甚恨甚恨豈至今日仍葛藤其間哉

與鎧公

曾鳳儀

吉州晤對宛如平生豈非多劫同參偶爾相逢也別去
令人悵望不已未幾有傳彈射吳本如者牽連尊名亦
入章內竊爲足下甚喜芙蓉被遣大慧遭謫此自古大
善知識方遇如此鉗錘恨不與紫柏尊者同遇王難令

千載而下想見清風以爲是師是弟不忝法門龍象爾
茲辱手書似有不平之嘆世事浮雲何足嘆也愍公于
四月十六已從湖東起行云於廬山過夏逝有報矣至
金壇尚未得的音此老顛爲紫柏塔銘而來欲踐生前
之約明春必且入徑山非足下盡心經營未易了此一
段公案倘不佞得遂所請共得相送真是多生有緣矣

請徑山朗月泉住持龍居書

聞 涑

名高監院誦十載之清芬人重掌亭歸十方之古德叢
林必期擔荷衆法始有總持恭惟徑山月泉老師道與

臘高智同境寂池蓮深種入雲棲之一門庭拍閒看蟄
雷音于雙徑允稱角虎解牧泥牛人天樂推緇素欣仰
涑等念龍居古剎爲清淨之勝幢乃聞谷大師所安立
之別界非耆舊紀綱不振人人鼻孔撩天須作家賓主
歷然個個脚跟着地欲此事不廢舍吾師其誰久矣堂
空愁見草深門外懷哉席煖快瞻花雨林開况深聞于
天夢現洪鐘而待叩且陽生于復朋來寒谷而適逢感
應甚奇機緣已熟懇祈卓錫伏望懸椎試看出岫之雲
道場不動想見到家之日條令一新月在指端照諸方

之淨念泉飛杖底慰大衆之渴思愿住且常永以爲慶
李事道施浚明盧復巖武順柴應梓李兆勳同具

請徑山朗月泉書

聞啟禱

徑山奉別吾師兩月餘矣計法體增勝爲慰吾郡叢林
自雲棲而外則爲瓶窰幸大師親爲主持又得佛乘師
爲之左右法席日興已不必言龍居則大師歲或一至
雖其中耆宿如電百廢具興然自一江隱居二師遷化
之後互相遜讓莫爲主者亦叢林之缺事也今徧索碩
德行解俱超福慧兩足堪任此事者無如吾師龍居諸

師特賚片香奉請伏乞慨然許可勿復他辭使叢林大事旦夕可以藉托而聞大師東顧之憂因此將以少寬皆吾師之惠也特法愛甚深因諸師之請故爲勸駕臨楮祈望之至

請朗月清住持龍居書

釋廣印

聞菩薩發心利生爲急利生方便叢林爲先後生晚學非叢林無所瞻依宿德白眉非叢林無所寄托故戒經云冬夏坐禪處所菩薩皆應立之往來食息菩薩善當知衆此如來諄諄誠勸菩薩之所當行者吾師緝戒久

矣大心已成靜定有年對境無事良賈豈能久藏龍天自然推出馬大師曰未有常行不住未有常住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者政吾師今日事也且東南叢林可觀者無幾龍居道場吾師亦嘗飛錫目擊其內外莊嚴畢備者邇因智增者西行一衆久無依托於是遍求耆宿具大悲者僉曰徑山湧泉老師可勝其任前印持子將二居士踴躍喜歡卽手書勸發尚當登山敦請諒吾師精神矍鑠尚可利生耳皋亭機熟有真慈者安得不乘時赴之耶

請慈門主化城

吳用先

徑山化城寺唐宋以來爲名刹宋高宗欽賜山田千畝
爲接待十方禪院後漸被侵佔寺遂荒落不佞在藩司
時捐貲贖付澹居上人管理今年久古松修竹又被僧
惟證等砍伐殆盡適自海上來入山一見五內惻然聞
澹居在日已有書請上人交付其徒有不奉法者惡語
冒觸致師復去天目茲詢之地方士民皆合口讚師盛
德咸欲挽留而澹居善徒清隱等亦復共議遵其師遺
囑願盡散去立有議單不佞遂從衆權啟請返錫住持
此山以保全名勝伏冀俯臨倘有復蹈故轍溷擾者卽
此伸白上官必無過慮也臨啟拱 埃

答錢太史

吳用先

恭惟台臺品重琮璜望隆柱石不肖之阪心仰斗已非
一日第無緣得遂瞻承時懷耿耿第微有天幸獲侍令
侄老先生光霽竹林風範芬馥襲人已自竊附神交矣
徑山化城寺爲八十一代祖師道場不肖痛其沉淪苦
心恢復浙中左右兩轄俸資悉罄于此以贖寺田任怨
任謫隨以傾擠歸山豈料澹居魔徒甘爲獅蟲燒法本

山合抱古松累年大竹伐賣一空不肖去春自禮普陀
回至徑山清理始將魔徒驅逐躬請慈門住持以爲得
所托矣不意今年仍蹈前轍若慈門復去則古刹遭其
蹂踐復就荒蕪矣兩位老先生大護法金湯慈光所照
無分遠近破山洞聞雖逝原無外侮聞本善儘堪住持
况去潭府甚近護衛不難萬乞憫念化城在危撼之際
幸寬假慈門仍主法席則古刹賴以保全兩位老先生
功德永永不朽矣披瀝丹忱悵希俞允不勝感激

寄慈門師

吳用先

去春不佞千里外躬詣化城禮請上人住山無非爲道
場念重耳上人親受付託茲方踰年乃欲棄之去耶一
去則古刹凌夷矣於當年不佞拚官拚命恢復之苦心
何言之可爲下涕二位錢老先生皆法門金湯破山化
城必無異視况彼處風恬浪靜一本善可撐支且法卷
尚多也此則魔黨危撼上去畱關道場安危其能不
爲八十年代祖師動念而忍于去耶若彼魔徒去歲不佞
區處周悉彼等各有親筆誓約出山淨室向有批帖止
容小樸一人不許餘徒混住山除方家山外悉聽常住

專管紙筆甚明今復寫告示併軍門布政司各書共七封可看過封投齋米十石帖付天真取運刺藏銀每歲一百兩自明年送起丹陽賀門刺貲已在京中面說過矣開田以充齋糧極是好事盡力爲之但可爲山門護持者生無不竭盡心力也萬乞安住勿移望空叩祝至懽至懽

答宋元實

錢謙益

親丈秉鐸禹航鼓吹文事惠顧風雅爲一時青氈之最至于護持法門爲聞谷師唱導大作人天眼目則又末法所希有恒沙請佛所共讚嘆也遠承見存深感注念長安邸中當先呼斗酒爲兄濯足耳孟芳兄扇置之家笥另以一柄書去爲致意

與宋元實

釋法鑑

欽仰明公積素有年矣不期會晤因緣得借名山佛地仰仗金湯大力何異玄度重來不惟衆僧得霑恩渥卽不佞私謂就正有道之日長且遠也昨承欵接談深語乃知是一魁梧丈夫其偉傑之氣不露一言而舌覆大千矣門下遙征正應龍天行時也不知再晤在何年

何地重話今日公案也所願門下江南勝處惟有越國山水而已於無思念中念之所求序文雖不佞與門下有一日之雅實千古定交亦在此耳門下筆端之口捫寫雲林丘壑他日山僧送客松間竹下溪聲漱石倚杖聽之響若盤空而下答門下之說法也門下謂山僧此言何如不然與公作他日巴鼻據案可也大紙二張奉用

與無從禪師

姚

鏗

臨安令

幸接田衣深慰夙昔願見之懷一侍塵譚如聽天樂飲醍醐至今膈門猶作旃檀香氣簿書俗吏政儼擺落塵氛載奉支公杖履而飛錫遙欲言旋何故豈五濁界中不堪長者信宿畱耶修復古刹故是再來菩薩事護持善果故是我輩今日事敢不竭蹶無煩挂念也春和倘得再一過從何快如之

寄宋元寶

吳伯與

舟中檢游紀二紙詩九首附上覽政乞爲訂訛無徒災木合誌序久已脫稿尚欲親筆書之當備袒頂禮公案奈行人來甚迫不及候然亦不出十日便寄到也國一

師爲年兄同府人妙喜師爲弟同邑人而弟忝同籍正屬操筆轉輪豈非因緣哉願年兄大致神力弟尚欲廣宣其間也序文到時或年兄北征幸先致之同事俾其卒業何如

答李孟芳居士

釋廣印

承問脚跟下事者只是當人涅槃心耳涅槃心未明便是生灰苦今無他但將身世隨緣勾當將涅槃心作切要的大事不然業識茫茫塵沙劫又塵沙劫去矣豈不痛哉玄沙所謂不向今生都了却誰能累劫受災殃然

要明此心的工夫途路極多只消依祖師門下看個生從何來死從何去的公案參來參去真疑現前自然身世輕微生死重大如牧牛相似始則生犂頭角不受鞭繩終見相隨歸去不須牽矣佛法無難事久長難得人珍重珍重志事居士鄭重再三精詳真難得若是信心也松源舊本亦仔細看過間有字句不妥者誤者亦率意訂正俱可入補遺雖有幾代言語淺淡在人不在文旣爲一代佛法住持所貴在人之道德切不可遺之他日未必有人真爲茲山故也

徑山志卷之八終

餘杭丁應標助刻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之九目錄

偈詠

契嵩一首

道潛一首

宗杲一首

東山空二首

道冲一首

原肇六首

行端三首

砥平石一首

祖銘七首

智及一首

僧聲二首

宗泐六首

明本四首

仁行中一首

梵 琦七首

栴堂益一首

僧 祥一首

普 莊五首

文 琇一首

宗 淨二首

僧 頊一首

道 衍一首

曇 讚一首

僧 珉二首

僧 鏡一首

來 復一首

景 隆一首

祖 福一首

真 可二首

如 空一首

性 冲二首

龍大淵三首

廣 詢二首

玄 讚二首

介軒離一首

德 清四首

月 珠一首

法 乘四首

法 鑑四首

圓 澄一首

廣 化一首

廣 印十一首

廣 來七首

圓 信一首

超 宗三首

大 淑一首

照 初二首

大 惺一首

自 彥一首

道 衡一首

廣 澈一首
大 壑一首

廣 燈一首

卷之九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九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偈詠

契嵩

字仲靈五言律一首

題徑山寺

翠拔羣山外連天勢未休雲迷飛鳥道雨出古龍湫僧
在深雲定香和杳靄浮人間游不到一殿自清秋

道潛

別號參寥子於潛人七言律一首

詩

卷九

一 徑志

游徑山懷司馬才仲

柔桑蔽野麥初齊
布穀催晴雨一犁
略約獨橫溪上下
薔薇亂發水東西
重尋勝處追前賞
無復斯人手共携
回首春風增感慨
綿蠻黃鳥更悲啼

宗杲

第十三代大慧禪師字曇晦宜州人七言絕句一首

寄無垢居士

上苑玉池方解凍
人間楊柳又垂春
山堂盡日焚香坐
常憶毗耶杜口人

東山空

氏里未詳七言絕句二首

送僧上徑山東妙喜老子

大士昨來聞出世
阿師今日又登途
杖頭倘有閒田地
寄我山頭一紙書

半幅全封一字無
莫嫌者也及之乎
還將昔日芭蕉語
寫作王公十道符

道冲

第三十五代癡絕禪師武信人偈一首

朱居士化薑芋以實齋庖因示之以偈

佛功德海不可量
有如虛空含衆像
園林衣食及臥具
作諸佛事隨所須
薑芋爲物雖甚微
能滅世間饑火苦

訥諸香積國土中香氣周遍十方界乃至一切諸衆生
具有無邊佛功德佛之功德非有無衆生心量亦如是
而我現前諸衲子實無能受所受心檀波羅蜜衆上人
亦無能施所施者有無能所二俱遣空之一字還非真
是名爲佛最微妙世出世間難思議

原肇

第三十九代淮海禪師通州人五言七言古律
六首

徑山天開圖畫

幽澗瀉泠泠千峯疊翠屏曉雲開混沌遠水接滄溟松
影搖禪榻苔衣上淨瓶塵中夢不到爭欲買丹青

徑山冬日

東西兩徑幽歲晚得周遊壑雪陰猶在溪雲凍不浮鳥
驚樵斧重猿挂樹枝柔怕有梅花發因行到水頭

喝石巖

皓首來迎宴坐師山靈易地應俱胝要知弘法回天力
但看精誠裂石時一徑蘚苔春寂莫斷崖文字雨淋漓
徘徊想象登雲處風撼松杉萬壑悲

菖蒲田

二從神武桂冠纓便入千峰適性情已向耆英逃姓字

肯因楊柳作歌行
石田水冷菖蒲節
茅屋雲深薜荔榮
白髮山僧知此意
時時來聽野泉聲

樹王

翠絲纈密赤心存
膚湊陵風溜雨皴
直節向時曾遇上
微芟率土莫非臣
輪囷古栢空生蜀
偃蹇寒松枉仕秦
瀑布青山堪帶礪
森森同見萬年春

上泐翁和尚

凌霄峰頂極高寒
中有高人把釣竿
萬里江湖未歸客
滿天風雨獨凭欄
醫和世遇肱三折
慈氏門開指一彈

管領梅花春有意
免教回首望長安

行端

第四十八代元叟禪師臨海人五七言古三首

題徑山二首

昔人弘法動天庭
此地因垂萬古名
龍抱雨雲歸洞府
鵬搏山島壯江城
先秋每覺巖風冷
未曉常觀海日明
玉局詩鐫舊貞石
至今苔蘚不曾生

曲曲灣灣水重重
疊疊山水流雙徑
畔山在半天間
九夏涼偏甚
三秋暖尚慳
龍潭因作寺
今古共躋攀

趙李倪三居士建凌霄會求贈

雙徑在吳淞實爲山之雄天目如屏擁其北錢塘如練
紆其東重巒疊巘不知幾千萬數但見五峰秀色崑崙
摩青空下有跋難娑竭神龍之窟上有觀史夜摩之宮
晴雲暖靄生巖松朝開暮合無終窮祖師據之而鞭麟
咎鳳雲物依之而給雨支風叅玄上士由之洞森羅寶
印明萬象真宗納須彌于芥子卷法界於鐵鋒皆本源
自性之常分且非妙用并神通諸上善人登此山預此
會者境由心攝事得理融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
背儼然如鹿苑鷲嶺觀紫金光聚於百千萬人天之中

說法至今猶未散天花如雨飄空濛噫四生紛擾兮白
衣蒼狗儵變滅五欲驅馳兮驚濤駭浪常撞春苟非冰
懷雪慮而棲禪于此地兮其將曷從

砥平石

未詳七言律一首

送蘊藏主省徑山元叟和尚

山頭老漢八十一如此東南大法城雙髻又添新歲白
片言能使古風清爲人不用擊虎術養子寧忘舐犢情
明月堂前坐深夜餘光分得到長庚

祖銘

第五十一代古鼎禪師五言古七首

宿徑山娑羅林二首

高齋宿層巒無眠振衣起歷歷夜方悄婉婉情自美濃
露濯桂花清香襲庭几林曠鳴籟隱空淨停雲徙萬事
坐若遺靜極到天理舉目注秋江涼月薄如水

其二

閒宵散積抱淡然得心妙蛩冷暗響流燈靜寒光掉星
河累明滅崖溜落淵奧林風來朋朋吹我形影弔浩歌
弄明月高樓入清照

堆珠峰

天勢下凌霄坐使萬壑趨元氣結巒岫狀此大寶珠翊
殿護釋梵鐘鼓殷八區

大人峰

五髻上雲雨鎮踞何春容具此大人相題爲大人峰偉
哉天地間萬象同擴充

鵬搏峰

峰勢來大鵬鼓此垂天翼培風本無待適茲造化力何
須問天池在在六月息

宴坐峰

杉松太古色不別春與冬道人此宴坐一念萬劫融不
特座燈王等了諸法空

朝陽峰

二儀開幽漠日月臨下土萬物麗高明此峰正當午堂
堂大聖人兩眼空寰宇

智及

第五十二代以中禪師蘇州人七言律一首

次韵賀象原禪師遷徑塢

萬仞龍門奏凱歸山頭魚躍井塵飛生機透脫空諸有
妙用縱橫顯衆微四海叢林師望重三台人物曉星稀

祖翁塔所能延老擬辦遮寒布衲衣

僧聲

字九臯七言律一首

次韵寄徑山以中和尚

山川樓觀總丘墟雙徑還成化佛居四海重修輿地起
群龍仍護梵天書野猿拱筆詩成後玉女焚香定起餘
大覺昔承天子詔解知山體本如如

其二

東南地上絕尊榮國一重來更有情一院秋風蘿蔔老
滿山風雨苾芻生他方弟子來傳法上國公卿盡慕名

繞繞花雲圍宴坐予生自媿老于行

宗泐

第五十五代季潭禪師台州人律古絕六首

曉晴流止亭看巖下眠雲

非烟非霧曉濛濛萬象都歸一氣中
深似海時初歇雨白於綿處不隨風
得閒漸有還鄉意偃臥寧無澤物功
亭際老僧來倚檻只疑下界頓成空

法華寺山房爲曇公賦

山房白日靜政對五蓮峰猿坐沼邊石
鶴巢簷外松閒門無客到深徑有雲封
坐冷千林雨香殘半夜鐘道情

甘澹泊身計得從容莫戀一枝穩鳥飛無定蹤

長偈送印無相還徑山重蓋國一祖師塔院兼簡

海印老叔和尚

來無所從信脚踏斷槎枒峰去無所至
一口吸盡龍淵水不來不去又如何機
先勘破迦葉波須彌卓海水立木童拍石
女歌道人本來無所住一種平懷仍舊去
喝石巖前架樓閣井底蓬塵話重舉有爲
法與無爲法體用全彰元不別國一高風
天下聞徑塢禪叢冠吳越昔我峰頭繼席
時忍見祖塔何歎危道人不日還舊規森

羅萬象同掀眉方丈老人今碩匠雲月谿山遠相望不
學江西馬簾箕千里令人寄圓相

寄徑山南石禪師退居大安

徑塢荒涼正下秋老師砥柱屹中流一新門戶龍神喜
何事匆匆卽退休

竹篋放下便抽身妙喜庵頭去結隣山上鯉魚打踣跳
誰知井底輓蓬塵

凌霄退席鼓三槌去住渾同眼底花何日到京重敘舊
殷勤意不在香茶

明本

號中峰錢塘人讚四首附

元至治壬戌行宣政院虛徑山席強師主之師不
就結茅中住山終焉

密庵禪師

徑山二
十五代

投機以句頂門廓徹唯破沙盆萬古一傑

無準佛鑑禪師

徑山三
十四代

用文武火行密化周鳳毛麟角一網齊收

晦機熙禪師

徑山四
十六代

面如臨濟三角心似妙喜空廓坐斷大雄峰高踞慧日
閣自徑山而至仰山肯受尊卑之束縛是風動旛動心
動黑漆竹篋難湊泊

虛谷陵禪師

徑山四
十七代

面冷如鐵髮白如雪起集雲萬古法幢追凌霄三世遺
業奔走象龍掃空魔孽佛祖不敢正視天人咸被慈攝
我嘗隔嶺望餘光惟見曇華開五葉

仁行中

未詳七言律一首

次韵象原懷徑山

蒼蒼喬木五峰齊十載江湖憶舊棲丘壑芝蘭香霧裏
金銀樓閣彩雲低秋風悵望遼天鶴夜雨悲涼塚上雞
但得閒身各安健會尋石壁洒新題

梵琦

字楚石象山人五七言古律七首

送徑山空維那

井底蓬塵山上鯉大家坐聽爐邊水三登九到不惺惺
少室誰云有皮髓此事將心謾度量山河爲汝長敷揚

虛空開口笑不已露柱燈籠爭放光興化打克賓叢林
俱鼎沸須是金毛獅子兒一聲哮吼吒沙地

題徑山

五峰之勢欲東垂當寺一峰如覆杯高極上通聞笑語
斷崖終日見樓臺下方鳳舞千山去絕頂龍分兩道來
却憶坡仙三百載壁間詩句逸風雷

送弘藏主還徑山兼東西白首座

上上上上到最高高處望望見青山起白雲雲山出沒
如波浪大華藏海知幾重重重重圍繞凌霄峰須彌絕頂

只這是耳聞迦葉敲金鐘百千萬億四天下信手拈來
無一把束作龜毛一管筆經頭一字如何寫寫得分明
說得親還他眼目人天人

送明禪人往叅徑山兼簡古鼎和尚

近離何處來曾到此間否不許俊衲僧人前亂開口天
寧拄杖子未免劈脊樓決不至三十但打二十九畱一
棒自喫諸方若爲剖凌霄老宗匠管取橫點首不是野
干鳴亦非獅子吼若人會此意堪續牟尼後

送徑山英首座歸鄞

凌霄峰頭第一座摩訶衍法曾明破百非四句俱已離
白雪陽春有誰和直得含暉亭踣跳上梵天東坡池吞
却四明山驀然倒騎佛殿出門去碁盤石徑苔痕斑君
不見寒山子歸太早十年忘却來時道又不見明覺老
無處討十洲春盡花凋殘珊瑚樹林日杲杲

送徑山一藏主

一大藏教間葛藤盡大地人跳不出夢庵本是奇衲子
夜半扶桑吐紅日拈起凌霄峰頂茶却是洞庭湖上橘
松風澗水自談玄却笑區區論權實權非權實非實白

雲道個鉢羅娘帶累兒孫空受屈

賀徑山永首座

摩訶衍法若爲宣五髻崢嶸高插天一喝虛空成粉碎
重提佛祖舊因緣分明劒向眉間挂豈得飄從地上旋
彈壓滿堂龍象衆方知法社有英賢

栢堂益

未詳七言律一首

題徑山

攀蘿捫石上崔嵬爲訪名師特到來碧眼望穿紅日際
青鞋蹋破白雲堆松濤振壑鳴天籟瀑布春巖動地雷

好境自然塵世別何須海上覓蓬萊

僧祥

第五十九代止庵禪師杭州人

題山篷

巖頭茅屋兩三椽寬窄其如一釣船幾樹晴鴉晚來看
一谿春水雨中眠舊愁無復生心上新句偏多到眼前
吾亦平生釣竿手振蒲叢裏住多年

普莊

第六十代呆庵禪師台州人七言絕五首

龍河遇敬庵禪師出示塗毒和尚真跡用韵爲贈
箭鋒相直解南機自是情忘取舍時截斷從前閒露布

龜毛拈得笑掀眉

驀劄相逢笑日邊布單欲賣不成錢諸方徧歷渾閒事
佛祖原無一法傳

道情親密世情疎方外交游個也無笑索梅花寒共語
一輪明月伴清孤

遠隨彭蠡下揚州一葉扁舟逐水浮自斷神仙東海上
釣鰲誰復置金鈎

半生蹤跡水雲鄉兩處曾陞演法堂喜有睦州遺範在
閑房獨坐破繩牀

文琇

第六十二代伯蘊禪師蘇州人七言律一首

敬菴禪師見訪北山松院敘舊次韻

承召修書蚤識翁超然才調自堪從泰山
岷岷群峰繞滄海茫茫萬派宗言謂有言成滯礙妙知無妙絕研窮
近蒙遠訪吳城裏拍手松間一笑同

宗淨

第六十五代月江禪師金華人七言絕二首

京師問徑山之勝老子倦荅示之以偈

天下叢林數徑山貞珉墨跡枕高寒苔封文字迷消息
錯雜從教着眼看

退居東堂偈

坐斷凌霄已十年匡宗論道只隨緣於今休去便休去
嘯月眠風樂自然

僧頊

第六十七代西疇禪師會稽人七言律一首

住徑山作

千觔擔子上吾肩道德荒蕪愧昔賢得座披衣無法說
聯芳續燄有燈傳含暉亭古存餘景喝石巖高藹瑞煙
願汲龍淵一勺水爲雲爲雨沃枯田

道衍

又名廣孝字斯道蘇州人七言古一首

琇公禪師新命住持徑山無以爲贈賦詩以駕之
徑山主席非公誰山靈但恨公來遲今年山中王氣回
公忽自至逢其時凌霄峰頭日杲杲喝不巖畔風披披
陸堂提唱第一義緇白圍繞如春熙當年國一心爲喜
宜與諸老相追隨諸天散花無路入老龍獻供伸鬚眉
碁盤石剝舊苔蘚洗硯池發青漣漪僧殘屋老固非昔
入門尚見穹然碑坐看檀越施金粟飛樓湧殿重維持
嗟余老病不出戶終日兀坐如蹲鴟安得乘雲到山頂
援筆再和蘇公詩

曇讚

號雲隱讚一首附

讚月江和尚

神定氣冲言雄貌偉擊拂一下大海截流咳唾一聲須
彌粉碎衲子師模佛祖骨髓文淵閣下道動天顏喝石
巖前名尊地位夫是之謂正庵和尚之的傳妙喜七葉
之華裔也

僧珉

第七十九代石窻禪師律古二首

題大安東谿草堂

愛爾東谿草堂靜幾迴相過却忘還
牕含斜日吳山紫

門掩落花春蘚斑。問字船來虛載酒。濯纓歌罷每凭欄。
忙忙奔走紅塵客。飛夢何曾到此間。

讚達磨祖師

臊臭老皮膿。面黑腸似漆。萬里見蕭王。覲面道不識。
打落當門齒。少林去面壁。癡癡坐九年。着甚麼死急。吁若
不是神光眼。有筋千古萬古成狼藉。

僧鏡

第八十代月林禪師杭州人七言古一首

贈琳座元職滿解回嘉禾漏澤寺住持

五髻山高竒。更絕湧殿飛樓人。境別白雲巖際宿。層層

澗底泉聲鳴。泱泱上人揚錫扣我門。風月平分情更悅。
山頭鯉躍井塵飛。密密機鋒如電掣。含暉亭上望晴川。
鬱鬱蒼松挺寒節。明朝拂袖賦歸歟。嘉禾舊隱存高潔。
來復 號見心五言律一首

宿徑山天瑞院次虞伯生韻

佛屋凌霄見僧鐘。隔水聞石苔留虎跡。山氣動龍文鉢。
自諸天送燈。從白日分東游。共清賞猿鶴每爲群。

景隆

號空谷五言古一首

送僧歸徑山

侍者參得禪日輪正卓午頑石盡點頭木人齊起舞却
笑老南陽三喚成露布歸去凌霄峰林過途中句更有
轉身着子當自會去

祖福 號谷泉七言律一首

禮佛日大師塔

振衣獨上大鵬峰雲磴迢迢軼紫空力借扶搖搏曠漢
自臨縹緲挾長風重崖尚接源泉遠喬木常懸海日紅
迥立千山春欲暮石牀花雨正濛濛

真可

字達觀吳江人七言古絕二首

登徑山作

天上富貴人間慕人間富貴天上唾從來唯有達道人
天上人間都覩破柳栗一條橫瘦肩窮山探水不知年
兩丸日月誰拋擲滄海桑田幾變遷君不見崑崙腹飛
來江淞號天目一枝搖擺向東溟怒馬方馳忽頓伏雙
徑縈迴雲霧深五峰盤踞星辰簇天所作地所藏待人
而興名始揚欽師一受龍神施深湫漲爲行道場道成
德厚動天子王侯奔走爲金湯須信開池非待月池成
水滿月自光又不見幽巖樹歷盡嚴霜春未遇一旦陽

和驀地來嬌花嫩。盡分相附。自唐來。至于今。煙霞朝市。
幾浮沉。何事東風撼塔鈴。殘紅流水澹人心。龍與蛇無。
常居山頭老漢。八十餘夜。又佛面振家聲。正令當陽肯。
讓渠白兔蹤。靈雞塚暖足功高。報曉勇豈可人爲萬物。
靈逢緣不布。菩提種放生池。金蓮開異香。時復染樓臺。
微風閒吹石上松。定裏初驚聲若雷。聲與色休妄測眼。
聞耳見不可。卽兩者既然。法法同凡夫。作佛無多力。怪。
底獸郎業垢昏。青天白日生疑惑。石解喝螺解活情。與。
無情一機枯。試將輕線石下牽。橫來豎去皆通達。螺旣

死仍復生。百沸鍋中別路行。若人於此知消息。劫火毘。
嵐一任烹。且拈小喻其大了。得頭頭本非昧。前朝後代。
祖師禪善解施。爲何利害趙州狗。無佛性相逢。舉著誰。
不病一朝徹底。忽掀翻。救却瞿曇窮性命。一大事。饒將。
相管取。懸知弄不上。非是欽師惑亂人情。斷輸他本色。
匠子房謀。淮陰功楚漢爭。雄春夢中沙飛。何處鳴刀斗。
醒來自笑。兩成空。這空相元清淨。無邊劫海虛明鏡。一。
微涉動太山崩。今古紛紛憎愛柄。莫若早直下。休千頭。
萬緒付溪流。明月池邊。趺坐時雲空臺殿。自清秋。嗟祖

道轉荒涼狐兔成群白日狂三衣瓦鉢是何物媯房酒
肆較低昂山林勝無過此絕頂纔登收衆美淙江濤接
海門潮觀音舌相拖牀被大慧老慈悲好白雲却許紅
帚掃遊人若怪烟花迷敢保先生未聞道迷在我不在
人境緣逆順陷根塵迴脫根塵光獨露閒花野草大家
春聊覽遊未能畱阿誰追我雙溪頭孤燈達旦話疇昔
臨別甄陶情更稠丈夫脚肯閒蹋蓮花藏板期永納分
付山靈善護持萬古蒼生無畏塔

弔千松得法師

茫茫宇宙總他鄉像季驚摧正法幢南望江梅愁不盡
千松深處落寒香

如空

字無趣秀水人

徑山竹篋子

探竿在手任施爲那管人間是與非總使這僧能脫略
好生認取不饒伊

性冲

字無幻秀水人古律二首

題徑山植樹行者

劫初有樹名菩提般若榦今金剛枝不滋雨露宛自茂

累經振折顏無移有一道人親拔得無陰陽地深培植
雲蒸水發摩尼香日灸風吹太古色道人得之宜自保
頃刻莫交藤蔓繞元非智藥移將來不識這株何處討
道人保之宜自重不與千林萬林共常將智慧水溉根
莫被八風輕撼動道人重之宜自固迦文昔日曾爲坐
不離自己脚跟邊日用森森靡不露道人固之宜自悟
莫弄閒條功不數抱根守節到春深自有枝頭香果墮

徑山回至圓明禪院關居

歲暮下空碧來棲湖上關八風門外撼一竅個中圓白

日誰爲伴黃昏我獨眠通宵今古意都在寂寥間

龍大淵

未詳七言律三首

明月堂

明月堂開似廣寒八牕瀟洒出雲端碧天瀉作琉璃鏡
滄海飛來白玉盤金粟界中香冉冉水晶簾外影團團
清心肝膽誰能共獨倚天街十二欄

含暉亭

亭亭迥出千峰上絕頂青蒼世罕聞畫棟浮嵐開曉日
彤簷新霽逗春雲谷中虎豹皆能變天上鸞皇本不羣

柱笏何人膽氣爽拂衣唯我出塵氛

凌霄閣

脚踏玲瓏上木天此身如在第三禪
重重樓閣香雲合一一山河帝網懸
玉輦曾扶雙鳳下珠宮只帶六鰲連
眉山學士今何在彩筆題詩百代傳

廣詢

字明宗古律二首

登徑山次蘇長公韻

生平長作天涯客不愛城中愛山色
雙徑路出古臨安野竹流泉清到骨
堦前萬壑雲不蒸峰頭九月秋搏鷹

霞標古寺苔封塔一代高僧一代燈
高僧無去亦無至月落屋梁誰得似
秋風颯颯松影飄且拭殘碑看文字

徑山看竹

徑山之竹勝于他山而徑塢火術尤勝

處處幽篁裏迢迢不厭行亂山全託影
深徑獨含情織翠搏秋色調水弄夜聲
相看潭上水歷歷共君清

玄讚

號北厓五七言律二首

贈梅菴

古梅深處結禪龕地位孤高懶訪叅
群玉山中閒宰相

蓋珠宮裏老瞿曇翠禽啼早春先得白鶴歸遲雪正酣
儘臥閒門寒徹骨了無殘夢到城南

贈玉峰

友公棲隱地千仞玉爲峰瑞氣清吟骨溫光長道容益
知精進力更見琢磨功倒影蛟潭淨歸雲鳥道通瑤泉
流雪乳瓊樹壓玲瓏丹閣漫霄迥明霞拂石重卓然雙
徑處秀出玉芙蓉甘露心嘗潤靈芝地本空威儀真有
鳳磅礪豈無龍法鼓鳴峰下天花點座中袈裟含佛日
杖錫振宗風慧劍凝神秀籠燈闕劫紅禪翁初出定頓
屐散行蹤回首浮塵世人間萬事慵

介軒讎

七言律一首

題徑山

五髻縈環紫翠連參差樓閣冠層巔安禪人去惟開石
聽法龍移或在淵萬頃白雲來上界四時花雨集諸天
四禪不動人間頂下視雙輪日月旋

德清

號憨山南京人七言律絕四首

登凌霄峰

獨上高峰倚杖藜侵人空翠轉淒迷西來二月如鵬翼

東去千山似馬蹄巖壑久稱師子窟山林終許象王棲
我來欲說無生法塵尾纔揮萬象低

示徑山靜主

電光石火豈爲真瞥地相逢未可親若是本來消息斷
大千隨處現全身

示若野禪人從黃梅走南嶽復叅雙徑

遠從南嶽覓行蹤喜得黃梅一線通別向五峰相見處
萬山雪擁白頭翁

寄徑山廓菴堂主

雙徑單傳佛祖心蒼崖翠竹古叢林應知正令常新處
鐘鼓時宣妙法音

月珠

氏里未詳七言律一首

贈隱翠禪師

丹崖翠壁擁珠峰境繞諸天世念空竹舞朝陽騰彩鳳
泉流靈壑起神龍經開五蘊心初淨悟了三生日正中
暫借禪林一棲息還聞妙法倚蒼穹

法乘

號雪栢吳江人七言律四首

贈澹居弟

衲僧皮骨瘦伶仃看到山窮眼倍青雙徑春深歸鳥倦
五峰花發過雲靈門高幾處開禪窟地廣隨方設旅亭
漏盡鐘鳴塵夢斷薜蘿猿鶴正惺惺

化城

法宇沉埋幾百年憑誰須復大因緣狐狼遠遁連宵走
師象常遊趣日還鳥啄幽花分野供僧持香飯共諸天
會來總是慈悲力滿貯靈文益後賢

大佛殿

佛堂虛廠逼諸天疊嶂層樓積翠間時有清風來萬竹

年無白衲出重關倚門下視千山落轉徑遙聞一水傳
佛法無多親薦取鼻頭還被祖師穿

徑山招等慈師

等慈名廣潤雲棲高足姓錢氏長
興人附葬于常熟破山四高僧墓

半間茅屋暫容身瓦竈茶爐事事真漏月自憐簷角破
過雲却喜短牆新奈綠紫閣多留客豈是青山不放人
漠漠天涯誰作伴諸天百鳥謾相親

法鎧

號澹居江陰人七言絕四首

山居

爲僧清淨住山中憎愛是非念自空冬日圍爐燒楮
春來帶雨種青松

重崖道士不朝天山鳥山花頗解禪月到竹牕春夢曉
佛燈無燄竈無烟

雲月谿山處處同莫將雲月又隨東化城門對雙溪水
月在五峰雲幾重

訪自光法姪

千嶂松風萬疊雲杖藜行遍爲尋君春林花盡逢人少
尚有黃鶯到處聞

圓澄

號湛然紹興人偈一首

和憨山老人爲紫栢尊者秉炬偈 并序

達大師達大師生前好惡相半滅後非是兩忘天人
已失依怙四衆永沒舟航大地一時變白松濤徹夜
顛狂 時風雪大作故云 吹散許多障礙豎起無上法幢大師
來也在甚麼處却在山僧筆尖放光那知音的槌胸
叫屈那不知音的徒自悲傷偈曰

石火光中着脚電光影裏翻身當場燒却皮袋踏破毘
盧頂顛露出本來面目千聖莫有知名只許自問自答

休言無臭無聲

廣化

字無期海鹽人律一首

江上懷化儀師寓徑山

憶初留別處西水驛前亭夢裡驚春色途中換客星雨
來吳甸黑月出徑山青倘滌清江足香龕就石扃

廣印

號間谷烏程人頌律十一首

師住白雲菴最久後復于大藏閣集衆坐禪三年
機會所觸輒寄之吟咏顧未嘗脫稿門人請以授
簡曰此非衲衣下事也以故佳句多落人口而全
篇則絕無偶得牧牛圖頌及簡無盡法師一首錄
之以見住徑山師有此等詩獨俾後人知所向
往云爾

和牧牛圖十頌

未牧

信足奔馳不覺勞東西南北路途遙只貪芻草平田濶
亡却家山有異苗

初調

氣性雖頑鼻已穿牧童從此痛加鞭渾身血汗芒繩急
遙望家山儘力牽

受制

暫時出草息奔馳好把鞭繩緊自隨到處凍雲霜路滑

斤斤調伏敢忘疲

回首

芒繩不到自回頭毛色皤然性已柔水草也知山裏足
牧童多意尚羈留

馴伏

暖風晴日柳溪邊俛首循人意悄然花落郊原春色晚
相隨歸去不須牽

無礙

調伏多年意自如水邊林下總無拘一聲羌笛松風起

此日忘歸樂有餘

任運

百花溪上柳陰中飽食和雲臥綠茸歌罷山童無所事
遺鞭枕石睡方濃

相忘

在在溪山雲月中木人花鳥意相同國王水草從來足
閑步陂塘西復東

獨照

玉鞭無用草繩閒踪跡全無古路間空手獨歸林下月

更前一步卽牢關

雙泯

杳杳人牛不見踪一團新月照秋空
個中若問還源旨風落巖花點翠蘂

登高明寺簡無盡法師

無盡名傳燈唱導天台

晴日度幽溪松蘿青藹迷路隨峰上下雲
逐樹高低猊座支郎卽雞園學士題此中堪隱處應在響巖西

廣來

字無從華亭人七言律絕七首

徑山感懷次韻

樓閣三千幾度塵草鞋蹋破石頭鱗空堂列祖旣非相
昔日老龍曾化人一塚雞靈何自曉五峰螺翠爲誰新
如逢撥草瞻風者莫道無人却笑秦

開山影堂

霜空清洗碧琅玕劫外長趺草不殘遇徑止來千嶂裏
乘流行徧一毫端巖雲尚作靈芝秀夜雪翻憐伏兔寒
自是祖庭從此立一枝橫出破頭看

禮大慧塔

神弓聖箭較猶遲鐵壁銀山粉碎時一個竹篋離背觸

片言皮鞮浪驚疑廣長舌覆傾無盡日月心空照不私
突岬五峰縣宰堵常光寧與劫同際

馬大師緘書徑山

打圓作點絕無蹤一墨水成兩處龍多口南陽添注脚
却令千里信難通

禮紫栢塔

胸藏狼毒氣冲天一劍橫眉雪佛冤珍重曼殊臺畔骨
何如擊在路傍邊

肯將性命閒拋擲不是冤家不聚頭今日空山埋舍利

白雲孤月自千秋

雲龍風虎及時雄一等心肝絕不同佛祖頂門都抹煞
棒頭流血至今紅

圓信

號雪嶠寧波人七言絕一首

徑山作

亭亭喬木兩三行古井無龍聖水香欲向五峰尋舊跡
殘碑雲續斷文章

超宗

字曇衍江陵人七言律絕三首

贈野萍住白雲窩

五峰旋竚傍幽棲隱几山窓聽鳥啼鑿石栽梅畱月影
尋詩拾葉帶霜題寒松鬱鬱停雲色瘦竹蕭蕭夾路迷
異境盡知歸掌握望中那得與君齊

喝石

昔聞肯法生公聚今見當機國一徒莫道無情不解語
曾經一喝下嵯峨

盤陀石 一名宴坐

空生宴寂語如雷遍界雨花香滿臺今日盤陀敷坐在
諸天何事不歸來

大淑

號西蓮杭州人七言律一首

禮大慧塔

尋常破笠蹈烟霞鐵脊生成小釋迦百億須彌一拄杖
五千教海半袈裟竹篔無面橫南國慧眼忘人謫海涯
稽首再三重問訊此山若個又拈花

照初

又名正初字朗微南屏僧五言律二首

餘杭董性之招遊雙徑

自分如孤鶴閑行孰與儔會君攻苦暇邀我事芳遊路
隔五峰勝泉通雙徑流今宵有清夢隨月到山頭

將遊徑山喜值復如師宋元實張叔維李孟芳

言尋翠屏勝遙指白雲邊遊計憑孤錫行裝減半肩
容開曉霽樹色歛寒烟何意尋支許冥搜興更偏

大惺

字以明湘南人七言偈一首

送孟芳居士再遊徑山

雙腳頰向雙溪走依樣葫蘆莫開口五峰默默待人叅
昔日竹篔今在否

自彥

字朗若杭州人七言絕一首

遊徑山

幾回坐石聽松風雙徑盤迴鳥道空長嘯一聲千仞上
自疑身在五雲中

道衡

號西吾常熟人偈一首

徑山偈

井底蓬塵山上鯉阿誰究得西來旨橫檐柳栗上凌霄
南山出雲北山雨

廣澈

字念空華亭人七言律一首

早春同無從道兄馮文玉錢澈原李萼西三居士
登徑山叅憨山和尚

名籃絕頂列杉松殘雪還將石徑封禮遍祖師唯白塔
叅來知識是猶龍晴空竹密半沉雨古殿蓮開五片峰
落草喜從良伴侶山頭同聽幾宵鐘

廣燈

號斷峰華亭人五言絕一首

登徑山

雙徑直條條五峯青轟轟八十老古椎阿誰真面目

大壑

號玄津五言排律一首

丙辰冬入徑塢謁紫栢尊塔院

峰勢轟凌霄躋攀不待招徑疑通上界石想喝前朝亂

竹迷空翠長松落海潮香浮花氣合梵逐樹聲飄鷄塚
荒靈蹟龍湫徙別椒嵐生羣嶂沒風起衆山搖總爲尋
師切寧辭涉險遙會心狂頓歇旋見翳俱消誰謂禪非
淨從他夕與朝一身因抖搜千指亦豐饒禮塔嗟何及
陞堂悟欲超那堪愁忽別積雪過溪橋

餘杭王 祺助刺

徑山志卷之九終

卷之十目錄

名什

張佑一首

蘓軾八首

蘓轍一首

范仲淹一首

晁補之一首

陸游二首

范至能三首

徐敏一首

張翥一首

趙緯一首

行素生一首

朱全一首

虞集一首

高啟一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張羽一首

習懷清一首

侯復一首

陳道亨一首

邵經邦一首

邵經濟一首

張復陽一首

徐渭一首

王洪等聯句

方九叙一首

方相卿一首

周忱一首

徐銳二首

俞景寅二首

王澤一首

王守仁一首

吳擴四首

高得賜八首

王蒙亨一首

明谷山人一首

胡朝一首

良縉一首

陸樹聲一首

嚴大紀一首

沈季文一首

沈瓚五首

吳用先二首

陸光祖二首

馮夢禎一首

傅光宅一首

徐夢華一首

徐懋升三首

顧起元一首

張瓚一首

夏原吉一首

潘淑一首

陸彥章一首

吳光裕二首

王在晉二首

黃汝亨四首

湯賓尹三首

周 祇一首

繆希雍一首

戴日強一首

姚可尚一首

李長庚一首

李長房一首

洪 都一首

王在公三首

朱 鷺一首

胡開文一首

陳調鼎一首

吳之鯨二首

吳伯與二首

龔立本一首

李 穀四首

張 維一首

李燁然一首

徐文龍一首

陳懋德一首

沈煥然一首

徐胤翹三首

徐胤翹三首

徐胤翀二首

李玉虬一首

王 祺一首

王福貞一首

馮維坤一首

戈 汕一首

陳繼儒一首

王之傑一首

朱奎光五首

周光祚一首

張之采一首

卷之十月錄終

徑山志卷之十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名什

張佑

字承吉交河人五言律一首

題徑山大覺禪師影堂

超然彼岸人一經謝微塵見相卽非相觀身豈是身空

門性未滅舊里化猶新謾指空中影誰言影似真

蘓軾

字子瞻眉山古人古律八首

名什

卷十

徑志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游徑山

衆峰來自天目山勢若駿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
金鞍玉鐙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萬古蛟龍淵
道人天眼識王氣結茅宴坐荒山顛精誠貫山石爲裂
天女下試顏如蓮寒窗暖足來朴握夜鉢咒水降蜿蜒
雪眉老人來叩門願爲弟子長參禪邇來廢興三百載
奔走吳會輸金錢飛樓湧殿壓山破朝鐘莫鼓驚龍眠
晴空偶見浮海蜃落日下數投村鳶有生共處覆載內
擾擾膏火同烹煎近來愈覺世路隘每到寬處差安便
嗟余老矣百事廢却尋舊學心茫然問龍乞水歸洗眼
欲看細字消殘年

再游徑山

老人登山汗如濯到山困睡呼不覺覺來五鼓日三竿
始信孤雲天一握平生未省涉艱險兩足慣曾行犖确
含暉亭上望東溟凌霄峰頭挹南嶽自愛絲杉翠絲亂
誰見玉芝紅玉琢白雲何事任來往明月長圓無晦朔
塚上雞鳴猶憶欽山前舞鳳遙徵璞雪窗馴兔元不羸
烟嶺孤猿苦難捉從來白足傲處生不怕黃巾把刀槩

榻上雙痕凜然在劔頭一映誰能角嗟我昏頑晚聞道
與世齟齬空多學靈水先除眼界花清詩爲洗心源濁
驗人屢欲逃競病禪老但喜聞剝啄此生更得幾回來
從今有暇無辭數

寄澄慧大師

我昔曾爲徑山客至今詩筆餘山色師住此山三十年
妙語應須得山骨谿城六月水雲蒸飛蚊猛捷如花鷹
羨師方丈冰雪冷蘭骨不動長明燈山中故人知我至
爭來問訊今何似爲言百事不如人兩眼尚能看細字

初自徑山歸述古召飲介亭以病先起

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
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傍
猶有夢回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

次韵和楊次公惠徑山龍井水

水洗病眼有効

漏盡雞號厭夜行年來小器溢瓶罌棄官縱未歸東海
罷郡猶堪作水衡幻色將空眼先暗勝遊無暇脚殊輕
徒煩遠致龍淵水寧復臨池似伯英

與周長官李秀才游徑山二首

少年飲紅裙酒盡推不去呼來徑山下試與洗塵霧癡
馬惜鄣泥臨流不肯渡獨有汝南君從我無朝莫肯將
紅塵脚暫著白雲履嗟我與世人何異笑百步功名一
破甌棄置何用顧更憑陶靖節往問征夫路

其二

龍亦戀故居百年尚來去至今雨雹夜殿閣風纏霧而
我棄鄉國大江忘北渡便欲此山前築室安庭莫又恐
大幽獨歲晚霜入屨同游得李生仄足隨蹇步孤明不
自愛臨老啟三顧吾歸便却掃誰踏門外路

徑山道中次韵答周長官兼贈蘓寺丞

年來戰紛華漸覺夫子勝欲求五畝宅洒掃樂清淨學
道恨日淺問禪慙聽熒聊爲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獨游
吾未果覓伴誰復聽吾宗古道直窮達付前定舖糟醉
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屢欲爭晨冥不如從我
游高論發犀柄溪南渡橫木山寺稱小徑幽尋杳茲始
歸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雪外盤飛磴三更渡錦水再
宿畱石鏡緬懷周與李能作洛生詠明朝二子至詩律
嚴號令籃輿置紙筆得句輕千乘玲瓏最奇秀名實巧

相稱九仙更幽絕笑語千山應空巖側破甕飛溜洒浮
磬山前見虎跡候吏饒鼓競我生本韞奇塵土滿金甌
山禽與野獸知我又蹭蹬笑謂候吏還禦虎吾有命經
山雖云遠行李稍可併頗訝王子猷忽起山陰興但報
菊花開吾當理歸艇

蘓轍

字子由眉山人七言古一首

游徑山和東坡韻

去年渡江愛吳山忽忘蜀道輕秦川錢塘後到山最勝
下枕湖水相縈旋坐疑吳會無復有扁舟屢到凌深淵

今秋復入徑山寺勢壓衆嶺皆迷顛連峰杳嶂不知數
重重相挹如青蓮散爲雲霧翳星斗聚作潭井藏蛇蟻
欽公未到人絕跡千里受記來安禪荒村草野置茅舍
坐令海賈投金錢至今傳法破煩惱飽食過寮安安眠
解裝投錫不復去紛紛四合投烏鳶或言處此猶未遠
海上人少無煩煎天台雁蕩最深杳水秀石瘦猶清便
青山獨往無不可論說好醜徒紛然終當直去無遠近
藤鞋竹杖聊窮年

范仲淹

字希文蘓州人七言古一首

送圓悟粹禪師入徑山

觀水莫觀汚池水汚池之水魚鱉卑登山莫登迤邐山
迤邐之山草木稀觀水須觀滄溟廣登山須登泰山上
所得不淺所見高功夫用盡非徒勞南方幸有選佛地
好向其中尋妙旨他年盛器整頽綱不負男兒出家志
大丈夫休擬議豈爲虛名減身計百年隨分覺無多莫
破光陰暗添歲城都况是繁華國打破只因花酒惑吾
師幸是出家兒肯隨齷齪同埋沒吾師幸有虹霓志何
事躊躇溺泥水豈不見吞舟之魚不隱卑流合抱之木

不生丹丘大鵬一展九萬里豈同春岸飛沙鷗何如急
駕千空驥莫學鶴鷄戀一枝直饒講得千經論也落禪
家第二機白雲長是懸高臺莫學朝籠不暫開爲慰蒼
生霖雨望等閒依舊出山來又不見荆山有玉名瓊瑤
良工未遇居蓬蒿當時若不離荆楚怎得連城倍價高
晁補之 字無咎鉅野人七言古一首

遊徑山

盤崖繞壑步步高僕痛馬乏游人勞五峰崛起干雲霄
衆山奔走爭來朝我行直欲犯星杓意徹絕頂纔山腰

松間鳥語如相招仰見白塔當林梢擔攜上下若桔槔
路窮飛栖鬱岩堯欽翁未來蔽菅茅山精木惟惟遊遨
磨馳虺竄猩鼯跳靈景晦昧何由昭忽然飛錫從江皋
探窮不憚東峰遙曲腰丈夫白絲袍再拜巖前風電飄
三百年來響鐘鏡閩商海賈轉金刀直欄紅牖山週遭
晨叅夜諷聲嘈嘈碧山紫栢羅旌旄高深六月忘炎熇
明月庵前醉濁醪白雲峰頂瞰若郊鷺毛一點錢塘潮
越王宮閣如累樵臨之股慄精魄超歸不得寐心搖搖
含暉孤亭立堯嶠此地覽景尤難逃五更月落禽嘲嘲

陽鳥欲上海雲燒晦明變化不終朝儵忽陰陽狀莫描
夜闌燈清雨飄瀟偶坐兩客論幻泡探玄窮妙窺寂寥
破除萬事與絲毫不奈詩思猶強豪歸時日沒紅霞銷
荒崖老木山蟬號

陸游

守務觀號放翁山陰人絕律二首

呈松源禪師

幾度驅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
說有談空要眼聽

哭塗毒禪師

岌岌龍門萬仞傾翩翩隻影又西行塵侵白拂繩牀冷
露滴青松卯塔成遙想再來非四大尚應相見話三生
放翁大欠修行力未免人間愴別情

范至能

號石湖古律絕三首

凌霄庵

峰頭非塵寰一舍誰所芟軒眉玉霄近按指沙界豁萬
山紛累塊衆水渺聚沫來雲觸石迴去鳥墮烟沒向無
超俗緣茲路詎可越偕行木上座同我證解脫

題徑山寺樓

落日蒼茫水捫星縹緲樓神光來燭夜壽木不知秋海
內五峰秀天涯雙徑游愛山吾欲住衰病嬾乘流

傾蓋亭

萬山羅立翠雲幢嫋嫋時聞晚炊香山下行人塵撲面
誰知世界有清涼

徐敏

七言古一首

贈癡絕禪師

癡絕有庵不肯住弄月挑雲徑山去地水火風分裂時
親書贈子黃葛布蛻封讀罷啞無語會得龍鬚能避暑

豈知玉骨本清涼書則珍藏布不取源老忽踏幽深路
道在隔山遙望處巨帙已載爛葛藤何堪又送閒家具
開眼一看笑呵呵猶有這個可奈何來而不往非世法
聊效芹忱愧不多兩角茶十袋麪寶餅飛錢五十萬虔
心獻此一瓣香奉爲禪師作清薦且問先師來不來
山庵頂白雲開更煩大衆打圓相撥取青蓮火裏灰

張翥

字仲舉號蛻庵五言律一首

題大慧禪師塔

大慧談經地林園卽給孤鑿雲藏舍利鞭石起浮圖風

鐸時喧寂天燈忽有無沙門每來此三繞作曩謨

趙緯

荆南人五言古一首

贈敬庵禪師

西來有妙義了悟在真積莊師善學人味道如雜續平
生物與我何曾自我栽植往年住錫山蜚聲振叢席初如
出鉢龍晚會投林翮拂袖返故居杜門絕塵跡徑山席
再興寶雨絢金碧願言出焚修上以酬聖澤

行素生

不詳姓氏松江人七言律一首

嘉禾天寧遇敬菴禪師

名什

邈后高僧老敬庵幸同鄉土話江南宦情客思慚馳逐
法道宗綱喜遍叅我已此山思慧遠君今何處見瞿曇
幾時卓錫雲間路茗椀熏爐接笑談

朱全

嘉禾人七言律一首

金溪重逢敬庵禪師遽別

喜遂重逢說故鄉那堪遽別思偏長江湖縱有三生石
歲月難禁兩鬢霜晚渡歸舟過橋李春山卓錫到餘杭
遙知後夜相思處人在深林石竹房

虞集

字伯生臨川人七言律一首

送見心上人之徑山

臺山驀直勿岐差雙徑峰前路不賒若有劒光衝北斗
更愁帆影落誰家曲江水暖花千樹古道秋高月一樑
記取題詩相送處鷺鷥和雪立蘆花

高啟

字季迪蘄州人七言律一首

和復見心簡季潭泐公

高堂鐘鼓毒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廬岳禪師傳法印
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明
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花新散滿瑤京

名什

張羽

字來儀五言律一首

徑山夜坐聞鐘

涼風生毛骨天高露滿空二十三年事一百八聲鐘絕頂人不到此心誰與同凭欄發孤嘆宿鳥起長松

習懷清

清江人五言古一首

贈月江禪師

雙徑極幽邃中有招提隱淨公慧遠流住山不出影夜吟蘿月寒晝臥松雪冷夙心諧善緣滿腔盡春景禪學既已精儒行亦深省何日再相從爲師挈裘領

侯復

雲中人七言古一首

上月江師

徑山山下江水流白雲常鎖禪關幽高僧臥山久不出一朝應詔來皇州香街紫陌留不住又言飛錫東歸去雲散天空江水流一輪月挂珊瑚樹

陳道亨

嘉禾人七言律一首

登凌霄峰

凌霄峰頭烟霧深野水虛閣此登臨長藤古木有佳興翠壁丹崖生壯吟飛瀑灑空千樹濕白雲籠日萬山陰

來叅玉版春雷後又見森梢橫出林

邵經邦

七言古一首

游徑山

素望山巔倚如掌
岌岌奇穴來天上
徑山不比天目高
猶能放眼延蕭爽
瀛洲只在海東邊
長江一瀉何蕪然
天吳蹴水雪山擁
鵬鳥搏風霍背連
芒鞋蹋徧雲縹緲
千山萬水何時了
笑踞芙蓉最上頭
指點乾坤一疇小
五峰拔翠碧雲封
淵泉湧出金蓮丰
錫鉢遺來降水怪
袈裟挂處收蒼龍
瑤華種種莊嚴境
遂使名山失真靜

何似崑崙未鑿開
不驚龍象猶天幸
我欲乘槎問漢津
三山曼隔蓬壺春
蹇佛日窮清賞自入空門避世塵
飄飄如在神仙宅
夜半披衣坐盤石
同攀皓月訪古松
要識玄星倚蒼栢
白雲盡掩下方同
咫尺難論萬里通
毒毋龍帶角懸岑塔
鐵騎空嘶萬木風
玉堂真筆龍蛇勢
淨掃鳩壇散胸次
可憐興盡一代宮
惟勒豐碑兩行字
寒霜裂竹嘯聲哀
不見玄猿獨倚臺
千古禪心無此寂
百年浩氣湧如雷
回頭獨看三花樹
霧滅荒山斷歸路
扶桑已出鴉背紅
博得浮生此真趣
腐儒出處皆聲名

大游不似維那行任他喝石千年在不及朝陽一鳳鳴

邵經濟

號心齋仁和人七言古一首

游徑山

吾聞弱水之上蓬萊山雲霞縹緲非人寰鵬翮三千水
一息鰲背萬仞那能攀壯懷踏遍天目路羽翼騫風失
鴛鴦自泛蓬萊只此山誰知雙徑迷烟樹複磴懸崖霄
漢開杜蘅薜荔相依偎晴雲不負看山眼落日何孤泛
斗杯雙徑山高出林杪回首千山萬山小蜀棧崎嶇鳥
道迴秦關崩劣羊腸繞五峰返照岳蓮紅峰頭撫掌摩

長空江光不遠一線落雲氣常隨萬里同鐘鳴磬發迎
天馬袈裟倒曳胡爲者儼華莊嚴禮世尊不知佛日身
三捨我尋佛祖問真源慧力禪機到處存鉢水倒翻天
北極石崖喝墮海東門龍湫齋齋泉滴滴云是真伽親
卓錫古來滄海幾桑田恠底禪家說空寂放生池上蟻
蛭多飛躍鳶魚石未磨吾道千年常活潑返生誰復知
枯螺靈雞塚高去天尺復爾盟壇悲赤幘也應羽化塵
塵埃曾似巖頭空抵擲駕幸空門喝石高天章御墨揮
秋毫不思北狩飄零後空復南都霄漢勞光曜三台

四極雨積亭烟風剝泐可惜當年龍劔文都隨蔓草無
顏色豈能步月下林皋露液霜華點髻毛月到中天明
宇宙風生渤海見波濤坐覺高寒刺詩骨臨風便欲搏
霜翼翛然輕舉絕紛囂明霞可食石可食舊聞蘓子愛
逃禪玉堂素簡青雲鐫好是參禪叅不破蒼烟空鎖墨
花鮮我來高揭叅禪手笑倚天空擊瓦缶珮環蒼碧光
陸離綰結龍絲燭牛斗環秀窗前凝曉霜朝陽峰頭熹
晨光布袍白幘坐天上赤日紅雲望帝鄉再歌天寶更
豐芑六龍永馭千百祀蓬萊弱水一荒唐笑託山花識

仙址

張復陽

七言律一首

題徑山

石徑縈紆出薜蘿諸峰環拱勢嵯峩舉頭便覺天顏近
極目還知地界多西北雲來燕雨露東南潮湧浙江浦
振衣直上高峰頂苔蝕穹碑手自摩

徐渭

字文長山陰人五言律一首

化城寺

方引主人轄轉爲山寺嬉門深當水盡路曲入松移破

名什

鐸搖簷鶴寒萍蔽藻龜過溪無虎嘯枉送遠禪師

王洪王畿王澍王沂

夜坐徑山松源樓聯句

高燈喜雨坐僧樓共話茶杯意更幽洪萬丈龍潭飛瀑

倒五峰崔樹濕雲收畿碑含御製侵苔碧徑啟曇花拂

曙秋澍還擬凌霄好風月海門東望大江流沂

方九敘錢塘人七言律一首

遊徑山

雲裏五峰環紫翠空中一徑轉微茫黃花漸報重陽節

白社遙尋古道場精舍更宜留謝客玄都何必訪劉郎

高僧趺化千秋事獨有靈雞塚樹蒼

方相卿邑人五言律一首

游徑山

名山萬壑裏迢遞拂雲行鳥下窺藜杖僧來問姓名巖

花迎日豔谷樹曳風鳴深入無人處相隨鹿豕盟

周忱廬陵人七言絕一首

徑山寺觀梅

雙徑山前夜朔寒梢踈葢影縱橫禪扉半啟行吟處

人比梅花一樣清

徐銳

邑人七言律二首

徑山雪霽

蜿蜒西來聳更尊已看銀漢繞崑崙
雪光掩映千峰見海色微茫一線分
天曠浮雲蒼狗變林深陰洞玉龍蹲
高僧自愛青蓮座時對梅花靜掩門

其二

籃輿忽度翠微關行盡雙谿上徑山
日月連珠從地轉蓬蒿浮玉倚天看
龍飛鳳舞千支裊越北吳南兩乳盤

雪水秣應仙品試詩篇仍向石林刪

俞景寅

邑人五七言律二首

游徑山十四韻

雙徑通金地羣峰列寶屏初登疑窈窕
漸陟覺孤冥遲日巖頭墮浮雲岫脚停
江濤一馬白海嶠數螺青杉檜森成靄
樓臺迥逼星呼泉流壁罅咒石劃川形
雞塚封前慧龍湫雨後腥蓮呈真法相
僧誦大乘經砌石曾過輦碑殘尚識銘
竹風飄梵磬蘿月映禪扃境寂還心寂
山靈總性靈井塵繡舊案劔呖發新硯
蔡碣苔文繡蘓

池墨色瑩漫留詩筆在千載肯同訂

登凌霄峰

雙徑穿雲上碧霄憑虛勝覽此偏饒
窗間吳越連三楚樹飽風霜自六朝
沙磧寒飛江練白海門春逐浪花遙
興餘一嘯狂飈起歷亂烟霞杖底飄

王澤

字叔潤天台人五言律一首

寄季潭禪師

寶樹香雲合龍河綠水新涼多
今夏雨僧少去年人一騎留京國
孤鴻入塞塵師曾出使外國西天幾萬里沙草濶無

垠

王守仁

號陽明餘姚人五言律一首

題化城

僧屋烟霏外山深絕世譁
茶分龍井水飯帶石田砂香
網雲嵐雜窗高峰影遮林
栖無一事終日弄丹霞

吳擴

延陵人五言律四首

游徑山

青雲盤一徑香靄接諸天
福地靈泉湧金容慧日懸
塔平餘宋址松偃記唐年
願謝塵中跡冥心證上禪

其二

幽徑懸青壁飛淙百道分澗松交晚翠谿碓響秋雲淨
域標龍藏高峰下鹿羣自餘林閣興長嘯倚斜曛

其三

香木懸崖合流泉石路分灑空喧瀑布映日落峰紋抱
子玄猿出呼雛黃鳥聞何當迷處所更入鹿麋羣

其四

古院千峰隔空堦萬竹分薜蘿延盡壁松栢秀蒼雲落
日鴉翻陣長風霍破羣老禪眉覆面世事不相聞

一高得暘

字孟昱錢塘人七言律八首

天掌峰

五峰秀出冠叢林千載奇稱遇賞音雲雨自成翻覆手
虛空誰識往來心山圍竺國層層玉地入祇園步步金
一指儻教歸大道石頭未怕路崑嶽

驪珠峰

誰向龍淵發秘藏遠煩天掌爲擎將四山白月爭秋色
一島紅雲護夜光靈鷲斜飛天側畔陽鳥正照地中央
向來娑竭輪珍玩在處還應屬上方

浣雲池

偶然鑿破一方苔
雲影中間去又來
本已飄飄離世俗
何煩洗濯絕塵埃
搗衣溪女花陰合
滌硯山童墨暈開
智者正爲秋水觀
可容凡礫溷靈臺

瀉玉巖

千尺飛流如瀉玉
澆巖新愛得佳名
雷驚石眼分嵐氣
雲走峰腰學水聲
百折豈辭歸海遠
一生長喜在山青
浮漚起滅尋常事
慚愧高人眼獨明

雲筆峰

一峰翠嶽直如椽
五色網縕爛若烟
太華秋高金氣肅
湏彌春暖玉毫圓
油然亦是無心出
卓爾何曾有字傳
安得文如燕許手
相期泚露向堯天

娥眉峰

普賢說法西江上
節彼名山具仰瞻
人喜長卿能慕蘭
我慚逢世諱稱巖
烟供淡掃蘭煤重
月比新彎笋玉纖
寶閣梵餘聊作供
莫因莫雨始掀簾

雙桂林

雙桂成林開勝域
綠陰夾道闕禪關
芳聯天日東西徑

氣壓淮南大小山金粟堆時何粲粲寶華雨處共斑斑
覺皇境界容親到袖取天香散世間

萬菊軒

一軒專爲黃花設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本賸從方外得
妙香多在定中聞引泉北澗分清露開徑南山見白雲
此意欲爲知者道陶翁猶自未離羣

已上西徑山入詠

王蒙亭

號中泉餘杭人五言偈一首

捨田入化城寺系之以偈

我田衆生田誰施誰爲受施受了無別請問石橋叟

明谷山人

五言律一首

留別衆僧

草閣迴雙徑松林帶五峰秋光淨如水落日澹高空僧
住翠微裏客來江浦中百年長擾擾清話幾相逢

胡朝

號秋江五言律一首

游徑山

寶馬香車客披雲謁上方龍孫依竹長雀舌散茶香明
月池猶在靈雞塚獨荒古碑蒼蘚合都是宋文章

良縉

號嶺山五言律一首

贈淨庵

秋日依雙徑林寧風不聞冰心無劫火金刹入慈雲懶
際風雲會還尋麋鹿羣塔前觀雀舞清燕共斜曛

陸樹聲

號平泉華亭人七言絕一首

書徑山禪師卷

時年九十有七

澗西獅窟首名山竹篔曾過妙喜關八十七燈無晝夜
一光東照老人顏

嚴大紀

字汝肅餘姚人七言律一首

徑山靜室信宿

偶出風塵坐翠微幽奇晨夕在山扉林開鳥帶栖雲去
石潤龍含剩雨歸莫問茅荆非別業卽看蘿薜是初衣
却嫌樵豎驚相識未遣猿鼯共息機

沈季文

號太素吳江人七言絕一首

過寂照庵

蘭若蕭疎夕照間碧雲黃葉滿秋山逢僧爲說無生法
喝石巖前帶月還

沈瓚

號定庵吳江人古律五首

游徑山訪鑑公

漸遠招提境猶聞谷鳥啼雪深僧欲定花發客將迷野
町清泉繞空林倦馬嘶何年悟禪理得意忘筌蹄

其二

祇園千畝廢野竹遍荒陂雀啄草花子風鳴桑樹枝日
光含舍利山影界毘尼若問蓮花塔今當地湧時

游徑山長歌

四日臥權清溪河悵望游侶無人過浩然乘月放歸艇
櫂聲已入滄浪歌竝河冒暗呼不已僧偕行者來山坡
從昏達旦足重趼衝虎夜行肩負戈謂言諸客盡入寺

取道郊區登雲窩聞言一笑却轉柁有纜仍繫桑林柯
甸丁躑躅耻駕輿久不跨馬今乘騾疾馳不覺三十里
輕雷挾雨成滂沱寓樓小憇遂淹宿客衾夜藉谿簾篔
詰朝雲氣尚黯淡已報東旭呈青螺藜萁高下浚谷杳
雙徑迤邐千峰羅巍宮遠接宋香火異境肇開唐巖阿
數百年來八十祖今何寥落昔何多丹青剝落榱棟朽
扶傾起廢非人何此來匪直事游眺爲奉龍象倡檀那
禪林况多梓里彥清淡微笑皆磋磨慚余頑鈍不受琢
恍若聾瞶驚靈鼉塵勞擾擾竟何事要當拂袖棲雲蘿

五人同行一人住勦絕家事稱頭陀燈前三歎重白鬚
赤幟在望猶蹉跎出門步步惜風景浮蹤行復隨蓬料
願與山林訂新約歲一再至誰見訶焚香洗鉢畢吾事
此生豈復思其他

佛殿上梁赴禮拜晚至有述

慣攜瓢笠往來輕却借冠裳費送迎後至恐因虛佛會
疾馳何異急王程身游世外仍多事歲到林間有舊盟
莫以布金誇勝業化城湧塔未須驚

莫春偕周子介金太初通公自雙溪步至徑山

偶結同心朋言尋物外賞遙期靈境宿寧憚迴溪廣乘
桴有夙志遡流無凡想青山杳深秀白日開蒼莽疎林
綴桃梨野町敷篠簜玄言波與清高視天爲朗捨笻詎
卽安杖策成邁往泉聲時韻屐日影猶懸掌敢辭足力
疲取愜游情爽嶺樹沉烟光行歌答鐘響欣逢林間彥
香臺接雲上一笑聆真諦餘法何足獎

吳用先

字本如桐城人七言律二首

潤州舟中送鎰公之徑山

一從法棟嘆摧殘禪藻如君秀可餐指邊標月思量絕

笑底拈花領略難
杯浮京口孤雲起
錫卓餘杭雙徑寒
大事更將誰荷擔
莫忘清夜此盤桓

蜀中送澹居還徑山

方外知交絕世情
翛然飛錫到蓉城
來時寒照三巴雪
去日春啼二月鶯
巫峽迢迢疊巘翠
洞庭渺渺片帆輕
送君高臥徑山裏
余亦歸尋鷗鷺盟

陸光祖

號五臺平湖人律古二首

游徑山

自愧無才位六卿
探幽偶出鳳皇城
巾車帶月臨山徑

寶刹披雲駐玉旌
殿閣崢嶸同上竺
松杉高古擬南衡
何當了却人間事
重與禪僧話月明

族子堯家度爲僧
住徑山易出性悟
說偈以送之
最初佛出家知法
是無常重念生老
死頓捨金輪王汝
旣爲佛子莫虛過
時光當明第一義
與佛無等量

馮夢禎

字開之嘉禾人七言律一首

題徑山松源樓

造設靈山五個峰
嵐光花雨翠重重
水聲臺殿上方磬
月色軒窗下界鐘
萬本寒松青入漢
一池秋水淨涵空

供茶童子清于雀笑問何來世外踪

傅光宅

號金沙七言絕一首

吊傅衣庵千松禪師

流水空山演梵文千松寒影自紛紛青天月落星河冷
愁聽鐘聲出白雲

徐夢華

字子善錢塘人五言絕一首

徑山雪霽

徑山高入漢飛雪凍雲封斜陽時返照朶朶玉芙蓉

徐懋升

字玄舉錢塘人五七言古律絕三首

贈梵懷上人

茅菴高寄白雲端曼絕浮埃眼界寬散得空花秋不謝
坐來破榻夏猶寒心同止水涵天淨貌似疏峰帶雪看
悟處了然開寂照凌霄頂上月團圓

喝石巖

潑墨片雲立一喝成川也莫恠事荒唐猶有點頭者

重游徑山和蘓長公韻

山靈知我非生客到來蒼然舊風色翻憶當年卓錫僧
莽蕩何處理靈骨含暉亭望海霞蒸亂雲飛墮疾如鷹

嵐氣倒籠雙徑竹旭日初懸一慧燈
肩山老人曾三至欲步高蹤誰得似
尚餘綵筆勒貞珉拂拭蒼苔讀奇字

顧起元

號隣初金陵人五言律一首

登徑山

雲磴平于席流陰景自饒爲探雙徑至
翻愛五峰招木榻供閑散松關鎖寂寥
大觀應極望千里讓孤超

張瓚

七言絕一首

遊徑山

古寺松杉一徑深雨花臺上聽潮音
若非借得天風便

安許春宵一合簪

夏原吉

七言律一首

游徑山

西北羣峰萬馬來東南地勢接蓬萊
綵雲宮闕天中起紅日山川掌上開
十錦人家攢幾簇三吳客路繞千迴
凭高極目鴻濛外身在層巔最上臺

潘淑

餘姚人五言律一首

徑山贈靜主

上人栖息處雲水自優游
說法龍歸鉢談玄石點頭
松

堂明月靜竹徑野烟浮塵世深如海坡仙舊此游

陸彥章

字伯達華亭人七言律一首

寄徑山舊衲

精廬雙徑枕中峰掉首人間事事慵空翠半浮晴似雨
泉飛百道暑如冬晨鐘絕頂開龍藏夜雪層崖印虎蹤
不動舊軒今在否會攜筇竹到深松

吳光裕

字寬生桐城人五言律二首

寄澹居禪師徑山

妙喜佛無動維摩法界同往來離色相語句本圓通一

月千江影三春兩度鴻他年雙徑跡落葉掃教空

其二

孤雲歸舊窟寶藏出人間何意翻殊勝獨能反鈍頑紙
窗蠅自出蘆葉履空還一笑相逢地禪堂本不關

王在晉

號岵雲太倉人七言律二首

游徑山

葱翠簷簷敞夕陰秋高野宕氣蕭森瞿曇盡現空中相
闡士常超物外心水到香廚勤洗鉢風來松下聽鳴禽
青山鎮古依然舊世劫從教任陸沉

其二

叢竹山房踞嶺幽，忘機應識似天游。
片言警醒人如夢，一喝分明石點頭。
縹緲曇雲開法藏，逍遙白塔隱靈丘。
如來儘許凡夫度，世事於今認水漚。

黃汝亨

字貞甫，錢塘人。五七言古絕律四首。

游徑山和東坡韻

擾擾不耐塵爲客，夙昔愛看名山色。
朝登東目及西目，處處秋林見山骨。
徑山石上層雲蒸，凌霄撇日如秋鷹。
風吹萬竹聲泠泠，欽師慧老嗣明燈。
徑山和尚知我至。

迎問東西目何似，我言千丈巖斷獅子吼。
秋色長空絕文字。

題靈雞塚

一靈通微妙，萬類等佛種。
纍纍生人頭，何如死雞塚。

題喝石巖

是石無受處，云何喝爲三。
現茲神通力，開彼妙靈函。

徑山看竹

竹色自可愛，無如此徑深。
千林寒玉立，萬畝綠雲沉。
遠竇窺天入，清光覆地陰。
泠泠秋韻切，到處奏嵇琴。

湯賓尹

號霍林宣城人七言絕三首

游徑山訪鎧師

覓友尋師渡會稽
含情千載不能啼
閑從國一堂頭過
一瓣香兒吊塚雞

其二

千丈龍潭萬仞山
飛泉百道到人間
法流自是清如許
一任僧寮去復還

其三

自謂頗饒濟勝具
尋山卓錫有何難
不須更乞香厨飯

翠色明霞剩可餐

周祇

字子介吳江人七言絕一首

游徑山

行盡谿流十里山
千峰迴合鎖潺湲
箇中古路無人到
獨許閒雲自往還

繆希雍

字仲淳常熟人五言律一首

秋日雙徑尋幽

突岬五峰標禪居
敞寂寥松杉雲外掩
鐘梵月邊飄
山色凝秋黛
溪聲帶晚潮
聽雞人不見
荒塚自蕭蕭

戴日強

號兆台蒙城人七言律一首

登凌霄峰

壁立芙蓉萬古懸丹梯直上碧雲連中峰色奪吳山秀
絕頂青收越岫烟石壁丹砂燒聖火重樓縹緲住金仙
狂來雙鳥渾如夢踏徧凌霄嘯海天

姚可尚

號澹林餘杭人七言古一首

登凌霄峰

盤空直上凌霄巔捫蘿磴石觸雲烟大山小山一磊砢
蒼江萬里如蜿蜒絕壁陰風吼地起山狙野穴爭我前

便欲大叫問青天恐驚帝座還回旋下有結茅聊一憩
老僧休心忘世緣丹泉流出玉芝田澗邊瑤草尋可擷
萑陽曾記能延年

李長庚

郡人七言律一首

遊徑山

霧合烟迷望不窮岩巖飛閣出高空松連天目開雙徑
翠疊雲頭鎖五峰踏遍崔嵬叅法象坐深花雨散天風
逢人欲問西來意爲扣禪扉謁遠公

李長房

錢塘人七言律一首

徑山觀雪

諸天曾結白蓮臺誰挈狂夫頂上來
玉樹菁葱雙徑合
六花凌亂七峰開聯翩欲舞遶東崔
彩筆應傳郢客才
簞笠不妨頻住訪逢僧疑是雪山回

洪都

號紫崖青浦人七言絕一首

同蘇更生宿徑山煮茶

活火初紅手自燒一鎗寒水沸松濤
與君醒盡浮生夢
竹影半軒山月高

王在公

別號芥菴崑山人八五七言古律三首

徑山初夏

何處無名勝幽深唯此山翻經長止靜
看竹一偷閒聊
與澹栖泊時同空往還烟雲能解意
鎮日護禪關

貝林禪師高行者宿也居天目有魔難
作此招之
兩山相去百餘里知君魔嬈無窮已
快擔柳栗過山來
山中香芋美無比飽經行倦卽止五峰
明月如秋水大
寂場中無是非與君共究西來旨

題傳衣庵

寸絲不挂已傳衣夜渡空江去不歸
混跡塵寰依獵網

藏天歲月宿蠻溪偶逢佳會風旛話却入宗門賞罰機
此際綠陰題佛眼一花何處不揚輝

朱鷺

字白民長洲人七言絕一首

中秋步月徑山

荳湯催熟五更鐘散步披寒月挂松無礙十方塵剎海
一庭虛廣可相容

胡開文

字質甫華亭人七言律一首

寄懷雙徑大安無從禪師

欲買名山先買泉青松白石誓曾堅羨師已結躡跣地

愧我仍無負郭田螿戰夢酣呼未醒雀歸雲駐唳堪憐
秋江到處饒紅葉於越相尋續勝緣

陳調鼎

字玄玉高淳人七言律一首

題徑山

五十里行程行未盡千峰競起梵王家巖前瀑布濺晴雪
門對凌霄燦曉霞童子放泉敲碎竹老僧留客煮新茶
我來偶得山中趣猶厭崎嶇石路賒

吳之鯨

字伯霖仁和人古絕二首

妙喜庵

開士傳衣號應真龍章炳燿出楓宸只今琪樹猶堪憶
無垢軒中問法人

訪聞谷禪師于觀音殿修不語期

閣門晝夜扃嚴于環戟榮始知堅忍力醉象邈難底塔
然寂無言月照空潭水法淨心自安心滅法不起劈關
歸宗拳擺斷天龍指能轉十二時總在空山裏

吳伯與

字福生宣城人五七言古律二首

登徑山次蘇長公韻

勝因暫作峰頭客山氣冥蒙罩海色微明世界水芙蓉

送致蓮花清徹骨別有野臺花雨蒸掀翻一似橫秋鷹
青芝碧檢何冷冷提出陰光日月燈雪眉道人因我至
爭問宗風舉何似我言有情身中無盡藏梵唱盈篇沒
一字

晚上徑山

五峰如豎指回合蔽天關字劃川文石泉通一髮山惟
禽衝杖底松樹破燈間燭夜神光引猶分僧月閒

龔立本

字淵孟常熟人七言律一首

宋元實以徑山詩見寄奉答兼柬李孟芳

知君高寄五峰寒，不管侯芭問字難。
杖倚松風時颯颯，泉飛竹雪晝霏霏。
千年佛地龍能護，何日山門指一彈。
爲問李郎遊興劇，眼經幾處似奇觀。

李穀

字孟芳，常熟人。五七言古律四首。

徑山大安寺訪無從禪師

妙喜中興後，宗風久未還。
錫來重雉草，剎建亦開山。
曲徑深寒翠，繁花落蘚斑。
凌霄白雲近，不借幾躋攀。

曇衍法主枉詩見約次韻奉答

一微塵寄大閻浮，欲問西來沒路頭。
緣淺夢魂空變幻，

山深消息自清幽。
獅林花散翠屏石，龍井泉香奇樹樓。
本擬五峰尋說法，敢忘明月到中秋。

登凌霄峰贈梵懷上人

急急登凌霄，朝雨喜初霽。
拉僧山路熟，脫衣杖底銳。
登望山下行人忽，已細乃陟峰之巔。
五峰直其弟，其他小崗巒。
俯伏不敢睨，有僧廬其上。
形瘦鬚不剃，鑿石尋乳竇。
種菊理巖砌，于此小休息。
忽遺前後際，畢竟孤絕者。
容易討禪慧，一住十九年。
能無解分齊。

徑山次蘇長公韻

雙徑迂迴邈孤客峰峰寒翠搏空色十載江湖曾浪游
希逢此際清心骨八十七祖如雲蒸沙油蔴汁飼飢鷹
因地一聲通大界昏衢爍爍流明燈靈雞一去不復至
龍樹龍宮儼相似佛日震旦正中天登臨莫但題文字
張維 字叔維常熟人七言律一首

登徑山

十年常問凌霄境今日纔能拄杖游秀拔五峰攢寺起
寒深雙徑到門幽蒼崖下有蛟龍窟奇樹中藏梵篋樓
向晚莫愁歸路遠石牀一宿主僧留

李燁然

字文若汶上人七言古一首

次蘓長公游徑山韵

白雲堆裏白雲客客與白雲同一色雙徑斜披蜿蜒形
五峰削出芙蓉骨三伏竹松寒氣蒸老僧骨健如秋鷹
指心直泯三千界抵掌能談八十燈試問欽師未曾至
此山寂寞將何似空裏無花老古錐西來畢竟無文字
徐文龍 字田仲休寧人七言律一首

登徑山

果然雙徑異人寰絕頂松杉不等閒風雨自從龍去後

殿庭千載白雲間
殘碑人重坡仙墨
古跡僧傳巾子山
最是欄泉流不盡
竹烟堆裏日潺潺

陳懋德

字維立崑山人七言律一首

懷徑山

迢遞崑侖駐五峰
千年佛國護神龍
蒼松翠竹知無數
白石清泉信幾重
簾捲曉雲寒入座
巖飛秋雪夜開鐘
何緣謝却塵勞累
踏徧名山一短筇

周光祚

字承明長洲人五言律一首

讀凌霄詩寄宋元實

問峰先問勝
開卷得凌霄
松竹嵐收古
雲泉塔引遙
未登神已越
纔讀興先超
欲埋尋山策
吾將賦采茗

宋奎光

字元實常熟人五七言律五首

宿化城同孟芳賦贈慈門禪師

晚來踈雨散
長天浮度秋
光淨獨鮮客
竝李膺疑有道
僧逢佛印或
坡仙空巖繞
樹栖雲氣香
積當窗落澗泉
入夜鐘魚歌
梵唄聲聞說
法卽燈傳

徑山登凌霄峰有述

迢遞尋雙徑
崎嶇歷五峰
翠寒飛嶺竹
蒼雨落崖松
樹

古瞻靈塔泉源見老龍雲堂秋入座香積晝聞鐘寂照
隨叅藏凌霄共策筇許詢原有致元禮亦談宗時同游
為李孟
方許鎮
之云絕巘天疑逼雲生壑幾重安能依片石長此放
孤蹤

無從禪師重開大安古剎有贈

再現優曇布衲如尚于陵谷幻嗟噓攜筇幾踏烟霞路
負纓重開瓦礫墟雙徑法幢龍象杳七朝名利虎狼餘
只今一浣山靈面翠竹蒼松總遂初

龍井樹下與曇衍禪師

寶樹何年物千尋冠碧山五峰高象法一穴待龍還祖
席憐虛久宗風豈等閒吾師誰示現來此獨相關

同馬令公訪上水池明空上人贈

尋山挾仙令訪道得真禪貌古渾如木心空逼似蓮頻
伽竹林鳥功德上池泉太宰給孤後于斯見大緣庵地
為陸
太宰施
故云

張之采

字去浮仁和人五言律一首

題徑山禪堂

直嶺陟危巔高堂敞法筵五峰藏性海一井見龍泉樹

相開多寶筠情幻夕烟九朝名勝地祖意幾人傳

沈煥然

字無文餘杭人七言律一首

登寂照庵有感

獨攜秋色上巖端曲曲巖光翠可餐門鎖龍宮深海藏
徑通雞塚悉檀藥千年勝地人能到累代名僧塔半殘
謾說中興多紫柏清涼月色至今寒

徐胤詡

字孟凌錢塘人七言古絕三首

徑山次蘓長公韻

山爲主人我爲客老杉不改冰霜色試問巖前喝石人

白兔靈藏何處骨林風凍蘚日氣蒸凌摩峰頂鴛孤鷹
五峰茱舍泉堪枕兩夜蒲團月作燈茗花溪上人曾至
逍遙踪跡雲相似不能草屨結山隣但學蠹魚食仙字

彈巖

壁立高巖色鬱蒼猶傳射彈自錢王向來山木被文繡
蘚石依然青錦光

望徑山積雪

往時策杖凌蔓絕滿地霜光踏松葉今日溪邊望遠山
高高下下封春雪不知此山高幾何但見峩峩半天白

五峰雲臥玉鱗飛雙徑泉僵冰柱合恨不此時坐僧寮
地爐煨芋聽竹折凝眸一餉雲忽迷山重重兮溪疊疊

徐胤翹

字幼凌錢塘人五七言古絕三首

徑山次韻

徑山曾過肩山客詩與山山鬪奇色我來登覽誦詩篇
眼空塵世饒仙骨龍歸大海雲猶蒸杉生太古不巢鷹
八十七祖在何處于今誰續法欽燈一片寒光天外至
變幻千峰不相似忽感往事如流雲笑對碧空吟數字

靈雞塚

悲哉千古人迹滅不可睹何物去靈通名山留杯土

彈巖

彈去寒星流弓開秋月白莫將射潮雄驚落山頭石

徐胤翹

字仲凌錢塘人五言絕二首

彈巖

巖邊彈者誰云是吳越王一丸落滄海臥龍驚飛翔

東礪橋

石梁度幽澗潺潺落寒泉蒲石激清泚竹風韻冰絃

李玉虬

字君玉餘杭人五言律一首

再游徑山登凌霄峰

春日曾攜屐深林聽鳥聲重來及秋盡絕頂探雲生
葉落千巖出天空萬籟清十洲應不遠咫尺見蓬瀛

王祺

字祉叔餘杭人五言律一首

夏日同姪子巖登徑山

海內推名勝戶庭我豈賒經春看竹雪入夏採巖花
漸與五峰狎幾忘直嶺斜阿咸能琢句于里或吾家

王福貞

字子巖餘杭人五言律一首

登徑山奉和叔韻

閉戶吾豈敢登臨興不賒鳥閒披谷草人笑答山花
碧樹叅雲直清泉引竹斜品題蘓蔡後近復幾名家

馮維坤

五言律一首

訪諸靜室

閒尋方外侶徑曲杳難分勝地留青眼逢僧話白雲
泉聲寒到屐秋色澹斜曛綠玉千林暮疎鐘何處聞

戈汕

字莊樂常熟人五言古一首

徑山作

筠色幻空碧杉容亭古姿咄哉巾子山大矣竹篔簹師千

載記云遠神龍渺難期再禮紫柏尊吾其誰與知

陳繼儒

字眉公華亭人七言絕一首

寄無從禪師

不挑世上是非擔不駕海中名利舟支却老拳松底坐
野猿相喚懶回頭

王之傑

字于凡新安人五言古一首

送曇衍禪師還徑山

自昔雙徑禪舉世所共推入則類枯木出爲癡怒獅公
也住其中三年方解期未尋黃海雲鹵抵白岳陞子營

有風因遇之豐水涯容止驚傲兀談言開積迷壁立硬
脊梁宗風寧自楷衆徒具耳目瞻聽轉生疑人各置一
喙紛紛無定辭知公如我有尤勝公自知荏苒歲五遷
忽懷楸舊枝中夏理枝笠觸勢遂睽携公本無緣慈蓋
作有情癡望之不忍別寸衷如渴飢何時復從公聊以
慰我私

餘杭王福貞助刻

徑山志卷之十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四

卷十一至十四目

外護

國王宰官居士共七十六位

殿宇

寺一

殿堂樓軒亭房等六十四所

靜室

一百三十二所

名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系

經志

一百八十三處

下院

三十一處

古跡

四十六處

寺產

舊額庄田八處

傳衣新額

大殿新舊額

觀音殿新額

真寂院新額

地藏殿新額

化城寺舊額

安樂寺舊額

寂照新額

本山各房及各下院不開出者不載

紀事

古昇圓鏡

惠洲業報

淨業見報

寶上座

西巖和尚

佛性不得道有無

神龍

喝石

神冶鐘

無尾螺

靈雞

白兔

南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十一至十四目錄終

徑山志卷之十一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外護

唐代宗大曆三年詔徑山法欽禪師入見待以師禮賜號國一禪師勅一道

宋高宗紹興七年詔宗杲禪師住徑山能仁禪寺廿六年詔師住明州育王廣利禪寺二十八年詔師再住徑

山

外護

孝宗改元隆興遣內都監黃彥節至徑山命杲禪師就山中舉揚般若師說偈云大根大器大力量荷擔大事不尋常一毛頭上通消息徧界明明不覆藏上嘉嘆之及封建王又遣內知賓至徑山供五百羅漢賜妙喜菴三字及真讚九月詔杲師問佛法大意師臥疾特賜大慧之號淳熙七年召雪竇寺住持寶印卽別峰印入對選德殿問語備別峰禪師本傳

錢鏐字具美錢塘人唐僖宗時率鄉兵破走黃巢昭宗拜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天復二年封越王梁太祖封

吳越王謚號武肅王微時到徑山神鼎禪師識之後誣禪師入滅武肅王自述讚四十句又謚師爲建初興國大師塏曰廣濟王將薨謂文穆王曰吾昔自徑山法濟示吾勦業自此發迹建國立功他日汝等無廢吾志其後文穆忠憲忠懿王皆不忘武肅之遺旨

張浚字德遠紹興中拜相封和國公孝宗朝封魏國公大慧禪師在泉州雲門菴遂以臨安府徑山延之公居長沙其母秦國夫人問道於大慧及夫人疾亟曰妙喜老師此生無復見也我有私恩未報公三走介師至

人捐館公謂師曰先妣願供養和尚一年爲德之報遂館于光孝寺之東堂以盡誠敬

張九成字子韶號無垢居士登徑山問道於大慧公建無垢軒與師談格物之旨師曰公只知有格物而不知有物格頓領深旨投偈曰子韶格物曇晦物格欲識一貫兩個五百子韶嘗曰九成每聞徑山老人所舉因緣豁然四達如千門萬戶不消一踏而開九成了末後大事實是在徑山老人處此一瓣香不敢孤負他也

呂本中字居仁紹興初賜進士第除中書舍人平生因詩以窮耽禪而病清癯如不勝衣作江西傳衣詩派圖推黃山谷爲詩祖列陳無已等凡二十五人爲法嗣本中嘗致書問大慧禪要慧答書略曰千疑萬疑只是一疑話頭上疑破則千疑萬疑一時破若一向問人佛語又如何祖語又如何諸方老宿語又如何永劫無有悟時也本中有省

曾開字天游官至侍郎致書大慧曰今年私家塵緣都畢閒居無事正在痛自鞭策以償初志第恨未得親炙教誨耳一生敗闕已一一呈似必能洞照此心望委曲

提警日用當如何做工夫庶幾不涉他途經與本地相契也至叩大慧答書曰時時於靜勝中切不得忘了須彌山放下著兩則語但從脚下著寔做將去已過者不須怖畏亦不必思量思量怖畏卽障道矣但於諸佛前發大誓願願此心堅固永不退失伏惟諸佛加被遇善知識一言之下頓忘生歿悟證無上正等菩提續佛慧命以報諸佛莫大之恩如此久久無有不悟之理

李光字泰發土虞人致書大慧問禪要慧答書曰大叅相公平昔所學已見行事臨禍福之際如精金入火愈見明耀又決定知華嚴重重法界斷非虛語則定不作他物想矣其餘七顛八倒或逆或順或正或邪亦非他物願公常作是觀妙喜亦在其中異日相從於寂寞之濱結當來世香火因緣成就重重法界以實其事豈小補哉

李邴字漢老官至叅政醉心祖道及見大慧舉趙州庭栢話有省後以書咨決曰近叩壽室伏蒙激發蒙滯忽有省入願惟根識暗鈍平生學解盡落情見一取一捨如衣壞絮行草棘中適自纏繞今一笑頓釋所疑欣幸

可量非大匠委曲垂慈何以致此自到城中凡著衣喫飯抱子弄孫色色仍舊既無拘執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其餘宿習舊障亦稍輕微臨行叮嚀之語不敢忘也重念始得入門大法未明應機接物觸事未能無碍更望有以提誨使卒有所至庶無玷於法席矣

馮楫字濟川蜀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紹興丁巳除給事中會大慧就明開堂慧下座楫挽之曰此生不作這蟲豸今因甚却納敗關慧曰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向甚處見他楫擬對慧掌之楫曰是我招得因坐夏徑山榜

其室曰不動軒後知瀘州所至于道無倦嘗自詠曰公事之餘喜坐禪小曾將脅到床眠雖然示現宰官相長老之名四海傳紹興二十三年秋乞休致報親知期以十月三日報終至日令後廳至高座見客如平日辰巳開降階望闕肅拜書偈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老人言盡龜哥服赤書畢拈拄杖鞍膝而化楫于建炎後凡名山鉅刹藏經殘失遂以已俸印施補之足五千餘卷者凡四十八藏用祝君壽以康兆民門人蒲大聘嘗誌其事有語錄頌古行于世

陸游字務觀號放翁侗之孫越之山陰人仕至秘監嘗問松源岳禪師云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師云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獻偈曰幾度驅車入帝城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公居鏡湖與塗毒策禪師往來寢厚策住雙徑受生祭七日跏趺而逝公哭以詩別見

李華嘗謂聞道于徑山猶樂正子春于大夫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見潤州玄素師銘

張商英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徽宗朝拜相大慧爲洪州

準公乞銘于公公曰今有一問問上人若道得卽做若道不得與錢五貫裹足歸叅禪去曰請相公問公曰聞準光眼睛不壞是否曰是公曰我不問這個眼睛曰問甚麼眼睛公曰問金剛眼睛曰若是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公曰老夫爲他點出光明會教照天照地去也一言而契下榻朝夕言語號大慧曰妙喜字之曰曇暉云

蘓軾字子瞻徑山琳禪師問疾云學士生平踐履至此更湏著力公應聲曰著力便差語絕而逝遊徑山詩及

與寶月無畏諸師書別見

蔡襄字君謨游記別見

孫覲尚書字仲益無錫人書別見

吳潛字毅夫宣城人正肅公柔勝之子宋理宗朝拜相序大慧正法眼藏于法門得大自在後爲賈似道所排謫循州預知歿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雨已而果然作詩端坐而逝封許國公

元世祖中統元年問法徑山住持雲峰妙高對揚稱旨帝常問師曰修寺建塔有何功德師曰福蔭大千由是

建仁王寺仍詔天下寺院田產二稅盡復之以弘教爲已任國語曰薛禪皇帝

太祖高皇帝御製徑山宗泐免官說洪武二十七年勅禮部條例一款常住田地雖有稅糧仍免雜派僧人不許克當差役

成祖文皇帝永樂十五年十月十五日頒御製徑山赴會僧勅諭別見

神宗顯皇帝萬曆二十八年九月初三日欽差司禮監太監孫隆頒施大藏一部勅諭別見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其先蜀人汲宋黃崗尉宋亾僑居臨川之崇仁大德初始至京師以大臣薦授大都儒學教授除國子助教自將仕郎十二轉爲通奉大夫封仁壽郡公謚文靖嘗闢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以爲聖人之教不明爲學者無所底止苟于吾道異端疑似之間不能深知而欲竊究夫性命之原歿生之故其不折而歸之者否矣嘗曰佛以因果二法制服得天下人心無智愚賢不肖總出不得這兩個字撰比磻簡公塔

銘有曰自昔奇偉之士或曠世一遇其不恆見于天下者何也蓋嘗聞之豈無其人哉自夫世務之沉冥俗學之纏紕有不足以繫而留之者於是脫然自拔於浮沍起滅之表以求其本物之極至者皆其人也作徑山晦機熙公塔銘曰聞佛氏之宗禪者其度人也以悟爲則必使自致于思慮之所不及時至機應則決而啟之是以言發意解解泯言忘謂之不立文字豈欺我哉水陸緣起贊略曰一切衆生皆具佛性如摩尼珠五色隨應如何累劫業識相應無明展轉生歿根塵我佛慈悲施

方便力如大醫王救彼痼疾餓者與飽渴者與漿幽暗與明熱腦與涼况你六道諸苦隨業不藉佛恩何由自潔杭州報恩寺銘曰我以慈悲大願力運大音聲作佛事允滿虛空體無碍有間卽覺成解脫人天龍海無盡際過去未來現在者一音所攝悉平等同我報國如報佛永住堅固宣佛法

吳偉明提刑久參真歇了禪師得自受用三昧後訪大慧遂留咨叅一日慧謂曰不須呈伎倆直須啐地折曝地斷方敵得生灰若祇呈伎倆有甚了期後辭去道次延平倏然契悟

林希逸字肅翁福清人紹定間進士號庸齋嘗稱大慧杲禪師爲元勳大老敬重

宋濂字景濂學士嘗云人知大慧說法如雨如雲覺悟羣迷而不知其忠義耿耿注意于家國者甚篤縱有知其忠義而又不知其遊戲翰墨循蹈矩矱亦自可傳不朽嗚呼若師之應物無方是謂如神然變化不測者矣國初法禪師序銘多出公手別見

沈季文大中丞號太素吳江人于萬曆三十六年捐資

建大雄寶殿

陸光祖大冢宰號五臺平湖人劊劊方冊藏板于清涼後移至徑山復以燒山多害物命捐資買凌霄峰下山一段護養生類

馮夢禎國子祭酒字開之嘉禾人議劊方冊藏板移至寂照再議移化城緣起別見

王宥堂憲副號宇泰金壇人偕刺史陳良謨憲副吳長庚諸公書請廓菴觀公住持大殿書別見

于玉立吏部字中甫金壇人偕陸馮諸公議劊方冊藏板爲紫柏尊者建塔于文殊臺

瞿汝稷運使字元立常熟人議劊方冊大藏爲幻予撰塔銘別見

陳瓚少司寇號雨亭常熟人議劊方冊大藏緣起序文別見

王世貞大司寇字元美太倉人同新安司馬汪道昆諸公撰劊藏緣起別見

繆希雍字仲淳常熟人以紫柏先瘞黃沙灘下有流泉倡金壇于賀諸公改塔文殊臺同金壇于賀諸公捐資

外護

二百餘金買山寂照供養僧衆

朱國禎內閣大學士號平涵湖州人嘗問法瓶甸爲謨真寂院記別見

朱國祚內閣大學士號養淳嘉禾人同子孝廉大猷于徑山大殿下院真寂莊嚴護持檀施最久

吳用先大中丞號本如桐城人恢復下院化城歲施刺藏銀一百兩緣起別見

陳懿典翰林學士號如崗嘉禾人刺藏緣起別見

竇子偁原任淞江廉憲號淮南合肥人督同司理孫公

穀餘杭令戴公日強清復化城

王在晉大司馬號岵雲太倉人分守杭嚴時親歷化城清復故址游記別見

虞淳熙吏部號德園杭州人護持瓶甸及本山常住

翁汝進憲副號周野杭州人護持常住及諸靜室

黃汝亨學憲字貞甫杭州人本山常住下院化城驅魔安衆具有大力諸文別見

洪瞻祖尚寶卿號清遠杭州人護持常住及諸靜室

沈琬憲副號懋所吳江人偕其弟僉憲瓚侍御珣及司

空沈公正宗書請廓庵觀公住持本山歲輸刺藏銀若干

李事道運同號行可杭州人護持常住及真寂等刹

朱大啟吏部號廣原嘉禾人本山常住及各靜室歲有供養

周宗建侍御字季侯吳江人本山常住歲有供養

賀煨民部字闇伯金壇人以父中書公虛谷皈依紫柏歲輸刺藏銀若干同學憲王吏部于書請自光杲公主持寂照

姚思仁尚書號羅浮嘉禾人歲施常供

王志堅僉憲字弱生太倉人任本省水利道時以本山靜主貝林師精于密部時爲送供下院真寂寺改路南湖地藏殿開田臨勘行縣給照

周祇字子介吳江人捐貲置下院太平寺刺藏田四十二畝

周延光本省方伯號斗垣蘄水人清查化城虛稅行縣審豁

吳伯與本省兵巡道號師每宣城人嘗游天目及徑山

手書戒暈酒示勒于石曰慾海橫流熱焰轉熾故味爲嗜性之首而齋乃斷愛之根僧家返清涼絕貪求卽粒米莖菜尚無虛用至其覈因果明罪福凡戒殺放生無非善緣若常人食肉猶比之曰人搏人也况僧不持齋不甚于食他肉而補穢身乎惟戒足以護法惟齋足以居心至人守若巖城禦若堅兵誠謂醍醐豈貯穢噐齋蔬卽爲甘露耳倘寺僧酒肉破戒卽不名爲清淨僧便當驅除還俗倘游人必攜酒肉入寺何取以腥燥濁體枉向佛門參禮耶凡我四輩永堅一心無種地獄之深因甘受來生之惡報游紀及詩別見

王在公郡丞號芥菴崑山人棄官禮峨嶺歸徑山倡導孝廉徐仲容公泐捐資購良材易大殿柱及葺龍王殿復葺般若軒同朱公鷺檢閱大藏

方應祥禮部郎字孟旋西安人嘗問法瓶匄有省偶謁當道以西湖放生池應否拆毀問公公曰西湖固杭州之眉目也欲去目中翳而并剔除瞳神可乎當道笑而從之

吳之鯨上饒令字伯霖仁和人嘗游徑山參瓶匄謂不

見聞谷師幾虛此游詩文別見

鄭圭平樂令字孔肩錢唐人初歸雲栖後叅瓶甸弘護諸山

馬用錫餘杭令號命荷晉江人清理化城虛稅

王宇春字季和常熟人倡其兄別駕宇熙叅軍宇新刺徑山大慧禪師正法眼藏助建真寂禪院及安樂寺

顧大章字伯欽刑部主政常熟人助建真寂禪院及安樂寺

顧大韶字仲恭常熟人助建真寂禪院及安樂寺

錢謙益諭德字受之常熟人撰聞谷大師種樹碑文重興下院安樂寺緣起別見

李穀字孟芳常熟人皈依瓶甸舉揚雙徑詩文別見

瞿式耜進士字起田常熟人真寂禪院及安樂寺皆有供養

王蒙亨縣令號中泉餘杭人首捐田四十餘畝倡復化城寺

沈煥然字無文貢士餘杭人初歸雲栖再叅瓶甸護持下院安樂寺及南湖地藏殿

卷十一
聞啟祥字子將孝廉錢塘人徑山大殿及諸下院靜室皆其護持

時載杲字旭如常熟人皈依瓶甸緣及安樂

嚴調御字印持餘杭人助復下院安樂古刹及常住各靜室具力護持

嚴武順字忍公餘杭人爲薦毋捨田八畝入真寂院

王祺字祉叔餘杭人偕其侄福貞供養常住各靜室

鄒之嶧字孟陽仁和人常住及真寂院歲有供養

許國勛字鎮之蘭溪人歸依瓶甸檀施傳衣諸所

徐梗號龍南餘杭藉蘓州人護持下院安樂寺

許應選字青錢餘杭人護持下院安樂寺

嚴敕字無敕餘杭人護持常住及諸靜室

吳江接待寺僧興勤助刻

徑山志卷之十一終

外護

徑志

徑山志卷之十二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殿宇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 在縣西北五十里乃天目之東

北峰五峰環抱奇勝特異唐代宗時僧法欽結庵於此
永泰中有白衣士來求法度爲沙彌欽指坐後石屏謂
曰能開此乎曰可遂叱之分爲三片今號喝石巖遂卽
剃度名崇慧如長安與方士競法旣勝代宗問其師承

對曰臣師徑山僧法欽召赴闕賜號曰國一禪師逾年
辭歸詔杭州卽其庵建寺曰徑山僖宗乾符六年改爲
乾符鎮國院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承天禪院政和七
年改徑山能仁禪寺初師之來是山也猛獸不搏鷲鳥
不擊山下之民不漁不獵五峰之間有大湫龍所居也
龍化爲老人謁言願歸天目以奉此地一夕風雨晦冥
漲爲平陸止存一穴今龍井是也有靈雞常隨法會不
食生類及師之長安鳴三日而歿今靈雞塚存焉紹興
間妙喜建千僧閣十七年真歇建大雄殿二十八年重

建龍王殿孝宗賜妙喜號大慧禪師乃以山中明月堂
爲妙喜庵及書扁以賜塔號曰寶光魏國張忠獻公浚
作銘并序乾道二年二月孝宗游幸越二年建龍游閣
開禧年間孝宗御書額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由宋迄
元爲禪林之冠元天曆至順間元叟端禪師在山二十
餘年衲子從者如市元末兵燬

皇朝洪武間重建見成化間府志

大雄殿 紹興間真歇禪師始建後孝宗遊幸御書賜
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額元末兵燬 國朝洪武間重建

萬曆戊申吳江沈中丞季文請僧無邊海公更舊向鼎
新之未幾海公遷化廓庵觀公繼之丹堊金碧稱大備
焉

大藏閣 卽觀音殿

大明神宗皇帝頒賜藏經供此因名萬曆三十七年瓶
匄聞谷印師立禪堂集衆參禪于其下迄今猶繩其舊
而諸方禪期悉從此稟法焉

靈澤殿 卽龍王殿宋孝宗封王曰孚佑累封神應德
濟顯佑廣澤王賜玉圭玉帶黃金瓶爐廟額靈澤云

祖師殿 中奉達磨百丈八十七祖

禪堂 龍王殿後

齋樓 兩處共三十楹

雲廚

奇樹樓 樹王之旁趙宦光題

養老堂

寒翠樓 大雄寶殿後有記

般若軒 王芥庵在公重修同朱白民鷺于此檢藏一

年

殿宇

寶積居

閱藏堂 觀音殿前

十方堂 雲水僧栖宿之所

三門 舊扁天下徑山

南塔 三塔之東

鐘樓 大殿左

鼓樓 舊在堆珠峰今廢

千僧閣 宋大慧建補吳峰之闕李漢老記今觀音殿

藏閣卽其址也

圓覺閣 宋孝宗皇帝解圓覺經賜別峰卽適建閣初
成故名今廢

龍游閣 宋高皇帝登茲山乾道四年建今廢

妙莊嚴閣 無準範建今廢

凌霄閣 今廢

萬佛閣 艮山之闕今廢

五鳳樓 九楹供五百應真像翼以行道閣塑五十三

叅相宋慶元六年僧元宗建後燬庵聰重建今廢

宸翰閣 大慧建藏御書今廢

天慧堂 蒙庵聰建今廢

版亭 大慧建在梅谷院岡上今廢

四寮 大慧建以處衆僧今廢

庫司 大慧建在松梅谷二院之側

香水海 大慧時浴室今廢

古讎堂 在三塔下元高峰悟道處今廢

含暉亭 國一禪坐時有彩雲朝暉覆聚不散故名今廢

流止亭 唐永泰間國一受囑曰乘流而行遇徑卽止

故名今廢

天王殿 界三門大殿之間上懸徑山興聖萬壽禪寺今廢

妙喜庵 宋孝宗御書卽明月堂大慧示寂處

洗心亭 宋顯仁皇后登徑山禮佛更衣于此今廢

聖碑亭 宋孝宗免稅碑及蘓軾詩蔡襄記碑藏此

傾蓋亭

靈谷庵 宋大禪了明禪師退居今廢

逢徑庵 在黃沙灘今廢

天開閣

不動軒 馮公楫問道大慧結室于此號不動居士故名今廢

無垢軒 張公九成問道大慧結室于此號無垢居士故名今廢

灰心亭 今廢

娑羅林 古鼎禪師退居今廢

半山亭 舊大圓院本源達禪師建以接待雲水今沿亭一帶爲梅谷僧通衢植引路松千餘株頗增勝焉

松源房 宋松源岳禪師退居爲凌霄東院其悟道出世因緣別見八十年代鏡祖塔院在此見舊志

梅谷房 明鼎菴諱天彝別號梅谷洪武三年受呆菴

旨稱法會中高足結庵于鵬搏峰右相傳爲梅谷房

中峰南院 第二代無上宗塔全身于大寂巖巖卽鵬搏峰下爲五峰之中故名金陵徐公六岳書獅子窩鐫于石

宣照房 在後房坎下

大慧房 在大慧祖師塔前

圓照房 月江淨退居上有祖像及葬塔

天然房 直嶺下虛舟度禪師塔院

開山 舊爲開山房後廢萬曆間達觀可禪師以開山祖基爲復其地建庵名喝石中奉欽師像安置藏板

妙香庵 舊爲妙香房後廢今爲雲水靜室

寂照菴 舊爲房今改靜室別見

幻室 舊爲房今廢

妙明房 今廢

南塔房 今廢

如意房 今廢

惠泉東房 今廢

惠泉西房 今廢

安隱房 今廢爲靜室

已上爲十八房也祖師道場累朝崇奉合山庄田咸屬欽賜自唐迄明一衆同食至正德六年管事僧惠誠等瓜分爲十八分後遂傾廢今所存者唯三四房而已此祖庭衰相之始也

梅谷僧通衢助刻

靜室

般若軒 王芥庵在公重修同朱白民鷺于此檢藏一年屬常住

寶積居 常住

空生室 宴坐峰下

鐘樓 卽神冶鐘

量虛室 已上坐晏坐峰前

行童庵

童真室 已上坐行童坑

妙喜庵 昔爲明月堂係大慧禪師圓寂處宋孝宗皇帝聞而嗟惜詔以爲妙喜庵云

大慧塔 寺數遭火厄塔院在烈焰中不燬

紫栢塔 在文殊臺

妙香庵 僧大心建已上坐鵬搏峰前

喝石庵 卽開山國一禪師最初修道處

寂照庵 在寺北五峰之背四十八代端禪師塔全身處萬曆甲午房僧欲棄此他去陸五臺馮開之諸公因捐貲置以供紫栢大師遂爲密藏幻于二師刻藏

及淡居鎧公嗣二師住此最久後以恢復化城下山請

自光杲公代焉杲公雲中人幻師高弟

湛寂庵 萬曆四十四年僧止水重建

見如室

顯密室 已上坐開山

修竹室

惟一室 萬曆二十八年僧化儀如顯重建塔于此

白雲窩 萬曆三十八年僧野坪重建

獅子巖 已上坐放生池後

靜室

了實室 以僧號了實故名

指歸室 已上坐鵬搏峰後

白雲居 聞谷禪師舊隱處今住僧幻有

妙空塔 第十七代佛海訥禪師塔院

白雲室 已上坐白雲山

法雲庵

來月齋

海雲庵 貝林師住此

秀峰室 已上坐羊棧頭

三一室

連珠庵

陶冶室

妙高庵 念雲身負達大師靈骨歸瘞本山因住此

慧芳室 以僧號慧芳故名

天然室 僧破有住此

清香庵 已上坐黃沙灘

貝葉庵

青霄庵 僧心渠住

栽種居

湧蓮室 以僧號湧蓮故名

西林庵

襟華庵 僧空林住

藏石庵

藏雲庵 萬曆四十八年僧大林重建

聖隣居 以僧聖隣故名

秀石室 已上坐查洲一帶

守一室 以僧號守一故名

無染室 以僧號無染故名

宗印室 以僧號宗印故名

安養居

解纈坪 僧彼岸住已上坐蘿蔔坪

伏虎庵

豹子嶺 僧聚光住今併入大殿

淨行庵

默容室 以僧號默容故名

善住庵

靜室

道淵室 以僧號道淵故名

崛山室

白業室 已上坐豹子嶺

石語室

卉木居 僧古先建

東土庵

德空室 以僧號德空故名

棲雲谷

華嚴蘭若 僧孤休住已上坐擣牛岩

子潛室 卽子潛坑

朗如室 以僧號朗如故名

松隱居 僧妙見住

慧明室 以僧號慧明故名

源石庵

月堂室 以僧號月堂故名

玉記庵

體空室 已上坐子潛坑

別岸庵 卽山名僧古岑住

靜室

清泰庵 常住

敬心室 已上坐橫嶺頭

圓通庵

玉芝庵

娑竭庵 已上坐拉塔

獅子林 僧青松住

無相室 以僧號無相故名

棲鳳山

淨土庵

定然室 以僧號定然故名

崑山室 以僧號崑山故名

近真室 以僧號近真故名已上坐雞籠山

傳衣庵 在苜蒲田昔爲玉芝庵三十五代癡絕禪師

塔于此後爲萬松月亭二禪師重構改今名二師亦塔此

甘露庵 古慧淵禪師退居今明空重建

清涼庵 僧聚芳住

大乘庵 僧知希住已上坐苜蒲田上

靜室

徑志

凌霄峰 僧梵懷者住此二十年舊苦無泉懷爲尋泉
穴鑿石蓄水甘美異他所復種引路松若干株後爲
蟲作祟盡棄所有與之飄然他往今爲杭州聞孝廉啟
祥輩請大淑住此

蓮花庵

濯翠庵 僧明空別業

彌陀庵 僧戒心住

慶蓮居 僧一林住

大山室 僧境虛住

龍潭頭

徑塢室

不昧室 僧號廓然

湛之室 以僧號湛之故名已上坐凌霄峰南

楊家山

淨業庵 僧真淨住

自空室 以僧號自空故名

妙智室 以僧號妙智故名

朝陽庵 僧慶厚住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留雲庵 已上坐橫清嶺

大覺庵 僧洪明住

密究齋 僧寒雲住已上坐棋盤石

盤石庵 僧廣朗住

雲居庵 已上坐螞蟻窠

南塔

碑亭 宋孝宗御碑及蘓蔡二碑藏此

千指庵 僧雪嶠建

吉祥庵 僧弘濟住已上坐東坡池上

佛聖庵

普香庵 已上坐千丈坑

風居庵 卽風車嶺

普慶寺 卽下院

竹林庵

御愛峰 已上坐孟家洋

半山亭

洞橋庵

直嶺上

靜室

天然茶亭 已上卽地名

楠檀室 坐直嶺下

大安寺 卽下院吉祥峰

香象庵 坐大安寺僧祇園建

青居庵

養智室

化城寺 卽下院

觀音堂 卽下院

西徑峰 卽下院坐臨安

佛聖庵

普香庵 已上坐千丈坑

風居庵 卽風車嶺

普慶寺 卽下院

竹林庵

御愛峰 已上坐孟家洋

半山亭

洞橋庵

直嶺上

徑山志卷之十三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鹿城陳懋德

訂

虞山宋奎光輯

名勝

大人峰

亦名天顯峰

宴坐峰

卽鐘樓之坐山頂有無垢軒今廢

鵬搏峰

又名大寂巖西有無上忠禪師塔

朝陽峰

堆珠峰

亦名鉢盂峰已上是爲五峰

名勝

凌霄峰 此峰最高而秀拔爲徑山之主頂有宋勅建寶光殿今廢

御愛峰 宋高宗游幸時嘗佇立遙盼乃曰此峰可愛故名

攀雲峰 寂照庵主山

雞籠峰 在凌霄峰背

寶珠峰 黃沙灘最高處

別峰 凌霄峰西北

白雲山 鵬搏峰後常有白雲如鋪玉故名境幽人絕

靜修之所聞谷大師常結庵于此

古龍湫 在五峰之間卽老龍徙居天目奉此地爲欽師道場處

龍鼻水 南塔下從五峰中龍洞出大旱不涸嵯巖巖巖有湍水瀑噴若龍鼻中出故名

對過川 佛聖水下

豹子嶺 橫嶺北

獅子嶺 在凌霄峰後

象鼻峰 攀雲峰左

螞蝗窠

橫清嶺

風嘯嶺 南塔下臨安大路俗云風車嶺

水嶺 凌霄鵬搏二峰之間

泥關嶺 豹子嶺東南

彈嶺 蘿蔔坪左

翠屏石 喝石庵左又名悟道石

千丈坑 南塔龍首山下懸崖直下不啻千丈

林階坑 樹木如階梯層層而上故名

雪坑 橫嶺西北四山高深積雪不消故名

徑塢 凌霄峰西北國一禪師由此徑而入

鷹窠石 在徑塢有石聳于崖上儼若鷹窠

瀑布 在凌霄峰下徑塢之上飛湍如疋練懸注石崖

大慧作水碓磨房于此

秀才巖 大禪庵北一云繡崖灣因羅隱隱此故名

向巖 松源房後

石塌塢 在半山亭下

糞箕塢 洞橋西

名勝

迴龍橋 俗云洞橋澗水滌迴逆注橋下

野人塢 千丈坑對過

牛繩塢 千丈坑下

孟家岬 風嘯嶺東南圓照西房

茄秧塢 千丈坑南

楓樹灣 孟家岬外

望恩塢 四十二代虛丹塔于此

蜀葵灣

茶園 孟家岬

檀樹灣 孟家岬南

冷凡塢 南塔下栖息于此凡心頓冷故名

風洞 子潛坑下山風旋入三伏凜然

晒陽山 佛聖水左

火衙 凌霄峰背幽深蕭寂美竹蔽空

骨花池 普同塔下古煉骨于此投灰池中結為蓮花

故名

仰天灣 白雲山東

楊棧頭 蘿蔔坪東

名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黃沙灘 橫嶺東土如金色古靜栖之地

三塔 卽普同塔

四顧坪 徑山後登此四望在目訛爲師姑坪

石壁塢 相傳千峰萬壑羣賢聚集之所徑山後

樓房塢 徑山後

橫山

橫嶺 別峰下

廣積池 圓照房右

惠泉池 梅谷房前

雙見橋 骨花池下

朱家塢 獨山前

漆樹塢

大山 螞蟻窠北

蘿蔔坪 黃沙灘上

種樹山 瓶甸聞谷印師募置松源房僧大缸協種樹
一藏以備大常住修造採取碑文別見

百步坎 黃沙灘後

椒園 種椒供衆

名勝

插牛宕 橫嶺下

查洲

將軍潭 洞橋北

深潭灣

富家塢 洞橋北

菜園 洞橋右

直嶺 迴龍橋東去餘杭大路

天澤塢 直嶺下因欽賜故名

通徑橋 如玉禪師建鎖大安澗口古茶亭基址尚在

大松一株相傳大慧手植

吉祥峰 御愛峰東常現五色瑞雲故稱吉祥

將軍峰 國一祖遙睇天神金甲持杵立于峰頂故名

雙溪 徑山前後二溪合流故名

吳山 雙溪外徑山之羅星也圓如翠螺當于溪口

徑山港口 雙溪盡處凡至徑山停舟于此古第一山

門也卽今房屋基址俱屬木山

松源僧大缸助刻

下院

雙溪化城接待寺宋嘉定間徑山住持可宣創建八年
欽奉御書特賜可宣佛日禪師并書化城二大字賜充
接待院額元初重建至正末兵燬 明洪武年僧慧寬
重建正德中僧淨松等以役累消乏將山產九百餘畝
得價銀二百七十兩出佃民間迨萬曆中僧法鎧主刻
藏議置藏化城募金恢復詳見碑記吳方伯公用先捐
俸造藏板房二十餘間浮度庵一所

大安禪寺徑山下通徑橋內去縣北五十里長安鄉唐
下院

同光三年僧如玉禪師開山化導有異荅妙嵩禪師詩
投筆坐化塔于本寺之側六十年後塔戶自戕容貌儼
然宋治平二年英宗皇帝敕賜今額紹興三十年佛日
大慧杲禪師詔再主徑山叅徒二千餘員就寺增建禪
閣安老堂其徒開悟得大安樂者居之元末燬于兵
皇明洪武間重建爲徑山養老叢林弘治八年毀于火
天啟元年無從來公以蓮社諸檀越捐貲贖產結室于
殿基次第恢復焉

小徑山萬壽禪寺唐代宗皇帝欽賜太平庄遂敕建坐

臨安縣靈鳳里有記

西徑山寺國一初到曾經過此山後建禪寺山有八景
見高得賜八咏

真寂禪院去縣東北三十里大慧時縣尉督庄糧于此
交卸後廢明萬曆壬子聞谷印禪師重建以接待四方
雲水

安樂寺在縣東南三里安樂山之陽舊名慶善院晉天
福二年風穴沼禪師開山宋治平二年改額善法寺元
末燬于兵國初重建後爲僧古垣佃廢天啟二年餘杭

嚴調御輩請雲栖僧大順恢復崑山王在公常熟錢謙益宋奎光王宇春李穀輩因爲倡募重建禪堂復禮請僧大林爲首座期復風穴之舊焉

安衆寺建于唐同光三年後廢萬曆間甌甸聞谷禪師捐貲恢復至天啟年造樓房若干楹以安置學徒請玄著眼法師住持稱真寂別院焉

法華寺去縣西北四十里長安鄉唐同光三年僧法式開山宋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癡絕冲禪師爲開山逾月敕牒住徑山元末兵燬 皇明重建後僧徒懦弱

而廢萬曆間僧雲峰復建

萬壽正續寺宋佛鑑無準範禪師建以接待雲水仁宗皇帝親洒宸翰而賜額焉無準圓寂葬全身于正續之側塔曰圓照今廢基猶存坐雙溪下二十里張堰

廣化禪寺在縣西一十里同化鄉舊號羅漢院宋景定間誣禪師開山元至正十六年燬于兵重建

順慶禪寺在縣北三十里孝行鄉宋咸淳間僧伊巖開山元至正十八年燬于兵重建

實際禪寺在縣北二十里孝行鄉元至元元年浙翁琰

禪師建接待雲水至正末燬于兵重建

妙濟禪寺去縣西北四十里常熟鄉元至元間愚溪禪師創爲接待寺中統間改今額至正末燬于兵重建

雲福禪院去縣東北四十里常熟鄉宋紹興三十年僧善智建元末兵燬重建

圓覺庵在縣東北十五里安樂鄉元至元間建至正末燬重建

圓修庵在縣東北十五里安樂鄉元至元初僧同菴開山大德四年中峰和尚重創至正末兵燬重建

普慶禪寺圓慶奎住持寺後有姚少師衣鉢塔至元間徑山住持雲峰高禪師建詳趙松雪碑記

接待寺在石瀨內

圓覺禪寺去縣六十里宋時建元末兵燬重建今廢石壁寺徑山後法師行靖與行紹先後住此說法凡五十年今廢

廣際禪寺縣北二十里孝行鄉

慶恩院空訥禪師創

西堂庵在_之家庄大慧時西堂禪師建傍有普同塔

下院

卷之二

經志

壇石寺坐落石門石門聰禪師法雲杲禪師曾于此說法僧大瑩重建

寂照禪寺在于潛縣元大德元叟端禪師建

迎恩院坐吳山宋敕命至于此迎迓故名

萬壽山嘉興府斗門

水西寺嘉興府

祥符寺坐嘉興府成化間本山撥田四十畝供衆

東禪寺萬松林禪師住持坐嘉興府見徑山香燈田碑

記

南湖地藏殿舊地藏廟廢基縣西南三里石門橋左萬曆四十五年重建天啟元年檀信沈煥然輩禮請徑山僧鏡庵名海聞者主此因以接待雲水稱徑山下院焉復募構齋堂及左右廂鐘樓等翼然叢林大觀未幾以勞致病安然而逝曰吾再來完放生池與天王殿也今在繼之者勿墜其緒云

觀音殿僧廣慧助刻

徑山志卷之十三終

徑山志卷之十四

汶上李燁然刪定

海陽徐文龍

訂 虞山宋奎光輯

鹿城陳懋德

古跡

開山 國一先此結茅今建開山庵供像于中

喝石 開山庵側卽巾子山人喝石爲三片里有前喝
後喝界以此

龍井 龍王殿側卽龍王徙居天目留一穴送供處也

龍洞 三門外巖下人或秉炬而入空深無盡寒氣喫

古跡

人

鉢盂池 堆珠峰下

明月池 宋紹興妙喜杲禪師鑿于明月堂前因以得名今池尚在

洗硯池 在三門外東坡先生嘗登山題咏洗硯于此其水澄澈可愛明月上生微波鱗動舊有東坡祠

放生池 寂照庵左宋時所鑿池中曾生金蓮花有碑題祝延天壽放生池銘曰鳶飛麗天魚躍于因各從其類億萬斯年

佛聖水 望江亭外水能明目

錢王井 妙香菴下相傳井上石欄鐫金剛經

上水池 凌霄峰半古雲厨接水處

下水池 凌霄峰下

基盤石 凌霄峰南元時雷去一角

玉芝巖 在喝石峭壁之左欽師入定時產靈芝色潤如玉故名

羅漢石 磴級若階陛相傳大慧時五百應真化身應供常坐其上 在望江亭

雲居石 古雲居庵左一名盤陀石

行童坑 古千僧閣後大慧時以此山爲行童衣單故名

子潛坑 訛爲紙錢坑

南塔 三門前龍首詳見紀異

麪臺石 國一息影于此有石平如臺山下樵者送供于石上作麪故名

垃塔坑 橫嶺下有小石塔立于上

龍潭 在徑塢瀑布流注有龍王廟

梅樹灣 梅谷南多栽梅花開時香雪滿谷今無

水磨塢 菜園外古作水磨處

少卿塢 彈嶺下北海馮少卿問道高峰禪師潛修塢

中故名

陳大塢 普慶寺陳大捨塢中山于寺故名

文殊臺 大寂巖紫栢塔在其上

普賢臺 南塔對過上有二祖師塔

碑牌灣 通寂照路傍有御祭端禪師碑在

香水海 開山西石碣上僅容一拳大旱不涸相傳爲

靈雞飲水處

金雞泉 喝石西岡國一初到見金雞跑麓泉隨湧出
味極甘冽冠于諸泉

靈雞塚 喝石東

白兔塚 開山側

菖蒲田 凌霄峰下

蠟衲嶺 徑山西北大慧時有八百衆老衲坐蠟于此
訛爲蠟塌嶺

月清橋 跨月清池上圓照房前今毀

船橋 大慧時雨後溪深船可至此在直嶺外

鯽魚池 在大安寺大慧蓄文魚于中故名

栗園 在大安寺大慧栽栗樹以供衆僧今廢

菱苜池 在大守寺大慧栽菱苜處

花果園 大安吉栽花果處在通徑橋北相傳四十畝
今廢

禮拜石 在蘿蔔坪宋徽宗入山見四圍叢竹秀木若
紫羅翠屏惟西方一闕因望而歎曰觀此西天勝境盡
在目前卽下輦拜於石上故名

古椈 唐時植卽詩云絲杉樹王是也在山門前

古銀杏 宋時植大可百圍大慧塔右

金蓮花 出放生池中移植他所則稿今無

佛聖水 宋孝宗臨幸蹕至半山時盛暑六飛稱渴忽

石間迸出一泉胥飲沾足故名

寂照僧如杲助刻

寺產

徑山 唐代宗宋孝宗勅賜香燈山界限廣大莫考今據碑勒寺基四至東至里洪龍潭南至臨安觀音巖下西至徑塢立塔北至關門石雪坑長嶺青潭後正德六年分爲十八房而常住割裂矣

蘓州徑山庄 坐嘉定角直鎮東至西十二里南至北十二里共田一萬三千畝宋陽和王所賜孝宗免稅今廢

湖州庄 敕賜莫考

寺產

崑山庄 國一時欽賜有大寺基八角井坐落徑山江
今廢

嘉興庄 欽賜今廢

仁和庄 欽賜今廢

草蕩三千畝 欽賜坐徑山港口今廢

梅谷庄 市村田五十畝地一十畝山一號

臨安庄 田四十畝山六號坐大王塢又田四十畝山

一號坐獨山塢

傳衣庄 尚書陸公光祖捨山八十畝又臨安山八畝

五分寄稅盛四綱戶嘉興田一十五畝立石東林寺

大殿常住 一山六十四畝坐落曹仰大南塢亦名火

街 一山十畝坐落後香界後童塢 一山十五畝坐

落風高嶺 一山十五畝坐落東界四郎塢南後嶺頂

一山十畝坐落龍潭裏 已上舊額 一山四十畝五

分坐落妙香庵行童坑半山亭 一山十五畝二分坐

落開山碑牌 一山六十二畝坐落橫嶺頭 一山一

百五十畝坐落蘿蔔坪 一山三十二畝坐落林家坑

橫青嶺 一地四畝四分五厘坐落大慧門首南塔 已

上見在

觀音殿常住 僧廣慧于萬曆四十七年置柴山共十畝坐落對過川 又山五畝坐落行童坑 又惠力寺僧景虛于天啟元年捨常住山五十畝坐落棋槃石大安寺 原額山九十三畝東至大安街南至大路西至田畝北至樹山古冊在大慧房於天啟年間三契續置山田共一十二畝

眞寂院 錢唐縣界田三十餘畝坐落板橋調露十七畝珠字號 又六畝又二畝五分俱坐落洋山圩 餘

杭縣界田十三畝三分坐落小吳山塔水橋 又嚴武順捨田八畝坐落免涵化灣圩 又柴竹茶山二百二十畝靜室一所又山六十畝又山六畝俱坐落厚郎塢北山 又恢復古安衆寺山二百零五畝亦坐落厚郎塢

南湖地藏殿 殿基一十二畝僧明賢于天啟元年呈水利道邢准陞科立戶于郎王界一畝 又湖傍久荒廢土及土堆二處僧海聞于天啟三年呈水利道王准開墾陞科行縣議定額稅一兩八錢

化城寺 原額山田地八百九十畝悉爲居民估佃萬曆三十九年僧淡居募金恢復後爲鄉書飛詭虛稅僧慈門令徒解義于天啟四年呈布政司批縣查豁申詳復駁送本府覆審開除實存稅七百二十五畝

安樂寺 山八十四畝地八畝八分坐落東南隅一畝禪師塢俱雲栖僧大順于天啟元年募貲回贖

寂照 山二百四十畝金壇于玉立賀學仁常熟謬希雍共捐貲置

梅谷僧通衢助刻

紀事

古鼎圓鏡

古鼎和尚住杭之中天竺歐陽圭齋以福建廉憲任滿赴召京師過杭抵古鼎欵洽道話旬浹臨別古鼎送至西湖圭齋云此別未卜會期古鼎云大圓鏡中未嘗與公相別也圭齋喜無何古鼎遷徑山圭齋寄以偈云上人力舉龍文鼎坐斷凌霄第一關湖上別來圓鏡語想應照我鬢毛斑

惠洲業報

紀事

徑山惠洲提點虎巖徒弟頗聰明有幹蠱才掌常住衆務三十餘年一切金穀恣其糜費或以果報諭之乃答云滿載載角來洲只戴得一雙至正初高納麟領行宣政院事其屬淨珂具狀訴之結罪杖斷歸俗旣而潛住化城院得風痺疾攣拳如蠅兩手握拳承其兩顙兩脚反承其尻看病欲伸之痛不可忍日夜但聞霍霍之聲如是者三年始氣絕

淨業見報

徑山耆舊諱清泚號一溪壯年不守戒律飲啖無所擇

至正中自念人生于世壽命能幾何一旦無常殺鬼到來將何排遣遂盡歛所積衣貲就普慶東建觀音堂一所修白淨業祈生淨土越數載手書金剛般若經至三千大千世界處握筆正身安坐而化至正丁酉猶獠燒劫普慶及居民房屋觀音堂巋然獨存佛說善惡報應響豈不信然

寶上座

破庵和上退資福赴徑山蒙庵招委以立僧首座職有寶上座者具大知見遇住持首座開室必橫機捷出迎

鋒取勝一日破庵開室寶上座至破菴垂語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寶擬議被打出其時寶待破庵舉語盡乃進語既於中有處被打出以謂破庵故摧我歸衣單下脫去火後鄉人收舍利呈破庵破庵拈起云寶上坐饒你有舍利八斛四斗置之一壁還我生前一轉語來擲地唯見濃血

西巖和尚

天童西巖和尚蜀人南游徧叅至徑山見無準機語相投容入室欲授藏主職或者以力攘之次日爲亾僧訥

侍者起龕怯衆一辭不吐無準卽令維那請惠侍者起龕惠至龕前連喚訥侍者三人亦以爲怯乃曰三喚不應果然是訥頂門放出遼天鶻無準黜或者而以惠侍者代其職惠侍者卽師也

佛性不得道有無

無慍禪師曰徑山如一庵藏主台州委羽人由教入禪沉潛不競博通內外典而于已躬下事尤研精究晚年隱于三童山至正甲申余過其隱所因語及無情有佛性有性有佛性往復徵詰如庵忽曰吾記得教中先德

曾難云將無情中本自有佛性耶抑亦佛性周徧不隔無情於無情中有佛性耶語未竟余亟止之曰佛性虛曠迥出名言不得道有無也如菴首肯

神龍

五峰中故爲大龍湫欽師至山龍化老人謂師曰自師至此吾眷屬不安願徙天目捨所居爲道場至夕雷雨暝曖遂成平陸傍留一井送供累朝封王以祠焉

喝石

昔國一禪師度天目巾子山人師問巾子曰汝有何能巾曰能誦觀音咒師指座後石汝咒之能破否巾遂叱之爲三如川字游者以線度之根不着地

神冶鐘

宋慶元間住僧哀銅萬斤欲鑄巨鐘患無良工一日有工至自言能鑄遂以冶事委之鑄旣成謂僧曰此鐘音韻洪遠俟予去山三日方擊之可聞數百里外言訖辭去僧有疑其詐者度工下山甫數十里卽擊之聲遂僅及此

無尾螺

宋時有異僧者乞食山家其家獲螺數升已去尾熟釜中僧見而憫焉請爲放生其家戲謂曰螺今可復生乎僧曰可遂與之携投放生池越日螺復生僅無尾耳乞今池中併山下澗沼螺俱無尾

靈雞

國一禪師有靈雞常隨法會不食生類及師之長安長鳴三日而歿至今有塚存於喝石庵上

白兔

天寒時爲欽師暖足馴繞履照

南塔

宋南渡青烏家有言徑山可作陵寢高宗令術者往視一夕于三塔龍首忽起一塔凌晨有見雲霧中一僧從下砌上一僧從上砌下相接成塔術者至見塔云老龍生角不堪作陵寢矣

傳衣庵僧海耀助刻

徑山志卷之十四終